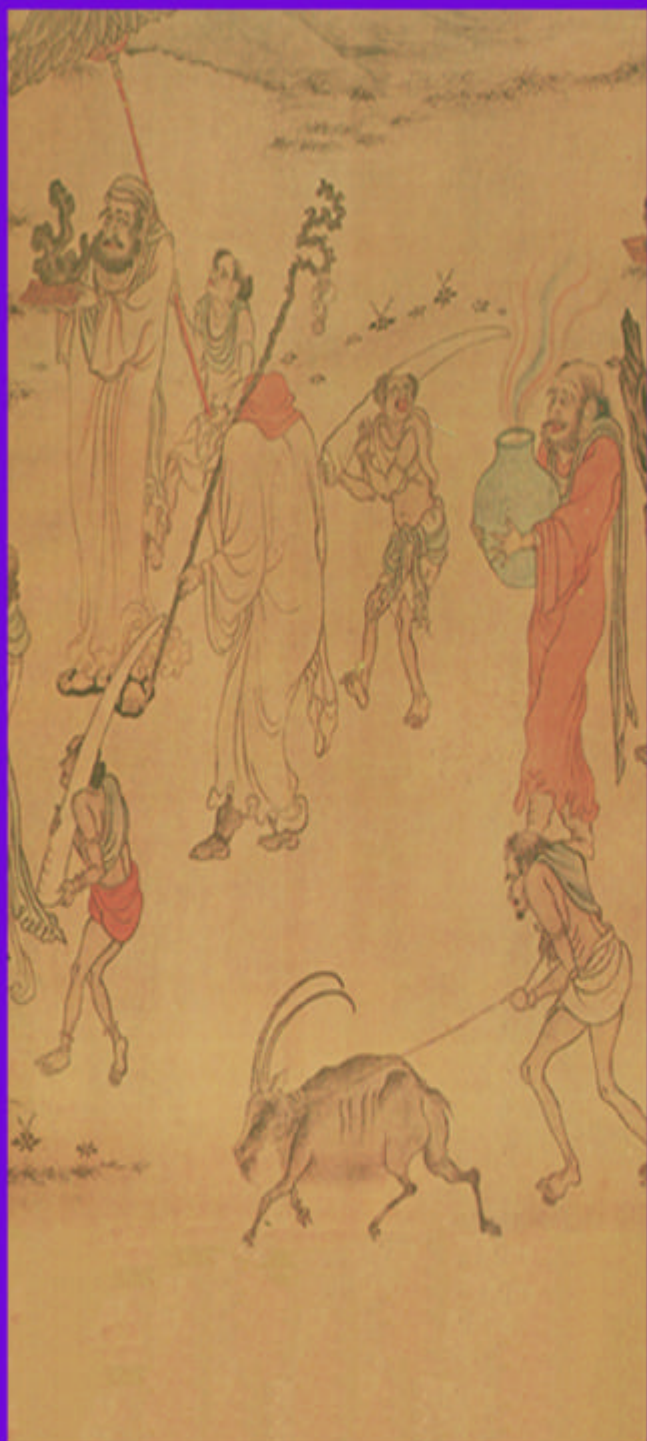


三宝太监西洋记 一



明·罗懋登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三宝太监 西洋记

第一部

(明) 罗懋登 著

目录

第一回	孟兰盆佛爷揭谒	0001
	补陀山菩萨会神	
第二回	补陀山龙王献宝	0012
	涌金门古佛投胎	
第三回	现化金员外之家	0026
	投托古净慈之寺	
第四回	先削发欲除烦恼	0038
	后留须以表丈夫	
第五回	摩诃萨先自归宗	0051
	迦摩阿后来复命	
第六回	碧峰会众生证果	0064
	武夷山佛祖降魔	
第七回	九环锡杖施威能	0077
	四路九精皆扫尽	
第八回	大明国太平天子	0090
	薄海外遐迩率宾	
第九回	张天题金阶面主	0102
	茅真君玉玺进朝	
第十回	第天师兴道灭僧	0112
	金碧峰南来救难	

第十一回	白城隍执掌漂水·····	0125
	张天师怒发碧峰	
第十二回	张天师单展家门·····	0136
	金碧峰两班赌胜	
第十三回	张天师坛依金殿·····	0148
	金碧峰水淹天门	
第十四回	张天师倒埋碧峰·····	0159
	金碧峰先朝万岁	
第十五回	碧峰图西洋各国·····	0170
	朝廷选挂印将军	
第十六回	兵部官选将练师·····	0183
	教场中招军买马	
第十七回	宝船厂鲁班助力·····	0195
	铁锚厂真人施能	
第十八回	金銮殿大宴百官·····	0207
	三叉河亲排銮驾	
第十九回	白鳝精闹红江口·····	0220
	白龙精吵白龙江	
第二十回	李海遭风遇猴精·····	0232
	三宝设坛祭海渎	
第二十一回	软水洋换将硬水·····	0244
	吸铁岭借下天兵	
第二十二回	天妃宫夜助天灯·····	0256
	张西塘先排阵势	
第二十三回	小王良单战番将·····	0268
	姜老星九口飞刀	
第二十四回	唐状元射杀老星·····	0280

第二十五回	姜金定围淹四将 张天师计擒金定·····	0292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水围逃生 姜金定请下仙师·····	0303
第二十七回	羊角仙计安前部 二指挥又敌行者·····	0314
第二十八回	张天师三战大仙 长老误中吸魂瓶·····	0325
第二十九回	破瓶走透金长老 长老私行羊角洞·····	0336
第三十回	长老直上东天门 羊角大仙归天曹·····	0348
第三十一回	羊角大仙锦囊计 姜金定三施妙计·····	0360
第三十二回	张天师净扫妖兵 金链宝象国服降·····	0372
第三十三回	宾童龙国王纳款 宝船经过罗斛国·····	0384
第三十四回	宝船计破谢文彬 爪洼国负固不宾·····	0397
第三十五回	咬海干恃强出阵 大将军连声三捷·····	0409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连败而逃 咬海干邻国借兵·····	0419
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途中相遇 王神姑生擒护卫·····	0431
	张狼牙馘斩神姑	

第三十八回	张天师活捉神姑·····	0442
	王神姑七十二变	
第三十九回	张天师连迷妖术·····	0454
	王神姑误挂数珠	
第四十回	金碧峰轻恕神姑·····	0466
	王神姑求援火母	
第四十一回	天师连阵胜火母·····	0477
	火母用计借火龙	
第四十二回	金碧峰神运钵盂·····	0489
	金钵盂困住火母	
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骊山老母·····	0500
	老母求太华陈抟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国师讲和·····	0512
	元帅用奇计取胜	
第四十五回	元帅重治爪哇国·····	0523
	元帅厚遇淳淋王	
第四十六回	元帅亲进女儿国·····	0534
	南军误饮子母水	
第四十七回	马太监征顶阳洞·····	0546
	唐状元配黄凤仙	
第四十八回	天师擒住王莲英·····	0557
	女王差下长公主	
第四十九回	天师大战女宫主·····	0568
	国师亲见观世音	
第五十回	女儿国力尽投降·····	0579
	满剌伽诚心接待	
第五十一回	张先锋计擒苏干·····	0591

	苏门答首服南兵	
第五十二回	先锋出阵吊了魂.....	0604
	王明取得隐身草	
第五十三回	王明计进番总府.....	0616
	王明计取番天书	
第五十四回	王明砍番阵总兵.....	0627
	天师战金毛道长	
第五十五回	金碧峰劝化道长.....	0639
	金碧峰遍查天宫	
第五十六回	护法神奶儿扬威.....	0650
	和合二仙童发圣	
第五十七回	金碧峰转南京城.....	0661
	张三峰见万岁爷	
第五十八回	国师收金毛道长.....	0672
	国师度碧水神鱼	
第五十九回	国师收服撒发国.....	0684
	元帅兵执锡兰王	
第六十回	兵过溜山大葛兰.....	0697
	兵过柯枝小葛兰	
第六十一回	王明致书古俚王.....	0708
	古俚王宾服元帅	
第六十二回	大明兵进金眼国.....	0720
	陈堂三战西海蛟	
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杀西海蛟.....	0732
	三太子烧大明船	
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0744
	水寨生擒哈秘赤	

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带箭回营.....	0756
	唐状元单枪出阵	
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举刀自刎.....	0767
	哈里虎溺水身亡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请三仙.....	0779
	三大仙各显仙术	
第六十八回	元帅收服金眼国.....	0790
	元帅兵阻红罗山	
第六十九回	黄凤仙扮观世音.....	0802
	黄凤仙战三大仙	
第七十回	凤仙斩金角大仙.....	0813
	国师点大仙本相	
第七十一回	国师收银角大仙.....	0825
	天师擒鹿皮大仙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礼.....	0837
	木骨都险而难服	
第七十三回	佗罗尊者先试法.....	0849
	碧峰长老慢逞能	
第七十四回	佗罗尊者求师父.....	0861
	饶钹长老下云山	
第七十五回	番禅师飞钹取头.....	0873
	唐状元中箭取和	
第七十六回	关元帅禅题叙旧.....	0885
	金碧峰禅师斗变	
第七十七回	王尚书计收禅师.....	0897
	木骨国拜进降表	
第七十八回	宝船经过刺撒国.....	0909

	宝船经过祖法国	
第七十九回	宝船经过忽鲁谟	0922
	宝船兵阻银眼国	
第八十回	番王宠任百里雁	0935
	王爷计擒百里雁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为夫报仇	0946
	王克新计取铃索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堕地身死	0958
	引仙师念旧来援	
第八十三回	王克新两番铁笛	0970
	地里鬼八拜王明	
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师露本相	0982
	阿丹小国抗天兵	
第八十五回	黄凤仙卖弄仙术	0996
	阿丹国贡献方物	
第八十六回	天方国极乐天堂	1007
	礼拜寺偏多古迹	
第八十七回	宝船撞进酆都国	1020
	王明遇着前生妻	
第八十八回	崔判官引导王明	1032
	王克新遍游地府	
第八十九回	一班鬼诉冤取命	1044
	崔判官秉笔无私	
第九十回	灵曜府王鬼闹判	1057
	灵曜府王官闹判	
第九十一回	阎罗王寄书国师	1068
	阎罗王相赠五将	

第九十二回	国师勘透阎罗书·····	1081
	国师超度魍魉鬼	
第九十三回	宝筏船离酆都国·····	1093
	太白星进夜明珠	
第九十四回	碧水鱼救刘谷贤·····	1105
	凤凰蛋放撒发国	
第九十五回	五鼠精光前迎接·····	1117
	五个字度化五精	
第九十六回	摩伽鱼王大张口·····	1129
	天师飞剑斩摩伽	
第九十七回	李海诉说夜明珠·····	1141
	白鳢王要求祭祀	
第九十八回	水族各神圣来参·····	1152
	宗家三兄弟发圣	
第九十九回	元帅鞠躬复朝命·····	1164
	元帅献上各宝贝	
第一百回	奉圣旨颁赏各官·····	1175
	奉圣旨建立祠庙	

第一回 孟兰盆佛爷揭谛 补陀山菩萨会神

词曰：

春到人间景异常，无边花柳竞芬芳。香车宝马闲来往，引却东风入醉乡。酩酊酒，卧斜阳，满拚三万六千场。而今白发三千丈，还记得年来三宝太监下西洋。

粤自天开于子，便就有个金羊、玉马、金蛇、玉龙、金虎、玉虎、金鸦、铁骑、苍狗、盐螭、龙缠、象纬、羊角、鹑精，漉漉飏飏、攘攘稜稜。无限的经纬中间，却有两位大神通：一个是秉太阳之真精，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日一周；一个是秉太阴之真精，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盈亏圆缺。正所谓“日行南陆生微暖，月到中天分外明”也。地辟于丑，分柔分刚，便就有个三社、三内、三界、四履、四裔、四表、五字、五服、五遂、六诏、六狄、六幕、七墀、七壤、七陲、八埏、八埏、八埏、九京、九围、九垓、十镇、十望、十紧、大干亿万，闾閻浮雉，肫肫莽莽，□□□□，无限的町疃中间，也有两位大头目：一个是形势蜿蜒磅礴且磅礴，奇奇怪怪色苍苍，静而有常，与那仁者同寿；一个是列名通地纪，疏派合天津，动面不括，与那智者同乐。正所谓“山色经年青未改，水流竟日听无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故人生于寅，便就有个胎生、卵生、形生、气生、神生、鬼生、湿生、飞生，日积月累，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林林总总，亿千万劫，便又分个儒家、释家、道家、医家、风水家、龟卜家、丹青家、风鉴家、琴家、棋家，号曰“九流”。这九流中间，又有三个大管家：第一是儒家，第二是释家，第三是道家。

那一个是儒家？这如今普天下文庙里供奉的孔夫子便是。这孔夫子又怎么样的出身？却说这个孔夫子生在鲁之曲阜昌平乡阙里，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围，凡四十九表，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头似尧，其颡似舜，其项似皋陶，其肩似子产。学贯天人，道究秘奥，龟龙衔负之书，七政六纬之事，包羲、黄帝之能，尧、舜、周公之美，靡不精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授于洙南泗北门徒三千，博徒六万，达者七十二人。历代诏封他做大成至圣文宣王。我朝嘉靖爷登基，止称至圣先师孔子。这孔夫子却不是小可的，万世文章祖，历代帝王师，是为儒家。有赞为证，赞曰：

孔子之先，胄于商国。
弗父能让，正考铭勒。
防叔来奔，邹人倚立。
尼父诞圣，阔里生德。
七十升堂，四方取则。
卯诛两观，摄相夹谷。
叹风遽衰，泣麟何促，
九流仰敬，万古饮躅。

唐睿宗御制赞曰：

猗欤夫子，实有圣德。
其道可学，其仪不忒。
删《诗》定乐，百王取则。
吾岂匏瓜，东南西北。

宋太宗御制赞曰：

王泽下衰，文武将坠，
尼父挺生，海岳标异。
祖述宪章，有德无位。
哲人基萎，凤鸟不至；

却说那一个是释家？这如今普天下寺院里供奉的佛爷爷便是。这佛爷爷怎么样出身？原来这佛爷爷叫做个释迦牟尼佛。他当初生在西天舍卫国刹利王家，养下地来，便就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华，捧住他两只脚，他便指天划地，作狮子吼声。长大成人，修道于檀特山中，乞法炼心，乞食资身，投托阿蓝迦蓝郁头蓝佛处做弟子。一日三，三日九，能伏诸般外道，结成正果。佛成之日，号为天人师。转四谤法轮，说果演法，普度众生。先度憍陈如等五人，次度三迦叶并徒众一千人，次度舍利弗一百人，次度目乾连一百人，次度耶舍长者五十人，到今叫做阿罗世尊菩萨。佛爷爷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相，顶中佩日月光，能变能化，无大无不大，无通无不通。

后一千二百一十七年，教入中国，即汉朝明帝时也。汉明帝夜来得一梦，梦见一个浑金色相的人，约有一丈多长，头顶上放光，如日月之象。明日升殿，访问百官，百官中有一个叫

傅毅，晓得是西天佛爷爷降临东土，当日稟明。汉明帝便就差郎中蔡愔赍一道诏书，径到天竺国，问他的道，得他的书，又领了许多的沙门来。传到如今，日新月异，这便叫作释家。有诗为证，诗曰：

国开兜率在西方，号作中天净梵王，
妙相端居金色界，神通大放玉毫光。
阎浮檀水心无染，优钵昙花体自香。
率土苍生皈仰久，茫茫苦海泛慈航。

僧诗：

浮杯万里达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
深夜降龙潭水黑，新秋放鹤野田青。
身无彼此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
为问中华披剃者，几人雄猛得宁馨？

那一个是道家？这如今普天下观里供奉的太上老君的便是。这太上老君却怎么样出身？原来老君住在太清道境，乃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他化身周历尘沙，也不可计数。自从盘古凿开混沌以来传至殷汤王四十八年上，这老君又来出世，乘太阳日精，化做五色玄黄，如弹丸般样的大。时有玉女当昼而寝，他便轻轻的流入玉女的口中，玉女不觉，一口吞之，遂觉有孕。怀了八十一年，直到武丁九年岁次庚辰，剖破玉女右胁而生。生下地时，头发已自欺霜赛雪，就是个白头公公，因此上人人叫他做老子。老子生在李树下，指李树为姓，故此姓李，名耳，字伯阳。到秦昭王九年，活了九百九十六岁，娶了

一百三十六个婆娘，养了三百六十一个儿子。忽一日吃饱了饭，整整衣，牵过一只不白不黑、不红不黄、青菱菱的两角牛来，跨上牛背，竟出函谷关而去。把一个把关的官也有些妙处，一手挡住关，一手挽着牛，只是不放。老子道：“恁盘诘奸细么？”那官道：“不是。”老子道：“俺越度关津么？”那官道：“也不是。”老子道：“左不是，右不是，敢是要些过关钱儿？”那官道：“说个要字儿倒在卯，只是钱字又不在行。”老子道：“要些甚么？”那官道：“要你那袖儿里的。”老子道：“袖里止有一本书。”那官道：“正是这书。”老子不肯，那官要留。挨了一会，老子终是出关的心的，只得拽起袖来，递书与了那官，老子出关去了。这个书就是《道德经》。上下二篇：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八十章。道教大行于东土。和儒释共为三教，这是道家。有诗为证，诗曰：

玉女度尘晬，和丸咽紫霞。
时凭白头老，去问赤松家。
瑶砌交芝草，星坛绕杏花。
青牛函谷外，玄鬓几生华。

道诗：

占尽乾坤第一山，功名长揖谢人间。
昼眠松壑云瑛暖，夜漱芝泉石髓寒。
曲按宫商吹玉笛，火分文武炼金丹。
荣华未必仙翁意，自是黄冠直好闲。

这三教中间，独是释氏如来在西天灵山胜境，娑婆双林之

下，雷音宝刹之中，三千古佛，五百阿罗，八大金刚，大众菩萨，幢幡宝盖，异品仙花。你看他何等的逍遥快活，何等的种因受果！正是：

无情亦无识，无灭亦无生。
一任阎浮外，桑田几变更。

尔时七月十五日孟秋之望，切照常年旧例，陈设盂兰盆会。盆中百样奇花，千般异果。佛祖高登上品莲台，端然兀坐，诸佛阿罗揭谛神等，分班皈依作礼。礼毕，阿傩捧定宝盆，迦叶布散宝花，如来微开喜口，敷衍大法，宣畅正果，剖明那三乘妙典、五蕴楞严等。众各各耸听皈依。讲罢，如来轻声问道：“游奕官何在？”原来佛祖虽在西天，却有一个急脚律令，职居四大部洲游奕灵官，每年体访四大部洲众生善恶，直到盂兰会上，回报所曹，登录文簿，达知灵霄宝殿玉帝施行。故此如来问道：“游奕官何在？”道犹未了，只见一位尊者：

长身阔臂，青脸獠牙。手抡月斧，脚踏风车。停一停，抹过了天堂地府；霎一霎，转遍了海角天涯。原本是阴司地府中一个大急脚律令，而今现在佛祖宝莲台下，职授四大部洲游奕灵官波那。

他闻佛祖慈音，忙来顶礼，应声道：“有，有。”如来道：“尔时四部洲一切众生，作何思惟？为我说。”灵官启道：“东胜神洲，敬天礼地如故。北俱芦洲，性拙情疏如故。我西牛贺洲，养气潜灵，真人代代衣钵如故。独是南赡部洲，自从传得如来三藏真经去后，大畅法门要旨，广开方便正宗。为此

有一位无上高尊，身長九尺，面如满月，凤眼龙眉，美髯绀发，顶九气玉冠，披松罗皂服，离子紫霄峰，降下尘凡治世。”如来听知，微微笑道：“原来高尊又临凡也。”当有大众菩萨齐声上启道：“是那位高尊？”如来道：“是玉虚师相玄天上帝。”众菩萨又启道：“玄天何事又临凡？”如来道：“当日殷纣造罪，恶毒恣横，遂感六大魔王，引诸煞鬼，伤害下界众生。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降诏紫微，阳命武王伐纣，阴命玄帝收魔。尔时玄帝披发跣足，金甲玄袍，皂纛黑旗统领丁甲，下降凡世，与六大魔王战于洞阴之野。魔王以坎离二气，化苍龟巨蛇。变现方成，玄帝赫显神通，蹶于足下；又锁阿呵鬼众在丰都大洞，故此才得宇宙肃清。今日南膳部洲，因为胡人治世，箕尾之下，那一道腥膻毒气尚且未净，玄帝又须布施那战摩王蹶坎离的手段来也。只一件来，五十年后，摩诃僧祇遭他厄会，无由解释。”

道犹未了，原来诸佛菩萨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只因如来说了这两句话，早又惊动了一位老祖。这老祖却不是等闲的那谲。前一千，后一千，中一千，他就是三千古佛的班头；一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他就是万万菩萨的领袖。怎见得他是三千古佛的班头，万万菩萨的领袖？却说当日有十六个王子，一个出家为沙弥，年深日久，后来都得如来之慧，最后者，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在前早有八个王子出家，拜投妙光为师，皆成佛道，最后成佛者，燃灯古佛是也。释迦如来是诸释之法王，燃灯古佛是如来授记之师父。有诗为证，诗曰：

尝闻释迦佛，先授燃灯记。
燃灯与释迦，只论前后智。
前后体非殊，异中无一理。

一佛一切佛，心里如来地。

这惊动的老祖，却就是燃灯古佛，又名定光佛。你看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顶上光明直冲千百丈，尔时在无上踟趺，一闻如来说道：“五十年后，摩诃僧祇遭他厄会，无由解释。”他的慈悲方寸如醉如痴，便就放大毫光，广大慧力，立时间从座放起飞鸟下来。一见了如来，便就说道：“既是东土厄难，我当下世为大千徒众解释。”如来合掌恭敬，回声道：“善哉，善哉！”诸佛阿罗菩萨等众齐声道：“善哉，善哉！无量功德。”老祖即时唤出摩诃萨、迦摩阿二位尊者相随。

金光起处，早已离了雷音宝刹，出了灵阴道场，香风渺渺，瑞气氤氲。一个老祖，两个尊者，师徒们慢腾腾地踏着云，蹑着雾，磕着牙。摩诃萨道：“师父，此行还用真身，还用色身？”老祖道：“要去解释东土厄难，须索是个色身。”摩诃萨道：“既用色身，还要个善娘么？”老祖道：“须索一个善娘。”摩诃萨道：“须用善娘，还要个善爹么？”老祖道：“须索一个善爹。”摩诃萨道：“既要善爹、善娘，还要个善地么？”老祖道：“须索一个善地。”迦摩阿道：“弟子理会得了，一要善娘，二要善爹，三要善地。师父、师兄且慢，待弟子先到南赡部洲，挨寻一遍，择其善者而从之。”老祖道：“不消你去。南海有一位菩萨，原是灵山会上的老友，大慈大悲救苦难，南赡部洲那一家不排香列案供奉着他？那一个不顶礼精虔皈依着他？我且去会他一会，谤问一处所，一个善男子，一个善女人，以便住世。”

道犹未了，按下云头，早到了一座山上。这山在东洋大海之中，东望高丽、日本、琉球、新罗，如指诸掌，西望我大明

一统天下，两京十三省，图画天然。自古以来叫做梅岑山。我洪武爷登基，改名补陀落迦山。山上有个观音峰、灵鹫峰、挂天峰、九老峰、笔架峰、香炉峰，又有个三摩岩、大士岩、海月岩、玩月岩、真歇岩、弄珠岩，又有个潮音洞、善才洞、槃陀洞、昙龙洞、华阳洞，又有个百丈泉、啸吟泉、喜客泉、八公泉、温泉、弄丸泉、挂珠泉。山后怪石峻嶒，吞云吸雾。山前平坦，中间有一座古寺，前有挂锡卓峰，左有日钟，右有月鼓，后有观星耸壁，古来叫做普陀寺。我洪武爷登基，改名补陀寺。名山古寺，东海一大观处。有诗为证，诗曰：

古寺玲珑海濫中，海风净扫白云踪。
谁堪写出天然景？十二栏杆十二峰。

却说老祖按下云头，早到了这补陀落迦山上，领着那摩诃萨、迦摩阿二位尊者，指定了补陀寺，直恁的走将进来。进了一天门、二天门，再进了上方宝殿。只见两廊之下，奇花异卉，献秀呈祥；雀巢雉雏，各相乳哺，老祖心里想道：“果好一片洞天福地也。”摩诃萨轻轻的咳嗽一声，只见宝莲座下转出一位沙弥来。摩诃萨早已认得他了，叫声：“惠岸，你好因果哩！”把那一位沙弥倒吃了一惊，他心里自忖道：“这等面生远来的和尚，如何就认得我，如何就晓得我的名字？好恼人也。”心里须到着恼，面皮儿却也要光。好个小沙弥，一时间便回嗔作喜，陪个问讯问：“长老缘何认得弟子？如何晓得弟子的贱名！”摩诃萨道：“且莫说你，连你的父亲我也认得他，我也晓得他的名字。”小沙弥道：“也罢，你认得我父亲是甚么人？你晓得我父亲叫做甚么名字？”摩诃萨道：“你父亲叫做个托塔李天王。原是我一个老道友，我怎么不认得他？我怎么不认

得你？”小沙弥看见扞实了，他愈加恭敬，再陪一个问讯，说道：“原来是父执之辈，弟子有眼不识泰山，望乞恕罪！敢问老师父仙名？”摩诃萨道：“在下不足，法名摩诃萨。”小沙弥笑了一笑，说道：“好个摩诃萨，果真如今天下事只是摩诃萨。敢问那一位师父甚么仙名？”摩诃萨道：“师弟叫做个迦摩阿。”小沙弥又笑了一笑，说道：“也是会摩阿，敢问那一位老师父甚么法名？”摩诃萨道：“那一位是俺们的师父，却就是燃灯古佛。”惠岸听说是燃灯老祖，心里又吃了一惊，把个头儿摇了两摇，肩膀儿耸了三耸，慢慢的说道：“徒弟到都摩诃萨，师父却不摩诃萨也。”摩诃萨道：“少叙闲谭，师父何在？”沙弥道：“俺师父在落迦山紫竹林中散步去了。”摩诃萨同了惠岸转身便走，出门三五步，望见竹阴浓，只见竹林之下一个大士：

体长八尺，十指纤纤，唇似抹朱，面如傅粉。双凤眼，巧蛾眉，跣足梳头，道冠法服。观尽世人千万劫，苦熬苦煎，自磨自折，独成正果。一腔子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左傍立着一个小弟子，火焰浑身；右傍立着一个小女徒，弥陀满口。绿鹦哥去去来来，飞绕竹林之上；生鱼儿活活泼泼，跳跃团蓝之中。原来是个观世音，我今观尽世间人。

原来是个观音菩萨。这座补陀落迦山，正是菩萨发圣之地，故此老祖说道南海有一位菩萨，原是灵山会上的老友，会他一会，谛问东土作何善恶。却说这菩萨高张慧眼，早已知道老祖下临，抽身急转莲台之上。两家相见，分宾主坐。坐定闲叙。叙及阿耨会、多罗会、蟠桃会、兜率会、九老会、须菩会，各各种因，各各证果。尔时惠岸站在边厢，轻轻启道：“相见未

须愁落莫，想因都是会中人。”老祖道：“胜会不常，乐因须种。”即时撤座而起，步出山门。一个老祖和一个菩萨，把个补陀落迦山细游细玩，慢挨慢详。游罢玩罢，直上那灵鹫峰的绝顶说经台上趺坐而坐。左有老祖，右有菩萨，谈经说法，密谛转轮。惠岸直上香炉峰上，焚起龙脑喷天香，摩诃萨走上石钟山上，撞起石神来。迦摩阿走上石鼓山上，撞起石鼓来。顷刻之间，只见满空中瑞靄氤氲，天花乱落如雨。

说经台下听讲的，恰有四个异样的人，头上尽有双角，项下俱有逆鳞，只是面貌迥然不同。第一个青脸青衣，数甲道乙；第二个红脸朱衣，指丙蹶丁；第三个白脸素衣，呼庚吸辛；第四个黑脸玄衣，顶壬礼癸。惠岸近前去打一看，原来不是别的，却是四海龙王。面青的是东海龙王敖广，面红的是南海龙王敖钦，面白的是西海龙王敖顺，面黑的是北海龙王敖润。尔时摩诃萨、迦摩阿位列下班，听讲已毕，看见天花乱落，龙王各各听讲，轻轻问道：“老祖、击萨说法天雨花，龙王听讲，是何神通？”菩萨道：“是尔众撞钟鼓的因缘。”摩诃萨道：“如何是我等撞钟撞鼓的因缘？”菩萨道：“我这个钟不是小可的钟，我这个鼓不是小可的鼓。”

却不知怎么不是小可的钟，怎么不是小可的鼓，还有甚么神通，还有甚么鬼怪，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补陀山龙王献宝 涌金门古佛投胎

钟诗：

既接南邻磬，还随百里笙。
平陵通曙响，长乐警宵声。
秋至含霜动，春归应律鸣。
欲知常待扣，金簴有馀清。

鼓诗：

鞀制传匏质，尧年韵土声。
向楼疑欲击，震谷似雷惊。
虓虎迎风起，灵鼉带水鸣。
乐云行已奏，礼曰冀相成。

观音菩萨说道：“我这个钟不是小可的钟，其质本石，其形似钟。自天开于子，那一团的轻清灵秀，都毓孕在这块石头上，故此这个石钟，左有日月文，右有星辰象，燥则天朗气清，润则晦明风雨。其声上，上通于三十三天。适来钟响，惊动天曹，为此天花坠落。这个石鼓不是小可的鼓，其质本石，其形

似鼓。自地辟于丑，那一股的重厚气魄都融结在这块石头上，故此这个石鼓，左有山岳翠，右有河海形，燥则河清海宴，润则浪滚涛翻，其声下，下通于七十二地。适来鼓响，惊动海神，为此龙王听讲。”摩诃萨、迦摩诃合掌齐声道：“善哉，善哉！无量功德。”

尔时已过了七七四十九日，老祖撤讲下台，菩萨欠身施礼。老祖道：“玄天上帝临凡，摩诃僧祇遭他厄难，何由解释？”菩萨道：“须索老祖下世，为大众解释。”老祖道：“何是善地？何是善爹？何是善娘？尔菩提为我释说。”原来观世音菩萨显化南赡部洲，故此南赡部洲家家顶礼，个个皈依，善的善，恶的恶，好的好，歹的歹，拙的拙，巧的巧，毒的毒，慈的慈，却都在菩萨慧眼之中，正是“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菩萨要个善地，要个善爹，要个善娘，一时就有了。合掌恭敬回复老祖道：“南赡部洲有个古迹，名叫做杭州。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个善地。”老祖道：“有了善地，没有善爹。”菩萨道：“杭州城涌金门外左壁厢，有个姓金的员外，他原是玉皇案下金童，思凡下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个善爹。”老祖道：“有了善爹，没有善娘。”菩萨道：“金员外的妻室姓喻氏，他原是玉皇案下玉女，思凡下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又是个善娘。”老祖一得了善地，二得了善爹，三得了善娘，飞身便起。只见摩诃萨高声叫道：“弟子愿随师父下世，也须得善地、善爹、善娘。”迦摩阿也叫声道：“弟子愿随师父下世，须得个善地、善爹、善娘。”老祖道：“这都在菩萨身上。”菩萨也不开口，也不回话，袖儿里取出两个锦囊，便一人交付一个与他。

老祖看见两位尊者有了锦囊，飞身便走。又只见那四个龙王一字儿跪着，离声叫道：“佛爷爷且住且住！”那老祖是个

慈悲方寸，看见龙王恁的吆喝，分明是要去得紧，暂且驻骅停驂，微微笑道：“怎么叫且住且住？法门无住。”那四个龙王齐声叫道：“弟子兄弟们今日个得闻爷爷的三乘妙典，五蕴楞严，免遭苦海沉沦，都是爷爷的无量功德，各愿贡上些土物，表此微忱。”老祖道：“贪根不拔，苦树常在，这的不消。”四个龙王又齐声叫道：“多罗多罗，聊证皈依之一念。”老祖未及开口，菩萨从傍赞相道：“一念虚，念念虚；一心证，心心证。”老祖道：“那里个善菩萨，爱人些些。”菩萨笑了笑，道：“岂不闻‘海龙王少了宝’？”只见那四个龙王又齐声叫道：“闻知爷爷下世，少不得借肉住灵。弟子们曾闻得五祖一株松，不图妆影致，也要壮家风；曾闻得六祖一只碓，踏着关捩子，方知有与无。伏望爷爷鉴受。无量功德，无量生欢喜。”

老祖起头一看，只见第一班跪着的青脸青衣，数甲道乙，手里捧着一挂明晃晃的珍珠。老祖微开善口，问道：“第一位是谁？”龙王道：“弟子是东海小龙神敖广。”老祖道：“手儿里捧着甚么？”龙王道：“是一挂东井玉连环。”老祖道：“何处得来的？”龙王道：“这就是小神海中骊龙项下的。大凡龙老则珠自褪，小神收取他的。日积月累，经今有了三十三颗，应了三十三祖之数。”老祖道：“有何用处？”龙王道：“小神海水上咸下淡，淡不中吃，咸水不中吃。这个珠儿，他在骊龙王项下，年深日久，淡者相宜，咸者相反。拿来当阳处看时，里面波浪层层；背阴处看时，里面红光射目。舟船漂海，用他铺在海水之上，分开了上面咸水，却才见得下面的淡水，用之烹茶，用之造饭，各得其宜。”老祖点一点头，想是心里有用他处，轻轻的说道：“吩咐他在南膳部洲伺候。”龙王把手儿朝上拱一拱，好个东井玉连环，只见一道霞光，烛天而

去。

第二班跪着的红脸朱衣，指丙蹶丁，手里捧一个毛松松的椰子。老祖道：“第二位是谁？”龙王道：“弟子是南海小龙神敖钦。”老祖道：“手儿里捧着甚么？”龙王道：“是一个波罗许由迦。”老祖道：“是何处得来的？”龙王道：“这椰子长在西方极乐国摩罗树上，其形团圞，如圆光之象。未剖已前，是谓太极，既剖已后，是谓两仪。昔年罗堕阇尊者降临海上，赠与水神。”老祖道：“有何用处？”龙王道：“小神海中有八百里软洋滩，其水上软下硬。那上面的软水就是一匹鸟羽，一叶浮萍，也自胜载不起，故此东西南北船只不通。若把这椰子锯做一个瓢，你看他比五湖四海还宽大十分。舟船漂海到了软洋之上，用他取起半瓢，则软水尽去，硬水自然上升。却不是拨转机轮成廓落，东西南北任纵横？”老祖也点一点头，想是也有用他处，轻轻的说道：“吩咐他到南膳部洲答应。”龙王把个手儿朝上拱一拱，好个波罗许由迦，只见一道青烟，抹空而去。

第三班跪着的白脸素衣，呼庚吸辛，手儿里捧着一个碧澄澄的滑琉璃。老祖道：“第三位是谁？”龙王道：“弟子是西海小龙神熬顺。”老祖道：“手儿里捧着甚么？”龙王道：“是一个金翅吠琉璃。”老祖道：“是何处得来的？”龙王道：“这琉璃是须弥山上的金翅鸟壳，其色碧澄澄，如西僧眼珠子的色，道性最坚硬，一切诸宝皆不能破，好食生铁。小神自始祖以来，就得了此物，传流到今，永作镇家之宝。”老祖道：“要他何用？”龙王道：“小神海中有五百里吸铁岭，那五百里的海底，堆堆砌砌，密密层层，尽都是些吸铁石，一遇铁器，即沉到底，舟船浮海，用他垂在船头之下，把那些吸铁石子儿如金熔在型，了无滓渣，致令慈航直登彼岸。”老祖也点一点

头，想是也有明他处，轻轻的说道：“吩咐他南膳部洲发落。”龙王把个手儿望上拱一拱，你好看个金翅吠琉璃，只见他一道清风，掠地而去。

第四班跪着的黑面玄装，顶壬履癸，手里捧着一只黑云云的禅履。老祖道：“第四位是谁？”龙王道：“弟子是北海小龙神熬润。”老祖道：“手儿里捧着甚么？”龙王道：“是一只无等等禅履。”老祖道：“何处得来的？”龙王道：“这禅履是达摩老爷的。达摩老爷在西天为二十八祖。到了东晋初年，东土有难，老爷由水路东来，经过耽摩国、羯荼国、佛逝国，到了小龙神海中，猛然间颶飙顿起，撼天关，摇地轴，舟航尽皆淹没，独有老爷兀然坐在水上，如履平地一般。小神近前一打探，只见坐的是只禅履。小神送他到了东土，求下他这只禅履，永镇海洋。老爷又题了四句诗在禅履上，说道：

吾本来兹土，传法觉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老祖道：“有何用处？”龙王道：“小神自从得了这禅履之后，海不扬波，水族宁处。今后舟船漂海，倘遇颶飙，取他放在水上，便自风戢浪静，一真湛寂，万境泰然。”老祖也点一点头，想也是有用他处，轻轻的说道：“吩咐他南膳部洲听旨。”龙王把个手儿朝上拱一拱。好个无等等禅履，只见一朵黑云，漫头扑面而去。四龙王满心欢喜，合掌跪着告回。

老祖飞身又起，只见那水族队里，大千众生一齐跪着，一齐高声叫道：“爷爷且慢去，且慢去！”老祖终是慈悲方寸，看见众生恁般叫号，分明是要去得紧，又只得权时间解羽回鳞，又微微一笑道：“怎么叫慢去慢去？汉门无去。”大千众生齐

声叫道：“众生们愿永受爷爷法戒，各各贡上土物，顶礼皈依。”老祖起头看时，只见鯢螯以头献，长鲸以口献，灵鼉以鼓献，蟠蛟以细颈献，苍虬以棱髯献，元龟以箕筹献，尺鲤以锦梭献，怪鳄以百卵献，神螭以云雨献，犀牛以兽状献，玳瑁以其甲献，精卫以木石献，□（虫庸）以蛇状献，蝓蚌以双螯献，蜚螟以蛟巢献，山渗以独足献，蚌蛤以夜明献，南鳄以祭撰献，巨（虫具）以车渠料斗献，猊猊以龙爪虎文献，窳窳以人面蛇身献，（虫秃）蛇以朱冠紫衣献，鲑鱼以西施乳味献。老祖道：“善哉，善哉！尔众生作甚么因果？”众生齐声叫道：“愿各舍所有，顶礼皈依。”老祖道：“不用尔众生施舍。”众生齐声叫道：“愿佛爷爷鉴受。”老祖道：“我这里不受。”众生齐声叫道：“不舍不受，众生们怎么得出离苦海？怎么得超度慈航？”老祖道：“善哉，善哉！诸法空相，无舍无受，无无舍，无无受。”于是向众生而说偈曰：

“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水族众生捧着老相的真言密谛，飞的飞，跃的跃，鼓的鼓，舞的舞，上的上，下的下，远的远，近的近，一一涌而退。

老祖又飞身而起，只见那羽虫、毛虫两族队里，大千众生两班跪着，两班儿齐声叫道：“佛爷爷且来，且来！”老祖到底是个慈悲方寸，看见两班的众生恁的跳叫，分明是勒马登程，只得又投鞭转棹，又微微笑一笑道：“怎么叫且来且来？无去亦无来。”两班大千众生齐声叫道：“水族已受真言密谛，愿普度众生，免沉苦海。”老祖抬头一看，只见羽虫队里，凤、鸾、鹓、鹭、雕、鹞、鹄、鹏、鹰、鹳、鳧、鹤、鸡、鹭、燕、

莺、鸿、鹄、鹅、鹤，以及鸛、鸕、钩、鹳、（翠鸟）鷁、鷁（晋鸟）、（邕鸟）（渠鸟）、鷁、鷁之辈，文翎采羽，青质朱衣，濯濯冥冥，分行逐队。又只见毛虫队里，麟、驥、虎、貔、豹、螭、彪、犊、兕、象、雉、夔、猩、麋、蜚、鸩、貉、獾、猿、獠、马、牛、犬、豕，以及雄虺、驺、駼、合、踞、蜈蚣、蝎、蜈蚣、胸、蜈蚣之朋，玉爪金麟，霜蹄钩距，绥绥罐罐，作对成双。老祖道：“善哉，善哉！尔众生作甚么因果？”众生齐声叫道：“愿受真言超度，愿从正果菩提。”老祖道：“善哉，善哉！无修无证，无碍无说，无众生可度，无菩提可入。”于是对众生而说偈曰：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羽虫、毛虫两班众生捧着老祖的真言密谛，腾的腾，骧的骧，驰的驰，逐的逐，啸的啸，叫的叫，啼的啼，吟的吟，一涌而退。

老祖也自一跃而起，浑身上毫光万道，直逼斗牛，一边吩咐摩诃萨、迦摩阿各自投胎住世；一边驾起风车，张开烟幕。只见补陀山上天香馥郁，草木争妍，鸟雀环绕，大众皈依。惠岸口口叫着：“佛爷爷！”善才口口叫着：“佛爷爷！”龙女口口叫道：“佛爷爷！”诸徒众口口叫着：“佛爷爷！”鹦歌儿也口口叫着：“佛爷爷！”就是净瓶儿也口口叫道：“佛爷爷！”老祖只是一个不停，直恁去矣。惠岸听知老祖临行吩咐那二位尊者，叫了几声：“摩阿，摩阿。”老祖去了。他倒笑上了几声，说道：“俺前日初见之时，只说是徒弟摩阿萨，原来今日临别之际，师父也摩阿萨。”只见菩萨送了老祖，领了惠岸

及各徒众，归真复命不提。

且说老祖辞了补陀山，别了菩萨，驾起云车，张开烟幕，呼吸之顷，早已过了钱塘江上，进了杭州城里。老祖起眼视之，果然好一个福地，十分美丽，东土无双。有一曲《望海潮》词为证。词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千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须臾之间，步出涌金门外金员外的宅上借观一番。这宅上虽则是个民居，却不是小可的；占断人间福，分来海上奇。后面枕着一个凤凰山，山势若凤凰欲飞之状，故取此名。有诗为证，诗曰：

沧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遗老色荒凉。
为言故国游麋鹿，漫指空山号凤凰。
春尽绿莎迷辇道，雨多苍莽上官墙。
遥知汴水东流畔，更有平芜与夕阳。

诗曰：

荒山欲逐凤凰骞，谁构浮图压寝园？
土厚尚封南渡骨，月明不照北归魂。

海门有路双龙去，沙渚无潮万马屯。
莫向秋风重惆怅，梵王宫殿易黄昏。

左侧有个南高峰，右傍有个北高峰，相峙相亲，如二人拱立之状，俱有诗为证，诗曰：

南望孤峰入翠微，清泉白石可忘机。
云中犬吠刘安过，树杪春深望帝归。
白鹤曾留华表语，苍官合受锦衣围。
朱儒玉押今何许？一笑人间万事非。

诗曰：

杳杳孤峰上，寒阴带远城。
不知山下雨，奎斗自分明。

又曰：

翠出诸峰上，湖边正北看。
夜来云雾散，独卧斗杓寒。

前有西湖，山川秀发，景物华丽，自唐朝传到如今，为东南游赏胜处。有诗为证，诗曰：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又曰：

混元神巧本无形，匠出西湖作画屏。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
蓼苹翠渚摇鱼影，兰桂烟丛阁莺翎。
往往鸣榔与横笛，斜风细雨不堪听。

湖心里有一个孤山，独印波心，一峰突起，愈加是湖山胜绝处。有诗为证，诗曰：

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
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
断桥荒藓合，空院落花深。
犹忆西窗夜，钟声出北林。

这都说得是金员外宅上前后左右的形胜。

老祖熟视了一回，无量生欢喜。正欲移步近前，只见湖上又有一个岭阜，霞光灿烂。霞中有一道怨气，直射斗杓。老祖心里想道：“这还是恁般的怨气未消？”好个老祖，定一定元神，睁一睁慧眼，却原来是个栖霞岭，岭下是个岳武穆王的坟，岳武穆王的祠堂。有诗为证，李阁老诗曰：

苦雾四塞，悲风横来。
羲景缩地，下沉蒿莱。
坤舆内折，鼎足中颓。

大霆无声，枯蘖槁菱，
羯虏腾突，狼风崔嵬。
龙困沙漠，鳞伤角摧。
齐仇九誓，楚户三怀。
奸宄卖国，忠臣受猜。
积毁消骨，遗祸成胎。
命迫十使，功垂两涯。
盟城不耻，借寇终谐。
重器同剧，群儿共诒。
发竖檀冠，潮浮五骸。
气奋胡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细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壮士击剑，气深殷雷。
日落风起，山号海哀。
树若可转，江为之回。
乾坤老矣，叹息雄才。

邵尚书诗曰：

六桥行尽见玄宫，生气如闻万鬣风，
松桧有灵枝不北，江湖无恙水犹东。
千年宋社孤坟在，百战金兵寸铁空。
时宰胡为窃天意，野云愁绝夕阳中。

高学士诗曰：

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
班师诏已成三殿，射虎书犹说两宫。
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
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

却说岳庙里怨气未消，老祖也自叹了一口气。老祖心里想道：“杭州真是善地，金员外果是善爷，喻孺人果是善娘。只一件，托生之后，还要一个好法门善世。不如趁此时先自选择罢。”拽开步来，把个杭州城里城外的洞天福地，逐一磨勘一番，逐一查刷一番，都有些不嫌他的尊意。急转身复来到西湖之上，金员外门前。只见百步之内，就有一座摩诃古刹，前面一个山门，矮矮小小。次二一个天王殿，两边列着个“风调雨顺”，尽有些雄壮。次二一个金刚殿，前后坐着个“国泰民安”，越显得威风。到了大雄宝殿之上，三尊古佛，坐狮、坐象、坐莲花。略略的转东，另有一所罗汉殿，中间有五百尊罗汉，每尊约有数丈高。寺前面有个孤峰挺立，秀削芙蓉。峰头上一个峻嶒古塔，不记朝代。一寺一峰，翼分左右，如母顾子。外面看时，霞光闪闪，紫雾腾腾。老祖拽起步来，直入大雄宝殿，熟看一餐。

原来这寺叫做个净慈寺。说起这个“净慈”二字，就有许多的古迹？怎见得有许多的古迹。原来这个寺不是一朝一代盖造的，是周显德中盖造的。那峰叫做个雷峰。说起这个“雷峰”二字，也有许多的古迹？怎么也有许多的古迹，原来这个山峰不是杭州城里堆积的，是西天雷音寺里佛座下一瓣莲花飞来东土，贪看西湖的景致，站着堤上，猛然闻金鸡三唱，天色微曛，飞去不得，遂成此峰。后有西僧法名慧理，说他这一段的

缘故，故此叫做个雷峰。周显德中盖造佛寺，就取雷音清净慈悲之义，故此这寺叫做个净慈寺。老祖本是西天的佛祖爷爷，见了这个雷峰净慈寺，俱是西天的出身，正叫做是：“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他自无量生欢喜，说道：“道在迩而求诸远，得之矣，得之矣！”转身便向金员外家里来。此时约有二更上下，正是：

地远柴门静，天高夜气凄。
寒星临水动，夕月向沙堤。

原来金员外是个在家出家的，从祖上来吃斋把素，到金员外身上已经七代。喻孺人又是胎里带得素来，真个是夫妻一对，天上有，地下无。家里供奉着一个观音大士，也不记其年，饮食必祭，疾疫必祷。大士也是十分显化，他只是少了一口气。

却说老祖来到金员外宅子上，这时正是洪武爷爷治世，号吴元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品水官解厄之日。金员外夫妇二人自从五更三点时分起来，洗了脸，梳了头，摆了供案，发了宝烛，烧了明香，斟了净茶，献了净果，设了斋饭，展天那三乘妙典，啐动那五蕴楞严，声声是佛，口口是经，一直念到这早晚，已自是二更上下。念经已毕，忏悔已周，夫妇二人闲步庭院之中。只见天上一轮皓月，万颗明星，素练横空，点尘不染。那院子里有一个洗脸架儿，架儿上有一个铜盆，铜盆里有这等几杓儿水。那一天星映着这盆儿里的水，这盆儿里的水浸着那一天的星，微波荡漾，星斗斡旋，也不知星在天之上，也不知水在盆儿里，就是一盆的星，真个爱杀人也。员外见之，满心欢喜，连声叫着：“孺人来看！”孺人见之，满心生喜，连忙的卷起两只衣袖来，伸出这两只手，到那盆儿里去捞那个

星。左捞也捞不着，右捞也捞不起。好老祖，弄一个神通，即时就变做个流星，杂在盆儿里，就和那天上的星一般。孺人先是左捞也捞不着，右捞也捞不着，忽然一下捞着一个星儿在手里。正叫做是“掬水月在手”，论不的喜喜欢欢，真是举起手来，和星和水一口吞之。

却不知吞了这个星后，有些甚么吉凶，有些甚么报应，还是有喜无喜，还是生女生男，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现化金员外之家 投托古净慈之寺

诗曰：

夜夜生兰梦，年年种玉心。
充闾看气色，入户试啼声。
明月还珠浦，高枝发桂林。
北堂书报日，不啻万黄金。

却说喻孺人在水盆中捞起一个星来，双手捧着，一口吞之，自家倒也不觉。员外其实吃了一惊，说道：“恁的不仔细也！”孺人道：“昔人杯影惧吞蛇，我这也是一差二误。”员外道：“杯影是假的，恁星是真的。”孺人道：“这正是弄假成真。”员外道：“且是可惜这一个好亮光光的星子。”孺人道：“偏你又说甚么星子可惜哩。”员外道：“惺惺自古惜惺惺。”大家反又取笑了一回，才收拾安寝则个。

明日起来，只说是掬水误吞星，那晓得是燃灯古佛投胎现世，借肉住灵。直到对月红信愆期，却晓得是有喜。孺人一则是初叶，二则是吞星，心下十分疑虑。员外也不放心。二人商议到关爷庙里祈求一签，看后面是凶是吉。员外亲自拿了香烛纸马之类，来到关爷庙里，五拜三叩头，把前项口词细说一遍，

双手捧着签筒，刚刚的摇了一摇，就有一根签翻身落地。员外低了头拾将起来看一看，原来是五十三签，下面有个“中平”两字。员外又加祷祝一番，说道：“果是五十三签，愿求两个圣筮。”果然两个圣筮，略不穿破。员外唱了喏，谢了关爷，到于西廊之下，进了签房，见了道士，施了礼，递了一个纸包儿。道士拿出五十三签签诗来，递与员外。员外接过来读一读，这诗就说得有些蹊跷。诗曰：

君家积善已多年，福有胎兮祸有根。
八月秋风生桂子，西风鹤唳哭皇天。

金员外读了这签诗，心中转恼。道士看见金员外吃恼，问道：“这签何处用？”员外带着恼头儿答应道：“问六甲。”道士说道：“若是问六甲，大吉，大吉。”员外道：“怎见得？”道士说道：“‘八月秋风生桂子’，这不是大吉如何？”员外道：“多了一个‘哭皇天’，只怕不吉。”道士说道：“你原只问生子，不曾问甚的祸福。那一句是个搭头。假如问祸福的，这‘八月秋风生桂子’一句，就落空了。”

道士虽然是解得好，金员外心上到底有些疑虑。辞了道士，转回家门。喻孺人连忙的接着，问道：“求的签如何？”员外把个签诗朗诵一遍。孺人道：“似此签诗，凶有吉少。”员外又把个道士的话说又传述了一遍。孺人道：“那是面谀之词，难以凭准。”员外道：“我还有个道理。”孺人道：“怎么样的道理？”员外道：“我前日在通江桥上看见一个先生，头上戴的是吕洞宾的道巾，身上披得是二十四气的板折，脚下穿的是南京桥轿营里的三镶履鞋，坐一片背北面南的黑漆新店，店门前竖着一面高脚的招牌，招牌上写着‘易封通神’的四个大

字。那求筮问卦的，如柳串鱼。是我赔个小心，到他的邻居家问他是个甚么先生，那邻居道也不知他的姓名，只是闻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徒弟，混名鬼推。这等的先生‘易卦通神’，我且去问他一个卦来，看是如何。”孺人道：“言之有理。”

好个员外，整一整巾，抖一抖袖，抠衣缓步，竟望通江桥而来。只见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断，断了又占，拨不开的人头，移不动的脚步。金员外站得腿儿麻，脚儿酸，远轮他不上。没奈何，只得叫上一声“鬼推先生”。那先生听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说是个旧相识，连忙的说：“请进，请进。”金员外把个两只手排开了众人，方才挨得进去。两下里相见礼毕，那先生道：“员外占卦，请先说个姓名住座，占问缘由。”员外道：“小可是涌金门外，姓金名某。今敬问六甲，生男生女，或吉或凶。”那先生是个惯熟的，转身就添一炷香，唱上一个喏，口儿里就念动那：“虔叩六丁神，文王卦有灵。吉凶合万象，切莫顺人情。夫卦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皇天无私，卦灵有感。谨焚真香，虔诚拜请八卦祖师、伏羲圣人、文王圣人、周公圣人、大禹圣人、孔子圣人、鬼谷先生、袁天罡先生、李淳风先生、陈希夷先生、邵康节先生，前传后教，演易宗师。再伸关请卦中六丁六甲神将、千里眼、顺风耳、缩天缩地神将、报卦童子、掷卦郎君、直日传言玉女、奏事功曹、本镜五土礼典明神、本属府县城隍大王、本家门中宗祖、随来香火福神、虚空过往一切神祇，咸望列圣，下赴香筵，鉴今卜筮，今据大明国浙江道杭州府仁和县求卦信人金某，敬为六甲生产，吉凶休咎，难以预知，今月今日，敬叩列圣八八六十四卦内占一卦，三百八十四爻内占一爻。爻莫乱动，卦莫乱移，莫顺人情，莫顺鬼意。吉则吉神上卦，凶则凶神上卦；吉则吉神出现，凶则凶神出现。伏望诸位圣贤，仔

细检点，仔细推详。人有诚心，卦有灵信。爻通天地，卦通鬼神。列位圣贤，灵彰报应。”念罢了，把个铜钱掷了六掷，看来是个雷水解卦。先生道：“好一个解卦。解者，难之散也。且是天喜上卦。卦书说道：‘红鸾天喜遇，凶少吉更多。男遇添妻子，女遇得同和。’六甲生子无疑矣。”员外道：“劳先生再看一看。君子问祸不问福，直说不妨。”那先生看见金员外是个达者，难以隐藏，却说道：“这个卦，却好个卦，只有一件不足些。员外你休怪我说。”员外道：“正要先生直说，怎么说个怪字。”先生道：“今日是个丑日，身在五爻，鬼也在五爻，这叫是个身随鬼入墓，便只多了这些。却有天喜临门，逢凶化吉，员外但放心，不妨的。”

金员外听知“身随鬼入墓”五个字，就是五条丈八的神枪，一齐戮到他心坎上，好不吃疼也。你看他眉头不展，脸带忧容，递了个课钱，把个手儿拱上一拱，脚儿轮上几轮，早已到了自家门首。喻孺人接着，这叫做是个“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嘎了一声，说道：“原来占课又弗吉个。”员外却把课名天喜及鬼墓等事，细说一遍。孺人未及开口，忽听得员外身背一人高叫道：“问甚么卜？求甚么神？”员外急转身来，孺人睁开双眼，却是街上化缘的阿婆，约有八九十岁，满头白雪，两鬓堆霜。左手提着一个鱼篮儿，右手拄着一根紫竹的拐棒。孺人道：“阿婆，怎见得不要问卜？不须求神？”阿婆道：

“如来观尽世间音，远在灵山近在心。
祸福古来相倚伏，何须问卜与求神。”

这四句诗不至紧，即时点破了金员外、喻孺人。孺人道：

“阿婆言之有理，请进里面坐着，待我来布施布施。”孺人刚刚的转得身来，员外眼睛一霎，早已不见了个阿婆。他夫妇二人便知得是观音大士现身点化，即时摆列着香案，贡上三炷宝香，展开那纸炉，化了一回千张甲马，至诚皈旧像，虔叩阿弥陀。

不觉的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原来这夜却不是等闲之夜，八月十五是个中秋之夜；这月又不是等闲之月，八月十五是个中秋之月。金员外吩咐收过香案，叠起纸炉。孺人道：“今夜是个中秋佳节，已自备办的献饼献茶，礼天礼地，供案且自由他。不上半晌之久，果是献了茶饼，礼了天地。只见一轮月满，万里云收，真个是爱杀人也。有赋为证，赋曰：

维彼阴灵，三五阙而三五盈。流素彩而冰净，湛寒光而雪凝。顾兔腾精而夜逸，蟾蜍绚彩以宵惊。容仙桂之托植，仰天星而助明。乍喜哉生，还欣始萌。经八日而光就，历三月而时成。吕绮射之而占姓，阍浑梦之而见名。若夫西郊坎坛，秋风夕祭。类在水，故应于潮；义在阴，故符于礼。取象后妃，视秩卿士，故以为上天之使，人君之姊。瞻瑞彩于重轮，共清光于千里。尔其游西园之飞盖，骋东鄙之妍词。会稽爱庭中之景，陆机揽堂上之辉。圆光似扇，素魄如圭。同盛衰于蛤蟹，等盈缺于珠龟。晕而合汉围未解，影圆而虜骑初来。若乃珥戴为瑞，（月虫）魄示冲，为地之理，作阴之宗。降祥符于汉室，通吉梦于吴宫。睹爪牙而为咎，见侧慝而为凶。观其素景流天，芳辉入户，妇顺苟或不修，王后为之击鼓。物推徐孺之说，窟见扬雄之赋。弥关山而布影，入廊栊而积素。厥御兮维何？望舒兮纤阿。垂蔼蔼之澄辉，弄穆穆之金波。闻感精之女狄，传窃药之嫦娥。皎兮丽天，昭然离毕。应鱼脑而无差，验阶蓂而靡

失。亦有画芦灰而晕缺，捧阴燧而辉流。捣闻白兔，喘见吴牛。乍认媚眉，遥惊玉钩。得不荐鸣琴而灭华烛，玩清质之悠悠。正是：秋半高悬千里月，夜深寒浸一天星。

金员外、喻孺人贪看了一会，不觉的二更将尽；三鼓初传。孺人猛地里精神倦怠，情思不加，叫声：“员外，大家安寝如何？”一觉直到明日天明，日高三丈。这不是“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决有个缘故。只见孺人起来，开眼一看，已自产下了一个大娃子，也不知是天下掉下来的，也不知是地上长出来的，也不知是自家产下来的，也不知是外人送将来的；也不知是黄昏戌时，也不知是钟鸣亥时，也不知是半夜子时，也不知是鸡鸣丑时，也不知是日出寅时，也不知是朝头卯时。叫道一声“苦”，一手叉着床，一手挽着员外。那员外还在睡梦之中，便不曾开眼。一夫一妇，双双的闭了眼，合了掌，趺跏在卧榻之前。那娃子金光万道，满层通红。却说那左右邻友，附近居民，到了天色黎明，日高三丈，无一个不起来，无一个不梳洗。正是：士农工商，各居一业。只听得天上吹吹打打，鼓乐齐鸣，鼻儿里异样的天香一阵一阵。开门乍一看时，金家宅上的火光烛天，霞彩夺目。好邻居，好亲友，一拥而来。只见金家的大门尚然未开，了无人语。这风火事岂是待闲？大家撞门而入，门里也不见个人，堂前也不见个人。直是抢门到了卧房之内，只见秃秃的一个娃子坐在床上；金员外夫妇二人闭了眼，合了掌，趺跏在卧榻之前。众人见了，又惊又呆。如说不是被火，头里又赤焰红光；如说是被火，如今又烟飞灰灭。如说不是生产，床上却端正是个娃子；如说是生产，娃子不合恁的庄严。如说不是被人谋故，他夫妇两人却已魄散魂飞；如说是被人谋故，他两人身上却没个刀痕斧迹，倒是一桩没头的

公事。

中间有等老成练达的说道：“这人命关天，事非小可，莫若前去禀明了府县官员，听他发落，庶免林木之灾。”众人就推陆阿公为首，连名首官。阿公姓陆，是个耆老，年高有德，坊牌人无一个不钦仰他，故此推他为首。陆阿公听了众人的计议，诺诺连声，拂袖而起。人丛里面猛地时闪出一个小伙儿来，双手扯住陆阿公衣袖，说道：“且慢些个。”阿公问道：“你是甚么人，扯住我的衣袖？”那小伙儿道：“小可的就是本家，这死的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第四的阿弟，小可的叫做金四。兄死弟埋，何禀官之有？”陆阿公道：“你阿哥有些死的不明白个，焉得不去禀官？”金四说道：“不消禀官。”陆阿公说道：“要去禀官。”争了一回，终是个“四不拗六”，连名一纸状儿，禀了杭州府堂上清天太爷。这太爷是清江浦人，姓田氏，田齐之后，居官清正廉能。杭州人有个谣言，说道：“太爷清清而正，一毫人情也不听；太爷廉廉而能，半点苞苴也不行。”故此人人叫他是个清天太爷。那太爷接了这个连名的状儿，审了几句口词，拿了一个道理，即时披破状词，说道：“据状金某之死，虽有疑无伤可验，遣孩之生，虽无母有息。当全仰地方收骸殓殓，遗孩责令出家。存没两利，毋得异词再扰。”

陆阿公领了这些地方邻右，磕了几个头，答应了几句：“是，是！”急转身来，买了两口棺木，收了金员外夫妇二人的尸骸。众人又商议道：“尸骸虽已殓殓，停柩何所？娃子出家，是甚么年纪上？是甚么佛寺里？须则再去禀明太爷。”那太爷正叫做“高抬明镜，朗照四方。”只见这些耆老邻右刚刚的进衙门，一字儿跪在丹墀之下，未及开口，太爷就说道：“你这厮又来禀我，只是停柩、出家两项的缘由。”这些耆老邻右连忙的磕上几个头，答应道：“太爷神见。”太爷道：“我已筹之

熟矣。停柩须则昭庆寺里北面那庆忌塔下。那娃子出家，又须雷峰之下净慈寺里，温云寂长老名下作弟子，也就在今日，不可迟误。”吩咐已毕，即时叫过该房，写了两个飞票，差下两个快手，一个快手拿了一个飞票，径到西湖之上昭庆寺里，通知本寺住持停柩塔下。一个快手拿了一个飞票，径到雷峰之下净慈寺里，通知本寺云寂长老收养小徒。两下里处置得宜，存殁均感。

那晓得“人间才合无量福，天上飞将祸事来”。本来是满天上鼓乐齐鸣，遍城中异香飞散，怎的不惊骇人也！且除了军民人等在一边，只说都布按三司，抚按三院，南北两关。这都是甚么样的衙门，这都是甚么样的官府，恰好就有一个费周折的爷爷在里面。还是那一位爷爷，这爷爷：

玉节摇光出凤城，威摧山岳鬼神惊。
群奸白昼嫌霜冷，万姓苍生喜日晴。
当道豺狼浑敛迹，朝天骢马独驰名。
九重更借调元手，补衮相期致太平。

他坐在乌台之上，早已晓得金员外这一桩没头的公事。比时就差下了一个精细的听事官，到那府门前去探个消息，看那太爷还是恁的处置他。晌午蹉些，听事官来回报说道：“清太爷如此如此。”那一位爷爷即时差下两个旗牌官，下府来提该房文卷上去，要亲自勘问。提到了该房，接了文卷，正在作难，那清天的太爷早已到了。庭参相见，相见礼毕，那爷爷就开口道：“人命重情，岂容轻贷？”太爷道：“非敢轻贷。但这一桩事，须说没头，下官其实明白。”那爷爷道：“怎见得明白？请问其详。”太爷道：“下官每日五鼓而起，沐浴焚香告天，

然后出厅理事。今日五鼓起来，告天已毕，猛听得天上鼓乐齐鸣，扑鼻的异香馥郁。下官心下想道：这番端的有个祥瑞也。须臾之间，果见一朵祥云自西而下，祥云之上，幢幡宝盖，羽仗霓旌，双排鼓乐，四塞护呵，隐隐约约，中间早有两轮龙车，并驰风辇，径下城之西北隅。未久，中间其云却自下而上，那左边车上端的坐一个男子，右边车上端的坐一个女人，愈上愈高，不可穷究。适来地方人等，口称金某夫妇二人吃斋，以此下官省悟，止责令收骸停柩而已。”那爷爷道：“现停在何处？”太爷道：“现在昭庆寺里，庆忌宝塔之下。”那爷爷道：“娃子有何奇异？”太爷道：“娃子的事，下官不曾见甚奇异，止是地方人等，口称远望其家红光满屋，近前视之，只见这娃子兀然端坐，双手合掌，两脚踏跏。以下官之愚见，必是个善菩萨临凡，故止责令出家而已。”那爷爷道：“现在何处出家？”太爷道：“现在净慈寺里，云寂和尚之下。”那爷爷道：“贤太守言之有理，处之得宜。只一件来，下民狡诈百端，我和你居上者不可不详察。”太爷道：“唯命。”那爷爷道：“既然如此说，贤太守请回本衙，俺这里别有个道理。”

太爷已出，那爷爷传个号令，叫过杭州前卫、杭州右卫、观海卫、临山卫四卫的掌印卫官来，又传个号令，叫过海宁守御千户所、澈浦御千户所、乍浦守御千户所、大嵩守御千户所、□衢守御千户所、健跳守御千户所、隘顽守御千户所、满岐守御千户所八所的掌印所官来，又传个号令，叫过赭山巡检司、石墩巡检司、王江泾巡检司、白沙湾巡检司、皂林巡检司、皋塘巡检司、四安巡检司、天日山巡检司八司的司官来，仰卫官各带马军三十，所官各带步军三十，巡司各带弓兵三十，鲜明盔甲，精锐器械，齐赴西湖之上昭庆寺里庆忌塔下，开棺见尸，多官眼同相验，有无伤痕。验毕，转赴雷峰之下净慈寺里云寂

僧房，多官眼同点检，有无徒弟，火速回报，无得稽迟取罪。”这叫做个“只听将军令，不闻天子诏”。

却说这些卫官、所官、司官，有许多的官员，马兵、步兵、弓兵，有许多的军马，一涌而来，把个昭庆寺里就围得周周匝匝，铁桶相似一般，吓得众和尚们魂不附体。那些官长，那一个心里不想着今日检出伤痕，第一功也；那些军马，那一个心里不想道今日检出伤痕，合受赏也。那晓得抬过棺材来，劈开一个，一个是空；劈开两个，两个是空。多官们面面相觑，众军士个个相挨。没奈何，只得转过净慈寺里去也。来到净慈寺里，那云寂长老不是等闲的长老，除了肉眼不在部下，法眼最下，慧眼稍中，天眼稍上，佛眼才是他的家数，这些军马全不在他的眼里。军马临门，他早已知得是按院爷爷查点。一手抱着那个娃娃，一手拄根拐棒，更不打话，径望察院进步而去。众官府们一则说他年老，二则有个娃娃抱在手里，事有准凭了，故此不拦不阻，一路回来。

此时已天色渐昏，归鸦逐阵，按院爷爷还坐在堂上，等着众官们来回话。只见众官们鱼贯而入，挨序次跪在阶前。那爷爷问道：“开棺检验的甚伤痕么？”众官齐声回复道：“两个棺材俱是空的。”那爷爷笑了一笑，点一点头，更不问第二句。只问道：“娃娃儿何在？”众官又齐声回复道：“现在和尚在门外。”那爷爷吩咐众官各散，另带和尚进来。众官散去，和尚慢慢的挨也挨进丹墀里来。那爷爷便自家站起立着，吩咐道：“和尚不要行礼，一直走上厅来。”那爷爷把头一抬，只见一个老和尚抱着一个小娃娃，那娃娃头长额阔，目秀眉清，鼻拱耳环，唇红齿白，养下来才一日，就是一个布袋和尚的行藏。那爷爷满心生喜，问道：“这娃娃今日可曾吃着甚么来？”和尚道：“这娃娃须则是养下来一个日子，其实的有许多弥罗。

”爷爷道：“怎见得？”和尚道：“早间承清天的太爷发下来做徒弟，小僧念他出胎失母，乳哺无人，叫过那火者来，抱他到施主家里去布施些乳哺。到一家，他一家不开口；到两家，他两家不开口；到三家四家，就是十家，他也只是一个不开口。及至抱转山门之时，天将暝，日已曛，小僧心里想道：“这弟子莫非是随佛随缘的？是小僧将佛前供果捱破些与他吃，他就是一口一穀碌吞将下去。吞之才方两口，适逢爷爷的官兵降临，故此小僧抱着他远来虔叩，伏乞替天行道的爷爷俯加详察。”

那爷爷还不曾开口，只见那把门官高声禀道：“府上太爷参见。”那爷爷一边吩咐和尚起来，好生厮养，一边的接着太爷。太爷廷参，那爷爷双手搀将起来，嘻嘻的笑着，说道：“今日之事何如？”太爷道：“俺学生不过闻而知之。”太爷道：“何为见而知之？何为闻而知之？”那爷爷道：“大凡神仙下界，借肉住灵。这灵性就是仙，那肉身却是个躯壳。灵性既升，躯壳随化，故世人谓之曰尸解。贤太守早间亲见金某夫妇升仙，俺学生心里想道：这二人的肉身必定随风化去，不在棺材里面了，故此责令多官开棺相验，一则显贤太守之神明，一则可印俺学生之粗见。这却不是贤太守见而知之，俺学生闻而知之？”太爷连声称谢。那爷爷又道：“贤太守怎见得那娃子是个善菩萨临凡？”太爷道：“据地方人等的口词，下官之臆见。”那爷爷道：“今番俺学生是个见而知之，贤太守是个闻而知之。”太爷道：“愿闻其详。”那爷爷道：“贤太守据地方人等的口词，凭胸中之高见。俺学生适间亲见那长老抱着那娃娃进来，你看他头长额阔，目秀眉清，鼻拱耳环，唇红齿白，喜阿阿，笑弥弥，就是一个布袋和尚的形境。这却不是俺学生见而知之，贤太守闻而知之？”正是：

一切须菩提，心如是清净。
佛言世希有，所未曾见闻。
若复有人闻，清净生实相。
若复有人见，成就第一天。
无见复无闻，是人即第一。

这个按院爷爷和那清天太爷，虽说是各有所闻，各有所见，那晓得其中就里有许多的因果，耳所不及闻，目所不及见。还是甚么因果，耳所不及闻，目所不及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先削发欲除烦恼 后留须以表丈夫

诗曰：

由来迹状甚殊常，脱落人间宅渺茫。
铛煮山川深有象，瓢藏世界妙无疆。
冲天净假能飞翼，服日长居不老乡。
汉武秦皇求未得，岂因浪说事荒唐！

却说这个金员外是玉皇案下一个金童，喻孺人是玉皇案下一个玉女，他两个都思凡，两个同下世，两个就结成鸾凤偶。那灵霄殿上方才瞬息，不觉的人世上已经七七四十九岁。这一日只因老祖临凡，他的万道金光直冲着灵霄宝殿，以此玉帝升殿，查点这金童，照刷那玉女，怕他不顷刻里复命归根？

却说那产下来的娃娃又有许多的因果，越加耳不及闻，目不及见。怎的娃子的因果，越加不闻不见？原来这娃子是个燃灯古佛临凡，解释五十年摩诃僧祇的厄难。却又怎么叫做燃灯佛？他原当日在西天做太子，受生之初，一落地时，已自身边光焰如灯火之亮，故此叫做个燃灯佛。因他锭身置灯，灯字又从金，因是锭身，后世翻为锭光佛，如今人省做这个单“定”字。有偈为证，偈曰：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除是身畔灯，方才是慧日。

却说这娃子是燃灯老祖的色身，自出胎时，父母弃世，进了净慈寺里云寂长老名下做个弟子。云寂长老看得他十分珍重。只是这个弟子有许多的古怪蹊跷处。怎么有许多的古怪蹊跷处？他自从进了山门之后，胎里带得素来。素便罢了，还有一件来，一日与他三餐五餐，他餐餐的吃；一餐与他三碗五碗，他碗碗的吃，也不见他个饱；三日五日不与他吃，他也不来要吃，也不见他个饥。还有一件来，也是一般的眼，也是一般的黑白，只是一个不睁开；也是一般样的口，也是一般样的舌头，只是一个不讲话；也是一般样的耳朵，也是一般样的轮廓，只是一个不听见；也是一般样的手，也是一般样的十指纤纤，只是一个不举起；也是一般样的脚，也是一般样的跟头，只是一个不轮动。却只一个“坐”字，就是他的往来本命星君。或在禅堂里坐，对着那个砖墙，一坐坐他个几个月；或在僧房里坐，对着那个板壁，一坐坐他个半周年。

迅驹骤隙，飞电流光，不觉的三三如九，已自九年上下。师父虽则珍重他，他却有这许多不近人情处，不免也有些儿。忽一日，一个游脚僧人自称滕和尚，特来叩谒云寂。云寂请他至僧房里面相见。云寂见他有些骨气，有些丰姿，就留他坐，待他茶，斋他饭。两家子讲些经，翻些典。正是空华落影，阳焰翻波，光发襟怀，影含法界。滕和尚起头只看见一个弟子，囫囵的坐在板壁之下，问云寂道：“此位坐的是谁？”云寂道：“是小徒。”滕和尚道：“他怎坐的恁端正哩？”云寂道：“小徒经今坐了九个年头。”滕和尚道：“长老，你也不问他一

声？”云寂道：“便自问他，他耳又不闻。”只因这两句话，打动了一天星。好个弟子，你看他轻轻的离了团坐，拽起步来，望禅房门外竞走。你看他走到那里去？只见他一直走进佛殿之上，参了佛；礼了菩萨，拜了罗汉，上鼓楼上击几下鼓，上钟鼓上撞几下钟，翻身又进禅房里来，先对着师父一个问讯，后对着滕和尚一个问讯，睁开眼，调转舌，说道：“闻道道无可闻，问法法无可问。”把个云寂满心欢喜，笑色孜孜。滕和尚道：“果真可喜。恁般的陀罗，声入心通，耳无顺逆。”那弟子应声道：“迷人不悟色空，达者本无逆顺。”滕和尚道：“法门尚多哩，难道个达者本无逆顺？”那弟子又应声道：“八万四千法门，至理不过方寸。”滕和尚道：“这方寸地上，烦恼其实有根，净华其实无种。”那弟子道：“烦烦正是菩提，净华生于泥粪。”滕和尚道：“你这话儿只好骇我游方僧。”那弟子又应声道：“识取自家城邑，莫浪游他州郡。”滕和尚道：“贫僧原有这等一个短偈，你这话儿都是雷同了我的。”弟子道：“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诸佛此一音，六代祖师此一音，天下和尚此一音，何雷同之有？”滕和尚道：“虽则一音，也分个昔日、今日前后之不同。”弟子道：“昔日日，今日日，照无两鲜；昔日风，今日风，鼓无二动。”滕和尚道：“这陀罗既有倾峡之口，倒岳之机，我且考你一考。”那弟子道：“愿闻。”滕和尚道：“怎么叫做个道？”弟子道：“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性相自如，常住不迁，这就叫做个道。”滕和尚道：“怎么叫做个禅？”弟子道：“万法俱明谓之谛，一切不取谓之禅。”滕和尚道：“怎么叫做个佛？怎么又叫做个佛祖？”弟子道：“不睹恶而生嫌，不观善而劝措，不舍智而近愚，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通慧心，不与凡圣同缠，超然独诣，这就叫做个佛，这就叫做

个佛祖。”滕和尚道：“佛爷爷的法身何在？”弟子道：“无在无乎不在。”滕和尚道：“这殿上坐的敢是法身么？”弟子道：“金姿丈六，不是法身。”滕和尚道：“似此说来，佛岂无身？”弟子道：“有身。”滕和尚道：“何为佛身？”弟子道：“六度为佛身。”滕和尚道：“佛岂无头？”弟子道：“有头。”滕和尚道：“何为佛头？”弟子道：“正念为佛头。”滕和尚道：“佛岂无眼？”弟子道：“有眼。”滕和尚道：“何为佛眼？”弟子道：“慈悲为佛眼。”滕和尚道：“佛岂无耳？”弟子道：“有耳。”滕和尚道：“何为佛耳？”弟子道：“妙音为佛耳。”滕和尚道：“佛岂无鼻？”弟子道：“有鼻。”滕和尚道：“何为佛鼻？”弟子道：“香林为佛鼻。”滕和尚道：“佛岂无口？”弟子道：“有口。”滕和尚道：“何为佛口？”弟子道：“甘露为佛口。”滕和尚道：“佛岂无舌？”弟子道：“有舌。”滕和尚道：“何为佛舌？”弟子道：“四辨为佛舌。”滕和尚道：“佛岂无手？”弟子道：“有手。”滕和尚道：“何为佛手？”弟子道：“四摄为佛手。”滕和尚道：“佛岂无指？”弟子道：“有指。”滕和尚道：“何为佛指？”弟子道：“平等为佛指。”滕和尚道：“佛岂无足？”弟子道：“有足。”滕和尚道：“何为佛足？”弟子道：“戒定为佛足。”滕和尚道：“佛岂无心？”弟子道：“有心。”滕和尚道：“何为佛心？”弟子道：“种智为佛心。”滕和尚道：“陀罗却差矣！”弟子道：“怎见得差？”滕和尚道：“你又说无，你又说有，一脚踏了两家船，却不是差了？”弟子道：“妙有而复非有，妙无而复非无。离无离有，乃所谓法身。”

滕和尚道：“这些话儿，是被你抵搪过去了。我还要考你一考。”弟子道：“再愿闻。”滕和尚道：“我且问你，读佛

书可有个要领处？”弟子道：“衣之有领，网之有纲，佛书岂无个要领处？”滕和尚道：“要领处有多少哩？”弟子道：“只好一个字？”滕和尚道：“是一个甚么字？”弟子道：“是一个‘空’字。”滕和尚就嘎嘎的大笑起，说道：“今番差了些。”弟子道：“怎么会差了些？”滕和尚道：“一个‘空’字，能有几大的神通？怎么做得佛书的要领？”弟子道：“老师父看小了这个‘空’字。”滕和尚道：“怎么会看小了他？”弟子道：“我也问你一声。”滕和尚道：“你问来。”弟子道：“佛爷爷可有忧？可有喜？”滕和尚道：“无忧无喜。”弟子道：“佛爷爷可有苦？可有乐？”滕和尚道：“无苦无乐。”弟子道：“佛爷爷可有得，可有丧？”滕和尚道：“无得无丧。”弟子道：“可知哩。”滕和尚道：“怎见得可知哩？”弟子道：“心与空相应，则讥毁赞誉，何忧何喜？身与空相应，则力割香途，何苦何乐？根与空相应，则施与劫夺，何得何丧？忘忧喜，齐苦乐，轻得丧，这‘空’字把个佛爷爷的形境都尽了，莫说是佛书不为要领。”

滕和尚道：“今番又被你胡塞赖了。我还问你，经上说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怎么是色？怎么又是空？”弟子道：“你不见水中月，镜里花，还是色？还是空？”滕和尚道：“经上又说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怎么叫做个无我？”弟子道：“‘火宅者，只我身’，可是句经？”滕和尚道：“这是一句经。”弟子道：“若我是火宅，我应烧人。既不能烧，明知无我。”滕和尚道：“怎么叫做个无人？”弟子道：“‘人居色界’，可是经典？”滕和尚道：“这也是一句经。”弟子道：“若人有色界，此土凭何而立？即无色界，明知无人。”滕和尚道：“怎么叫做个无众生？”弟子道：“‘劫火洞然，大千俱坏’，可是经典？”滕和尚道：“这也是一句经。”

”弟子道：“若有众生，应火不能坏，既火能坏，明知无众生。”

滕和尚道：“这还要个考你的去处。”弟子道：“真好鹘突人也！”滕和尚道：“陀罗也自怕考哩！”弟子道：“说甚么‘怕考’两个字？”滕和尚道：“一个蚯蚓，斩为两段，两头俱动，佛性还在那一头？”弟子道：“澄江一片月，三只船儿同玩赏。顷刻之间，一只不动，一只往南，一只往北，月还在那个船上？”滕和尚道：“一般样的水，海自咸，河自淡，佛性还在咸处，还在淡处？”弟子道：“东边日出，西边下雨，天道还在雨处，还有晴处？”滕和尚道：“你恁的会答应，我还把个世故考你一考。”弟子道：“甚么世故？”滕和尚道：“那个飞来峰，既飞得来，怎么不飞得去？”弟子道：“一动不如一静。”滕和尚道：“观音大士怎么又念观音咒？”弟子道：“求人不如求己。”滕和尚道：“长老怎么三日化的一文钱？”弟子道：“多得不如少得。”滕和尚道：“你怎么今日走上殿去动一会响器？”弟子笑一笑道：“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滕和尚未及开口，弟子说道：“师父考到弟子身上来，想只是肚子里干了。待我弟子也考师父一考。”滕和尚道：“也任你考。”弟子道：“阎浮世界之中，万物不齐，这万物果有个一定么？”滕和尚道：“有个一定。”弟子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生即死，有死即生，何得为定？”滕和尚道：“万物果真不定。”弟子道：“万物若是不定，何不指天为地，呼地为天，召星为月，命月为星？”只消这两句话，把个滕和尚撑住了。

两下里正在作笑，忽听得半空中划喇喇一个响声，云寂说道：“恁两家说一个不住，致干天怒。”道犹未了，只听得一

个声气说道：“直饶有倾峡之辩，倒岳之机，衲僧门下，一点用他不着。”把个云寂连忙的望空礼拜，说道：“小弟子不合饶舌，望乞恕罪。”滕和尚自家想道：“话儿也是多了些。”就此告辞。”云寂道：“徒弟，你拜谢了滕师父。”滕和尚道：“不用拜。”云寂道：“要拜。”好个滕和尚，望门外只是一跑。云寂忙忙的扯住他，说道：“既不用小徒拜谢，容贫僧一言。”滕和尚道：“有何见谕？”云寂道：“小徒自进山门来，经今九岁，眼不开，耳不听，话不说，手不举，足不动，贫僧只恐他堕落轮回，永无上乘。适蒙老禅师下教，致使他圆通朗照，弄响飞扬，这正叫做个，这正叫做个……”好云寂，连说了两声“这正叫做个”，却没有下面一句巧话来凑合。猛抬起头，只见一个弹弦儿唱道情的打廊檐下走过，好个云寂，便就见景生情，说道：“小徒蒙老禅师下教，致令他圆通朗照，弄响飞扬，这正叫做个琴瑟箜篌，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滕和尚听知这两句话儿有些机窍，他口儿里告辞，袖儿里取出一个黄纸的纸包来，递与云寂。云寂刚刚的接了他的包儿，打眼一霎，早已不见了这个和尚。

云寂倒吃了一惊，面上虽是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块是个禅师下界，点我这个小徒弟。这个小徒弟，决也不是个凡胎。”急转身来，叫上一声：“徒弟。”那弟子连忙的答应几声：“有，有，有。”云寂道：“适来的长老来有影，去无踪，不知是那一位那谲？”弟子道：“他自己称为滕和尚，师父可就把这‘滕和尚’三个字，到各经典上去查一查，便知端的。”云寂道：“言之有理。”一时间，那个《观音经》、《华严经》、《金刚经》、《孔雀经》、《能仁经》、《般若经》、《涅槃经》、《圆觉经》、《法华经》、《楞严经》、《遗伽经》、《遗教经》，一一的摆将出来。只说是水中捉月，海里捞针，那晓得信手拈来，头

头是道，刚刚的展开那经卷，用眼一瞧，就有一个偈儿，说道：“修道道无可修，问法法无可问。迷人不悟色空，达者本无逆顺。八万四千法门，至理不过方寸。烦恼正是苦提，净华生于泥粪。识取自家城邑，莫漫游他州郡。”那偈儿后面又有一个标题，说道：“腾腾和尚偈。”

云寂见之，满心欢喜，叫声：“徒弟！”那弟子连忙答应道：“有，有，有。”云寂道：“适来和尚，果真是过去的禅师。”弟子道：“可是姓滕么？”云寂道：“滕便是滕，却不是那个‘滕’字。”弟子道：“是甚么‘滕’字？”云寂道：“是个云腾的‘腾’字，叫做个腾腾和尚。”弟子道：“可有甚么说来？”云寂道：“适来你那个‘问道道无可问’的七言古风，是他的小偈。”弟子道：“徒弟却不知道。”云寂道：“你怎的说将出来？”弟子道：“他那里问一声，我这里应一声，信口说将出来的。”云寂道：“终不然你口口是经？”弟子道：“除是师父们声声是佛。”云寂道：“再不必多言。只一件来，这腾腾和尚既是个禅师，神通不小，方才那个黄纸包儿里面，一定有个道理。”弟子道：“何不拆开他的来看他一看？”云寂道：“有理，有理。”口儿里说道“有理”，手儿里一傍把个包来拆开。只见包儿里面，端正有两件波斯。还是那两件波斯？一件是个羚羊角，一件是个镔铁刀儿。”云寂道：“这还是个甚的禅机？”弟子道：“这个禅机，不离是经典上的。”好个云寂，沉思了半晌，猛省起来，叫声：“徒弟，这个禅机，我解得了。”弟子道：“愿闻。”云寂道：“这个禅机，出于《金刚经》上。”弟子道：“怎见得？”云寂道：“金刚世界之宝，其性虽坚，羚羊角能坏之。羚羊角虽坚，镔铁能坏之。”弟子道：“这个解释，只怕略粗浅了些。”云寂道：“意味还不止此。”弟子道：“还有甚么意味？”云寂道：“

金刚譬喻佛性，羚羊角譬喻烦恼，镔铁譬喻般若智。这是说，那佛性虽坚，烦恼能乱之，烦恼虽坚，般若智能破之。”弟子道：“腾腾和尚把来送我们，还是甚么意思？”云寂道：“敢是指点我老僧戒烦恼也？”好个弟子，早已勘破了腾腾和尚这个机关，说道：“这个禅机，不是指点老师父戒烦恼。”云寂道：“怎见得不是指点我戒烦恼？”弟子道：“老师父明心见性，清净慈悲，又有甚的烦恼戒得？”云寂道：“既不是指点我来，还是指点那一个？”弟子道：“还是超度我做徒弟的。”云寂道：“怎见得？”弟子道：“我做徒弟的，虽入空门，尚未披剃；虽闻至教，尚未明心。这个羚羊角，论形境，就是徒弟的鬣角；论譬喻，就是徒弟的烦恼。却又有个镔铁，明明的是叫徒弟披剃去烦恼也。”云寂道：“说得好个道理。只一件来，既入空门，少不得的披剃。莫若取皇历过来，选择一个吉日。一个良时，和你落了这个发，拔了这个烦恼的根苗。”叫一声：“小沙弥，取皇历过来。”一个小沙弥拿了一本皇历，奉上云寂。云寂接过头来，展开在佛案上，看一看说道：“今日是个四月初六，明日初七，又明日初八。这初八日本是佛爷爷的生日，已自大吉，况兼历日上写着：‘结婚姻、会亲友、上表章、进人口、冠带、沐浴、立柱、上梁、剃头、立券、交易、移徙，宜用辰时，大吉之日。’徒弟，择取初八日和你落发罢。”弟子道：“谨依尊命。”

一日又一日，不觉的就是初八日。云寂侵早起来，吩咐烧了水，磨了刀，亲自焚了香，祷告了菩萨，和那弟子落下了那一头的青丝细发，光光乍一个好弥陀。这是燃灯老祖托生杭州，舍身净慈寺温云寂门下，执弟子削发除烦恼一节。有诗为证，诗曰：

自入禅林岁月长，今朝削发礼穹苍。
一真湛湛三乘透，五蕴空空万虑忘。
钵底降龙时溢水，圈中伏虎夜焚香。
浑然失却人间事，一点禅心自秘藏。

却说这弟子削了发，参了佛，礼了菩萨，皈了罗汉，拜了师父。师父道：“自今以后，毋得再像前面那九岁的事体。”弟子道：“那九岁何如？”云寂道：“那九岁之内，只是个好坐，诵经说法全没半星。”弟子道：“经典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哩。”云寂道：“是那一句？”弟子道：“‘八岁能诵，百岁不行’，不救急也。”云寂道：“便你行来我看看。”只这一句话儿不至紧，触动了这弟子的机轮。你看他今日个说经，明日个讲典，一则是小师父能说能道，善讲善谈；二则是杭州城里那些吃斋把素的多，听经听黄的多，只见每日间蜂屯蚁聚，鱼贯雁行，把个杭州城里只当了一个经堂，把个杭州城里的善菩萨们只当一班大千徒众。

却说飞来峰下有一个禅寺，叫做个灵隐寺，就是风魔和尚骂秦桧的去所。灵隐寺里有一个经会，叫做个“碧峰会”。因是飞来峰油澄澄的，就像胡僧眼碧，故此取名为“碧峰会”。当原先大志禅师在这个会上讲《法华经》，晃朗闲雅，绝能清嘅，能使听者忘疲失倦。法建禅师在这个会上讲《华严经》，声不外彻，有人倚壁而听，恒闻亶亶溜溜，如伏流之吐波。这等一个会场，经过两个这等大禅师，那有个法门不盛演也！后来年深日久，世远人亡，这坛场也冷落了。这等三五十载，到今日也莫非是否极泰来，贞下元起，撞遇这等一个能说能道、善讲善谈的小师父来。却只见东半城的会首，姓迟，名字叫做个迟再，忙忙的望西半城走，西半城的会首，姓巴，名字叫做

个巴所，忙忙的望东半城走。东半城的会首望西半城走，说道：“好去请那位能说能讲、善讲善谈的小师父，到‘碧峰会’上谈经。”西半城的会首望东半城走，说道：“好去请那位能说能道、善讲善谈的小师父，到‘碧峰会’上说典。”果真一请请得这个小师父，到“碧峰会”上敷衍真言，广言善世。

一日三，三日九；一月三，三月九；一年三，三年九，人人说道：“这等一位大禅师，岂可没个法名？这等一位活菩萨，岂可没个徽号？”迟再的说道：“我们做弟子的，怎会敢称他的法名？只好奉上一个徽号。”巴所的说道：“这个徽号，也不是等闲奉承得的。”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百人传千，千人传万，同声同口的都说道：“要上这会上的师父尊号。”内中有等看眼色的，说道：“这位师父胡僧碧眼，合就号做个碧眼禅师。”内中又有等信鼻子动的，说道：“这位师父鼻如峰拱，合就号做个鼻峰禅师。”内中又有等山头上住的，说道：“这位师父前日出家净慈寺，在雷峰之下，今日讲经灵隐寺，在飞来峰之下，合就号做个雷峰禅师，合就号做个飞峰禅师。”也有叫碧眼禅师的，也有叫鼻峰禅师的，也有叫雷峰禅师的，也有叫飞峰禅师的，正是个人多口多，口多号多，到底都说的不的确。还是那迟再的有个斟酌，还是巴所的有个裁剪。那迟再的怎么说？那迟再的道：“号碧眼的，号鼻峰的，这都是近取诸身，丈六金姿，不是法身，不必近取诸身。号雷峰的，号飞峰的，这都是远取诸物，虽在世间，无有物味，也不必远取诸物。”那巴所的道：“既不近取诸身，又不远取诸物，怎么会有个号来？”迟再的道：“就在这个‘会’字上生发。”巴所的道：“怎么‘会’字上有生发？”迟再的道：“我和你这个经会，叫做甚么会？”巴所的道：“这经会叫做个‘碧峰会’。”迟再的道：“可知哩，这会叫做个‘碧峰会’，这位师父是

个会主，我和你们不过是个会中的人，既是会主，就号做个碧峰长老何如？’巴所的道：“好个碧峰长老！”一个传十个，十个齐声道：“好个碧峰长老！十个传百个，百个齐声道：“好个碧峰长老！”百个传千个，千个齐声道：“好个碧峰长老！”千个传万个，万个齐声道：“好个碧峰长老！”因此上传到如今，叫做个碧峰长老。又因他俗姓金，连着金字，叫做个金碧峰长老。这号碧峰长老的时节，长老已自约有二十上，三十下，一嘴的连鬓络腮胡子。净慈寺里的师父，也久已升仙去了，止是长老一身，一个光头，一嘴胡子。这个胡子不是小可的，有诗为证。诗曰：

堂堂六尺属仙郎，更喜丰髭品字傍。
风急柳丝飞渡口，雨余苔迹上宫墙。
龙归古洞螯先醉，凤出丹山尾带狂。
惟有美髯公第一，满腔忠义越加长。

却说碧峰长老一嘴连鬓络腮胡子，人人都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毗沙门子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三藐三佛陀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弗把提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泥犁陀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优婆塞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优婆夷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陀罗尼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诸檀越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就是僧纲、僧纪、僧录也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就是茶头、饭头、菜头、火头、净头也都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人人口口，口口声声，碧峰长老只把他当个对江过，告诉风。

却不知这个碧峰长这个削发留须，还是按些甚么经典，还

是有些甚么主张，还是到底削发削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摩诃萨先自归宗 迦摩阿后来复命

诗曰：

四月八日日迟迟，雨后熏风拂面吹。
鱼跃乱随新长水，鸟啼争占最高枝。
纱厨冰簟难成梦，羽扇纶巾渐及时。
净梵中天今日诞，好将檀越拜阶墀。

却说碧峰长老任他们说道“何事削发留须”，他只是还他一个不答应。口儿里须然不答应，他心儿里却自有个归除。且喜的这一日就是四月初八日，浴佛之辰，“碧峰会”上听讲的堆山塞海，席地幕天。好个碧峰长老，心里想道：“今日中间，若不把这个削发留须的因果剖破了，如入宝山空手回。”你看他起先时，端正在碧峰会莲花宝座之上，顷刻里金光起处，早已不见了碧峰长老。众弟子们只是个磕头礼拜，都说道：“老爷的法门经典，正讲在玄妙之处，弟子四众人等，实指望拔离了苦海，永不嗟地狱之门。今日圆满，尚且未修，怎么就起身而去？伏乞老爷返旆回轮。”祷告未了，只听得走路的都说道：“六和塔上一个老爷，金光万道，好现化人也。”众弟子闻知碧峰老爷在六和塔上，只是虔诚礼拜，念佛恳求。碧峰长老心

里想道：“这回却好点破他们了。”金光一起，翻身又在碧峰会上宝莲禅座中间，端端正正的坐了。四众人等齐声上启道：“老爷何事见弃众生？”碧峰长老道：“我见你众生们班次混乱，污我的眼睛，故此到那塔上去亮一亮这个眼珠儿。”四众人等又齐声上启道：“望乞老爷指教，那些儿班次混乱？”碧峰长老道：“你众生们有有须的，有没须的，有须多的，有须少的，都站在那一驮儿，怎么不是混乱？”四众人等又齐声上启道：“望乞老爷指教，怎的样儿分班？”碧峰长老道：“有须的站一边，无须的站一边。”好个四众人等，即时间分作左右两班：有须的居左，无须的居右。碧峰长老又说道：“须多的站一边，须少的站一边。”四众人等，即时间又分作上下两班：须多的居上，须少的居下。碧峰长老道：“分班的齐不齐？”四众人等齐声道：“班齐。”

碧峰长老弄了一个神通，问声道：“那丹墀里左侧站的甚么人？”四众人等起头看时，果真是丹墀里左侧站着一位圣贤，身長十尺，面似抹朱，凤眼蚕眉，美髯绛帟。碧峰长老道：“你甚么圣贤？”那圣贤道：“手擎三国，脚踏五湖，人人道我，美髯丈夫。”碧峰长老道：“既是美髯公，请回罢。”划喇一声响，早已不见了这位圣贤。碧峰长老又问道：“那丹墀里右侧又站着甚么人？”四众人等起头看时，又只见丹墀里右侧也站着一位圣贤，身長十尺，面似靛青，环眼剑眉，虬髯绛帟。碧峰长老问道：“你是甚么圣贤？”那圣贤道：“不提汉末，只说唐初，人人认我，虬髯丈夫。”碧峰长老道：“既是虬髯公，请回罢。”也划喇一声响，就不见了这位圣贤。

四众人等站在班上，齐声道：“阿弥陀佛，无量功德。”碧峰长老道：“不是阿弥陀佛，一个是美髯丈夫，一个是虬髯丈夫。尔众生那个像丈夫？”四众人等齐声上启道：“左班有

须的像丈夫，右班无须的便不像丈夫。上班须多的像丈夫，下班须少的便不像丈夫。”碧峰长老得了众生这句话便起，一手捻着自己的须，一手指定了众生，问声道：“我这的须，可也像丈夫么？”四众人等如梦初醒，如醉初醒，齐声道：“弟子们今番却解脱了，老爷是‘留须表丈夫’。”只这句话，虽则是个五字偶联，传之万古千秋，都解得碧峰长老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有诗为证。诗曰：

名山阅万古，明月来几时？
 顾游属中秋，万里云雾披。
 心闲境亦静，月满山不移。
 况兹飞来峰，秀削清涟漪，
 下有碧峰会，飒飒仙风吹。
 主者碧峰老，昆玉不磷缁。
 兹山暂寄逸，所至琴且诗。
 削发除烦恼，跻彼仙翁毗。
 留须表丈夫，怡然大雅姿。
 云骈与风驭，来往谁可知？
 但闻山桂香，缤纷落残卮。
 愧我羁轩冕，妄意皋与夔。
 那知涉幻境，百岁黍一炊。
 风波世上险，日月壶中迟。
 何如归此山，相从为解颐。
 朝霞且沆瀣，火齐兼交梨。
 晨夕当供给，足以慰渴饥。
 此事未易谈，耸耳听者谁？
 洗盏酌山灵，吾誓不尔欺。

天空万籁起，为奏埙与篪。

却说碧峰长老剖破了这个留须表丈夫的哑谜儿，莫说是四众人等念声阿弥陀佛，就是毗沙门子、三藐三佛陀，也念声阿弥陀佛；就是弗把提、泥犁陀，也念声阿弥陀佛；就是优婆塞、优婆夷，也念声阿弥陀佛；就是陀罗尼、诸檀越，也念声阿弥陀佛；就是僧纲、僧纪、僧录、茶头、饭头、菜头、火头、净头，一个个的念声阿弥陀佛。碧峰长老照旧个登台说法，四众弟子们照旧个听讲皈依。

却不知鸟飞兔走，寒往暑来，人人道讲经的讲到妙处，好做圆满哩；个个道听经的听到妙处，好做圆满哩。那晓得“佛门无了又无休，刻刻时时上水舟”。怎见得“刻刻时时上水舟”？却说四众人等弟子，要做圆满，便就有个弄神通、阐法力的那谟来了。只见碧峰长老坐在上面，那些四众弟子列在左右上下四班。每日家这些弟子进门时，刚刚的坐下，一个人怀儿里一匹三汗绢，或是一匹四汗绢；傍晚来出门时，一个个又不见了这一匹绢。因此上街坊上嘈嘈杂杂，都说道碧峰会上听经的失了绢。正叫是“尊前说话全无准，路上行人口似飞”，一下子讲到了碧峰长老的耳朵里面去了。碧峰长老心里想道：“听经的失了绢，这的绢从何而来？从何而失？中间一定有个缘故。待我明日与他处分。”到了明日天明之时，只见四众弟子一个个的鱼贯而来。刚刚的坐下，分了左班、右班、上班、下班。长老微开善口，讲了几句话，说了几句典，问声道：“尔众生怀袖里可有甚么子没有？”那些四众人等听知长老问道，连忙的把个怀袖儿里揣一揣来，还是昨日的那匹绢，齐声答应道：“弟子们怀袖里一个人一匹绢。”长老道：“果是一匹绢么？”四众人等齐声道：“果是一个人一匹绢。”长老道：“

你们都交到我这里来。”这些弟子们一个人交了一匹绢。长老道：“你们还坐定了。这些四众弟子们仍旧的分了四班。长老又讲了几句经，说了几句典。长老道：“这是甚么时候？”左班领班的弟子，就是那个迟再。迟再的起起身来，走到时辰牌下打一看，已自是午未未初，转身回复长老道：“此时已是午未未初。”长老道：“既是午未未初，尔众生趁早散罢。”长老说的一声散，众弟子们起得一个身，长老面前那些绢却又不见了。长老道：“你们且慢去，待我来一个个的验下过。”好个长老，高张慧眼，收完元神，一站站在门首，把这些弟子们排头儿数过，唱名而去。一数数到一个弟子，原是个出家人。

几载栖云祇树林，琅琅清梵发余音。
三乘悟彻玄机妙，万法通明觉海深。
玉麝挥时龙虎伏，定花飘处鬼神钦。
红炉一点鹅毛雪，消却尘襟万虑心。

碧峰长老看见这个弟子有些仙风，有些骨气，心里自忖道：“端的就是这个陀罗卖弄也！”狠着的喝上一声，正是：

巫峡中霄动，沧江二月雷。
龙蛇不成蛰，天地划争回。

那个弟子看见这个长老来得凶哩，掣身便走。这个长老看见那个弟子去得紧哩，金光一耸，飏地里赶将来。那个弟子却不是走，却是会飞。这个长老又不是会飞，又不是腾云，又不是驾雾，一道金光就在半天之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叫做个紧赶上，赶得个弟子没奈何。那弟子情知是走不出杭州城来，

却也又是有些家所的，把个眼儿一睁，只见桑园之内一个小小的人家，两扇篱门儿，一个高高的架子，那架子上一簇的青头虫儿。是个甚么虫儿？他

吐丝不羡蜘蛛巧，饲叶频催织女忙。
三起三眠时化运，一生一死命天常。

却原来是个蚕妇养的蚕虫儿。那吞虫儿一个个的顶着一个丝窝儿。是个甚么窝儿？只见他

小小弹丸浑造化，一黄一白色相当。
待着献与盆缲后，先奉君王作袞裳。

却原来是个蚕虫儿作的丝茧儿。好个弟子，摇身一变，就变做一个蚕，坐在那茧儿里面去了。

这碧峰长老却又是积惯的，翻身就赶将进去。赶将进去不至紧，反又遇着一个禅师。那禅师道：“来者何人？”碧峰道：“在下金碧峰便是。”那禅师道：“来此何干？”碧峰道：“适来有个法门弟子，卖弄神通，是我赶将他来，故此轻造。”禅师道：“那弟子转身就出去了。”碧峰道：“老禅师尊名大号？愿闻其详。”那禅师道：“不足是法名慧达。”碧峰道：“何事宿于茧室之中？”慧达道：“我昼则坐高塔上去说法，夜则借蚕茧里面栖身。”碧峰道：“怎么说法要到塔上去？”慧达道：“云崖天乐，不鼓自鸣。”碧峰道：“栖身怎么要到蚕茧中去？”慧达道：“石室金谷，无形留影。”碧峰道：“谢教了。”好个长老，刚说得“谢教”两个字出口，已自浑身上金光万道，腾踏到了半天，高张慧眼，只见西湖之上陆宣公

祠堂左侧，有一片小小的杂货店儿，那店儿里面摆着两路红油油的架儿，那架儿上铺堆着几枝白白净净，有节有孔的果品儿。是个甚么样的果品？他

家谱分从泰华峰，冰姿不染俗尘红。
体含春茧千线合，天赋心胸七窍通。
入口忽惊寒凛烈，沾唇犹惜玉玲珑。
暑天得此真风味，献纳须知傍袞龙。

却原来是一枝藕。那弟子又弄了一个神通，闪在那藕丝孔儿里面去了。

这个神通怎么瞒得碧峰长老的慧眼过去？果然好一个长老，一毂碌径自赶进那藕丝孔儿里面。今番赶将进去不至紧，却又遇着里面一个禅师。那禅师道：“来者何人？”碧峰道：“在下金碧峰便是。”那禅师道：“来此何干？”碧峰道：“适来有个法门弟子，卖弄神通，是我赶将他来，故此轻造。”禅师道：“那弟子转身就出去了。”碧峰道：“老禅师尊名大号？愿闻其详。”禅师道：“不足是法名阿修罗。”碧峰道：“何故宿在这藕丝孔里？”阿修罗说道：“是我与那帝释相战，战败而归，故此藏身在这藕丝孔里。”碧峰道：“老禅师战怎么会败？”阿修罗道：“摩天鸠鸟九头毒，护世那吒八臂长。”碧峰道：“老禅师藕丝孔里怎么好宿？”阿修罗道：“七孔断时凡圣尽，十身圆处刹尘周。”碧峰道：“谢教了。”刚说得“谢教”两个字，只见浑身上金光万道，早已腾踏在不云不雾之中，把个慧眼一张，只见西湖北首宝石山上：

一声响亮，四塞昏沉。红气扑天，黑烟障日。风声刮杂，

半空中走万万道金蛇；热气轰腾，遍地里滚千千团烈焰。山童土赤，霎时间万屋齐崩；水沸林枯，一会里千门就记。无分玉石，昆冈传野哭之声；殃及鱼虾，炎海播烛天之祸。项羽咸阳，肆炎洲之照灼；牧童秦冢，惨上郡之辉煌。阍伯商丘之战，非瓘羿学之能禳；宋姬亳社之妖，谁畚揭以为备。讶圆渊之灼昭，糜竺之货财殆尽；惊武库之焚荡，临邛之井灶无存。虽不是诸葛亮赤壁鏖兵，却没个荆江陵返风霏雨。

这一天的火好利害也。碧峰长老慧眼一开，又只见那个弟子弄了一个神通，躲在那红通通的火焰里面。长老也自赶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金光闪处，一手把个保俶塔的塔揩攫将过来，连那揩上的九个生铁盘儿都也带将过来，左手叠在右手，右手叠到左手，把那一个塔揩揉做一根禅杖，把那九个铁盘儿揉做九个铁环，这就是那一根九环锡杖，碧峰老爷终身用的。有诗为证：

九节苍苍碧玉同，随行随止伴禅翁。
寒蹊点雪鸠头白，春径挨花鹤膝红。
缩地一从人去后，敲门多在月明中。
扶危指佞兼堪用，亘古谁知赞相功？

却说碧峰长老拿了这根九环锡杖，眼儿里看得真，手儿里去得溜，照着那个火头狠的还他一杖。这一杖不至紧，打得个灰飞烟灭，天朗天清。这个弟子今番却没有飞处，你看他平了向，合了掌，双膝儿跪在地上，口儿里叫道：“师父，师父，超拔了弟子罢！”碧峰道：“你是甚么人？敢在我会上弄神通，卖法力哩！”弟子道：“今番再不敢弄甚么神通，卖甚么法力。

”碧峰道：“会上失了绢，就是你么？”弟子道：“是。”碧峰道：“前此还有个传说，道会上不见了许多皮，敢也是你么？”弟子道：“也是。”碧峰道：“你既是做了这等的无良，你好好的吃我一杖。”方才举起杖来，那弟子嘴儿且是快，叫声道：“师父且不要打，这是弟子的禅机。”碧峰道：“你是甚么禅机？”弟子道：“昔日有个大志禅师，在这个会上讲《法华经》，晃朗闲雅，绝能清嘍，能使听者忘疲，能使听者忘倦。今日师父说经，就是大志禅师一样腔调，能使听者忘疲，岂不是失了皮？能使听者忘倦，岂不是失了绢？”这两句话，说得有些谱，就是长老也自无量生欢喜，说道：“既这等说，却是疲敝之疲，不是皮革之皮；却是劳倦之倦，不是绸绢之绢。”弟子道：“便是。”碧峰道：“‘疲倦’两个字，便是解得好。你叫我做师父，这‘师父’两个字，有些甚么因缘？”弟子道：“这‘师父’两个字在南海补陀落迦山上带得来的。”碧峰道：“怎么是补陀落迦山上带得来的？”弟子道：“补陀山锦囊受计，愿随师父临凡的便是。”碧峰道：“我也不记得甚么锦囊，只一件来，你既有锦囊，那锦囊里面有甚铃记？”弟子道：“锦囊之中止有三个字儿。”碧峰道：“那三个字？”弟子道：“是个‘天开眼’三个字。”碧峰道：“这‘天开眼’三个字，有何用处？”弟子道：“用来转凡住世。”碧峰道：“果真住在天眼上么！”弟子道：“因为没去寻个开眼，就费了许多的周折哩！”碧峰道：“后来住的如何？”弟子道：“把个南赡部洲排门儿数遍了，那里去讨个开眼来？一直来到这杭州西北上二三百里之外，有一个山，其高有三千九百余丈，周围约有八百余里，山有两个峰头，一个峰头上一个水池，一个属临安县所辖地方，一个属於潜县所辖地方，东西相对，水汪汪的就象两只眼睛儿，名字叫个天目山。我心里想道：这个

莫非就是‘天开眼’了？况兼道书说道，这山是三十四洞天。
”碧峰道：“有何为证？”弟子道：“有诗为证。”碧峰道：
“何诗为证？”弟子道：“宋人巩丰诗曰：

我来将值日午时，双峰照耀碧玻璃。
三十四天余福地，上中下池如仰箕。
人言还有双径雄，胜处岂在阿堵中！
两泓秋水净于鉴，恢恢天眼来窥东。”

碧峰道：“既得了那锦囊中的铃记，你托生在那里？”弟子道：“就托生在山脚底下姓鄞的鄞长者家里。”碧峰道：“你出家在那里？”弟子道：“就出家在山之西宝福禅寺。”碧峰道：“你叫甚么法名？”弟子道：“我的脚儿会飞去飞来，口儿会呼风唤雨，因此上叫做个飞唤。”碧峰道：“这却不像个法名。你原日在西天之时，叫做个甚么名字？”飞唤道：“叫做个摩诃萨。”碧峰道：“只你一个摩诃萨？”飞唤道：“还有徒弟迦摩阿。”碧峰道：“迦摩阿在那里？”飞唤道：“他也从补陀山上讨了一个锦囊。”碧峰道：“他的锦囊却怎么说？”飞唤道：“他的锦囊又是五个字。”碧峰道：“五个甚么字？”飞唤道：“是‘雁飞不到处’五个字。”碧峰道：“他这五个字却怎么样住凡？”飞唤道：“他也曾把个南膳部洲细数了一遍。”碧峰道：“毕竟怎么一个样儿的雁飞？”飞唤道：“直在温州府东北上百里之外有一个山，约有四十里高，东连温岭，西接白岩，南跨玉环，北控括苍，顶上有一个湖，约有十里多阔，水常不涸，春雁归时，多宿于此，名字叫做个雁荡山。徒弟说道：这个莫非就是‘雁飞不到处’也？”碧峰道：“你方才说着春雁来归，怎么当得个雁飞不到？”飞唤笑

一笑道：“将以反说约也。”碧峰道：“这句又是儒家的话语了。”飞唤又笑一笑道：“三教同流。”碧峰道：“好个‘同流’二字，只这雁荡山有何为证？”飞唤道，“也有诗为证。”碧峰道：“何诗为证？”飞唤道：“王十朋的诗为证：

归雁纷飞集涧阿，不贪江海稻粱多。
峰头一宿行窝小，饮啄偏堪避网罗。

又有林景熙的诗为证：

驿路入芙蓉，秋高见早鸿。
鸿云飞作雨，海日射成虹。
一水通龙穴，诸峰尽佛宫。
如何灵运屐，不到此山中？”

碧峰道：“他既得了锦囊中的钤记，却托生在那里？”飞唤道：“他就托生在山脚底下姓童的童长者家里。”碧峰道：“他出家在那里？”飞唤道：“他就出家在东内谷峰头之下白云禅寺。”碧峰道：“如今叫做甚么法名？”飞唤道：“他地场是个东内谷，禅林是个白云寺，他就双关儿，取个法名叫做个云谷。”碧峰道：“你那里听得来的？”飞唤道：“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床前。”碧峰道：“原来你是看见的。”飞唤道：“曾游松下路，看见洞中天。”碧峰道：“先觉觉后，自利利他，你快去叫将徒弟来。”飞唤道：“悟由自己，印乃凭师，弟子就去也。”

真好个飞唤，口儿里说得一个去，半天之上止听得一阵响风呼，早已到了那个雁荡山，把一个雁荡山一十八个善世寺，

叫唤了一遭；又把个东边的温岭，西首的白岩，南边的玉环，北首的括苍，搜刷了一周；又把个东外谷五个峰头、东内谷四十八个峰头、西内谷二十四峰头、西外谷二十五个峰头，翻寻了一遍；又把个大龙湫、细龙湫、上龙湫、下龙湫检点了一番，并不曾见个徒弟的影儿。飞唤心里想道：“师父命我来寻徒弟，没有徒弟，怎么回得个师父话来？”好个飞唤，翻身又到那一十八个善世法门里面去挨访。只见过了个灵岩寺，就是个能仁寺，飞唤起头一看，倒也好一个洞天福地也。祥云荡荡，瑞气腾腾。飞唤照直望里面跑着，转转湾，抹抹角，却早有一个道院，各家门儿另家户，门额上写着“西山道院”四个字。飞唤进到里面，却早有一个禅房，两边子却是些禅僧。飞唤打一个问讯，说道：“徒弟云谷在这里么？”人人默坐，个个无言。内中只有个老僧答应道：“过了大龙湫还上去数里，叫做个上龙湫。那山岩壁立的中间有一个石洞儿，就是云谷的形境。”飞唤得了这两句话儿，就是“石从空里立，火向水中焚”。再陪一个问讯，望外面只是一蓬风，找至大龙湫，上了上龙湫，只见飞流悬泻，约有几千丈。果真那个山岩壁立，怪石峻峭，中间可的有一个小洞儿，方圆止有八九尺。洞外奇花异卉，洞里石凳石床。飞唤看了一周，洞便是个洞，却没有个云谷在那里，心里想道：“到底是个未完。心儿里一边筹度，眼儿里一边睃着。过来只见洞门上有几行字，隐隐约约，细看之时，原来是一首七言八句。这七言八句怎么说？诗曰：

蓬岛不胜沧海寒，巨鳌擎出九泉关。
洞中灵怪十三子，天下瑰奇第一山。
棹曲浩歌苍蔼外，慢亭高宴紫霞间。
金芽自蜕诗人骨，何必神丹炼大还。

却说飞唤看了这诗，读了这词，心儿里就有一个主意，他
想道：“找不着徒弟，找得着徒弟的诗句，转去回复师父的话，
也有个准凭。”就把这七言八句都已记将他的来。飕地里一声
响，早已转到了杭州城上来，回碧峰长老的话。

却不知这七言八句的诗，有些甚么意味，又不知碧峰长老
看了这七言八句的诗，有何剖判，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碧峰会众生证果 武夷山佛祖降魔

诗曰：

灊灊秋露鹤声长，灵隐仙坛夜久凉。
明月照开三岛路，冷风吹落九天香。
青山绿水年年好，白发红尘日日忙。
休问人间蜗两角，无何认取白云乡。

却说飞唤捧了这个七言八句的诗儿，径来回复碧峰长老的话。碧峰长老道：“云谷在么？”飞唤道：“云谷早已不在雁荡山了。”长老道：“那里去了？”飞唤道：“却不知道他在那里去了，只是洞门上贻下的有几行龟文鸟迹的字儿。”碧峰道：“那字是个甚么词儿？”飞唤道：“是个七言八句的词儿。”碧峰道：“你可记得么？”飞唤道：“记得。”碧峰道：“你念来我听着。”好个飞唤，他就把那个七言八句的词儿，一字字的朗诵，一句句的高谈。碧峰长老听着，把个头来点了一点。飞唤道：“师父是个点头即知，我弟子却还坐在糲糊盆里。”碧峰道：“他这个诗是武夷山的诗，多在武夷山去了。”飞唤道：“师父，我和你都到武夷山去走一走何如？”碧峰道：“要走就是个行脚僧了。”飞唤道：“昔日有个飞锡来南国，

乘杯渡北溟的，岂不是个那谟？”碧峰长老看见他说个飞锡乘杯，都是些实事，心上也有点儿生欢生喜，说道：“你也思慕着南国北溟么？”飞唤道：“莫论南国北溟，只这南膳部洲有五个大山，叫做五岳，四个大水，叫做四渎，我弟子还不曾看一看哩！”碧峰道：“你既要去看那五岳，也没有甚么难处。”飞唤道：“师父肯做一个领袖么？”碧峰道：“且慢！”飞唤道：“怎么且慢？”碧峰道：“你今日寻徒弟，寻的费了力；我今日个等你，等的费了神。我和你且在这个宝石山头上坐一回来。”方才说得一个“坐”字，长老已自蟠了脚，合了掌，闭了眼，收了神。师父如此，徒弟不得不如此。正是：德均平等，心合无生。

却待个飞唤闭了眼，定了神，好个碧峰长老，轻轻的张开口来念了几句密谛，轻轻的伸出手来，丢了一个神通。顷刻之间，飞唤的碎上一个定喷嚏，开眼来连声叫道：“师父，师父！你好现化我弟子也。”碧峰长老只作一个不知不觉的，轻轻的说道：“怎么叫做个现化你们？”飞唤道：“弟子已经游遍了五岳哩！”碧峰道：“敢是吊谎么？”飞唤道：“看得到，记得真，怎的敢吊谎！”碧峰道：“你既不是吊谎，我且盘你一盘。”飞唤道：“请教。”碧峰道：“你既到东岳来，看见个甚么神圣？”飞唤道：“看见个齐天大圣大帝金虹氏。”碧峰道：“他职掌些甚么事理？”飞唤道：“看见他职掌的是人世上贵贱高下之分，禄科长短之事；一十八重地狱，卷案文籍；七十五个分司，寿夭死生。”碧峰道：“看见山是怎么样的？”飞唤道：“这个山：俯首无齐鲁，东瞻海似杯。斗然一峰上，不信万山开。日抱扶桑跃，天横碣石来。秦皇松老后，仍有汉王台。”

碧峰道：“你到西岳来看见个甚么神圣？”飞唤道：“看

见个金天顺圣大帝，姓善名□。”碧峰道：“他职掌些甚么事理？”飞唤道：“他职掌的是人世上金、银、铜、铁、锡五宝五金，陶铸坑冶，埴埴坯胎，兼管些羽毛飞类，鸟雀鸾凰。”碧峰道：“看见山是甚么样的？”飞唤道：“这个山：西入秦关口，南瞻驿路连。彩云生阙下，松树到祠边。作填当官道，雄都俯大川。莲峰径上处，仿佛有神仙。”

碧峰道：“你到南岳来看见个甚么神圣？”飞唤道：“看见个司天昭圣大帝，姓崇名里。”碧峰道：“他职掌些甚么事理？”飞唤道：“他职掌的是人世上星辰分野，九州十方，兼管些鳞甲水族，虾鳖鱼龙。”碧峰道：“看见山是怎么样的？”飞唤道：“这个山：曲磴行来尽，松明转寂寥。不知茅屋近，却望石梁遥。叶唧疑闻雨，渠寒未上潮。何如回雁岭，谁个共相招？”

碧峰道：“你到北岳来看见个甚么神圣？”飞唤道：“看见个安天玄圣大帝，姓晨名萼。”碧峰道：“他职掌些甚么事理？”飞唤道：“他职掌的是世界上江河海湖，溪涧沟渠，兼管些虎豹犀象，蛇虺昆虫。”碧峰道：“看见山是甚么样的？”飞唤道：“这个山：元气流行镇朔方，金枝玉树烂祥光。包燕控赵奇形壮，压地擎天秀色苍。张果岩前仙迹著，长桑洞里帝符藏。夜深几度神仙至，月下珊珊响珮瑯。”

碧峰道：“你到中岳来看见个甚么神圣？”飞唤道：“看见个中天崇圣大帝，姓恽名善。”碧峰道：“他职掌些甚么事理？”飞唤道：“他职掌的是世界上地水火泽，山陵川谷，兼管些山林树木，异卉奇葩。”碧峰道：“看见山是怎么样的？”飞唤道：“这个山：峻极于天一柱青，诞生申甫秀钟英。石存捣臼今无杵，地凿中天旧有名。万壑风生闻虎啸，五更日出听鸡鸣。当年武帝登临处，赢得三呼万岁声。”

碧峰道：“这是南膳部洲五个大山，叫做五岳；还有四个大水，叫做四渎。你削性去看一看来倒好哩！”飞唤道：“今番再不去也。”碧峰道：“既是不去，我和你且转到法会上去来。”飞唤道：“就请师父到武夷山去罢。”碧峰道：“会上要做圆满，怎么就去得？”飞唤道：“既如此，请回。”

碧峰长老一则是得了这个飞唤徒弟，二则是得了这根九环锡杖，你看他生欢喜，转到这个法会上来。师徒们两个人一驼儿坐着，讲的讲，听的听，则见那风送好香，结而成盖；月临净水，印以摇金。却不觉的就是一更、二更、三更半夜，飞唤的略把个眼儿盹一盹，碧峰长老就轻轻的伸起一个指头儿来，到地上画了一个圆溜溜的小圈儿。这个圈儿不至紧，又有许多的妙处。一会儿，长老咳嗽一响，把个飞唤吃了一惊，口儿里乱说道：“咳、咳、咳！险些儿，险些儿！”碧峰道：“又胡话了。”飞唤道：“却不是游湖的话，却是江、河、淮、济的话。”碧峰道：“怎么有个江、河、淮、济的话？”飞唤道：“却好又是师父现化我也。”碧峰长老又做个不知不觉的，说道：“怎么又是现化你也？”飞唤道：“弟子已经游遍了四渎哩！”碧峰道：“你既是游遍了四渎，看见个甚么神道来么？”飞唤道：“看见江渎之上，一个广源顺济王，楚屈原大夫的是；河渎之上，一个灵源弘济王，汉陈平的是；淮渎之上，一个长源永济王，唐裴说的是；济渎之上，一个清源博济王，楚作大夫的是。”碧峰道：“看见水是怎么样的？”飞唤道：“这个水：

运行不息妙流通，逝者如斯本化工。
 动乐有机春泼泼，虚明无物剑空空。
 深源自出先天后，妙用原生太极中。

尼圣昔形川上叹，续观澜者越何穷。

碧峰道：“你看了那个五岳四渎，心下何如？”飞唤道：“我心下还有许多解不脱的去处。”碧峰道：“是谁个捆缚你来？”飞唤道：“虽则不是个捆缚得来，却不知这个五岳要这等的高怎么？”碧峰道：“耸高阜于漫山，横遮法界。”飞唤道：“四渎要这等的深怎么？”碧峰道：“涵长波于贪海，吞尽欲流。”飞唤道：“那高山上的茂林修竹，满地闲花，却是怎么？”碧峰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飞唤道：“既是法身，又是般若，怎么山又会崩，花又会谢？”碧峰道：“俗念既息，幻境自安，尘翳既消，空华自谢。”飞唤道：“那四渎的水川流不息，却是怎么？”碧峰道：“川何水而复新，水何川之能故。”飞唤道：“也有个时候汪而不流，却又怎么？”碧峰道：“禅河随浪静，定水逐波清。”飞唤道：“既有这等妙处，怎么教弟子在梦里过了？”碧峰道：“岂不闻一夕之梦，翱翔百年；一尺之镜，洞形千里？”这些话儿，都是碧峰长老点化这个飞唤徒弟，把个飞唤点化得他如风卷烟，如汤沃雪。

碧峰长老看见这个弟子已自超凡入圣，又叫上他一声，说道：“徒弟，你可省得了么？”飞唤应声道：“省得了。”碧峰道：“你省得甚么来？”飞唤道：“我省得个空华三界，如风卷烟；幻影六尘，如汤沃雪。”碧峰道：“你果是省得了。只你的法名还有些不省得。”飞唤道：“弟子的法名有违正果，伏乞师父与我另取上一个如何？”碧峰道：“另取便是另取，只你自家也要取一个，我也和你取一个。”飞唤道：“请师父先说。”碧峰道：“我和你不要说。”飞唤道：“既是不说，怎么得知？”碧峰道：“我却有个处分！”飞唤道：“怎么样

的处分？”碧峰道：“你取的法名，写在你的手儿里，我和你取的法名，写在我的手儿里。”飞唤又笑了一笑说道：“这是个心心相证。”师徒们各各取上一付笔墨，各人写上两个字儿。碧峰道：“你拿出手来。”飞唤道：“师父也请出手哩。”碧峰就拿出一个手儿放在外面，说道：“我的手儿虽在这里，却要你的手先开。”飞唤道：“还是师父先开。”师父叫徒弟先开，徒弟请师父先开，两家子都开出手来打一看，只见那两只手儿里俱是那两个字儿，俱是一般儿呼，俱是一般儿写；俱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呼，却不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写。还是个甚么两个字，俱是一般儿呼，俱是一般儿写？俱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呼，却不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写？原来是个旧法名的“飞”字一般儿呼，却是个是非的“非”字，却不是旧法名的“飞”字一般儿写？原来是个旧法名的“唤”字一般儿呼，却是个幻杳的“幻”字，却不是旧法名的“唤”字一般儿写？碧峰长老看见他的心印了徒弟的心，徒弟的心印了他的心，不知怎么样的生欢喜，说道：“你今番却叫这个非幻了。”这非幻是金碧峰的高徒弟，后来叫做个无涯永禅师。非幻道：“这两个字却是一般样儿呼，怎么一个中取一个不中取？”碧峰道：“你岂不知，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世音，喜舍即是势至，能净即是释迦，平直即是弥陀。”

道犹未了，这个非幻化身虽在东土，心神已自飞度在西天之上，连忙的皈依叩礼。只见一个茶头送将茶来，看见这个非幻小师父虔诚礼拜，他也自晓得他得了根宗，归了正果，叫声：“净头哥快取床席儿来，裹着这个小师父。”净头说道：“怎么样儿，小师父要个席儿裹？”茶头说道：“这个小师父今朝得了道了。”净头说道：“怎么今朝得了道，又要席儿？”茶头道：“你岂不闻‘朝闻道夕死’？”碧峰长老听见，说

道：“讲的么闲谭？你和我到西园里去看一看来。”茶头道：“看些甚么？”长老道：“你看那果树上的果子，可曾熟么？”茶头道：“我方才在园里出来，只看见果树满园，果子满树。”长老道：“既如此，快些儿收拾做圆满哩！”即时间收拾起法场，做下了圆满。

做到那七七四十九日，只见那天上一切宝莲华云，一切坚固香云，一切无边色楼阁云，一切种种色妙衣云，一切无边清净旃檀香云，一切妙庄严宝盖云，一切烧香云，一切妙曼云，一切清净庄严贝云；只见这会上一切比丘僧，一切比丘尼，一切优婆塞，一切优婆夷；又只见这四众人等一切清净法身，一切圆满报身，一切千百亿化身；又只见这三身之内，一切过去心，一切现在心，一切未来心”又只见这三心之内，一切本来寂净，通达无涯的真智，一切自觉无明，割断烦恼的内智，一切分别根门，识了尘境的外智；又只见四众人等头上顶的，一切以不思议为宗的《维摩经》，一切以无任为宗的《金刚经》，一切以法界为宗的《华严经》，一切以佛性为宗的《涅槃经》；又只见四众人等，手里捧着的一切金轮宝，一切白象宝，一切如意宝，一切玉女宝，一切主藏宝，一切主兵宝，一切紺马宝；又只见清中湛外，驻彩延华，一切银色世界，一切金色世界，一切宝色世界，一切妙色世界，一切莲花色世界，一切檐葡色世界，一切优昙钵罗花色世界，一切金刚色世界，一切颇黎色世界，一切平等色世界。把这些四众弟子，一个个身是菩提，一个个心如明镜。就是茶头、饭头、菜头、火头、净头，也一个个罪花零落，一个个业果飘消；就是经猿谈鸟，也自一个个六时来拜，一个个掌上飞餐；就是金毛狮子、无角铁牛，也自一个个解脱翻身，一个个长眠少室。故此杭州城里传到如今，那个处所不是善地？那个人不是善男子？那个人不是善女人？有

一曲《赞佛词》为证，诗曰：

群相倡明茂，四气适清和。
凌晨将投礼，首宿事奢摩。
闪居太阳来，朗跃周九阿。
诸天从帝释，旌拂纷婀娜。
修罗戢怨刀，波旬解障魔。
馥郁旃檀树，彪炳珊瑚柯。
醍醐酿甘露，徐挟神飙风。
千叶青芙蓉，一一凌紫波。
流铃相间发，宝座郁嵯峨。
上有慈悲父，金顶绣青螺。
端严八十相，妙好一何多。
微吐柔细旨，雍和鸣凤歌。
惠泽彻无间，哀响遍婆娑。
密迹中踊跃，大士亦隗俄。
独解舍利子，回心乾闥婆。
灵花散优钵，智果结庵罗。
法鼓撞震方，慧灯导恒河。
方广诂由旬，成道仅刹那。
冥心归真谛，毋使叹蹉跎。

却说“碧峰会”上圆满已周，长老说道：“你四众弟子在这里今日做了个圆满，我贫僧也要伸一个敬。”四众弟子齐声念一句阿弥陀佛，说道：“蒙老爷超拔天堂，永不堕地狱，已自无量功德，怎么敢受老爷的敬？”长老道：“不是别的，就是那四园之中果树满园，果子满树，这都是数年之中，我贫僧

亲手种的。你们到园里面去，一人取一个，人人要到手，个个要到口，才不枉了我贫僧种果的初心。”四众弟子不敢违拗，齐齐的离了法会，进了西园。真个的果树满园，果子满树。挨次儿一人取一个，人人到手；一个咬一口，个个到口。其中滋味也有甜的，也有酸的，也有苦的，也有涩的。味虽不同，却都是一般的得了正果。鲁贯儿转到会上来，只说是圆满又圆满，无了又无休，那晓得碧峰长老带着个非幻神僧，已别寻一个洞天福地去也。

正行之际，非幻说道：“师父，你把前日的诗儿再加详细一详细，却不要错上了门哩！”碧峰道：“你不看见这就是一个山？这个山总有三十六个峰头，那前面一个秀削的就叫做个大王峰，又叫做天柱峰。当先原有个魏王子骞和张湛等一十三个人，都在这个峰头下得道，就住在这个蜂窝儿里面。那里面虽则是一个石室，却别是一个天地，别是一个日月星辰，别是一个山川岳渎。峰头上有一样桧柏异竹，有一样仙橘仙李，有一样长生芝草奇花，故此他的诗上说道：‘洞中灵怪十三子。’非幻道：“这一句是了。那‘天下瑰奇等一山’在那里？”碧峰道：“那一句又是合而言之。”非幻道：“怎叫做个合而言之？”碧峰道：“总说这个山碧水丹崖，神剌鬼削，龙骧虎踞，马骤蛭螭，是普天之下第一个山。”非幻道：“‘棹曲浩歌苍霭外’，这在那里？”碧峰道：“这山下溪流九曲，缭绕之玄，有一等兰舟桂棹，来往其间，长啸浩歌，山谷震动，却不是‘棹曲浩歌苍霭外’？”非幻道：“又怎么叫做个‘幔亭高宴紫霞间’？”碧峰道：“大王峰转过北一首，有一个幔亭峰，是秦始皇时候，玉帝为太姥魏真人武夷君设一座虹桥跨空，上面建立的是幔亭，彩屋中间铺设的是红云褥，紫霞褥，请些乡里人来饮酒，名字叫做个曾孙酒。唱的是宾云曲，舞的是搗云

腰。后来这些男女们在桥上吃过酒来的，都活了二三百岁。故此叫做个‘幔亭高宴紫霞间’。”非幻道：“师父既是认得这个山，这个山还叫做个甚么名字？”碧峰道：“昔日有个仙人住在山上，自称武夷君，故此这个山叫做个武夷山。”非幻道：“山便是武夷山，却不知徒弟在那里。”碧峰道：“且下来再作道理。”

好个碧峰长老，说声上就是上，说声下就是下。收了金光，恰好到了那六曲溪流的左侧一个小峰头之上。那峰头上的石头都生成是个仙人的手掌，红光相射，紫雾喷花。碧峰心里想道：“这个仙人遗掌，十指春葱，也都是个般若哩！”叫声道：“非幻，你看见这几片仙掌石头么？”非幻听见师父呼唤，连忙的近前顶礼。碧峰抬头看来，只见是两个非幻在前面站着。碧峰心里想道：“这却又是两个小鬼头来卖弄也。”心儿里虽则晓得是个小鬼头，却终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面上却没些儿火性，微开善口，叫声：“非幻！”他两个齐齐的答应上一声：“有！”碧峰道：“那个是真非幻？”他两个人齐齐的答应道：“我是真非幻！”碧峰道：“是真非幻过左。”两个人齐齐的过左。碧峰道：“是真非幻的过右。”两个人齐齐的过右。碧峰道：“是真非幻的，把那前面的仙人掌都掇将来。”

掇这仙人掌不至紧，一掇掇出许多的妖魔鬼怪来了。怎么就掇出许多的妖魔鬼怪来了？原来这六个仙人掌是六块石头，只是形状儿象个仙人的手掌，上面又有些掌纹儿，一个方头约有千百斤之重。长老吩咐一声道：“是真非幻时，你将仙人掌来。”只见六块石头，就是六个非幻，掇将来了。这六个非幻，却比头里的又多了四个。长老坐在峰头上之上，高张慧眼，只见这六个之中，有两个是人，却有四个是鬼。”碧峰心里想道：“‘浑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方见两般鱼’。待我与他一个顶门

针。”叫声道：“把个仙人掌搨上来些！”只见六个非幻搨的六个仙人掌，径直走到面前来。好长老，拿定了这根九环锡杖，照前还他一杖。这一杖打得个山鸣谷应，鹤唳猿啼。只有两个非幻站在面前，那四个非幻，一个一跟头，都做个倒栽葱，栽在那瀑布飞泉里面去了。

长老看见走了四个还有两个，心儿里就明白了，叫声：“非幻！”他两个人又来齐声的答应。长老微开善口，轻轻的呵上了一口气，只见一阵清风劈面来，罪花业果俱砢剥。可可是两样的人，一个是非幻，一个不是非幻。虽则一个是，一个不是，却两个都不会说话。长老心里晓得，这都是妖气太重了，又呵上一口气与他。只见一阵清风劈面来，师父徒弟都明白。非幻心里才明白了，看见是个徒弟，心里又着恼，又好欢喜，说道：“你做这等个神头鬼脸怎的？”云谷道：“不是我做这个神头鬼脸来，其中有好一段缘故。”非幻道：“且不要说甚么缘儿，师祖在上面。”云谷听知道“师祖”两个字，就有三分鬼见愁，连忙的磕头礼拜。拜了师祖，又拜师父，方才象个法门弟子。这云谷是金碧峰的小徒孙，后来叫做个无尽溥禅师。非幻把个雁荡山看诗的事故，武夷山找寻的缘由，细说了一遍。云谷满口只是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碧峰道：“你方才有甚么一段好缘故？”云谷道：“弟子自别了师父，实指望踏遍红尘，看山寻水，松林聚石，竹径摇风，那晓得个好事多磨。”碧峰道：“磨磨折折，金头玉屑。却甚么事磨折？”云谷道：“这个山自古以来，有个铃记。”碧峰道：“甚么铃记？”云谷道：“铃记说是：溪曲三三绿，峰环六六青。三三都见鬼，六六尽埋精。”

碧峰道：“原来鬼怪这等多也。”云谷道：“多便多，还有一个大得凹的。”碧峰道：“方才搨仙人掌的可就是他？”

云谷道：“方才的只当个怪孙儿。”碧峰道：“那大的还在山上，还在水里？”云谷道：“就在这九曲溪流的里面。碧峰道：“怎见得？”云谷道：“时常变做个船儿在水面上，有等的生党人儿不晓得，误上了他的船，就着他的手。他若是出来时，遇晴天便乌风黑雨，遇阴雨便就雨散云收，神通广大，变化无穷。弟子在这里受他的气，也有年把了。”碧峰道：“他自在水里，与你何干？”云谷道：“他水里不得手，又变化到崖上来。”碧峰道：“你方才怎么又下手师父哩？”云谷道：“不是下手师父也。只因这个老怪时常间带着些儿大精小怪，或变做我的师父，或变做我的师兄，是我弟子连番与他赌个胜，斗个智，赛个宝，显个神通。那晓得今日里果真一个师父、师祖来也。”碧峰道：“怎么今日不曾见他出来？”云谷道：“他有数的，来便来七七四十九个日子，去便去七七四十九个日子。今日这些小怪受了搪突，一定前去报知他了。只在四十九日后，他才出来。”碧峰道：“你可探得他的根脚儿着？”云谷道：“却不晓得他的根脚是怎么样的。”好个碧峰长老，叫声非幻站在左壁厢，叫声云谷站着右壁厢，自家口里念动几句真言，宣动几句密语，片时间，有许多的文文武武、红红绿绿、老老少少、长长矮矮的人来了，也不知是个人，也不知是个神；也不知是个神，也不知是个鬼也。非幻问声道：“来者何人？”那些来的看见了这个长老坐在峰上头，金光万道，那边的小长老紫雾腾空，吓得他一个个挨挨扎扎，怕向前来。非幻又说声：“来者何人？各道名姓。”那些来者却才一字儿跪着。一个说道：“东方揭谛神参见。”一个说道：“西方揭谛神参见。”一个说道：“南方揭谛神参见。”一个说道：“北方揭谛神参见。”一个说道：“中方揭谛神参见。”一个说道：“日游神参见。”一个说道：“夜游神参见。”一个说道：“巡山逻候

参见。”末后有一个老又老、矮又矮、跛也跛的跛将来，说道：“本境土地之神参见。”长老道：“土地之神跪上些。”那土地又跛也跛的跛将上来。长老道：“你山里有个甚样的精怪在这里么？”土地回复道：“若论小精小怪，车载斗量，若论半精半怪，笼贯箱张，若论大精小怪，虽则只是一个，却也狠似阎王。”长老道：“他怎的这等狠哩？”土地道：“不管他狠事，他一定儿都是些兄弟兵。”

却不知这个怪有个甚么兄弟兵，却不知后来碧峰长老怎么样降服他的兄弟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九环锡杖施威能 四路妖精皆扫尽

诗曰：

岩下飘然一老僧，曾求佛法礼南能。
论时自许窥三昧，入圣无梯出小乘。
高阁松风传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灯。
全凭锡杖连环响，扫荡妖氛诵法楞。

却说长老问这个精怎的这等狠，土地道：“不管他狠事，只因他一家儿都是些兄弟兵。”长老道：“他是甚么兄弟兵？”土地道：“他一门有四个房头，都是精怪。只是大房头更加茂盛些，一个老儿养了三十二个儿子，个个神通广大，个个变化无穷，其余的三个房头，都是单传的一家一个儿。”长老道：“可有个姓么？”土地道：“也不知其姓。”长老道：“可有个名字么？”土地道：“也不知他的名字。”长老道：“既没有姓，又没有名字，却怎么样儿称呼？”土地道：“他大房里人多，就号做天罡精，二房里只一个，号做鸭蛋精，三房里一个，号做葫芦精，四房里一个，号做蛇船精。”长老道：“你这山上的是一房哩！”土地道：“这山上是四房里蛇船精，故此只在九曲溪流之上。”长老道：“那三房都住在那里？”

土地道：“第三房住在罗浮山上，第二房住在峨眉山上，大房里住在五台山上。”长老一直探实了他的底儿，方才吩咐这些神道各回本位。

一个长老，两个神僧，就在这个山上遇晓便行，遇晚便宿，遇峰头便上峰头，遇岩洞便进岩洞，遇寺观便坐寺观，遇祠庙便住祠庙，遇长老讲上几句经，遇众生教他几句偈，遇强暴引他进善门，遇慈悲掖他登法界，遇龙与他驯，遇虎导他仁，遇鹤任其舞，遇鸟雀随其饮啄。不觉的鸟飞兔走，日复一日。这一日坐在齐云谷的齐云亭上，那亭外竖着一座碑，石碑上镌着一首七言四句的诗。长老问说道：“那碑上的诗是甚么人题的？”非幻看了一看，回答道：“是朱文公题的。”长老道：“你把那诗念来与我听着。”非幻慌忙的走近前去念说道：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一个“天”字才念得出声，猛省得半空里火光一闪，飐地里一阵的响将来，只见：

视之无影，听之有声。噫大块之怒号，传万窍之跳叫。穴在宜都，顷刻间弄威灵于万里；兽行法狱，平白地见鞠陵于三门。一任他乒乒乓乓，栗栗烈烈，撼天关，摇地轴，九仙天子也愁眉；那管他青青红红，皂皂白白，翻大海，搅长江，四海龙王同缩颈。雷轰轰，电闪闪，飞的是沙，走的是石，直恁的满眼尘埋春起早；云惨惨，雾腾腾，折也乔林，摧也古木，说甚么前村灯火夜眠迟。忽喇喇前呼后叫，左奔右突，就是九重龙凤阁，也教他万瓦齐飞；吉都都横冲直撞，乱卷斜拖，即如

千丈虎狼穴，难道是一毛不拔？虽不终朝，却负大翼，咻咻的戴嵩之失牛，喝的韩干之堕马；才闻虎啸，复讶鸢鸣，愁的鸡豚之罔栅，怕的鸟雀之移巢。纵宗生之大志，不敢谓其乘之而浪破千层；虽列子冷然，吾未见其御之而旬有五。似这等的恶神通，那里去听个有虞解愠之歌，黄帝吹尘之梦？须别样的善菩萨，才赢得这个高祖丰沛之乐，光武汾阳之诗。正是：万里尘沙阴晦暝，几家门户响敲推。多情折尽章台柳，底事掀开杜屋茅。

真好一阵怪风也。非幻见了，只是缩了个颈；云谷见了，他只是伸出个舌头来；长老坐在齐云亭上，只把他当一个耳边风。这一阵风方才息了，又只见黑沉沉的世界，满地里倾盆倒钵的下将来。只见：

淖然凄凄，霏焉祁祁，纳于大麓而弗迷，自我公田而及私。王政无差，十日为期，未能破块，才堪濯枝。微若草间委露，密似空中散丝。饮酒方观于御叔，假盖定闻于仲尼。若夫月方离毕，云初触石。纡灌坛之神驭，俨高唐之丽质。虽润不崇朝，而暴难终日。尔其骖屏翳，驾玄冥，叹室中之思妇，集水上之焦明。蜀道淋铃，周郊洗兵。罢陛楯于秦殿，奏萧鼓于刘城。或以占中国之圣，或以伐无道之邢。及夫舟运渡头，水生堂上，喜甘泉之已飞，伊百谷而是仰。亦有洞中鞭石，鞍上飞尘，烦河伯之使，籍无为之君。则有谅辅聚艾，戴封积薪。漂麦已称于高风，流粟仍传于贾臣。随景山之行车，折林宗之角巾。亦闻文侯期猎而守信，谢傅出行而致怒。或勤闽而求，或霖□为苦。忤罗浮之神龟，鸣武昌之石鼓。复见商羊奋跃，石燕飞翔，玉女振衣，雷君出装。认天河之浴豨，观卯日之群羊。利物为

神，零云有香。霏则喻宣尼之相鲁，霖则为传说之辅商。又云栾巴噀酒，樊英嗽水。浮朱鳖于波上，跃黑蜥于水底。阳阴吻合而风多，日月蔽亏而云细。或因掩骼而降，或为省冤而致。考于羲易，帐西郊之未零；玩彼麟经，眷北陵而可避。正是：茅屋人家烟火冷，梨花庭院梦魂惊。渠添浊水通鱼入，地秀苍苔滞鹤行。

却又好一阵骤雨也。非幻伸出手来，把个指头儿算一算。云谷道：“你算个甚的？”非幻道：“我算一算来，今日刚刚的是七七四十九个日子了。”云谷道：“这孽畜真个是会呼风唤雨的。”非幻道：“少说些罢。”只见碧峰长老坐在亭子上，合了眼，定了神，只当一个不看见的。须臾之际，雨收云散，皎日当天。一扑喇，一个猛汉站在长老的面前：猫头猪嘴，露齿咬牙。长老心里想道：“今番却是那畜生来也。”开了眼，轻轻的问道：“你是甚么人？”那猛汉道：“你还不认得我哩！我是当方有名的蛇船大王。”长老道：“你到这里做甚么？”猛汉道：“你无故久占我的山头，我特来和你赌个赛。”长老道：“你这等一个矮矬矬的人儿，要赌个甚么赛？”那猛汉听知道说他矮，他就把个腰儿拱一拱，手儿伸一伸，恰好就有几十丈高，就像个九层的宝塔。长老道：“高便有这么样儿高，只是个竹竿样儿，不济事。”那猛汉知道说他瘦，他又把个身子儿摇几摇，手儿摆几摆，恰好就十丈宽大，就像个三间的风火土库。长老要他变高了，眼便不看见下面的动静，长老要他变夯了，腰便不会如常的屈伸。长老想道：“却好算计他了。”双手揸定了这根九环锡杖，谨照着他的腰眼骨儿，着实断送他一下，把个孽畜打得一个星飞缭乱，魄散魂飘，咬着牙，忍着疼，望正南上径走。好个碧峰长老，拽着根九环的锡杖，带

着两个证佛的高徒，金光起处，早已赶上了这个孽畜。这孽畜看见后面赶得紧，只是望着第三的哥哥处奔。他那里前面走得紧，我这里后面追得紧。

这孽畜一走，走到一个高山之上，径自奔到那个峰头儿，只是一闪。长老起头看来，只见这个山约有五六千丈的高，约有三四百里的大的，有十五个岭头，神光烁烁；有三十二个峰头，瑞气漫漫。却再看一看来，原来是两个山，如今合做一个山。长老心里明白了，把个头儿点了一点。非幻问道：“师父，这却是个甚么山也？”长老道：“这是道书上十大洞天之一。”云谷道：“想也就是那个土地菩萨说的罗浮山。”非幻说道：“既是罗浮山，却不是他第三的哥哥家里？”长老道：“不要管他甚么第四、第三，直恁的碾将他去。”好个碧峰长老，说了一个“碾”字，金光起处，就在那个高峰顶上去，起眼一瞧，并没有一些儿动静。长老道：“非幻，你把那个峰头的上下细细的挨寻一遍，来回我的话。”云谷道：“弟子也要下去寻他寻。”长老道：“你也去走一遭儿。却一件来，一个望东而下，自西而上；一个自西而下，望东而上。”两个小长老同领了师父的佛旨，同时下山来挨寻。你也指望捉妖缚精，师父面前来讨赏；我也指望擒魔杀怪，师祖面前去献功。

非幻自东而下，自西而上，两手摸着一个空；云谷自西而下，望东而上，半星儿都是假。两个人走到师父面前来，你也说道“没有”我也说道“没有”。好个碧峰长老，把个慧眼一张，只见那个峰窝儿里面有这等一点儿妖气。长老道：“你两个同到那个峰窝儿里瞧一瞧来，看那里是些甚么物件，快来回话。”两个人走将下去，并不曾见有些甚么物件的，复回身来。非幻走得快些，一脚绊了一下，照地就是一鞞碌。云谷走上前去打一看，原来绊了脚的是一根葫芦藤儿。这根藤尽有老大

的。非幻心里就有些儿狐疑，云谷心里就有些儿费想。两个人更不打话，径直跟着了这根藤儿只是走。大约走三五百步，只见一个石岩里面一个大毛松松的葫芦。非幻道：“这敢就是那话儿？”云谷道：“却不是怎的。”两个人抽身便转，转到峰头上，回了长老的话。

长老金光一耸，那个石岩就在面前。好长老，掣起那根九环锡杖，照着个葫芦，只听得一声响，把那葫芦打得个望岩上只是一滤。原来那里是个葫芦，却是一个毛头毛脸的老妖精，手里还牵着那个猫头猪嘴的猛汉。长老又照着他一杖，把这两个妖精打得存扎不住。他两个就走到玉鹅峰上去，长老就打到玉鹅峰上去；他两个走到麻姑峰上去，长老也打到麻姑峰上去；他两个走到仙女峰上去，长老也打到仙女峰上去；他两个走到会真峰上去；长老也打到会真峰上去；他两个走到会仙峰上去，长老也打到会仙峰上去；他两个走到锦绣峰上去，长老也打到锦绣峰上去；他两个走到玳瑁峰上去，长老也打到玳瑁峰上去；他两个走到金沙洞里去，长老也打到金沙洞里去；他两个走到石臼洞里去，长老也打到石臼洞里去；他两个走到朱明洞里去，长老也打到朱明洞里去；他两个走到黄龙洞里去，长老也打到黄龙洞里去；他两个走到朱陵洞里去，长老也打到朱陵洞里去；他两个走到黄猿洞里去，长老也打到黄猿洞里去；他两个走到水帘洞里去，长老也打到水帘洞里去；他两个走到蝴蝶洞里去，长老也打到蝴蝶洞里去；他两个走到大石楼上去，长老也打到大石楼上去；他两个走到小石楼上去，长老也打到小石楼上去；他两个走到铁桥上去，长老也打到铁桥上去；他两个走到铁柱上去，长老也打到铁柱上去。他两个妖精愈加慌了，又走到跳鱼石上去，长老又打到跳鱼石上去；他两个又走到伏虎石上去，长老又打到伏虎石上去。他两个妖精也无计奈何，双双的钻在

那阿耨池里面去，碧峰长老也打到阿耨池里面去；他两个又钻在夜乐池里去，长老又打到夜乐池里去；他两个一钻又钻在卓锡泉里去，好个碧峰长老，把那九环的锡杖望地上略略的响一声，只见他两个妖精和那泉水儿，同时朝着面上一瀑起来。两个妖精心生一计，径走到御花园里柑树上，摇身一变，闪在那柑子里面去了。碧峰长老已自看见，就远远的打一杖来。他两个又安身不住，却又摇身一变，藏在那御花园里茏葱竹儿里面去了。长老照着这个竹儿又是一杖来，他两个又是安身不住。却只见山上有一群五色的小雀儿共飞共舞，他两个又摇身一变，恰好变做个五色的小雀儿，也自共飞共舞。碧峰长老把个九环的锡杖对着雀儿一指，那些真雀儿一齐掉下地来，只有他两个假雀儿，趁着这个势头儿，一蓬风飞了。

他两上在前面飞，长老拽着一根锡杖，领着两个徒弟，紧着在后面赶。他两个径望西北上飞，长老也望西北上赶。正在追赶的紧溜处，非幻说道：“这两个妖精只望西北上飞，莫非是到峨眉山上去讨救兵来也？”长老道：“我已自理会得了。”云谷道：“凭着师祖这根锡杖，怕他甚么百万妖兵！”师徒们正在闲谈闲论，不觉的就是峨眉山了。他两个妖精虽则灵变，却要驾着雾借着云才会飞。碧峰长老他本是个古佛临凡，不驾雾，不乘云，金光起处，还狠似飞，故此他两个妖精再走不脱。

他两个刚刚的飞到峨眉山上，叫一声：“二哥哩！”倒也好个二哥，平白地跳将起来，却是三个妖精，打做了一伙。云谷说道：“这个妖精又是个蓝头蓝面的。”非幻道：“这就是那土地老儿说的鸭蛋精。”长老更不叙话，赶上前又还他一杖。今番又是三个妖精没路跑了，只见大峨眉山上打到中峨眉山上，中峨眉山上打到小峨眉山上，小峨眉山上又打到大峨眉山上。山顶上打到山脚下来，把那八十四个磨盘湾，做了个银瓶

坠井；山脚下又打到山顶上去，把那六十余里的之玄路，做了个宝马嘶风。一百一十二座石头的龕儿，龕龕的流星赶月；一百二十四张石头的床儿，床床的弩箭离弦。大小洞约有四十余个，那个洞里不听得这九环锡杖（王吉）（王吉）叮叮？洞里穴约有三十六双，那个穴道不听得这九环锡杖（石兵）（石兵）

（石录）（石录）？虽则是光相禅师，也做不得个万间广厦；纵然有普贤菩萨，也做不得个西道主人。

那三个妖精也自计穷力尽了，大家商议道：“和尚狠得紧哩！我和你莫若奔到五台山去，就着那些天罡精再作道理。”说犹未了，后面又追将来。三个妖精没奈何，舍着命直冲正北上走。长老拽着锡杖，领着徒弟，也望正北上赶将来。却赶的有十之七八，云谷道：“师祖，前面是甚么山？碧峰道：“就是五台山。”云谷道：“怎么叫做个五台山？”碧峰道：“这个山是北岳恒山的头，太行山的尾，绵亘有五六百里的路，按东西南北中的方位，结就金木水火土的气脉，却是五个峰头。那峰数五，平平坦坦，就象台基儿一般，故此叫做个五台山。”非幻说道：“那三个妖精已自奔到峰头上去了，师父快些掣出杖来。”长老道：“今番却又不在于打。”只见那三个妖精慌慌张张、吆吆喝喝，这个峰头上又跑到那个峰头上，那个峰头上又跑到这个峰头上。长老也不举杖，也不追他，只是坐在中间的台上，念动几句真言，宣动几句密语，拽着根锡杖，领着两个高僧，且自寻个善世法门入定去了。

却说他三个妖精，东边也叫着天罡精哩，西边也叫着天罡精哩。那些天罡精，东边也跳出一个来，西边也跳出一个来。叫的叫了两三日，才叫得遍，跳的跳了两三日，才跳得全。你看那三个妖精，又得了这三十三天罡，如虎生翼，每日间在这些峰头上跳的跳，叫的叫，飞的飞，跑的跑，吼的吼，哮的

哮，聃的聃，轟的轟。每日间又在这个长老入定的门前，呼风的呼风，唤雨的唤雨，吸雾的吸雾，吞云的吞云，移山的移山，倒岳的倒岳，搅海的搅海，翻江的翻江，飞枪的飞枪，使棒的使棒，撒瓦的撒瓦，搬砖的搬砖，攫烟的攫烟，弄火的弄火。云谷听知得门外这等样儿闹闹吵吵，走将出去看一看，只见那三个，一个是蛇船精，猫头猪嘴；一个是葫芦精，毛头毛脸；一个是鸭蛋精，蓝头蓝面。新添的这三十三个天罡精，好不标致哩，一个个光头光脸，是白盈盈的，就是个傅粉郎君。云谷也自有三分的惧怕，叫声：“师父，你来看也。”非幻听见外面叫他，也自跑将去看，见这些妖怪神通广大，变化多般，心里也自有两分的慌张。一个师父，一个徒弟，两个人正在恂恂（忖 察）（忖 察）、□□□□，猛听得里面长老叫上一声，吓得他师徒两个狠着一个大蹶踵，忙忙的走将进来，回复道：“师父有何呼唤？”长老道：“我入定有几个日头了？”非幻道：“已经七七四十九个日头了。”长老道：“外面的精怪何如？”云谷道：“凶得凹哩！”长老道：“你们看见他么？”云谷道：“适来我和师父两个人眼同面见的。”长老道：“待我出来。”好个长老，从从容容出了定，净了水，纳了斋，一只手攫了髭髻，一只手拽了那九环锡杖，后面跟着两个高僧，大摇大摆的走出门去。

早有一个小妖精就看见了。那小妖精口儿里吹上一个鬼号，舌儿上调出一个鬼腔。长老刚刚的坐在山头上，只见前后左右，四远八方，尽是些精怪，都奔着长老的面前来。奔便是奔到长老面前来，及至见了长老的金身，也自有三分儿鬼扯腿。长老道：“你们是甚么人？”猫头猪嘴的说道：“你岂不认我是蛇船大王？”毛头毛脸的说道：“你岂不认我是葫芦大王？”蓝头蓝面的说道：“你岂不认我是个鸭蛋大王？”那些光头

光脸标致些的跳上跳下，嘈嘈杂杂说道，“我们兄弟是个天罡大王，你本然不曾认得我哩！”长老道：“你们到这里做甚么？”蛇船精说道：“赶人不过百步，你赶我，怎么直赶到这里来？”葫芦精说道：“一身做事一身当，便我的兄弟有不是处，你怎么连我也赶将来？”鸭蛋精说道：“家无全犯，你怎么样一联儿欺负我弟兄三个？”那些天罡精人多口多，齐声说道：“你不合这等的上门欺负人。”

长老道：“既是这等说来，我们也有些手段么？”众妖精齐声说道：“你不要小觑了人！我们有神有通，能变能化。”长老道：“口说无凭，做出来才见。”众妖精齐声说道：“你教我们怎么做出来？”长老道：“你们说道有神有通，你们就显个神通我看看。”众妖精说道：“看风哩！”说声“风”，这些妖精打伙儿撮撮弄弄，果真是个“飘飘一气怒呼号，伐木摧林鸟朱巢。”风便是一阵大风，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个风。众妖精说道：“看雨哩！”说声“雨”，果真是个“游人脚底一声雷，倒钵倾盆泻下来。”雨便是一阵大雨，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个雨。众妖精说道：“看雾哩！”说声“雾”，果真是个“山光全暝水光浮，佳气氤氲满太丘。”雾便是一天大雾，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个雾。众妖精说道：“看云哩！”说声“云”，果真是个“如峰如火更如绵，雨未成时漫障天。”云便是一天黑云，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个云。众妖精说道：“看山哩！”说声“山”，果真是个“秀削芙蓉万仞雄，天然一柱干维东。”山便是一个高山，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个山。众妖精说道：“看海哩！”说声“海”，果真是个“巨海澄澜势自平，百川归处看潮生。”海便是一个大海，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个海。众妖精说道：“看枪哩！”

”说声“枪”，果真是个“丈八蛇矛势俨然，万人丛里独争先”。枪便是一根长枪，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根枪。众妖精说道：“看砖瓦哩！”说声“砖瓦”，果真是个“点点砖飞如雨乱，磷磷瓦走似星流”。砖瓦便是许多砖瓦，长老就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许多砖瓦。众妖精说道：“看烟火哩！”说声“烟火”，果真是个“黑焰蒙蒙逼紫霄，一团茅火隔烟烧。”烟火便是一番烟火，长老把个杖儿指一指，却就不见了这个烟火。

非幻站在左壁厢，看见这些妖精这么样儿搬弄，说道：“师父，你莫道此人全没用，也有三分鬼画符。”云谷站在右壁厢，说道：“岂不闻‘呆者不来，来者不呆’。”长老道：“你们有这些闲话，且待我来收拾他。”长老道：“你们的神通，我已自看见了。你们又说道能变能化，你们再弄个变化我看着。”众妖精说道：“还是身里变，还是身外变？”长老道：“先变个身外变来看。”原来那些妖精本也是个通达的，你看那一字儿摆着，你也口儿里啵啵啵，我也口儿里啵啵啵，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株松。长老道：“这的倒是个耐岁寒。”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丛竹。长老道：“这的倒是个君子。”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剪梅。长老道：“这的倒是个春魁。”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朵桃。长老道：“这的倒是个红孩儿。”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盘银杏。长老道：“这的倒是个甜苦相匀。”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枝柳。长老道：“这的倒是个清明节。”

猛然间，一个妖精唱说道：“一变已周，再看再变！”长老道：“你们再变来。”只见那些妖精，你也口儿里又唧唧唧，我也口儿又唧唧唧，一会子一个人手里一挂龙。长老道：“这的倒是个有头角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双凤凰。长老道：“这的倒是个五色成文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对麒麟。长

老道：“这的倒是个应圣人之端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只白镏。长老道：“这的倒是个美玉无瑕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双狮子。长老道：“这的倒是个认得文殊师利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头白象，长老道：“这的倒是个不拜安禄山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只老虎。长老道：“这的倒是个山君有名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个豹儿。长老道：“这的倒是个南山隐雾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个金丝犬。长老道：“这的倒是个浑金色相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个玳瑁猫。长老道：“这的倒是个有好皮毛的。”

又猛听得一个妖精唱声道：“再变已周，三看三变。”长老道：“你们三变来。”只见这些妖精，你也口儿里喀喀喀，我也口儿里喳喳喳，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锭马蹄金。长老道：“这的也只看得他是黄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锭圆宝银。长老道：“这也只看得他是白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架景阳钟。长老道：“这也只是杂铜杂铁铸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面渔阳鼓。长老道：“这也是杂皮儿漫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笼料丝灯。长老道：“这也只是和他人指路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个草蒲团。长老道：“这也只是听别人打坐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面古铜镜儿。长老道：“这也只是自家心里明白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把泥金扇儿。长老道：“这也只是自家身上凉快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壶茶。长老道：“这的原是卢仝的。”一会儿一个人手里一瓶酒。长老道：“这的原是杜康的。”又猛听得一个妖精唱声道：“茶酒已周，理无又变！”长老道：“这却都是个身外变哩，今番却要个身里变哩！”

却不知这个长老说个身里变，还是甚么样的千变万化，又不知那些妖精的身里变，还是些甚么样的神巧机关，且听下回

分解。

第八回 大明国太平天子 薄海外遐迹率宾

诗曰：

缥缈祥云拥紫宸，齐明箕斗瑞星辰。
三千虎拜趋丹陛，九五飞龙兆圣人。
白玉阶前红日晓，黄金殿下碧桃春。
草莱臣庶无他庆，亿万斯年颂舜仁。

却说金碧峰长老吩咐那些妖精，要个身里变。原来那些妖精正待要卖弄他的本事高强，机关巧妙，等不得这个长老开口哩。长老一说道：“你们变个身里变来看看。”那众妖精响应的答应道一声：“有！”才说得一个“有”字，你看他照旧时一字儿摆着，说道：“怎么样变哩？”长老道：“先添后减。”众妖精说道：“看添哩！”你看他一班儿凑凑合合，果真就是一个添。怎见得就是一个添？原来旧妖精只是三个，新妖精也只是三十三个。一会儿一个妖精添做十个妖精，十个妖精添做百个妖精，百个妖精添做千个妖精，千个妖精添做万个妖精。本等只是一个山头儿，放了这一万个妖精，却不满眼都只见是些妖精了！把个非幻吃了一惊，说道：“师父，还是那里到了一船妖精么？”把个云谷吃了两惊。怎么云谷又多吃了一惊？

只因为他学问添些，故此多吃了一惊。他又说道：“想是那里挖到了个妖精窖哩！”长老看见他添了一万个妖精，又说道：“再从身上添来。”又只见这些妖精咕咕呱呱，一会儿一只手添做十只手，十只手添做百只手，百只手添做千只手。只见一个妖精管了一千只手，一万个妖精却不是管了万万只手？这也真是三十年的寡妇，好守哩，好守哩！长老又说道：“再从身上添来。”又只见这些妖精嘻嘻嘎嘎，一会儿两只眼添做四只眼，四只眼添做八只眼。长老道：“把眼儿再添些。”众妖精说道：“你也没些眼色，只有这大的面皮，如何钻得许多的珠眼？”长老道：“再从身上别添罢！”又只见这些妖精噙噙哒哒，一会儿一寸长的鼻头添做一尺长，一尺长的鼻头添做一丈长，一丈长的鼻头添做十丈长。本等只是一个精怪，带了这等十丈长的鼻头，委实也是丑看。长老道：“忒长了些，不象个鼻头。”众妖精齐声说道：“不是个象鼻头，怎么会有恁的长哩？”长老道：“再从身上添来。”又只见这些妖精吓吓吧吧，一会儿一个口添做两个口，两个口添到三个口，三个口添到四个口，四个口添到五个口，五个口添到六个口，六个口添到七个口，七个口添到八个口，八个口添到九个口，九个口添到十个口。长老道：“添得都是甚么口？”众妖精说道：“添得都是仪秦口。”长老道：“怎么添的都是仪秦的口？”众妖精道：“不是仪秦的口，怎么得这等的多？”长老道：“再从身上别添罢。”又见这些妖精嗞嗞响响，一会儿一个耳朵添做两个耳朵，两个耳朵添做三个耳朵，三个耳朵添做四个耳朵，四个耳朵添做五个耳朵，五个耳朵添做六个耳朵，六个耳朵添做七个耳朵，七个耳朵添做八个耳朵，八个耳朵添做九个耳朵，九个耳朵添做十个耳朵。长老道：“可再添些么？”众妖精说道：“就是你要减我不听你了。”

长老道：“添便是会添，却不会减了。”众妖精道：“有添有减，既会添，岂不会减？”长老道：“你减来我看着。”只见这些妖精一声响，原来还是原来，旧妖精还是三个，新妖精还是三十三个；一个妖精还是一双手，一个妖精还是一双眼，一个妖精还是一个鼻头，一个妖精还是一张口，一个妖精还是一双耳朵。长老道：“你再减来我看着。”众妖精依旧是这等捻诀，依旧是这等弄耳。一会儿没有了这双手。长老道：“好，没有手省得搥。”一会儿没有了一双眼。长老道：“好，眼不见为净。”一会儿没有了一个鼻头。长老道：“好，没有鼻头，省得受这些污秽臭气。”一会儿没有了一张口。长老道：“好，稳口深藏舌。”一会儿没有了一双耳朵。长老道：“好，耳不听，肚不闷。”一会儿没有了一个头。长老道：“好，省得个头疼发热。”一会儿没有了一双脚。长老道：“好，没有了脚，省得个胡乱踹。”一会儿这些妖精要转来了，恰好的不得转来了。你也吆喝着，我的手哩！我也吆喝着，我的脚哩！东也吆喝着，我的头哩！西也吆喝着，我的眼哩！左也吆喝着，我的鼻头哩！右也吆喝着，我的口哩！我的耳朵哩！长老只是一个不讲话，口儿里念也念，手儿捻也捻。原来长老的话儿，都是些赚法，赚他去了头，去了手，去了脚。那些妖精只说是平常间要去就去，要来就来，那晓得这个长老是个紧箍子咒，一去永不来了。

却说这些妖精没有了头，也只是个不象人，还不至紧；没有了手，却便搥不住；没有了脚，却就站不住，恰像个风里杨花，滚上滚下。长老口里念得紧，这些妖精一发叫得紧。长老手里捻得紧，这些妖精一发滚得紧。越叫越滚，越滚越叫。长老看见他恁的滚，恁的叫，心里想他这会儿收拾也。举起杖来，一个妖精照头一杖，一个个反本还原，一宗宗归根复命。长老叫声：“非幻！”只见非幻的应声道：“有！”长老又叫声“云

谷！”只见云谷的也应声道：“有！”长老道：“你两个近前去看他一看，且看这些妖精原身是个甚么物件？”非幻的走近前去看了一看，云谷的也近前去看了一看。长老道：“你两个看得真么？”非幻道：“看得真。”云谷道：“看得真。”长老道：“你两个数得清么？”非幻道：“数得清。”云谷道：“数得清。”长老道：“还是些甚么物件？”非幻道：“一个是一只禅鞋。”云谷道：“一个是一个椰子。”非幻道：“一个是一个碧琉璃。”云谷道：“这其余的都是些真珠，光溜溜的。”长老道：“你们拿来我看着。”非幻拿将那只禅鞋来，问声道：“兀的敢就是蛇船精么？”长老道：“便是。”非幻道：“这是个甚么禅鞋？会这等神通广大哩？”长老道：“这却不是个等闲的禅鞋。”非幻道：“怎么不是个等闲的禅鞋？”长老道：“你便忘却也，补陀山上北海龙王的人事。”非幻道：“哎，原来是个无等等天君。”长老道：“便是。”云谷拿将那个椰子来，问声道：“兀的敢就是葫芦精么？”长老道：“便是。”云谷道：“这是个甚么椰子？会这等神通广大哩？”长老道：“这却不是个等闲的椰子。”云谷道：“怎么不是个等闲的椰子？”长老道：“你忘却了补陀山南海龙王的人事。”云谷道：“哎，原来是个波罗许由迦。”长老道：“便是。”非幻又拿将那个碧琉璃来，问声道：“兀的敢就是鸭蛋精么？”长老道：“便是。”非幻道：“是个甚么琉璃？会这等神通广大哩？”长老道：“这却不是个等闲的琉璃。”非幻道：“怎么不是个等闲的琉璃？”长老道：“你又忘却了补陀山南海龙王的人事。”非幻道：“哎，原来是个金翅吠琉璃。”长老道：“便是。”云谷又盛将那些珠儿来，问声道：“兀的敢就是天罡精么？”长老道：“便是。”云谷道：“这是个甚么珠儿？会这等神通广大哩？”长老道：“这却不是个等闲的珠儿。”

云谷道：“怎么不是个等闲的珠儿？”长老道：“你又忘却了补陀山东海龙王的人事。”云谷道：“哎，原来是三十三个东井玉连环。”长老道：“便是。”原来这四处的妖精，都是四样的宝贝，这四样的宝贝，都是四海龙王献的。金碧峰长老原日吩咐他南膳部洲伺候，故此今日见了，他各人现了本相。后来禅鞋一只，就当了一双，在脚底下穿；椰子（钁解）开来做了个钵盂，长老的紫金钵盂就是他了。碧琉璃随身的杭货，那三十三个真珠，穿做了一串数珠儿，攒在长老的手上。

却说这五台山附近的居民，却不晓得他这一段的缘故，又且看见这个长老削发留髯，有些异样，人人说道有这等降魔禅师，也有这等异样的长老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百人传千，千人传万；一邻传里，一里传党，一党传乡，一乡传国，一国传天下。执弟子的无论东西南北，四远八方，那一个不来皈依？那一个不来听讲？碧峰长老无分春夏秋冬，起早睡晚，那一时不在说法，不在讲经？这时正是永乐爷爷登龙位，治天下，圣人作而万物睹。有一首圣人出的乐府词为证，词曰：

圣人出，格玄穹。祥云护，甘露浓。海无波，山不重。人文茂，年谷丰。声教洽，车书同。双双日月照重瞳。但见圣人无为，时乘六龙，唐虞盛际比屋封。臣愿从君兮佐下风。

这个万岁爷登基，用贤如渴，视民如子，励精图治，早朝晏罢。每日间金鸡三唱。宫里升殿，文武百官，济济跽跼。有一律早朝诗为证，诗曰：

鸡鸣闻晓云开，遥听宫中响若雷。
玉鼎浮香和雾散，翠华飞杖自天来。

仰叨薄禄知何补，欲答赓歌愧不才。
却忆行宫春合处，蓬山仙子许追陪。

万岁爷坐在九重金殿上，只见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左班站着都是些内阁：文渊阁、东阁、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这一班少师、少保、少傅的相公和那詹事府、翰林院这一班春坊、谕德、洗马、侍讲、侍读的学士；又有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带领着各部的清吏司的司官；又有那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一班的大九卿；又有那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应天府、太仆寺、鸿胪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一班的小九卿；又有那十三道一班的御史；又有那六科一班的给事中；又有那上江两县杂色分理一班的有司。一个个文光烨烨，喜气洋洋。有一律李阁老的宰相诗为证，诗曰：

手扶日毂志经纶，天下安危系此身。
再见伊周新事业，却卑管晏旧君臣。
巍巍黄阁群公表，皞皞苍生万户春。
自是皇风底清穆，免今忧国鬓如银。

右班列着都是些公侯、驸马、伯和那五军大都督；又有那京营戎政；又有那禁兵红盔，又有那指挥，千、百户。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有一律唐会元枢密诗为证，诗曰：

职任西枢著武功，龙韬豹略熟胸中。
身趋九陛忠心壮，威肃三军号令雄。
刁斗夜鸣关塞月，牙旗秋拂海天风。
圣朝眷顾恩非小，千古山河誓始终。

传宣的问说道：“文武班齐么？”押班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武将无差，班次已经齐整了。”传宣的道：“各官有事的引奏，无事的退班。”道犹未了，只见午门之内，跪着一班老首，深衣幅巾，长眉白发，手里拄着一根紫竹杖，脚底穿着一双黄泥鞋。鸿胪寺唱名说道：“外省、外府、外县的耆老们见朝。”传宣的说道：“耆老们有何事见朝，可有文表么？”耆老们道：“各有文表。”传宣的道：“是甚么文表？”耆老们道：“俱是进祥瑞的文表。”传宣的道：“是甚么祥瑞？”耆老们道：“自从万岁爷登龙位之时，时炆时雨，五谷丰登，百姓们安乐，故此甘露降，醴泉出，紫芝生，嘉禾秀。小的们进的就是甘露、醴泉、紫芝、嘉禾这四样的祥瑞。”传宣的道：“那个是甘露文表？”班头上一个老者说道：“小的是潞州府耆老，进的是甘露。”传宣的道：“接上来。”潞州耆老当先双手的进上了表文，后来双手的捧上甘露。那传宣的转达上圣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万岁，稽首称贺。有一律甘露诗为证，诗曰：

良霄灵液降天衢，和气融融溢二仪。
瑞应昌期浓似酒，香涵仁泽美如飴。
零瀼寒透金茎柱，错落光疑玉树枝。
朝野儒臣多赞咏，万年书贺拜丹墀。

传宣的道：“那个是醴泉文表？”班次中一个老者说道：“小的是醴泉县耆老，进的是醴泉。”传宣的道：“接上来。”醴泉耆老当先双手的进上了文表，后来双手的捧上醴泉。那传宣的转达上圣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万岁，稽首称贺。有一

律《醴泉诗》为证，诗曰：

太平嘉瑞溢坤元，甘醴流来岂偶然。
曲蘖香浮金井水，葡萄色映玉壶天。
瓢尝解驻颜龄远，杯饮能教痼疾痊。
枯朽从今尽荣茂，皇图帝业万斯年。

传宣的道：“那个是紫芝文表？”班次中一个老者说道：“小的是香山县耆老，进的是紫芝。”传宣的道：“接上来。”香山县耆老当先双手的进上了文表，后来双手的捧上了紫芝。那传宣的转达上圣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万岁，稽首称贺。有一律紫芝诗为证，诗曰：

气稟中和世道亨，人间一旦紫芝生。
谢庭昔见呈三秀，汉殿曾闻串九茎。
翠羽层层从地产，朱柯烨烨自天成。
疗饥却忆庞眉叟，深隐商山避姓名。

传宣的道：“那个是嘉禾文表？”班次中一个老者说道：“小的是嘉禾县耆老，进的是嘉禾。”传宣的通：“接上来。”嘉禾耆老当先双手的进上了文表，后来双手的捧上一本九穗嘉禾。那传宣的转达上圣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万岁，稽首称贺。有一律丘阁老的嘉禾诗为证，诗曰：

灵稼生来岂偶然，嘉禾有验吐芳妍。
仁风毓秀青连野，甘露涵竿绿满田。
九穗连茎锺瑞气，三苗合颖兆丰年。

文人墨客形歌咏，写入尧天击壤篇。

却说这四样的祥瑞，挨次儿进贡了，龙颜大悦，即时传下了一道旨意来，赏赐耆老们，给与脚力回籍。又只见午门之内，跪着一班儿异样的人。是个甚么异样的人？原来不是我中朝文献之邦，略似人形而已。头上包一幅白氍毹的长巾，身上披一领左衽的衣服，脚下穿一双犛牛皮的皮靴，口里说几句侏离的话。鸿胪寺报名说道：“外国洋人进贡。”传宣的问道：“外邦进贡的可有文表么？”各洋人的通事说道：“俱各有文表。”传宣的说道：“为甚么事来进贡？”洋人通事的说道：“自从天朝万岁登龙位之时，天无烈风暴雨，海不扬波，故此各各小邦知道中华有个圣人治世，故此贡些土产，恭贺天朝。”传宣的道：“进贡的是甚么物件？”各洋人通事的说道：“现有青狮、白象、名马、獬羊、鹦鹉、孔雀，俱在丹陛之前。”传宣的道：“一国挨一国，照序儿进上来，我和你传达上。”只见头一个是西南方哈失漠斯国差来的番官番吏，进上一道文表，贡上一对青狮子。这狮子：

金毛玉爪日悬星，群兽闻知尽骇惊。
怒向熊罴威凛凛，雄驱虎豹气英英。
已知西国常驯养，今献中华贺太平。
却羡文殊能尔服，稳骑驾驭下天京。

第二个是正南方真腊国差来的番官番吏，进上了一道文表，贡上四只白象。这个白象：

惯从调习性还驯，长鼻高形出兽伦。

交趾献来为异物，历山耕破总为春。
踏青出野蹄如铁，脱白埋沙齿似银。
怒目禄山终不拜，谁知守义似仁人！

第三个是西北方撒马儿罕国差来的番官番吏，进上了一道文表，上十匹紫骝马。这个紫骝马：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
驼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
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第四个是正北方鞑靼国差来的番官番吏，进上了一道文表，贡上了二十只獬羊。这獬羊形似吴牛，角长六尺五寸，满嘴髭髯，正是：

长髯主簿有佳名，獬首柔毛似雪明。
牵引驾车如卫玠，叱教起石羡初平。
出郊不失成君义，跪乳能知报母情。
千载匈奴多牧养，坚持苦节汉苏卿。

第五个是东南方大琉球差来的番官番吏，进上了一道官表，贡上一对白鹦鹉。这个白鹦鹉：

对对含幽思，聪明忆别离。
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
喜有开笼日，宁惭宿旧枝。

白应怜白雪，更复羽毛奇。

第六个是东北方奴儿罕都司差来的番官番吏，进上了一道表文，上一对孔雀。这孔雀：

翠羽红冠锦作衣，托身玄圃与瑶池。
越南产出毡毳美，陇右飞来黼黻奇。
豆蔻图前频起舞，牡丹花下久栖迟。
金屏一箭曾穿处，赢得婚联喜溢眉。

却说这个进贡的都是有名有姓的番王，还有一等没名没姓的进贡金珠、宝贝、庵萝、波罗、熏萨、琉璃、加蒙绞布、独峰福禄、紧鞞兜罗、琥珀、珊瑚、车渠、玛瑙、赛兰、翡翠、砂鼠、龟筒；还有一等果下马，只有三尺高；八梢鱼，八个尾巴；浮胡鱼，八只脚；建同鱼，一个象鼻头，四只脚；长尾鸡，长有一丈；蚊子盐，是蚂蚁儿的卵煮熬得的；菩萨石，生成的佛像；猛火油，偏在水儿里面猛烈；万岁枣，长了有千百年；笃耨香，直冲到三十三天之上；朝霞大火珠，火光照到七十二地之下；歌毕佗树，点点滴滴都是那蜜；淋漓金颜香，树上生成的，香香喷喷直透在凡人身上。这些进贡的都不在话下。只见文武百官三呼万岁，叩头称贺，都说道：“遐迩一体，率宾归王。”万岁爷见之，龙颜大悦，即时传下旨意，有四洋馆款待洋人；着光禄寺筵宴，大宴群臣。宴罢，大小官员各各赏赐有差。这正是：

宴罢蓬莱酒一卮，御炉香透侍臣衣。
归时不辨来时路，一任颠东复倒西。

却说明朝早起，宫里升殿，百官谢恩。谢恩已毕，传宣的说道：“文武两班有事出班引奏，无事卷帘散朝。”鸿胪寺唱说道：“百官平身，散班。”百官齐声呼道：“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涌而退。只见班部中一个老臣，戴的朝冠，披的朝服，系的朝带，穿的朝鞋，手执的象板，口儿里呼的万岁，一个儿跪在金阶之下，不肯散班。

却不知这个老臣姓甚么，名字叫做甚么，乡贯科目又是甚么，跪在金阶之下，口儿里还是说些甚么，心儿里还要做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张天师金阶面主 茅真君玉玺进朝

诗曰：

孤云无定鹤辞巢，自负焦桐不说劳。
服药几年辞碧落，验符何处咒丹毫？
子陵山晓红霞密，青草湖中碧浪高。
从此人稀见踪迹，还因选地种仙桃。

却说文武百官谢恩已毕，各自散班，独有一个老臣跪在金阶之下，口称“万岁”。万岁爷道：“阶下跪的甚么人？”这老臣奏道：“臣龙虎山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领道事张真人某。”万岁爷道：“原来是个张天师，不知卿有何事独跪金阶？”天师道：“臣蒙圣恩，天高地厚，有事不敢不奏。”万岁爷道：“有事但奏不防。”天师道：“昨日诸番进贡的宝贝，都是些不至紧的。”万岁爷道：“那里又有个至紧的么？”天师道：“是有个至紧的。”万岁爷道：“朕父天母地而为之子，天下之民皆吾子，天下之财皆吾财，天下之宝皆吾宝，岂有个至紧之宝之理？”天师道：“这个宝不是天下之宝，都是帝王家里用的宝。”万岁爷道：“若求生富贵，除是帝王家。朕纍承父王基业，西华门里左首，见有广惠库、广积库、承运库、

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戊字库、两座丁字库，共是九库。内殿另有宝藏库，真珠、琥珀、车渠、玛瑙、珊瑚、玳瑁、鸦青、大绿、猫睛、祖母，颠不刺的还有许多，怎么又有一个帝王家里用的至紧之宝？”天师道：“万岁爷赦臣死罪，臣方敢奏，若不赦臣死罪，臣不敢奏。”万岁爷道：“赦卿无罪，但奏不妨。”天师道：“陛下朝里的宝贝，莫说是斗量车载，就是堆积如山，也难以拒敌这一个宝。”万岁爷道：“敢是个骊龙项下的夜明珠么？”天师道：“夜明珠越发不在话下了。”万岁爷道：“似此稀有之宝，可有个名字么？”天师道：“有个名字。”万岁爷道：“是个甚么名字？”天师道：“叫做个传国宝。”万岁爷道：“这传国宝可载在典籍上么？”天师道：“就载在《资治通鉴》上。”万岁爷道：“三教九流，圣经贤传，诸子百家，那一本书朕不曾过眼，怎么不曾看见这个传国宝哩？”天师道：“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故此不曾看见。”万岁爷道：“怎么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你说来与我听着。”天师道：“帝王之学，只讲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与夫古今治乱兴衰之所以然，岂肯下同于布衣寒士，寻朱数墨，逐字逐句，斗靡夸多？故此陛下不曾看见这个传国宝哩！”万岁爷道：“既如此，卿说来与朕听着。”天师道：“当原日三皇治世，五帝为君，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传至周末，列国分争，叫做个秦、楚、燕、魏、赵、韩、齐。却说楚武王当国。国中有一个百姓，姓卞名和，闲游于荆山之下，看见一个凤凰栖于右上。卞和心里想道：璞玉之在石中者，这块石头必定有块宝玉。载之而归，献于武王。武王使玉人视之，玉人说道：‘石也。’武王说和欺君，刖其右足。文王即位，献于文王。文王使玉人视之，玉人说道：‘石也。’文王说和欺君，刖其左足。卞和抱着这块石头，日夜号哭，泪尽继之以

血，闻者心酸。楚武王听见他这一段的情事，方才把个石头解开来，只见里面果真是一块娇滴滴美玉无瑕。后来秦始皇并吞六国，得了这玉，到了二十六年上，拣选天下良工，把这块玉解为三段，中一段，碾做一个天子的传国玺，方圆约有四寸，顶上镌一个五龙交纽，面上李斯镌八个篆字。是那八个篆字？是‘受命于天，富寿永昌’八个篆字。左一段，碾做一个印形，其纽直竖，直竖纽上有两点放光，如人的双目炯炯。右一段，碾做一个印形，其纽横撇，横撇纽上霞光灿灿。这两段却不曾镌刻文字。到二十八年上，始皇东狩，过洞庭湖，风浪大作，舟船将覆。始皇惧，令投横纽印于水。投迄，风浪稍可些。又令投竖纽印于水，投迄，风浪又可些。遂令投传国玺于水，投迄，风平浪静，稳步而行。最后三十六年，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个人手持一物，遮道而来。护从的问他是甚么人，其人说道：‘持此以还祖龙。’从者传与始皇。始皇看来，只见是个传国玺。始皇连忙问道：‘还有两颗玉印，可一同拿来么？’护从的跟问那个人，那个人已自不见踪迹了。故此只是传国玺复归于秦始皇。始皇崩，子婴将玺献与汉高祖。王莽篡位，元祐皇太后将印去打王寻、苏献，崩其一角，以黄金镶之。光武得此玺于宜阳，孙策得此玺于新殿南井中妇人死尸项下，曹操得此玺于许昌，唐高祖得此玺于晋阳，宋玉祖得此玺于陈桥兵变之中，元人得此玺于崖山之下。”

万岁爷道：“这传国玺现在何处？”天师道：“这玺在元顺帝职掌。我太祖爷分遣徐、常两个国公，追擒顺帝，那顺帝越输越走，徐、常二国公越胜越追，一追追到极西上叫做个红罗山，前面就是西洋大海。元顺帝止剩得七人七骑，这两个国公心里想道：‘今番斩草除根也！’元顺帝心里也想道：‘今番送肉上砧也！’那晓得天公另是一个安排。只见西洋海上一

座铜桥，赤磳磳的架在海洋之上，元顺帝赶着白象，驼着传国玺，打从桥上竟往西番。这两个国公赶上前去，已自不见了那座铜桥。转到红罗山，天降角端，口吐人言说话。徐、常二国公才自撤兵而回。故此这个历代传国玺，陷在西番去了。昨日诸番进贡的宝贝，却没有个传国玺在里面，却不都是些不至紧的？”

万岁爷道：“第二颗玉印现在何处？”天师道：“现在三茅山元符宫华阳洞正灵官处职掌。”万岁爷道：“这颗印是怎么的来历，现在三茅山？”天师道：“句容县东南五十里有一个山，形如‘句’字，就叫做个句曲山，道书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汉时有个姓茅的兄弟三人，原是茅蒙真人的玄孙，长的叫做个茅盈，恬心玄漠，遍游天下名山，遇着王真君点化他，传与他道篆符水。汉初元中，过句曲山，升高而望，心里说道：‘这山有异样的形境。’遂入其山，炼丹于华阳洞。丹成，有一白发老者来谒，口称有物相赠。茅盈举手接着，只见是一个锦囊。茅盈开口问他锦囊中还是甚么物件，已自不见了那个白发老者。及至开了锦囊，中间是个朱红小匣。扭开金锁，只见是一颗玉印，方圆有四寸，其纽直竖，竖纽上有两点放光，恰象人的双目炯炯。面上却没有镌刻文字。茅盈心里说道，‘此莫非是山灵授我以印章？’后来募化良工，把个印面镌了‘九老仙都之印’六个字，就占住在句曲山第一个峰头上，道号太元真君。这个真君姓茅，因此上句曲山改名茅山。”万岁爷道：“怎么又叫做三茅山？”天师道：“茅盈第二个兄弟，叫做茅固，官居武威太守；第三个兄弟叫做茅衷，官居上郡太守。闻知道茅盈得道成仙，那两个都弃了官职，寻到茅山来。见了哥哥，日夜修炼。后来俱成地仙。茅固道号定篆真君。占住第二个峰头上；茅衷道号保命仙君，占住第三个峰头上。因此上传

到如今，叫做个三茅山。”万岁爷道：“这颗印后来何人职掌？”天师道：“自从三茅真君现化之后，广招天下道士，崇祠香火，分为上下两宫。历代钦赐田地，约有万余亩，俱是下宫职掌，上宫世袭。灵官这颗印，俱是灵官轮流职掌。”

万岁爷道：“第三颗玉印现在何处？”天师道：“现在小臣府中。”万岁爷道：“这颗印是怎么的来历，现在卿的府中？”天师道：“小臣贵溪县西南八十里，有一座山，其峰峭拔，两面对峙，如龙昂虎踞之状，故此叫做个龙虎山，道书为三十二幅地。臣祖名唤张道陵，乃汉留侯八世的孙，生长在浙之天目山，自幼儿学长生之术，遍游天下名山，东抵兴安云锦溪仙岩洞，炼丹其中三年，青龙白虎旋绕于上。丹成饵之时，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鬼。登蜀之云台峰，拿住一个鬼王，乞命不得，遂出一物自赎。臣祖开视，只见是一颗玉印，其纽横撇，纽上霞光闪闪。臣祖自从得了这颗印，虽不曾篆刻文字，他的术法益神，汉朝孝章皇帝封为天师。遂将玉印开洗，在上面有‘汉天师张真人之印’八个字。后于龙虎山升仙而去，如今飞升台遗址尚存。所遗经篆、符章、印剑传与子孙。龙虎山下有个演法观，古松夹道，后来盖造做个天师府。臣家世袭真人，居于此府。宋江万里有诗为证，诗曰：

凿开风月长生地，占却烟霞不老身。
虚静当年仙去后，不知丹诀付何人？

万岁爷道：“这颗印却在卿的府中？”天师道：“是在臣府中。”万岁爷道：“既是卿府中有此玉印，何不进来与朕？”天师道：“印虽是在臣府中，臣等但能用，却不能职掌。”万岁爷道：“怎么能用不能职掌？”天师道：“臣祖上这颗印，

却收在天上老天师处。”万岁爷道：“老天师在天上那里？”天师道：“现在兜率天清虚府的便是。”万岁爷道：“怎么用这印来？”天师道：“臣府中从山下有一条小路，直到飞升台上，已前的真人，俱从那飞升台上升天取印来用。”万岁爷道：“这如今怎么？”天师道：“后来世远事乖，到于唐末，听着一个风水先生指教，把那条路径儿凿断了，故此传到如今，不得上天去了。”万岁爷道：“既不得上天，怎么得这颗印用？”天师道：“臣祖遗下有一个指甲，臣等急用印之时，焚起香来，把那个指甲放在香烟之上熏他一熏，名唤做烧难香。臣祖就在半天之中现身显化，凡有奏疏，一印可管万千张纸。这就是臣等用印的机缘。”

万岁爷道：“朕用的须得传国玺来。”天师道：“传国玺已经远在西番去了，怎么得来？”万岁爷道：“既有番人走的路，岂无我中国人走的路？朕即时调动南北两边人马，五府侯伯，四十八卫指挥，千、百户，竟往西洋去征战一番，有何不可？”天师道：“西洋道路遥远，崎岖险峻，南朝的人马寸步难行。”万岁爷道：“要知山下路，须问去来人。天师，你好差意了，你又不曾到西洋去走过，怎么晓得西洋的道路是这等样儿难上难？”天师道：“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陛下问臣，臣不敢不以难奏。”万岁爷道：“你把那难走的路儿说与我听着。”天师道：“难走的路儿到肯说，只恐怕万岁爷吃惊，臣该万死。”万岁爷也略略笑了一笑，说道：“朕在北平镇守之时，到边墙外去砍鞑子，砍得他尸积如山，血流成沟，朕只当扫了几只雏鸡儿。朕在百万军中取大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神色自如。就是饶他会摇天关，摧地府，朕也只当个儿戏一般，怎么到个吃惊的地位？”天师道：“请下了旨意，赦臣无罪，臣才敢说。”万岁爷道：“不必太谦，只请说下。”天师道：

“府、州、县、道、集场、埠泊一切，赦臣不说了。”万岁爷道：“正是要找捷些。你只把那险峻关津，崎岖隘口，说与朕知便罢。”

天师道：“天覆地载，日往月来，普天之下有四大部洲：一个是东胜神洲，一个是西牛贺洲，一个是南赡部洲，一个是北俱芦洲。陛下掌管的山河，就是南赡部洲。陛下命将出师，由水路而进，先从洋子大江出，到孟河口上，过了日本扶桑、琉球、交趾，前面就有吸铁岭，五百里难行。过了吸铁岭，前面又有红江口，千里难行。过了红江口，前面又有白龙江，三百里难行。过了白龙江，前面一步也去不得了，一步也去不得了！”万岁爷道：“怎么一步也去不得了？”天师道：“前面就是八百里软洋滩，却怎么去得？”万岁爷道：“怎么叫做个软洋滩？”天师道：“九江八河，五湖四海，那水都是硬的，舟船稳载，顺风扬帆。惟有这八百里的水，是软弱的，鹅毛儿也直沉到底，浮萍儿也自载不起一根，却怎么会过去得？”万岁爷道：“过了这个软水洋，前面是甚么去处？”天师道：“软水洋这一边还是南赡部洲，过了软水洋，那边去就是西牛贺洲了。”万岁爷道：“西牛贺洲何如？”天师道：“到了西牛贺洲，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了的跷蹊惫懒。”万岁爷道：“你只把那有头绪的说来。”天师道：“有头绪的，头一个是个金莲宝象国，第二国是个爪哇国，第三国是个西洋女儿国，第四国是苏门答刺国，第五国是个撒发国，第六国是个溜山国，第七国是木葛兰国，第八国是个柯枝国，第九国是小葛兰国，第十国是个古俚国，第十一国是个金眼国，第十二国是吸葛刺国，第十三国是木骨都国，第十四国是忽鲁谟斯国，第十五国是个银眼国，第十六国是个阿丹国，第十七国是个天方国，第十八国是酆都鬼国。这十八个大国，各国有谋士，各国有军师，

各国番将，番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各国番兵，番兵有遮天掩日之能。也有一等妇人女子，也会调兵设策。还有一等丫头小厮，也会舞棒飞枪。还有一等草仙、鬼仙、人仙、神仙、地仙、天仙、祖师、真君、中品、天尊，一个个都会呼雷吸电。还有一等番僧、胡僧、圣僧、禅僧、游脚僧、喇抹僧、靠佛僧，一个个都解役鬼驱神，只杀得翻江搅海，地动天摇。这正是强龙不斗地头蛇，南朝人马怎么去得？”万岁爷道：“厮杀的事不在话下，只是为着这块石头，亦不当勤兵于远。”天师道：“传国玺终是不得来了。”万岁爷道：“传国玺已是求之不得，卿府玉印，又在兜率天清虚府，不知茅山的印，朕可用以？”天师道：“凡夫修到神仙地位，三朝天子福，七辈状元才，天子神仙，一而二，二而一，岂有三茅祖师之印，陛下用不得之理？”万岁爷道：“传下一道旨意，发下一面金牌，差下一个能达的官员，前往三茅山宣印见朕。”连问了三声“那一个官去得？”阶下并没有一个官员答应。只见姚太师站在万岁爷御座左侧说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就差张真人前去。”奉圣旨是。万岁爷退朝。

张天师受了这一道圣旨，领了这一面金牌，带了这一班校尉，星夜奔驱，不敢违误。出了通济门，过了高桥门，竟奔句容县去。这九十里路上，心里想道：“姚太师分明是个出家人，做了这许多勾当。今日看见我们儒、释、道本是个屡世通家了，他就把个宣印的差栽陷我，好没来由哩！”转想转恼，却不觉的到了句容。句容县官来迎，天师道：“旨意在身，不及施礼。”竟往三茅山而去。

却说三茅山的正灵官也是从八品的官，副灵官也是从九品的官。这一日正是三月十八日洗殿之日，两个灵官领着两班当直的道士，收拾了殿宇，锁钥了殿门，各自下山，各归各宫安

置。那晓得睡到半夜三更，只听得外面的人吆吆喝喝，都说道：“山顶上发了南方丙。”那一个道士不起来？那一个灵官不起来？及至跑到山顶上，却又不见了火光，转到上宫、下宫，又只见火光焰焰。众道士说道：“不好了，想必有甚么祸事临门。”灵官道：“火发敢是主大贵人至？”道犹未了，金鸡三唱，曙色朦胧，只听知说道：“圣旨已到，快排香案开读。”把这些道士吓得慌上慌，一个个都到小酒店里去讨法衣，把这灵官吓得忙上忙，一个个都到徒弟床上去摸冠儿。天师捧了圣旨，校尉捧了金牌。竟到山顶上殿之内开读。开读已毕，天师参见三茅祖师，金鼎内捻了一炷明香上来。天师参见祖师，不行跪拜礼，只得把个手儿举三举，把个牙齿儿叩三叩，竟出前殿坐下。那个灵官捧着那颗玉印，装在蟠龙匣里面，付与天师。天师心忙意急，抽身便转南京。正是：急递思乡马，张帆下水船。流星不落地，弩箭乍离弦。天师捧了这个蟠龙盒儿，径进通济门，会同馆住着。等到五更时分，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正是：

临轩后扇似云收，率土朝天极水流。
瑞色含春当正殿，香烟捧日在高楼。
三朝气早迎恩泽，万岁声长绕冕旒。
请问汉家功第一，麒麟阁上识鄴侯。

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传宣的问道：“文武班齐么？”押班的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武将无差，班次已经齐整了。”传宣的道：“各官有事的引奏，无事的退班。”道犹未了，黄门官说道：“张天师在门外听宣。”万岁爷道：“宣他进来。”只见三宣两召，宣至金銮。天师五拜三叩头，三呼万

岁。万岁爷道：“着卿宣印，印在何处？”天师道：“现在午门，不敢擅入。”万岁爷道：“宣玺进朝。”天师听知宣印进朝的旨意，忙忙的走到午门上，举起个蟠龙盒儿，奉与礼部尚书接着，奉与掌朝的阁老。掌朝的阁老接着，奉与司礼监的太监。司礼监太监献上龙颜。龙颜见之，果真这颗玺霞光万道，瑞气千条。龙颜大喜。只是上面还有六个字，不合折些。

不知还是那六个字不合朝廷使用，不知后来把几个字更替，他才合朝廷使用，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张天师兴道灭僧 金碧峰南来救难

诗曰：

髻屿琢就质坚刚，布命朝廷法制良。
宝盒深藏金缕钿，朱砂新梁玉文香。
宫中示信流千古，阙下颁荣遍四方。
却忆卞和三献后，到今如斗镇家邦。

却说万岁爷看了这颗玉玺，龙颜大喜，只是印面上是个“九老仙都之印”六个字。万岁爷道：“这玉玺委实是精，只不知朕可用得么？”天师道：“陛下用得。”万岁爷道：“朕富有四海之内，贵为天子，用了这个‘九老仙都之印’，朕却不反又做了个道士也？”这句话儿虽是万岁爷盘驳的，不至紧，天师心里想道：“似这等说来，反为期侮朝廷了。”吓得他魂不附体，慌忙的五拜三叩头，说道：“臣启陛下，这颗印朝廷可用，只是玉玺可用，非是‘九老仙都’之字可用。”万岁爷道：“既是这个字不可用，却待怎么处分他？”天师还不曾回话，只见那个姚太师又在御座左侧又说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个字不可用，也在天师身上哩！”万岁爷道：“这个字不可用，须在天师身上。”天师道：“臣有一计，伏望

天裁。”万岁爷道：“你说来与朕听着。”天师道：“这印面上的篆文，当原日也不过是个镌刻的。这如今伏乞陛下传出一道旨意，拣选天下良工，镌刻上朝廷爷的字号，便是朝廷爷用的，有何不可！”万岁爷道：“天师之言有理。”即时传出一道旨意，着尚宝寺正堂钱某朝夕守护。又传出一道旨意，着工部正堂马尚书管理镌刻。又传出一道旨意，着文华殿掌中书事中书舍人刘某篆与他“奉天承运之宝”六个字。

你看旨意已到，谁敢有违？只见尚宝寺卿领了旨意，捧着这颗玉玺，朝夕不离；工部尚书领了旨意，即时发下了许多的文书，写下了许多的牌票，就仰五城两县拣选碾玉匠人，眼同考校，精上要精，强上要强。每城限取五名，五五二十五名；每县限取五名，二五一十名。拘齐火速赴部听用毋违。不觉的五城两县带领着一班儿碾玉的匠人来见，尚书道：“解官销缴文书，各回本职，众匠人叫上纪录司取过纪录簿来，把这些匠人的名姓逐一计开，以便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纪完发放街下俟候。”原来这个玉玺，不敢轻自碾动，又不敢发落。该房径在工部大堂上陈设了两张公案，公案上裱铺锦绣，褥引芙蓉。又且关会钦天监，择取吉日良辰，马尚书朝衣朝冠，焚香拜告天地。拜告已毕，转身又拜了玉玺，方自到尚宝寺，手里请出玺来，安在这个公案裱褥之上。众匠人各各拜天礼地，烧纸拈香，方才走近前来。只见这颗玺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欲待不动手，却是圣旨不敢违拗；欲待动手来，这玺好怕人也。只听得堂上一声云板响，尚书道：“辰时已到，众匠人兴工。”众匠人只得动手。原来这些匠人不是胡乱的动手，先前分定了上中、下三班。匠人九名三班，共三九二十七名，余八名，两名添砂，两名换水，两名补空，两名提点。周而复始，序次而行。每日间也不是时时刻刻用工。寅时匠人进衙，卯时还不动手；

辰时兴工，巳时又兴工；午时正是磨洗，未时还磨，申时歇斫。一日间怎么有这许多分派？原来寅、卯时日初出，太阳尚斜，辰、巳、午、未，太阳居顶，申牌时分，太阳西坠，故此一日之中，有用工时，有不敢用工时。

马尚书心里想道：“这个玺若是磨洗得工成，还有衣锦还乡的日子；若是磨洗得不成，却不知怎么是好哩！”众匠人心里想道：“磨洗这个玺，若有功果，羊酒花红；若有疏虞，祸来不测。”一个个拎着脑袋儿在手里，一个个挂着心胆儿在刀上。却不觉的光阴迅速，时序催迁，转眼就是三十个日子。一个月日已周，工程圆满。尚宝寺卿眼睁睁的看看这玉玺上“奉天承运之宝”六个字。马尚书眼见的玺面上是“奉天承运之宝”六个字。两家儿一同欢喜，叫过把总来，权插一对金花，权挂一匹大红缎子；叫过众匠人来，权且散些赏赐，但待圣旨看来，另行重重颁赏。

尚宝寺仍旧捧了这颗玉玺，马尚书径到朝门外来复看旨意。只见五更三点，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传宣的道：“文武班齐么？”押班的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武将无差，班已齐整了。”传宣的道：“各官有事的引奏，无事的退班。”道犹未了，黄门官说道：“现有工部马尚书听宣。”圣旨道：“宣进朝来。”三宣两召，宣至金銮。马尚书五拜三叩头，三呼万岁。圣旨道：“烦卿开工，用工何如？”马尚书道：“万岁爷的洪福齐天，开玺的工程已经完备。”圣旨道：“现在何处？”马尚书道：“现在午门，请旨定夺。”圣旨道：“宣玺进朝。”尚宝寺听知宣玺进朝，双手举起，奉与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接着，奉与掌朝阁老。掌朝阁老接着，奉与司礼监太监。司礼太监献上龙颜。龙颜见之，果是“奉天承运之宝”的篆文。圣旨道：“着司礼监将玺用纸上我看着。”秉笔的太监慌忙里

刷上朱砂，司笺的太监慌忙里展开茧素，一连用上两三颗玺。圣旨掀开看时，原来又是“九老仙都之印”的篆文。圣旨已自有三分不宽快了，故此不宣尚宝寺，止是传出一道旨意，宣上工部尚书，另行开洗。

马尚书领着这颗玉玺，转到本衙，悲悲切切，两泪双抛，心里想道：“空负了我十载茧窗之苦，官居二品之尊，今日断送在这个玺上。”没奈何，只得唤过该房来，写了飞票，用了印信，仍旧拘到原旧的碾玉匠人。这些匠人听知这段事故，也都哭哭啼啼，怕遭刑宪。却又官差不自由，只得前来，分班的仍旧分班，添砂换水的仍旧添砂换水，补空提点的仍旧补空提点。每日间寅时进衙，仍旧进衙；卯时不动手，仍旧不动手；辰时兴工，仍旧兴工；巳时又兴，仍旧又兴；午时磨洗，仍旧磨洗；未时还磨，仍旧还磨；申时歇斫，仍旧歇斫。今番比着前番做的更加烧辣些，故此不及一个月日，已经完备了。马尚书仔细看来，明明的是“奉天承运之宝”六个字，却又进朝复命。

只见万岁爷在谨身殿议事，马尚书心忙意急，投谨身殿而来。黄门官道：“工部尚书在殿外听宣。”圣旨道：“宣他进来。”尚书也不待三宣两召，径自进来。圣旨道：“卿来的何事，这等促迫？”尚书道：“开玺工完，特来复命。”圣旨道：“玺在何处？”尚书道：“玺在门外听宣。”圣旨道：“宣玺进来。”即时宣进玉玺，到于谨身殿内。龙颜观看之时，委是“奉天承运之宝”六个字，忙刷朱砂印在纸上，掀起看来，依旧又是“九老仙都之印。”圣旨已自有七分不快了，又宣工部尚书领出去重造。

尚书仍旧点起匠人，匠人仍旧用工开洗。尚书挨着这个二品的官，众匠人接着这个一条的命。尚书道：“今番要把旧字

洗得清，却才新字开得明。”众匠人都说道：“理会得了。”旧字洗得清，新字开得明。只说着“洗得清”三个字，就把个玺洗薄了一半，岂又有不清之理？只说着“开得明”三个字，却在那新半个上镌刻了字，又岂有不明之理？分分明明是个“奉天承运之宝”。不觉的工程又满，明日五更宫里升殿，尚书进上玺来，忙刷朱砂，印在纸上，掀起看时，仍复又是“九老仙都之印。”万岁爷一时间怒发雷霆，威摧山岳，举了此印，望九间殿丹墀之下只是一擗，骂说道：“纵是能者，不过草仙而已，怎敢戏弄朝廷！”即时传出一道旨意，宣上锦衣卫掌印的堂官，到于午门之外，押将玉印，重责四十御棍，永不叙用。锦衣卫都指挥领了圣旨，喝令校尉五棍一换，四十御棍，换了八个校尉，把个玉玺打得一命归泉，不中重用。怎么一个玺叫做一命归泉，不中重用？原来这块玉玺是个活的，夜食四两朱砂，一印千纸纸。自从打了四十御棍之后，不食朱砂，一印只是一张纸，却不是个一命归泉，不中重用？到如今这颗印，还是茅山侍奉灵官收管。

地说万岁爷撤座，文武百官散班。正是：青天白日，撞着一个显歹子，莫道无神也有神。到了半夜二更，三茅祖师见说打了他的玉玺四十御棍，兄弟们心怀忿恨，一个人一拳，一个人一脚，把个华阳洞踹沉了。当原先这个华阳洞，洞里坐得百十个人，丹灶丹鼎、石床石凳，各样的奇异物件，不计其数。只因三位祖师踹沉了，故此这如今只留得一个洞口在了。这三位祖师踹沉一个华阳洞不至紧，即时间驾起祥云，霞光万道，竟奔金陵建康府而来，实在有个不良之意。只见万岁爷正在乾清宫龙床之上鼾鼾的熟睡，头顶上现出真身，三茅祖师才知道万岁爷是玉虚师相玄天大帝临凡。原来玄武爷比着三茅祖师还大几级，不是个对头。好三茅祖师，知己知彼，袖手而归。不

觉的金鸡三唱，曙色朦胧，宫里升殿，文武百官进朝。正是：

钟传紫禁才应彻，漏报仙闾俨已开。
双阙薄烟笼菡萏，九成初日照蓬莱。
朝时但向丹墀拜，仗下应从紫殿回。
圣道逍遥更何事，愿将巴曲赞康哉！

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圣旨一道，特宣龙虎山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领道事张真人见朝。天师见了旨意，忙来朝谒，五拜三叩头，三呼万岁。万岁爷道：“昨日三茅山的印，已经打了四十御棍，不中用了，卿府的玺，又在兜率天清虚府，不能用了。朕到今日，还把那个玺来用？”天师道：“陛下用的还是传国玺。”万岁爷道：“依卿说起来，传国玺又去得远哩！”天师道：“西番路途遥远，险隘崎岖，一时往来不便。”万岁爷道：“须得一员能达的官，往西番去走一遭。”天师还不曾回复，姚太师站在御座左侧说道：“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须就着在张真人身上要也。”万岁爷道：“张真人，这玺却在你身上要也。”天师心里想道：“这个姚太师，我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苦苦的计较我们，忒来得紧了。我怎么也设一个计较，也还一个礼儿。”好个天师，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姚太师他本是个僧家，我今日就在这个取玺上，要灭了他的僧家，教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日噬脐，悔之无及。”因是万岁爷着他要玺，他就回复道：“臣有一计，要这个传国玺，如探囊取物，手到擎来。”万岁爷道：“卿有何计，说来与朕听着。”天师道：“臣有一事，依臣所奏，然后才敢献上计来。万岁爷道：“依卿所奏，钦此钦遵。”天师道：“陛下要用取玺之计，先将南

北两京一十三省庵庙禅林里的和尚一齐灭了，方才臣有一计，前往西洋取其国玺，手到玺来。”万岁爷只是取玺的必胜，便自准依所奏，即时传出一道旨意，尽灭佛门，该礼部知道。礼部移文关会两京十三省，晓谕天下僧人，无论地方远近，以关文到日为制，俱限七日之内下山还俗。七日以内未下山者，发口外为民；七日以外不下山者，以违背圣旨论，俗家全家处斩。四邻通同，不行举首者，发边远充军。

自古道“近火者先焦”。这个金陵建康府近在辇毂之下，礼部发下了告示，五城兵马司追销。天下名山僧占多，南朝有四百八十座寺，无万的僧人，龙蛇混杂，一例儿都要撵他下山。况兼圣旨的事重，又岂可容情得的？众僧人那一个敢执拗，只得收拾行囊包裹，一个个高肩担儿挑着，哭哭啼啼。也有师父哭徒弟的，也有徒弟哭师父的；也有师公哭徒孙的，也有徒孙哭师公的；也有师父、师公哭着别个房头徒弟、徒孙的，也有徒弟、徒孙哭着别个房头师父、师公的；也有张和尚帽子，李和尚戴得去的；也有李和尚的驴，张和尚骑得去的；也有到私窠子家里无限别离情的，也有到尼姑庵里去抱娃娃的。正是“削发又犯法，离家又到家”；“袖拂白云归洞口，杖挑明月浪天涯。可怜树顶新巢鹤，辜负篱边旧种花。”

却说这些僧人下山出乎无奈，那一个不致怨一声？人多怨多，却就掠动了五台山清凉寺里的那一位讲典的碧峰长老。长老正在升座玄谈，信风到了，长老便知其情，心里想道：“摩诃僧祇果真有此厄会，我若不行，佛门永不得兴起。我原日为甚么来住世也？”即时按住经典，吩咐提科的殿主上来：“你可对众僧人说，好好的看守祈场，我往南京去走一遭来。”只见左善世、右善世、左阐教、右阐教、左讲经、右讲经、左觉义、右觉义、正提科、副提科、正住持、副住持、正僧会、副

僧会、正僧科、副僧科、正僧纲、副僧纲、正僧纪、副僧纪，个个说道：“老爷经典正讲在玄妙之处，弟子们实指望拔离苦海，永不蹉地狱之门，怎么今日要去？”又只见一切比丘僧，一切比丘尼，一切优婆塞，一切优婆夷，四众人等，人人说道：“老爷经典正讲在玄妙之处，弟子们实指望拔离苦海，永不蹉地狱之门，怎么今日要去？”又只见徒弟非幻、徒孙云谷也说道：“走千家不如坐一家，怎么又向南京去？”碧峰长老道：“你们不须挂牵，我快去快来也。”众人说道：“老爷此去几时来？”长老道：“往还只好两三个日子。”怎么五台山走到南京，往还只要两三个日子？原来碧峰长老是个古佛临凡，金光起外便行，金光按下便住，故此与凡人不同。众人说道：“老爷若去，弟子们度日如年，两三日也难捱了。”长老终是去的心胜，更不打话。你看他头戴的圆帽，身穿的染色直裰，腰系的黄丝细绦，脚蹬的暑袜禅鞋，肩掇的九环锡杖，金光起处，便早已离了五台山，顷刻里就到了南京上清河。举头一望，好个南京，真个是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有一曲《帝京瞻望词》为证，词曰：

汉室金陵吴建业，盘逵百里帝王国。
三山二水壮皇图，虎踞龙蟠旺地脉。
钟陵佳气郁葱葱，万岁嵩呼遗剑弓。
紫雾寒浮山月晓，红云晴挟大明东。
巍峨阙殿隐灵谷，星列辰分环辇毂。
天上清虚广寒宫，人间玉藻琼枝屋。
阅江楼下抚红泉，鹤鸟台上眺青天。
分服不殊周镐洛，授时犹守舜玗璠。
主家戚里连朱户，执戟三千食帝禄。

长扬校猎疾飞云，熊馆驱驰如破竹。
钟鼓堂皇肃未央，严更跽道俨周行。
带砺共盟千古石，金瓯永称万年觞。
此时天予尊文教，求贤直下金门诏。
草茅愿策治安书，葵曝敢挥清平调。
石渠天禄宛蓬瀛，经筵御日对承明。
作赋未能遭拘监，注书甘自老虞卿。
吁嗟世人嗜竿不嗜瑟，真贋缤纷谁鉴别？
安贫独有子云贤，寂寞玄成聊自适。
世事湛浮似转丸，由来先达笑弹冠。
咫尺君门远万里，令人惆怅五云端。

又有《狮子山》《清凉寺》二律诗为证：

万仞颠崖俯大江，天开此险世无双。
符坚小见堪遗笑，魏武雄心入挫降。
一统舆图新气象，六朝形胜旧名邦。
题诗未觉登临晚，笑折黄花满酒缸。
不用芒鞋竹杖扳，肩舆直到翠微间。
生逢王气千年地，秀拔金莲一座山。
佛殿倚空临上界，僧房习静隔尘寰。
传杯暂借伊周手，且放经纶半日闲。

却说长老到了南京上清河，按下金光，竟投双庙儿落下。
此时已自三更天矣。正是：

静夜有清光，闲堂仍独息。

念身幸无恨，志气方自得。
乐哉何所忧，所忧非我力。

却说三更天气，长老已自到了上清河双庙儿落下。这个庙里虽有几个神道，他看见长老金光万道，晓得他不是个巧主儿，也都各自去了。长老进了庙门，坐在他供案之上。只见一阵的风过，好风呀：

无踪无影透人怀，四季能吹万物开。
就地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

风过处，刮将一位神道进来了。这位神道怎么样打扮？只见他戴的汉巾，披的绿锦，玉带横腰，青龙刀凛凛。长老道：“是何圣贤？”那神说道：“佛弟子是十八位护教伽蓝。”长老道：“原来是玉泉山显圣的关将。”那神说道：“便是。”长老道：“请回本位，不敢有劳。”这一位神道去了。又只见一阵风过，好风呀：

有声无影遍天涯，庭院朱帘日自斜。
夜月江城传戍鼓，夕阳关塞递胡茄。

风过处，又刮将许多神道进来了。长老道：“来者何神？各通名姓。”只见这些神道各人自通名姓，原来一个是日游神，一个是夜游神，一个是增福神，一个是掠福神，一个是纠察神，一个是虚空过往神，又有五个是五方揭谛神。长老道：“诸神各回本位，不必相劳。”这些神道各自散了。又只见一阵风过，好风呀：

无影无踪一气回，花心柳眼乱吹开。
分明昨晚西楼上，斜拽笙歌入耳来。

风过处，又刮将一位神道来也。这位神道又怎么打扮？只见他头戴的皂幞头，身穿的大红袍，腰系的黄金带，手拿的象牙笏板当张刀。且自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傅粉的脸，三分的髭髯。见了长老，绕佛三匝，叩齿通虔。长老道：“是何神圣？”那神说道：“小神是南京城里斩妖缚邪护呵真命皇帝御驾的便是。”长老道：“你护呵那个真命皇帝来？”那神说道：“大凡真命皇帝下界，百神护呵。小神是保护洪武爷御驾的便是。”长老道：“现在那里管事？”那神说道：“小神现今在里十三、外十八，把守江东门的便是。”长老道：“你曾斩甚么妖，缚甚么邪？”那神说道：“自从胡元入主中国，乾坤颠倒，妖邪极多，精怪无数。及至洪武爷下界，小神护呵斩缚，这些妖怪方才远走地方，这地方方才宁静。”长老道：“有何凭据？”那神说道：“有一个三山街卖药的贺道人为证。”长老道：“怎么贺道人为证？”那神说道：“贺家是南京城里一个古迹人家，是汉末三分时候住起的。那卖药的道人也有几分灵性，日里医人，夜来医鬼。有一个精怪时常来到贺道人的家里取药，走动了约有三五十年。忽一日五更三点，哭啼啼的来辞贺道人，说道：‘业师，业师，我今番再来取药了。’贺道人说道：‘仙家，你为何发出此言？’那精怪说道：‘自今洪武爷治世，按上界娄金天星，玉皇有旨，差各城隍各门把守。我们邪不能胜正，怎么又敢进门来也。’呼的一声风响，这个精怪就去了。这却不是小神斩妖缚邪的凭据么？”长老道：“原来你是个城隍菩萨哩！”那神说道：“便是。”长老道：

“既是城隍，请通名姓。”城隍说道：“小神姓纪名信。”长老道：“天下都是你一个人么？”城隍道：“不但这个江东门，天下城隍都姓纪。不但天下，就是海外东洋西戎，南蛮北狄，万国九洲，普天下的庙宇城隍都要姓纪。”

这话儿还不曾说得了，只见眼面前又有一个神道，也头戴的皂幞头，也身穿的大红袍，也腰系的黄金带，也手里拿的象牙笏板当张刀，高声说道：“少说些哩！”城隍说道：“怎么少说些？”那神说道：“你说天下城隍都姓纪，海外城隍都姓纪哩！”城隍说道：“却不是天下城隍都姓纪，海外城隍都姓纪怎么？”那神说道：“且莫讲天下，且莫提海外，只怕咫尺之间就有一个城隍不姓纪哩！”城隍菩萨大怒，说道：“你是甚么人？敢学我们装来，敢来抢白我们说话？也罢，你说得咫尺之内，有个城隍不姓纪，便白干休；若说不得咫尺之内有个城隍不姓纪，我教你吃我的象牙板这一亏。”那神说道：“你这等性如火爆。常言道‘有理不在高声’，还有这个佛菩萨做个证明功德。”长老道：“你两家也不要伤了和气，各人说出各人的话来，自有公道在那里。”城隍说道：“少叙闲谈，你只说出咫尺之内有个城隍不姓纪来，便罢。”那神说道：“我问你，应天府管几县哩？”城隍道：“管的七县。”那神说道：“七县中间可有个溧水县么？”城隍道：“有个溧水县。”那神说道：“溧水县城隍姓甚么哩？”城隍道：“都是我姓纪的。”那神道：“却不姓纪。”城隍道：“姓纪。”那神说道：“不姓纪。”两家儿都不认输。长老道：“难凭你两家硬证，你们说姓纪的，说出一个姓纪的缘由来：说不姓纪的，也说出一个不姓纪的缘由来。”

却不知溧水县的城隍果真是姓纪，果真是不姓纪；不知这个城隍说出个甚么姓纪的缘由来，又不知那一位神道说出个甚

么不姓纪的缘由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白城隍执掌漂水 张天师怒发碧峰

诗曰：

万峰秋尽百泉清，旧锁禅扉在赤城。
枫浦客来烟未散，竹窗僧去月犹明。
杯浮野渡鱼龙远，锡响空山虎豹惊。
一字不留何足讶，白云无路水无情。

这诗是单道僧家的。

却说城隍说过，天下城隍都姓纪。那一位神道说道：“漂水县城隍不姓纪。”长老道：“难凭你两家硬证。你们说天下城隍都姓纪的，说出一个都姓纪的缘由来；你们说漂水县城隍不姓纪的，说出一个不姓纪的缘由来。”城隍菩萨就抢出说道：“小神亲事汉高祖，见危授命，为臣死忠，以此敕封我为天下都城隍。到如今历了多少朝代，熬了多少岁寒，岂有天下之大，另有一个天下？都城隍之外，另有一个城隍？以此天下城隍都姓纪。”长老道：“你说漂水县城隍不姓纪的，怎么说？”那神说道：“这话儿说起来且是长哩！”长老道：“但说不妨。”

那神说道：“当原日中八洞神仙前赴西池王母大宴，那七位神仙去得快爽些，独有吕纯阳驾着云，蹑着雾，自由自在，

迤迤而行。正行之际，猛听得下界歌声满耳，他便拨开云头，望下睃着。只见是个南朝城中百花巷里一所花园，花园之内，一个闺女领着几个丫环行歌互答。原来这个闺女领了几个丫环，看见那百草排芽，杂花开放，不觉的唱个旧词儿，说道：‘二九佳人进花园，手扯花枝泪涟涟。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内中就有个知趣的丫头，就接着唱一个说道：‘可叹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使尽金还在，过去光阴那里寻？’天下事有个知趣的，就有个不知趣的，那不知趣的就唱一个说道：‘十三十四正当时，只我十八十九还婚姻迟。二十三十容颜退，衾寒枕冷那个知？’吕纯阳听知这些歌儿，心里说道：‘小鬼头春心动也！待我下去走一遭来。’便自按住云头，落在花园之内。吕纯阳本是标致，再加变上了一变，越加齐整，真个是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你便是个铁石人，也自意惹情牵。你看他头戴的紫薇折角巾，身穿的佛头青绉纱直裰，脚穿的裤腿儿暑袜，三镶的履鞋，竟迎着那闺女儿走。那个女孩儿家脸皮儿薄薄的，羞的赤面通红，转身便走。好个纯阳，妆着个嘴脸儿，赶上前去，赔一个小心，唱一个喏。那闺女没奈何，也自回了一拜。纯阳说道：‘小娘子休怪。’那闺女带着恼头儿说道：‘君子，你既读孔圣之书，岂不达周公之礼，怎么无故擅入人家？’纯阳又故意的赔个小心，说道：‘在下不枉是黉门中一个秀才。适才有几位窗友，拉我们到勾栏之中去耍子，是我怕宗师访出来饮酒宿娼，有亏行止，不便前程，因此上回避他。不觉的擅入潭府，搪突之罪，望乞恕饶。’那闺女说道：‘既是如此’，叫丫头过来：‘你送这位相公到书房里去回避一会罢。’女孩儿抽身先自归到内房去了。那晓得这个丫环听着个秀才唆拔，倒不领他到书房里去，反又领他到卧房儿里面来。这个女孩儿，一则是早年丧了父，抚养了些，

二则是这一日母亲到王姨娘家里去了，三则是禁不得那个秀才的温存，四则是吃亏了这些丫头们的撺掇，故此吕纯阳就得了手。自后日去夜来，暗来明去，颇觉的稔熟了。

“却说母亲在王姨娘家里归来，那晓得这一段的情故？只是女儿家容颜日日觉的消瘦，唇儿渐渐淡，脸儿渐渐黄，为母的看见，心下不忍。只见明日是个七月初一日，母亲说道：‘女儿，你今夜早些安歇罢，明日是个初一日，我和你到南门外梅庙里去进一炷香。进了香回来，我和你到长干寺里去听一会讲经说法，散一散你的闷儿来。’果然是到了明日，两乘轿子出了门，进了庙，拈了香，折回来竟投长干寺而去。只见寺里正在撞鼓，法主升座说经，四众人等听讲。歇一会，香尽经完，法师下座，看见了这个白氏女，问道：‘这个道人贵姓？还是那家的？’只见那母亲向前下拜，说道：‘弟子姓白，这是弟子的小女，小名叫做白牡丹。’法师道：‘他面上却有邪气。’白氏母道：‘邪气敢害人么？’法师道：‘这条命多则一个月。’白氏母道：‘望气老爷见怜，和我救他一救。’法师道：‘你回去问他，夜晚间可有些甚么形迹，你再来回我的话，我却好下手救他。’白氏母转进家门，把个女儿细盘了一遍。女儿要命，也只得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了一遍。明日个白氏母再到长干寺，见了法师，把个前项事也自对他细细的说了。法师道：‘善菩萨，你来，我教你一段工夫，如此如此。’白氏母归来，对着女儿道：‘我教你救命的工夫，如此如此。’这女儿紧记在心。

“果然是二更时分，那秀才仍旧的来，仍旧的事。这女儿依着母亲的教法，如此如此，把那个吕纯阳激得暴跳。原来吕纯阳人人说他酒、色、财、气，其实的全无此说。这场事岂为贪花，却是个采阴补阳之术。那晓得那个法师打破了机关，教

他到交合之时，紧溜头处，用手指头在左肋之下点他一点，反把他的丹田至宝卸到了阴户之中。这岂不是个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故此吕纯阳激得只是暴跳，飞剑就来斩这白氏女。这女儿却慌了，跪着讨饶，就说出长干寺里的法师来。

“那口纯阳飞剑到长干寺里去斩那个法师。原来那个法师又不是等闲的，是个黄龙禅师。这口剑飞起来，竟奔神师身上。那禅师喝声道：‘孽畜！不得无礼。’用手一指，竟插在地上。洞宾看见那口雄剑不回来，急忙又丢起个雌剑。雌剑也被他指一指，插在右壁厢。洞宾看见，却自慌了，驾云就走。黄龙将手一指，把个洞宾一个觔斗翻将下来。洞宾转身望黄龙便拜，说道：‘望慈悲见恕罢！’黄龙道：‘我也肯慈悲你，你却不肯慈悲别人哩！’洞宾道：‘今后晓得慈悲了。’黄龙道：‘你身上穿得甚么？’洞宾道：‘是件纳头。’黄龙道：‘可知是件纳头。你既穿了纳头，行如闺女，坐象病夫，眼不观邪色，耳不听淫声，才叫做个纳头，焉得这等贪爱色欲！’洞宾道：‘这的是我不是，从今后改却前非，万望老师还我两口剑罢。’黄龙道：‘我待还你剑来，其实你又伤人。’洞宾道：‘再不伤人了。’黄龙道：‘这两口剑，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门上，与我护法，雌的还你罢。’洞宾先生走向前去，拔出雌剑来，拿在手里。黄龙法师说道：‘剑便还你，还不是这等的佩法。’先生道：‘又怎么个佩法？’黄龙法师道：‘你当日行凶，剑插在腰股之间，分为左右。今日这口剑，却要你佩在背脊上，要斩他人，拔出鞘来，先从我项上经过：斩妖缚邪，听你所用；如要伤人，先伤你自己。’先生道：‘谨如命。’故此叫做个‘洞宾背剑’。洞宾得了这口剑，又说道：‘弟子没有了丹田之宝，赴不得西池王母蟠桃大会，望老师再指教一番。’法师道：‘我教你到龙江关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仪真县；’

仪真县叫船，七十里水路，竟到扬州府；扬州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高邮州。到了高邮不要去了，你就在那个地上寻个处所养阳，九年功成行满，再朝玉京。’洞宾先生得了口剑，又得了养阳的处所，竟自拜谢而去。至今高邮州有个洞宾养阳观的古迹。

“却说白氏女叫做个白牡丹，得了纯阳的至宝，月信愆期，身怀六甲，怀了二十个整月，方才分娩。生下一个娃娃来不至紧，只见顶平额阔，天仓饱满，地角方圆，虽则初然降生，就象个两岁三岁的模样。白氏母没奈何，只得养了他。养到五岁六岁，投师开蒙。七岁八岁，四书五经，无不通解。九岁十岁，旁及诸子百家。十一十二，淹贯了三教九流，总括了五车百艺。十三岁入学，十四岁中举，十五岁登黄甲。初任句容县知县，六年考满，考上上，行取进京，补广东道监察御史。柱下弹劾，驄马风生，三迁九转，一转转到了兵部侍郎之职。回马南朝谒陵，径往溧水县往下。这个白侍郎一清如水，与百姓水米无交，秋毫无犯，只是心上喜好的有一件东西。是个甚么东西？却说白侍郎秋毫不染，只是喜欢的鸡子，每日侵早起来，要鸡子做上一碗汤，润其心肺。因此上逢府、州、县、道，行头、铺户，逐日买办进来，送进衙来，交与贴身的门子。忽一日铺户进了鸡子，门子接了他的，就安在衣厨之内。到于三更时分，门子们都已睡了，只有白侍郎眼睁睁的睡不成来。只见一群鼠耗，把些鸡子尽行搬运去了。怎么鼠耗搬得鸡子动？原来两个鼠耗同来，一个仰着睡在厨里，把个鸡子抱在肚上，四个爪儿搂定了，这一个把个嘴儿咬着那个睡的尾巴，逐步的拖也拖将去了。拖来拖去，尽行去了。白侍郎见之，心里想道：‘天下事那里没有个屈情。’明日个起来不见了这些鸡子，门子没有甚么交付厨子，厨子没有甚么去做汤。侍郎坐在堂上，只作不知，故

意儿叫过四个门子来，拷究他一番：打的打，夹的夹，拶的拶，攒的攒。也有招道偷吃了的，也有招道偷出去了，那个省得是个鼠耗之灾？侍郎看见这等屈打屈招，心里想道：‘天下有多少屈情的事，我做了数十年官，错断了多少屈情的事。我为官受禄一场，不能为国为民，反做下了这等无常孽帐，枉耽了这个人身！’咬着牙齿，革叮一声响，猛地里照着廷柱上‘哼通’。一个‘哼通’不至紧，撞得脑浆似箭，口血如流，命染黄泉，身归那世。当有诸神上表，奏知玉皇大帝，说道：‘下方有这等的清官，怕屈了民情，宁可己身先丧。’玉帝差了许真君传下旨意，把个白侍郎进兜率宫，竟到凌霄宝殿，玉皇设宴款待了他。因他在溧水县身亡，就敕封他为溧水县城隍管事，写敕与他，到任管事。故此溧水县城隍姓白。你怎么道天下城隍没有个别姓？”

长老道：“我和你解了罢，天下城隍姓纪，溧水县城隍姓白。”那神说道：“好了他些！”长老道：“你敢就是白城隍么？”那神说道：“不是。”长老道：“你既不是白城隍，怎么来费这许多的唇口？”那神道：“不公不法，许诸人直言无隐。”长老道：“你是何神？”那神说道：“小神是天下的都土地。”长老道：“你怎么和城隍一样妆束？”都土地说道：“我本与他对职的，止有那下面站钓小土地，才受他的节制。”长老抬起头看来，只见下面一些矮矬矬的老儿，头戴的一色东坡巾，穿的一色四镶直裰，系的一色黄丝绦，脚蹬的一色三镶儒履，手拄的一色过头拐棒。长老道：“你们是何神道？”那些矮老儿说道：“小神都是当境土地之神。”长老道：“到此何干？”众土地说道：“特来迎接。”长老道：“连都土地俱请回罢。”长老发放了这些土地，此时已经是四更时分。

长老拽了九环锡杖，离了双庙儿之门，只见街坊上的人闹

闹哄哄。他看见个民居稠密，心里想道：“也是到南膳部洲来走一遭，不免度一个超凡入圣，正果朝元，方才是我为佛的道理。”你看长老的法身，长有八尺五寸，好不狼抗。方面大耳，削发留髯，好不□（九田）。一手抗着九环锡杖，一手托定紫金钵盂，口里吆喝着：“贫僧化你一餐斋。”行了这等几十家的门面，并不曾见一个发慈悲的世主来。再走走到前面一个十三间的门面，长老道：“此中高楼大厦，一定有个善菩萨来结缘。”那晓得走到他的门前，叫声：“贫僧化你一餐斋。”门里闪出一个不稂不莠、不三不四、不上串的痢痢头来，人便是个痢痢头，嘴却是个鹰嘴，看见长老化斋，他说道：“老爷再过一家儿罢！”长老站着不动，他就捺着长老的偏衫，竟自推到隔壁的人家里去。那隔壁的门里，又闪出一个不尴不尬，不伶不俐，没摆布的邋遢头来，说道：“你这个好没踏趺，你家门前的和尚，推到我家门上来。”那痢痢头性急如火，揪着这个邋遢头就是持毛，就是捣眼，两下里混打做一堆。歇会儿，街坊上走出几个咯咯确确、纻纻□□的地方来，到不去劝闹，且加上个破头楔，说道：“这和尚化甚么斋？”众人倒把个长老推了几推，一推推到街那边去了。街那边又推到街这边来。为甚么把个长老推上推下？原来当今是永乐爷兴道灭僧，故此地方上严禁。长老只好笑一笑，心里想道：“经典上说‘南无南无’，果真是慈悲方便的南膳部洲却也无。”

此时已是五更天气，万岁爷要升殿，文武百官要进朝。长老拽开步来，离了上新河，进了江东门，又进了三山门，过了陡门桥，过了行口，过了三山街，过了淮清桥，过了大中桥，过了崇礼街，过了五条街，竟到正阳门上。正走之间，撞着一位黄门官来了。那打道的官牌吆喝着下来，长老吆喝着“化斋”。那官牌起头一看，只见一个光光的头，戴着瓢儿帽，穿着

染色衣，一手是个钵盂，一手是条锡杖，明明的是个和尚也。那官牌且是利害，看见是个和尚，鞍笼里抽出一根荆条来，扫脚就打。那晓得和尚倒不会叫疼，自家胞膝头儿上倒吃了一下苦，把个官牌急将起来，一发恨的和尚紧。

不觉的黄门官到了面前，问说道：“甚么人在这里喧嚷？”这却是公案傍边一句言，官牌说道：“圣旨灭僧兴道，五城两县现在挨拿。街坊上头发稀两根的，也要拿去搪限，痢痢、秃子躲得不敢出门。这个和尚大摇大摆，吆喝着化斋，不知仗了那个的势力，靠了那个的门墙？”黄门官道：“你这和尚是山上长的？是水里淌来的？你也有两个耳朵，岂不晓得当今圣旨兴道灭僧？”长老道：“小僧是外京来的，故此不知。”黄门官道：“既从外京而来，我这京城的禁门，里十三，外十八，你从那一门进来？”长老心里想道：“我若说了从那一门进来，却便难为了把门官，我心何忍。”好个长老，低头一想，计上心来，反请问：“朝使大人仙乡何处？”黄门官倒也是个有德器的，见这长老问他，他答应道：“学生是徽州人。”长老道：“既是徽州，便可知道。”黄门官道：“怎么是徽州便可知道？”长老道：“若是本京人，却不知道外京的事，故外京的府、州、县，俱有城墙，城墙上俱有城楼，城楼上俱有白粉的牌，牌上俱有黑墨写的字，写着甚么门，走路个便晓得进了甚么门。京城是日月脚下建都之地，城墙虽然高耸，却没有个城楼，没有个牌匾，况且小僧又是三更半夜，知道那个里十三，外十八？”那打路的官牌夙气不散，禀说道：“小的押他旧路回去，看是进的那一门。”长老道：“小僧来时倒了几个湾，转了几个角，知道那是走的旧路？”黄门官道：“既如此，我这里不究门官，专一究你。”长老道：“多谢搭救贫僧，贫僧无恩可报。”黄门官道：“说甚么搭救，我这里追究着你！”长老道：“

追究还是何如？”黄门官道：“轻则祠祭司拿问，重则梟首示众。”长老道：“朝使大人好意，小僧不曾见过大事。”黄门官道：“怎么不曾见过大事？”长老道：“若要贫僧梟首，就相烦朝使大人替了，也不是甚么大事。”黄门官道：“自古只有个仗义疏财，那里有个仗义疏命的？”长老道：“当原日有个喜见菩萨，放火焚身，供佛三日；又有个妙庄王女香山修行，为因父王染疾，要骨肉手服煎汤作引子，就卸下手眼，救取父王，以致现出千手千眼，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才登观世音正果；又有锡腊太子舍了十万里江山，雪山修行，以致乌鸦巢顶，芦笋穿膝，且又舍身喂虎，割肉饲鹰。看起来以前的人都舍的死，如今的人倒都舍不得死。”官牌道：“好个大话！”黄门官道：“且押着他，待我进朝请旨定夺。”道犹未了，只见金殿上钟鼓齐鸣，已是早朝时分。只见：

大明宫殿郁苍苍，紫禁龙烟直署香。
九陌华轩争道路，一投寒玉任烟霜。
须听瑞雪传心语，更喜文鸳续鸳行。
共说圣朝容直气，期君此日奉恩光。

却说早朝时分，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班齐。黄门官奏道：“午门外有一个和尚听宣。”万岁爷道：“我这里灭僧，怎么又有个和尚来见朝？想必是有些神通本事的才来。”旨意一道：“宣他进朝。”那长老听见宣他进朝，他大摇大摆走将进去。他又不走左边文官的街，他又不走右边武官的街，他径直走着万岁爷的金阶御道。两边校尉喝声道：“那是爷的御道，怎么和尚敢走！”长老道：“我自幼儿胆小的人，三条路只走中间。”见了万岁爷也不行大礼，只是打个问讯，把手儿略节的举

一举。鸿胪寺说道：“和尚怎么不拜？”长老道：“国泰民安，只可说个兴，怎么说个败？”

万岁爷已经是灭僧，看见这个和尚抢了御道，又不行礼，龙颜大怒，喝令当驾的官绑出午门外去梟首。只见殿东首履声理理，玉飘净净，闪出一位大臣，叫声：“刀下留人！”原来是个新袭诚意伯的，姓刘名某。只见他垂绅正笏，三呼万岁，说道：“臣启陛下，天下寺院甚多，寺院里僧家最众，面奏朝廷的却少。今日这个和尚面君，多因有个来历，望陛下详察之。果于礼法不顺，再斩不迟。”万岁爷道：“依卿所奏，放那和尚进来。”和尚却又进来。万岁爷道：“和尚有甚冤屈，舍身见朝？”长老道：“因为上位灭我僧家，特来见驾。”万岁爷道：“是我灭你僧家，你有何话说？”长老道：“昔日汉文帝不曾斩得僧头，希夫人不曾破得僧戒，上位乃是千千万代帝王之班头，万万皇王之领袖，天高地厚，春育海涵，于人何所不容？况且三教九流，都同是上位之赤子，上位何厚何薄，何爱何憎，今日这等灭僧兴道？”万岁爷道：“这原是龙虎山张天师奏的本。”

道犹未了，只见黄门官奏道：“龙虎山张天师收云下来，现在门下听宣。”圣旨一道：“宣天师进朝。”天师进了朝，五拜三叩头，行礼已毕。万岁爷道：“先生海上风霜，多有劳顿。”天师道：“这都是为臣的理当，怎么说个‘海上风霜’四个字。”原来天师过海去采长生芝草，进贡朝廷，故此“海上风霜”。天师转眼一看，只见丹墀里面站着一个和尚，忙忙的又奏说道：“陛下既已灭僧兴道，怎么又把这个和尚放进朝门之内？这叫做是‘己身不正，焉能正人’？伏乞陛下详察。”万岁爷道：“自从五鼓设朝，直到这早晚，文武两班在此，国事不曾分理半毫，着这和尚进来盘今博古，将凡此圣，偏然有

个许多闲谈，我也是没奈何他处。”天师大怒，喝令圆牌校尉拿送礼部祠祭司。

却不知这个和尚拿送礼部祠祭司，他怎么样儿分说，却不知礼部祠祭司拿到这个和尚，怎么样儿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张天师单展家门 金碧峰两班赌胜

诗曰：

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
摆动乾坤知道合，逃移生死见功神。
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去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凤自来迎。

这都是说道家的诗儿。

却说天师大怒，喝令圆牌校尉拿送礼部祠祭司。长老微微而笑，说道：“拿我到祠祭司却待怎么？”天师道：“追你的度牒，发你边远充军。”长老心里想道：“我生时还没有日月，那里有天地？这三教九流，都是我们的后辈，何况一张真人乎！”心里虽是这等想，却又不可漏泄天机，问说道：“你莫是个张真人么？”天师道：“我是与天地同休的天师，麒麟殿上无双士，龙虎山中第一家。你岂不知道？”长老道：“你也只是这等一个人物。”天师道：“你又是甚么样的人物？”长老道：“我们出家人，也不支架子，也不贪真痴，也不欺心灭那一教。是法平等，无有高低。但不知你有什么能，欺心灭我佛教。”天师道：“你还不晓得我的道法：

独处乾坤万象中，从头历历运元功。
纵横北斗心机大，颠倒南辰胆气雄。
鬼哭神号金鼎结，鸡飞犬化玉炉空。
如何俗士寻常觅，到得希夷第一宫？

你还不晓得我的修炼：

水府寻铅合火铅，黑红红黑又玄玄。
气中生气肌肤换，精里含精性命团。
药返便为真道士，丹还本是圣胎仙。
歹僧入定虚华事，徒费工夫万万年。

你那晓得我的丹砂：

谁知神小玉华池，中有长生性命基。
运用须凭龙与虎，抽添全仗坎兼离。
晨昏炼就黄金粉，顷刻修成白玉脂。
斋戒饵之千日后，等闲轻举上云梯。

你那里晓得我的结证：

曾经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间五百年。
腰下剑锋横紫气，鼎中丹药起云烟。
才骑白鹿过沧海，又跨青牛入洞天。
假使无为三净在，也应联辔共争先。

你那里晓得我的住家：

举世何人悟我家？我家别是一年华。
盈箱贮积登仙禄，满鼎收藏伏火砂。
解饮长生天上酒，闲栽不死洞中花。
门前不但蹲龙虎，遍地纷纷五彩霞。

你那里晓得我的神剑：

金水刚柔出上曹，凌晨开匣玉龙嚎。
手中气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
奸血点随流水尽，凶豪气逐渌痕消。
削除尘世不平事，惟我相将上九霄。

你那里晓得我的玉印：

朝散红光夜食砂，家传玉玺最堪夸。
精神命脉归三要，南北东西共一家。
天地变同飞白雪，阴阳会合产金花。
须知一印千张纸，跨凤骑龙谒紫霞。

你那里晓得我的符验：

篆却龙文片纸间，飞传地轴与天关。
呼风唤雨浑能事，遗将驱兵只等闲。
关动须弥翻转过，拿来日月逆周旋。
若还鬼怪妖魔也，敛手归降敢撒蛮。

你还不晓得宋仁宗皇帝御制一篇赋，单道三教之内，惟道为尊：

三教之内，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谒于公卿。避凡笼而隐籍，脱俗网以似真。乐林泉兮，绝名绝利；隐岩谷兮，忘辱忘荣。顶星冠而耀日，披布褐以长春。或蓬头而跣足，或丫髻以包巾。摘鲜花而砌笠，折野草以成茵。吸甘泉而漱齿，嚼松柏以延龄。歌阑鼓掌，舞罢遏云。遇仙客兮，则求玄问道；会道友兮，则诗酒讲文。笑奢华之浊富，乐自在之清贫。岂一毫之挂碍，无半点之牵缠。或三三两两参同悟契，或两两以话古谭今。话古谭今兮，叹前朝之兴废；参同悟契兮，究性命之根因。任寒暑更变，随乌兔逡巡。苍颜返少，白发还青。携单笈兮临清流，洁斋粮炊爨以充饥；提篮锄兮入山林，采药饵遍世以济人。解安人而利物，或起死以回生。修生者骨之坚秀，达道者神之最灵。判吉凶兮，开通易象；定祸福兮，密察人心。阐道法揭太上之正教，书符篆除人世之妖氛。降邪魔于雷上，步罡气于雷门，扣玄关天昏地暗，激地户鬼伏神蹲。默坐静室，存神夺天地之秀气；闲游通衢，过处采日月之精英。运阴阳而炼性，养水火以胎凝。二八阴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阳长兮，如杳如冥。按四时而采取，弄九转以丹成。跨青鸾直冲紫府，骑白鹤遍游玉京。参乾坤之正色，表妙道之殷勤。比儒教兮，官高职显，富贵浮云；比释教兮，寂灭为乐，岂脱凡尘。朕观三教，惟道至尊。”

张天师这一席话，也不是个漫言无当，也不是个斗靡夸多，大抵只是要压倒个僧家，好灭和尚的。长老心里想道：“我若

是开言，便伤了和气，却也又没个甚么大进益，不如稳口深藏舌，权做个痴呆懵懂人。”故此只作一个不知。

天师看见个长老不开口，他又把个言话儿挑他一挑，说道：“你做和尚的，也自说出你和尚的家数来。”长老满拚着输的，自己说道：“我们游方僧有个甚么大家数哩，住的不过是个庵堂破庙，穿的不过是个百衲鹑衣；左手不离是个钵盂，右手不离是根禅杖。”天师得了他的输着，好不欢喜，也说道：“可知是和尚的家数了。住的庵堂破庙，就只是个花子的伴当；穿的百衲鹑衣，半风子也有几斗。左手的钵盂，是个讨饭的家伙；右手的禅杖，是个打狗的本钱。”天师嘴里说着倒不至紧，两边文武百官也觉得天师犯了个忒字儿。可的姚太师又驰驿还乡去了，故此天师放心大口说话。长老道：“既是天师的道法精妙，可肯见教小僧么？”天师道：“凭你说个题目来。”长老道：“就请教个出神游览罢。”天师道：“此有何难？”万岁爷看见这个天师发怒生嗔，恐有疏失，即时传旨，着僧道各显神通，毋是粗糙生事。

天师得了旨意，越加精神，就于金阶之下，闭目定息，出了元神。多官起眼看时，只见天师面部失色，形若死尸，去了半晌尚然不回。及至回来，心上觉得有些不快；心里虽则是有些不快，皮面儿上做个洋洋得志的说道：“我适来出神，分明要远去，偶过扬州，只见琼花观里琼花盛开，是我细细的玩赏一番。”长老道：“怎么回得迟？”天师道：“遇着后土元君，又进去拜谒太守，又从海上戏耍一番，故此来迟。”长老道：“想是带得琼花来了。”天师道：“人之神气出游，止可见物知事而已，何能带得物件来也？和尚既出此言，想是你也会出神？想是你的出神，会带得物件来也？”长老道：“贫僧也晓得几分。”天师道：“你今番却出神游览来我看着。”长老道：

“贫僧已经随着天师去游览琼花观来。”天师道，“你带得琼花在那里？”长老把个瓢帽儿挺一挺，取出两瓣琼花来。天师接手看着，果是琼花。百官见之，果是琼花。即时献上万岁爷爷，说道：“天师此行好象个打双陆的，无梁不成，反输一贴。”原来天师出神去了，长老站在丹墀之中，眼若垂帘，半醒半睡，也在出神，只是去得快，来得快，人不及知。天师出神，只到得扬州，去了许久，都是长老把根九环锡杖横在半路中间，天师的元神撞遇着个毒龙作耗，沿路稽迟，及至长老收起了锡杖，天师才得回来。

却说天师吃了亏，心里明白，只是口里不好说得，其实的岂肯认输？说道：“和尚，你既是有些神通，我和你同去罢。”长老道：“但凭天师尊意。”天师道：“先讲过了，不许蛊毒魔魅。”长老道：“出家人怎么敢！”却说天师依旧在金阶之上闭目定息，出了元神。长老眼不曾闭，早已收了神，笑吟吟的站在丹墀里面。天师又去了，热多时，方才一身冷汗，睁开眼来。天师又是强□□说道：“今番和尚出神，曾在那里游览来？”长老道：“天师到那里，贫僧也到那里。”天师道：“我已经在杭州城里西湖之上游览一番。”长老道：“贫僧也在西湖上来。”天师道：“我已带得一朵莲花为证。和尚，你带些甚么物件来？”长老道：“贫僧带的是一枝藕。”天师道：“你的藕是那里得来的？”长老道：“就是天师花下的。”天师道：“你试拿来我看着。”及至长老拿出藕来，还有个小蒂儿在上面，却是接着天师莲花的。这百官微微的笑了一笑，说道：“天师得的还是妍华，长老得的到是根本。”

天师心上十分不快，说道：“和尚，你既是有这等神通，今番我和你远去些。”长老道：“但凭尊意，小僧愿随。”天师收拾起一股元神，仍旧在于金阶之下，闭目定息。长老也仍

旧在丹墀之中，闭目定息。长老终是来得快，天师又过了半晌才来。长老又笑着。天师觉的又有些恼头儿，说道：“和尚，你今番却在那个远处来也？”长老道：“你在那里收桃子时，我也在那里了。”天师道：“我在王母蟠桃会上来。可惜的去迟了些，止剩得三个桃子，都是我袖了他的来。”长老道：“贫僧也收了一个来。”天师听知长老也收了一个，心上孤疑，把只手伸到袖儿里掏一掏，左也只是两个，右也只是一双。天师道：“和尚的桃子，敢是偷得我的？”长老道：“是我拾将来了。”天师道：“敢是说谎么？”长老道：“说谎的吊了牙齿！”一手挺起一个瓢帽，一手取出一个仙桃。天师又觉的扫了他的桃子些。文武百官本等是说天师高妙，也有说这和尚却不是个等闲的那谲。内中只有个刘诚意，他是个观天文、察地理、通幽明、知过去未来的，看见天师两番收神迟慢，他袖占一课，心上就明了。原来天师杭州转来，是长老把个九环锡杖竖着在路上，变做了一座深山，天师误入其中，不知出路；长老收了锡杖，天师才找着归路。天师王母蟠桃会上转来，又是长老把个九环锡杖在于归路上划成一条九曲神河，天师循河而走，走一个不休，长老收了杖痕，天师才找着归路。又撮了小小一个术法，弄了他一个仙桃。故此三番两次，长老收得快，天师收得迟。

却说万岁爷看见这个和尚好有些不逊天师处，即时发下一道旨意来，说道：“达来两家赌赛，都是些傍门小乘，以后不宜如此戏谑。”天师就趁着这个旨意，要奈何这个长老，说道：“和尚，我今番明明白白和你赌个胜。”长老砢砢确确说道：“但凭，但凭！”天师道：“都要呼的风，喝的雨，令牌响处，天雷霹雳，遣将几位天将下来，教他东，他不敢往西，教他南，他不敢往北。却要这等样的神通！”长老道：“赌些甚么？”天

师道：“我输了，我下山；你输了，你还俗。请旨定夺，不得有违。”长老道：“这罚的轻了些。”天师道：“还要怎么样的重罚！”长老道：“都要罚这个六阳首级。我输了，我的六阳首级砍下来与你；你输了，你的六阳首级砍下来与我。”天师道：“就罚了这个六阳首级罢！”把个文武百官吓得只是心里叫苦，口里不敢作声。万岁爷听知罚了六阳首级，也虑及天师，怕一时有些差错，即时传旨，宣天师上殿。三宣两召，直至金銮殿擎天柱下。万岁爷坐在九龙墩榻之上，把个玉圭指定了天师，说道：“这个和尚远来寻你，必有大能，你须自家想定了，有个真传实授，你便与他赌个输赢，但若是傍门小术，倒也不消露相罢。待我发起怒来，赶出他到午门外去，体面上还好看些。”天师道：“臣的印剑符章，都是从始祖以来传授到于今日。现有符验一箱，神书十卷，驱神役鬼，正一法门，臣岂惧这个和尚？”圣旨道：“既是如此，任你施为，下去罢。”又传圣旨，宣那和尚上来。只见碧峰长老摇大摆，摆将上来。万岁爷道：“你与我国天师赌胜，事非小可，你不可看的恁般容易。”长老道：“输赢胜败，人间常理。”万岁爷道：“你输了，不要哀告于我，我这里王法无亲。”长老道：“普天之下，那一座名山洞府，没有个舍身岸，那还是平白地摔将下去，跌似一块肉泥。贫僧今日赌胜而死，死得有名，何惧之有！”万岁爷道：“你不要说这等的大话。你且到丹墀底下去看。”

长老方才下来，只见殿东首闪出一位大臣来，垂绅正笏，万岁三呼。万岁道：“见朕者何人？”那一位大臣奏道：“臣诚意伯刘某。”万岁道：“有何奏章？”刘诚意道：“僧道比胜，比军门厮杀不同。那军门厮杀的，还按个军令收放，有个号头，这两家赌胜，都是些书符咒，役鬼驱神，赢了欢喜，

输了的羞惭。臣恐羞惭的击石有火，遣下恶神恶鬼来，却这九间金殿不便。”万岁爷道：“却要预防他两家不致后患，才为稳便。”刘诚意道：“今日僧、道两家须则各要几个官保，才无后患。”万岁爷道：“依卿所奏。卿且退班。”刘诚意下班。即时传下旨意，说道：“今日僧道赌胜，着文武班中取保，愿保者书名画字，后有疏虞，连坐不贷。”旨意已到，班部中闪出一位大臣，说道：“小臣愿保天师。”万岁爷龙眼看时，只见是个成国公朱某，愿保天师。书名用印，签押关防，退本班而去。去犹未了，班部中闪出一位大臣，说道：“小臣愿保天师。”万岁爷龙眼看时，只见是个英国公张某，愿保天师。书名用印，签押关防，退本班而去。去犹未了，班部中闪出一位大臣，说道：“小臣愿保天师。”万岁爷龙眼看时，只见是个卫国公邓某，愿保天师。书名用印，签押关防，退本班而去。去犹未了，班部中闪出一位大臣，说道：“小臣愿保天师。”万岁爷看时，只见是个定国公徐某，愿保天师。书名用印，签押关防，退本班而去。

万岁爷心里想道：“天师是我的心腹，百官恰好就都保天师。”却说这个万岁爷终是个皇王气度，天地无私。看见那个和尚没有个人保，他坐在九龙墩榻上，连声问道：“文武班中何人肯保僧家？”一连问了几遍，只见班部中鸦鹊不鸣，风停草止。原来张天师住在龙虎山中。自从汉朝起，传留到于今日，根深名大，而且屡次遣将驱兵，人人晓得，故此保的多，料定了张天师决无大疏失。若是那个和尚，他本等是个北方来的僧人，不知他在那个破庙里居住？他的嘴儿又硬，口说的无凭，倘有疏虞，他那里又来顾我？故此不保和尚的多。这叫做是个“扶起不扶倒”。万岁爷问得发性，坐在九龙墩榻上问道：“怎么保和尚的不见出来？”只见文武百官中间，也有说道：“

那个敢保和尚？”也有说道：“媒人不挑担，保人不还钱。保了僧人，终不然就要兑命。”道犹未了，班部中闪出一位老臣，头欺腊雪，鬓压秋霜，说道：“老臣愿保僧人。”万岁爷龙眼观看，只见这个老臣还是洪武爷未登龙位以前的人物，今年寿登九三十岁，学贯五车，才倾八斗，本贯太平府当涂县人氏，现任大学士之职，姓陶名某，愿保僧人。他一边写着保状，一边问着僧人说道：“你实实的叫做个甚么名字？我好保你。”长老道：“我俗姓金，号为碧峰，叫做个金碧峰长老。”陶学士说道：“我定保你了。”书名用印，签押关防，退回本班而去。去犹未了，班部中又闪出一位青年大臣，说道：“小臣愿保僧人。”万岁爷龙眼观看，只见是个诚意伯刘某，愿保僧人。书名用印，签押关防，退回本班而去。

却说僧道两家赌胜，俱有了保官。只见文官武将议论做一陀儿，说道：“今日这柱事，保天师的虽多两员，却都是我辈中人物也；保和尚的虽少两员，这两员却有许多的勾当。怎见得有许多的勾当？陶学士年将百岁，多见多闻；刘诚意善知天文，能察地理，通达过去未来。这两位高人倒保了和尚，莫非和尚今日有几分赢了？”内中又有人说道：“张天师却不是等闲之人，你不记得洪武爷朝里，他与铁冠道士赌胜，四九天道，他还借转来做个三伏天道，去绵袄，更汗衫，有旋天转地之力，何愁一个和尚。”内中也有说道：“不必耽忧，顷刻便见。”只见天师传下号令，仰上、江二县，要不曾见过女人的桌子，用七七四十九张；要不曾经过妇人手的黄绒绳，用三百根；要向阳的桃树桩八根；要初出窑门的水缸，用二十四只；要不曾经禽鸟踏过的火炉，用二六一十二双；要没有妻室的高手的丹青，用六十名；要唇红齿白的青童，用五十六名；要不曾开筭的符水纸，用千百余张；要朝天宫平素有德行的道官，用一百

二十名；要神乐观未出童限的乐舞生，用六十名。辰时出牌，限巳时初刻一切报完，如违以军令施行。

却说上、江两县俱是有能干的清官，两县的民快俱是有家私的好汉，照牌事理施行，即时搬运到皇城里面去了。天师就于九间金殿上立坛，把那桌子一张上层一张，层得有数丈之高。黄绒绳周周匝匝，捆的捆，缠的缠。把个桃树桩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八卦方位摆开来，用八个青童，头上贴着甲马，手里拿着槌儿不住的打。用丹青手彩画了五方五帝凶神旗号，一按东方甲乙木，立着青旗，旗上画的青龙神君；二按南方丙丁火，立着红旗，旗上画的火德星君；三按西方庚辛金，立着白旗，旗上画的白虎神君；四按北方壬癸水，立着皂旗，旗上画的黑杀神君；五按中央戊己土，立着黄旗，旗上画的灵官神君。把那二十四只水缸，按二十四气摆开来，用青童二十四个，头上贴着甲马，手里拿着棒儿不住的把水来搅。把那二十四座火炉，跟着二十四只水缸，一只间一坐，用青童二十四个，头上贴了甲马，手里拿着扇儿不住的把火来煽。叫那朝天宫一百二十个道官，口里讽诵着《黄庭经》。叫那神乐观六十名乐舞生，口里吹动着响器。坛下许多素斋、素食，还有许多香烛纸马，还有许多巡风料哨，还有许多飞报道情，还有许多拾遗补缺。天师原是个肯爱奢华的，把个皇城里收拾得相象个极乐天庭一般的景象。

坛场已毕，请天师临坛。天师斋戒沐浴，越宿而来。来到坛下，直上到桌上顶上，披着发，仗着剑，踏着罡，步着斗，捻着诀，念着咒。初然临坛，还是五更时分，那时节万里无云，一天星斗；到这早晚，已自天色渐明。天师在桌子上撮弄得紧，道官在两边念呱得紧，乐舞生在四下里吹打得紧，搅水的搅得紧，煽火的煽得紧，打桩的又打得紧，就把乾坤也逼勒得没奈

何。只见西北方一朵黑云漫天而上，皂旗已是得了风，风儿渐渐宣，云儿渐渐漫，立地里天昏地黑。文武百官说道：“这早晚要个天神下来，何难之有。”早有个当驾的官奏上万岁爷，说道：“此时天昏地黑，怕走了和尚。”万岁爷传下旨意：“关了皇城四门，不许走了和尚。”

却说朝内文官武将，大约有四百多员，这四百员文武官员，岂没有个六亲出家做道士的？又岂没有个六亲出家做和尚的？做道士的看见天师这等作为，其心大喜；做和尚的看见天师这等夸张，心上也却有一点……恰好就有一个官长，山南人氏，现居正二品吏部侍郎之职，姓陈名某，他有七个公子，第六个公子华盖星照命，也在善世法门中。这个陈侍郎老大有些不足天师处，心上分明要去作兴那个僧家，却又不见个和尚在那里。东边也叫声：“年兄，和尚在那里？”西边也叫声：“年兄，和尚在那里？”

毕竟不知这个侍郎老爹寻着那个和尚，还是怎么样儿作兴他，不知那个和尚得了这个侍郎老爹作兴，还是怎么样儿显圣，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张天师坛依金殿 金碧峰水淹天门

诗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道家丹鼎煮烟霞。
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不自夸。
三尺太阿为活计，半肩符水是生涯。
几回远出游三岛，独自归来只月华。

这一首诗也是说道家要胜僧家之意。

却说陈侍郎着处去找和尚，忽有一个年家用手一指，说道：“那玉阑干下不是个和尚么？”这个和尚叫做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陈侍郎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和尚站在玉阑干下，自由自在，不觉不知。好个陈侍郎，走近前去，举起牙笏，把个长老的背脊上轻轻的点了一点。长老道：“甚么人？”侍郎道：“你也干出你的勾当来也。”长老道：“叫我干出那一件来？”侍郎道：“士农工商，各执一业。你们既与天师赌胜，也象个赌胜的才好哩！”长老道：“怎么象个赌胜的？”侍郎道：“天师立了许大的坛场，站在坛上披着发，仗着剑，踏着罡，步着斗，捻着诀，念着咒，这早晚天昏地黑，他的神将料应是下来了也。你也须立个甚么法场，书个甚么符验，参

个甚么咒语，遮拦着他的天神不降坛场，却才有个赢手。”长老道：“天师有人答应，会立坛场；我贫僧没人答应，不会立坛场。道士会捻诀，我僧家不会捻诀。道士会念咒，我僧家不会念咒。”侍郎道：“普庵咒极能辟邪，你可念些。”长老道：“普庵咒梵语重叠，贫僧不曾学的。”侍郎道：“既不念咒，只诵你自家的经典罢。”长老道：“连经也不会诵。”侍郎道：“《心经》又明白，又简易，这是好念的。”长老道：“若是《心经》，在幼年还念得一半，到如今就是悬本也念不清了。”侍郎道：“你还是自幼儿出家，你还是半路上出家？”长老道：“我是自幼儿出家的。”侍郎道：“怎么不从个师父？”长老道：“我也拜过好几个名师来。”侍郎大笑说道：“再不拜过名师，还不知怎么样的（虫蛊）（虫豸）。”长老看见这个官长有许多的作兴他，他把个慧眼瞧他一瞧，原来这个人已经五世为男子，到了七世就是地仙。长老心里想道：“待我点他点儿。”说道：“你愁我不会念经，我有两句话儿告诉你，你可听我。”侍郎道：“学生也在门里，怎么不听？”长老道：“你可记得：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上用工夫。若将纸上寻门路，笔尖点没了洞庭湖。”侍郎大惊失色，说道：“你赌了胜，待我来拜你为师。”长老道：“你果是在门之人。”

侍郎道：“这早晚天愁地暗，众天将只在目下降坛，你若是输了，佛门也不好看相。”长老道：“你甚么要紧，这待替我着急？”侍郎道：“我倒为你，你自家越加不理着。这是甚么时候？这如今正在天翻地覆，鬼哭神愁，你要些甚么东西，怎么再不开口？”长老道：“你问得紧，我说了罢。”侍郎道：“是个甚么？”长老道：“待我先寻个物件去取来。”侍郎道：“要寻个物件，或是各牙行去支取，或是官府家去借办，或是朝廷里面去请旨，快当些说罢。”长老道：“这个都不洁净，

莫若还是我自家的罢。”侍郎道：“也快当些取出来。”长老把只手到袖儿里面左掏右掏，又问说道：“你高迁的衙门是文是武，还是那里管事？”那陈侍郎心里吃紧，咬的牙齿（齿客）齙儿响，却又撞遇着这个和尚，就是个绵花团儿，再也抽扯不断，急得他放出声来说道：“你管我甚么高迁，且拿出你的家伙来也。”长老左掏右掏，左摸右摸，摸出一个钵盂来。陈侍郎说道：“你这个师父，原来越发是个碍口饰羞的，这早晚还没有用斋哩？”长老道：“不是用斋。”侍郎道：“既不是用斋，却用些甚么？”长老道：“要些水儿。”侍郎道：“要些水儿就费了这许多的唇舌。”

恰好的有一个穿白靴的走将过来，侍郎问道：“你是个甚么人？”其人道：“小的是个巡班的圆牌校尉。”侍郎道：“你替这师父舀些水来。”那校尉掣着钵盂就走。长老连声叫道：“舀水的快转来！”侍郎道：“老师，你忒费事，与他舀水去罢，怎么又叫他转来？”长老道：“你不晓得我要的甚么水。”那校尉倒也是个帮衬的，连忙的转来说道：“你要的甚么水？”长老道：“你把洗了手脚的水不用舀。”校尉道：“小的怎么敢。”长老道：“缸盘里的水不用舀，房檐儿底下的水不用舀，养鱼池里的水不用舀，沟涧里的水不用舀。”侍郎急得没奈何，说道：“老师只管说个不用舀的，你把个用舀的水，叫他舀便罢。”长老道：“不是你这个破头楔，这不用舀的水，说到明日，这早晚还说不尽。”侍郎听之，他恼又好笑，说道：“你这等的磨赖，才做得和尚，你还是要些甚么水？”长老道：“我要个没根的水。”那校尉听见的“没根”两个字，放下钵盂，望外就走。侍郎道：“你且站着，怎么就走？”校尉道：“树木便有根，竹子便有根，不曾见个水说甚么有根没根，我不会舀，得另寻一个来舀罢。”侍郎又问道：“同是一

样的水，老师怎么讲个有根没根的言话？”碧峰长老道：“那长流的活水，通着江海，这就叫做是没根。”那校尉晓得了没根的水，拿起钵盂又走。长老又叫道：“舀水的快转来！”侍郎道：“老师，你怎么这等三番两次叫人转来？”长老道：“还有话不曾说得完。”校尉又转来道：“请说完了，待我舀去罢。”长老道：“舀水时，左手舀起，就是左手拿来，不要放到右手里去，右手舀起，就是右手拿来，不要放到左手里去。行路之时，不要挨着那里，不要靠着那里，也不要站住在那里，一竟捧着到我贫僧面前来，这才是没根到底。”那校尉连声道：“晓得，晓得！”急忙的就走。长老又叫道：“舀水的还转来！”侍郎也厌烦了，不去问他。只是那个校尉有缘，又跑转来说道：“还有甚么吩咐？”长老道：“你拿这个钵盂去舀水之时，止好在钵盂底上皮儿一层，多了便拿不起来。”校尉说道：“晓得，晓得！”却急忙的离了九间金殿，出了五风楼前，直走到玉河之上。校尉心里想道：“这个水直通江海，却是个没根的，待我下去舀起一孟儿来。”心里又想道：“那长老吩咐道，舀多了水，便自拿不起来，看将起来，这个钵盂只有恁的大，我的膂力可举百钧，怎么会拿不起来？我且把个钵盂满满舀了，看是何如。”果真的舀满了，便就拿不起来，那怕你两只手，那怕你尽着力，只是个拿不起来；去了些，还拿不起来；又去了些，还拿不起来；再又去了些，还又拿不起来；一直去到底儿上只有皮皮的一层，方才拿将起来。这个校尉也就晓得这个长老不是个等闲的那谲。只见他一只手举起钵盂，两只脚跑着路，又不敢偷闲，又不敢换手，一直拿到长老面前。拿得那个校尉浑身是汗，遍体生津。长老说道：“放在地上。还要柳枝儿两根。”好个校尉，放了钵盂，转身又取了两根柳条儿递与长老，也不辞而去。

長老把个賭勝只当个耍子兒，把个指甲挑出一爪甲兒水來，放在磚街之上，写了个“水”字，左脚踏了：把个鉢盂放在右壁廂，柳条兒担着右脚踏着。侍郎说道：“你也立个坛场，做些手法。”長老道：“我也没个坛场，况且没个手法。”侍郎道：“你不要碍口饰羞的，你就用一百张桌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张椅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口水缸，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个火炉，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根桃木桩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面五方旗号，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上堂僧讽经，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青童，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军劳，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担千张马甲，也是有的。”長老道：“这都是天师用的，贫僧用他不着。”侍郎道：“既用不着时，却怎的能取胜？”長老道：“我这鉢盂儿的水就够了。”侍郎叹上一声，说道：“箭头不行，送折了箭杆，也是没有用处。”長老道：“不消你发急，我这里自有个处分。”侍郎也没奈何，告辞長老，退回本班而去。

却说僧道賭勝，张天师在九间金殿上立了坛场，文武百官多半都是他的心腹，也有念谣歌的，也有唱道情的，都只是助张天师的兴。金碧峰長老站在玉阑干之下，只作不知。天师又意大心高，老大的不放金碧峰在心上。長老看见那一天的云，向东南上渐渐的散了，天清气清，知道天师有些不肢节了，伸起手來，指着桌子上高声大叫，说道：“张天师，你也遣下天神來，待我贫僧取下六阳首级与你哩！”一连叫了两三声。那天师自从五鼓上坛做法，到了日中，还没有些甚么证明功德，恰又听见和尚在坛下扬言，心下也有几分不自在了。传下一个法令，吩咐诵《黄庭经》的且把《黄庭经》歇了，吹打的且把乐器歇了，只许五方磨旗校尉磨动五方神旗，他自家在七七四十九张的桌兒上，披着发，仗着剑，踏着罡，步着斗，捻着诀，

念着咒，法用先天一气，将用自己元神，忙忙的取出令牌，拿在手里，连敲三下，喝声道：“一击天门开，二击地户裂，三击马、赵、温、关赴坛尸天师还是有些传授，果然的又是东南雾起，西北风生，真好一阵大风！有一律秋风诗为证，诗曰：

白帝阴怀肃杀心，梧桐落尽又枫林。江芦争刮盈盈玉，篱菊摇开滴滴金。张翰弃官知国难，欧阳问仆觉商音。无端更妒愁人睡，乱送孤城月下砧。

此时正是太阳当顶，午牌时分，被这个风一阵刮一阵，直刮得天日无光，伸手不见掌，面前不见人。百官们多半是天师的心腹，那个不说道神将即刻降坛，那个不说道和尚却赌输了也！朝廷看见这个天昏地黑，也怕走了和尚，差许多的官围住了云路丹墀。那丹墀中高照点了一百二十对。那高照又有些妙处，也不知是生来的好，也不知是制作的好，风越大，灯越明。话说这个灯倒不怕风，只是天上的云倒有些怕风。原来刮得风大，把个黑云都吹将去了。一时间云开见日，正交未时，太阳当空，万里明净，没有了云也罢，连风也没有了些。天师心上的官员又说道：“似这等万里无云，神将想是在半路上回去了。”张天师在于七七四十九张桌子上，激得只是爆跳，浑身是汗，直透重衣。心里又激得慌，太阳又晒得慌，把那些符牒一道未了，又烧一道，一道未了，又烧一道，一气儿烧了四十八道。符便烧了四十八道，天将却不曾见有半只脚儿下来。碧峰长老对着那个桌儿上高声大叫道：“我把你当个神仙的后代，祖师的玄孙，原来尽些障眼法欺侮朝廷，只这三日费了朝廷多少钱粮，你这惫懒的道人，怎么敢与我真僧赌胜？我欲待赢了你的项上六阳首级，又恐怕动了戒杀之心；我欲待饶了你的项上

六阳首级，却又没有些甚么还你的灭僧之罪。也罢，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自古道‘饶人不是痴，痴汉不饶人。’我且饶了你罢，我自回名山去也！”道犹未了，浑身上金光万道，原来这个和尚早已有影无形了。

众保官一齐上殿，面见万岁爷爷，齐声奏道：“今日僧道赌胜，和尚早已回名山去了。”万岁爷道：“僧道两家，那个赢？那个输？”众保官说道：“张天师符牒烧了四十八道，并不曾见个天将赴坛。那僧家说道：‘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我且饶了你罢，我自回名山去也！’”万岁爷道：“僧家饶得他，我这里却饶不得他。我若饶了天师，护相容隐，怎么叫做个王法无私？”即时传下旨意，着锦衣卫掌印官即将张真人捆下坛场，前赴市曹处斩，献上首级毋违。一声叫斩，文武百官都吊了魂。只见三尺剑从天吩咐，一群虎就地飞来，划喇喇推下人去，血淋淋献上头来。这个君王的旨意，就是一百张口也难分辨。一旁绑下天师，一旁开刀要斩。天师口口声声叫道“冤枉！”万岁爷是个不嗜杀人之君，听知天师口叫“冤枉”，诚恐他屈死不明，即时又传下个旨意，权赦天师上殿分理。天师上殿，万岁爷道：“你今日赌胜不见胜，欺侮朝廷，怎么叫做冤枉？”天师说道：“臣有飞符五十道，才烧了四十八道，还有两道飞符不曾烧。赦臣两个时辰的死罪，臣再登坛，遣神调将；若是再无天神降坛，那时斩臣首级，臣死甘心。”圣旨一道，准赦张真人两个时辰死罪。

天师再上七七四十九张桌儿上去，也没有个人去打桃树桩，也没有个人去磨五方旗，也没有个人去动水缸儿里的水，也没有个人去煽火炉儿里的火，也没有个道官去念《黄庭经》，也没有个道士去吹动乐器，只是自家披着发，仗着剑，蹑着罡，步着斗，捻着诀，念着咒，（足盍）踏了一会。却又取出那个

令牌来，拿在手里，连敲三下，喝声道：“一击天门开，二击地户裂，三击马、赵、温、关赴坛！”敲了三下令牌，急忙里把个飞符烧了两道。猛听得半空中划喇喇一声响，响处吊下了四位天神：同是一样儿的长，长有三十六丈长，同是一样儿的大，大有一十八围。只是第一位生得白白的，白如雪：

一称元帅二华光，眉生三眼照天堂。头戴叉叉攒顶帽，五金砖在袖儿藏。火车脚下团团转，马元帅速赴坛场。

第二位生得黑黑的，黑如铁：

铁作幞头连雾长，乌油袍袖峭寒生。渍花玉带腰间满，竹节钢鞭手内擎。坐下斑斓一猛虎，四个鬼左右相跟。

第三位生得青青的，青如靛：

蓝靛包巾光满目，翡翠佛袍花一簇。朱砂发梁遍通红，青脸獠牙形太毒。祥云蔼蔼离天宫，狠狠牙妖精尽伏。

第四位生得赤赤的，赤如血：

风翅绿巾星火裂，三络髭须脑后撇。卧蚕一皱肝胆寒，凤眼圆睁神鬼怯。青龙刀摆半天昏，跨赤兔坛前漫谒。

原来面白的是个马元帅，面黑的是个赵元帅，面青的是个温元帅，面赤的是个关元帅。这四位元帅齐齐的朝着天师打了一个恭，齐齐的问道：“适承道令宣调吾神，不知那厢听用？”

”天师看见了四位天神，可喜又可恼，可恼又可喜。怎么可喜又可恼？若是天神早降坛场，免得赌输了与和尚，这却不是个可喜又可恼？怎么叫做个可恼又可喜？终是得了这四位天神赴坛，才免了那锋镝之苦，这却不是个可恼又可喜？天师问道：“我与和尚赌胜，诸神何不早赴坛场？”四位天神齐声答应道：“并不曾晓得天师赌胜。”天师道：“我有飞符烧来，诸神岂可不曾看见？”天神齐声道：“不曾看见。”天师道：“我烧了四十八道，岂可一道也不曾看见？”天神齐声道：“止是适才看见两道。”天师道：“除这两道之外，先烧了四十八道。”天神齐声道：“若说四十八道，诸神实不曾看见。”天师道：“想是天曹那一个匿按我的飞符不行？”天神齐声道：“天曹谁敢匿按飞符？”天师道：“诸神都在那里公干，不曾看见飞符？”天神齐声道：“今年南天门外大水，就是倒了九江八河，就是翻了五湖四海，浪头约有三十六丈多高，淹了灵霄宝殿，险些儿撞倒了兜率诸天，故此小神们都在南天门外戽水。适才落了早潮，就有两道飞符来到，小神们见之，特来听调。”天师辞谢了四位天将，下坛缴旨。当有圆牌校尉觑着陈侍郎笑了一笑，陈侍郎觑着校尉点一点头。怎么圆牌校尉笑了一笑，陈侍郎点一点头？原来南天门外的大水，就是金碧峰钵盂里的水，金碧峰钵盂里的水，就是圆牌校尉舀的玉河里无根的水。别的耳闻是虚，陈侍郎眼见是实，故此校尉笑一笑，侍郎点一点头。

却说文武百官看见四位天将对天师讲话，一个个、一句句都传与万岁爷得知。万岁爷听知天将说话，又听知上方有这个水厄，淹了灵霄殿，险些儿撞倒了兜率天，万岁爷道：“天宫尚且如此有水，不知今年天下百姓如何？”满腔子都是侧隐之心。只见天师下坛，俯伏金阶缴旨。万岁爷道：“上界有水，天将来迟，恕卿死罪。只一件来，死罪可恕，活罪又不可恕。

”天师道：“既蒙圣恩恕臣死罪，怎么又有个活罪难恕？”圣旨道：“要卿前往西番，取其玉玺与朕镇国，这却不是个活罪难恕？”天师道：“伏乞陛下宽恩，要取玉玺，苦无甚么难处。”圣旨道：“怎么取玺不难？”好个天师，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心里想道：“今日受了这个和尚许多周折，就在取玺上还他一个席儿罢。”回复道：“容臣明日上本，保举一人前往西洋，取其玉玺，全然不难。”圣旨道：“朕要玉玺甚急，明日上本，又费了事，修书不如面睹，就是今日从直口奏罢。”天师道：“依臣口奏，臣保举适才赌胜的和尚，本事高强，过洋取宝，手到宝来。”圣旨道：“适间的和尚也不知其姓名，怎么叫他取玺？”天师道：“陛下究问保官，便知他的端的？”圣旨一道：“宣陶学士、刘诚意二卿上殿。”二臣即时俯伏金阶，奏道：“陛下何事宣臣？”圣旨道：“二卿保举僧家，那僧家甚么姓名？”陶学士道：“小臣保状上已经有了，那僧人俗家姓金，道号碧峰，叫做个金碧峰和尚。”天师道：“就是这个金碧峰下洋取宝，手到宝来。”刘诚意道：“天师差矣！朝廷要玺，你无故奏上朝廷，灭了和尚，今日你赌输了与和尚，又保举和尚下西洋，你这还是侮慢朝廷？你这还是颠倒和尚？”这两句话儿不至紧，把个张天师连烧四十八道飞符的汗，又吓出来了。

只见金阶之下，一字儿俯伏着四位老臣。上问道：“四位老臣是谁？”原来第一位成国公朱某，第二位英国公张某，第三位是卫国公邓某，第四位是定国公徐某。四位老臣说道：“天师既灭和尚，又保和尚，一功一罪，伏乞天恩宽宥则个。”圣旨道：“怎么见得该宽宥？”他四位老臣道：“因是天师灭却凡僧，才得圣僧，若不是灭却凡僧，怎么得这个圣僧？功过相准，伏乞宽恩。”圣旨道：“依四卿所奏，赦天师无罪。只

是那僧人不知何处去了，到那里去寻他来？”天师道：“小臣有个马前神算，容臣算来。”圣旨道：“着实算来。”天师笑了一笑，说道：“臣算他在西北方五台山文殊师利寺里讲经说法。”圣旨道：“你会算他居住，怎么不会算他本事，又和他赌胜？”天师道：“臣已经算他四卦。第一卦算他是个廩膳生员；第二卦算他是个王府殿下；第三卦算他是个乞丐之人；第四卦算他是个九十八九岁的老儿，到有个八十七八岁的妈妈随身，所谓阴阳反复，老大的不识得他。”刘诚意道：“天师满肚子都是算计人的心肠，怎怪得阴阳不准！”圣旨一道：“着张真人明日五鼓进朝领旨，前往五台山钦取金碧峰长老无违。百官散班，钦此。”

文武百官出朝，天师也就出朝。那保天师的四位老臣说道：“适来的和尚，就是属起火树的。”天师道：“怎见得？”那老臣道：“你不曾看见他响的一声，就上天上？”那两个保僧人的大臣就道：“那长老是个骑硫磺马的。”天师道：“怎见得？”那大臣道：“你不看见他屁股里一漏烟？”只见一个吏部侍郎姓陈，听见这些国公学士都在取笑，说道：“今日的和尚，到是个熟读嫖经的。”众官道：“怎见得？”陈侍郎道：“你不看见他得趣便抽身？”只是一个圆牌校尉，在陈侍郎马足之下走，他也说道：“这个和尚不但是熟嫖经，《大学》、《中庸》也熟。”侍郎道：“怎见得？”校尉道：“老爷不曾看见他的钵盂里的，是个今天水一勺？”却又大家取笑了一会。各人归衙，不觉转身便是半夜，便是五更，金鸡三唱，曙色朦胧，宫里升殿，文武百官进朝。天师进朝领旨。

却不知天师领了旨意，取的碧峰长老有功无功，却不知碧峰长老知道天师领了旨意，取他来也不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张天师倒埋碧峰 金碧峰先朝万岁

诗曰：

天仗宵严建羽旄，春云送色晓鸡号。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戎服上趋承北极，儒冠列侍映东曹。太平时节难身遇，郎署何须笑二毛。

这诗单道得是早朝的。

却说僧道赌胜，过了明日五更三点，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天师早已在午门见驾。朝廷爷和文武官议了国事，宣上天师，付了他一道钦旨，又付了他一面金牌。万岁爷道：“南京前往五台有多少程途？”天师道：“有四千六百里。”万岁爷道：“你怎么晓得这个程途？”天师道：“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道途远近，无不周知。”万岁爷道：“你今日去，几时回朝？”天师道：“臣今日去，明日回朝。”万岁爷道：“四千多里路程，怎么得这等的快？”天师道：“大凡钦差官，旱路驴一头，要登山度岭；水路船一只，要风顺帆开。小臣既不是旱路，又不是水路。”万岁爷道：“莫非卿家有个缩地的法么？”天师道：“也不是缩地法，臣骑的是条草龙，腾云驾雾，故此限不得路程。”万岁爷道：“既如此，快去快来。”

天师辞了圣上，出了午门，讽动真言，宣起密咒，跨上了草龙，云惨惨，雾腾腾，起至半天之中，竟往五台山文殊寺而去。

却说碧峰长老坐在法台上讲经，早已就知其情了，即时按住经典，离了法台，心里想道：“这个天师尽有二八分缕缕我也。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么又在朝廷面前保我去下西洋？只有一件，我若是去，不象个和尚家的勾当；我若是不去，佛门又不得作兴。”沉吟了一会，设了一计，叫声：“家主僧上来，吩咐本山大小和尚都要得知，今日朝廷有一道旨意，有一面金牌，钦差的就是张天师，特来此中取我进朝，去下西洋取其国玺。天师心怀不良之意，我设一个妙计搪抵天师。你们大小和尚依计而行，不可违拗，误事不便。”众和尚齐声念上一声“阿弥陀佛”，说道：“子们谁敢执拗。”长老对了家主僧附耳低声说道：“如此如此。”长老起身便走。徒弟非幻、徒孙云谷两个说道：“师父也教我们一教，却好回复天师的言语。”长老道：“你两个跟我来也。”一个师父，一个徒弟，一个徒孙，慢摇慢摆，一直摆到那海潮观音殿里去了。师父坐在上面入定，徒弟坐在东一首入定，徒孙坐在西一首入定。正是：

萧寺楼台对夕阴，淡烟疏雾散空林。风生寒渚白苹动，霜落秋山黄叶深。云尽独看晴塞雁，月明遥听远村砧。高人入定浑闲事，一任纵横车马临。

却说张天师收了云雾，卸却草龙，落将下来，撇过五台山，竟投文殊师利的古寺而来。才进得寺门，天师高声叫道：“圣旨已到，和尚们快排香案迎接开读。”只见走出一干僧人来，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长长矮矮，一个人一个白瓢帽，一个人

一身麻衣，一个人腰里一条草索，一个人脚下一双草结的履鞋，大家大伙儿抬着佛爷爷面前的一张供桌，就是佛爷爷座前的花瓶，就是佛爷爷座前的香炉，迎接圣旨。天师大怒，骂说道：“你这和尚家，这等意大，你们终不然不服朝廷管罢。”众和尚说道，“怎么说个不服管的话？”天师道：“既是服管，你寺里还有一个为首的僧人叫做个金碧峰，怎么不来迎接？你们这些众和尚，怎么敢这等披麻带孝出来？”众僧说道：“钦差老爷息怒，实不相瞒，金碧峰是我们的师祖师父，我们是他的徒子徒孙。”天师道：“他怎么不来迎接圣旨？”众僧说道：“他前日来到南京，和钦差老爷赌胜，受了老爷许多的气，回来本寺，转想转恼，不期昨日三更时分，归了西天。”天师道：“你看他这等的胡说！他是个万年不能毁坏之人，怎么会死？”众僧说道：“钦差老爷不信，现今停柩在方丈里面。”天师心上却有几分不信，拽起步来，望方丈里面竞走。

走进方丈门来，果真的一口棺材，棺材盖上钉了四个子孙钉，棺材头上搭了一付孝幔，棺材面前烧了一炉香，点了两枝蜡烛，供献了一碗斋饭。天师见之，大笑了一声，说道：“金碧峰不知坐在那里，把这个假棺材反来埋我哩！”众僧道：“棺材怎么敢有假的？”天师道：“既不是假的，待我打开来看看。”说声：“打开来看看。”吓得那些僧人面面相觑。天师心下越加狐疑，叫声：“着刀斧过来。”连叫了两三声，众僧人没奈何，只得拿刀的奉承刀，拿斧子的奉承斧子。天师叫声：“开棺！”没有那个和尚敢开。天师叫着这一个开，这一个说道：“我是个徒弟，敢开师父的棺材？”叫着那一个开，那一个说道：“我是个徒孙，敢开师公的棺材？”天师看见你也不开，我也不开，心里全是疑惑，自家伸出手来，举起个斧子。好个天师，两三斧子，把个棺材劈开来了，开了看时，佛家有

些妙用，端的是个金碧峰，条条直直，睡在里面。天师道：“敢是活的睡在里面谎我们？”伸只手到里面去摸一摸，只见个金碧峰两只眼闭的紧如铁，浑身上冷的冷如雪，果真是个死的。天师心上又生一计，说道：“怕他敢是个闭气法？我若是被他笼络了，不但辜负了数千里而来，且又便饶了他耍着寡嘴。我不如削性加上他一个楔，免得个他日噬脐，悔之无及！”

只见众和尚说道：“钦差老爷，你眼见的是实了，俺们师父果真是个死尸么？”天师面上铺堆着那一片假慈悲来，说道：“我初见之时，只说是个假死，那晓得真个是他死了。他这今停柩在家不当稳便，我和你埋了他罢。”众和尚说道：“怎么要钦差老爷埋我们的师父哩？”天师道：“你们众人有所不知，你师父在南京与我赌胜之时，蒙他饶了我的性命，我却无以报他活命之恩，是我就在法坛之下大拜了他四拜，拜你老爷为师。今你的老爷归天，我该有一百日缌麻之服。我有服的师弟，肯教他暴露尸骸，死而不葬？故此你们也趁我有这里，大家安埋了他，岂不为美！”天师是个钦差，他说的话那个敢执拗他的？只得是奉承他二八分。众和尚说道：“但凭钦差老爷。”内中有个不开口的，各人有各人的忖度。天师道：“你这个禅寺，可有一所祖陇么？”众和尚道：“有一所祖陇。”天师道：“在那里？”众和尚道：“就近在山门左侧百步之内。”天师道：“傍祖安葬，这也是个人情之常。”众和尚道：“但凭钦差老爷就是。”天师道：“我与你三五个知事的，先到祖陇上定个向，点个穴，诛个茅，破个土，筑个坑，砌个塘。你众人在寺里，照依每常旧例出殡而来。”天师领了几个和尚，先到祖坟上去了。其余的这些和尚，在寺里敢违背了天师的号令？只得抬出柩来，哭了几声师父，动了几下响器，列了几对幢幡，张了一双宝盖上来。

却说天师到了那祖坟上，亲自点了一个穴，直点在祖坟后高冈之上。众和尚道：“恐怕忒上了些，于天罡有损。”天师道：“碧峰老爷他不比甚么凡僧，埋得高，才照得西天近。”及至筑坑砌圻，天师站着面前，吩咐工人方圆广阔止用三尺，直深却用一丈。众和尚道：“钦差老爷，这个坑却筑得有些不尴尬。”天师道：“你们有所不知，碧峰老爷是个圣僧，葬埋之法自与凡僧不同。”及至绌棺入土，天师又揭开棺材来，看了长老的尸首，他便亲手绌着，把个棺材头先下，棺材脚向上，倒竖着在那坑里。众和尚道：“钦差老爷，这却不是倒埋了？”天师道：“你们都是些俗人之见，有所不知。把他的两脚朝天，却不是踏着云，蹑着雾，轮动就是天堂？若是两脚朝地，起步就蹉了地狱。我这个都是葬埋圣僧之法，载在典籍，你们莫嫌知事少，只欠读书多。”众和尚也只有家主僧心里好笑，其余的心里吃恼。好笑的心上解悟，说道：“天师空费了这一段心机。”吃恼的不曾解悟，说道：“天师不该这等样儿待我师父。”怎么家主僧心上解悟？原来碧峰长老预先晓得天师到来，预先晓得天师来时有个不良之意，故此叫过家主僧来，附耳低声，教他见了天师，只说是师父死了；又晓得天师不肯准信，教他到山门之外邻居家家里，借了一口寿材，停柩在于方丈之内；又晓得天师一定要开棺验尸，又教他把师父的九环锡杖，安在里面；又晓得天师要倒埋他，教他不要违拗，凭他怎么样儿处分。这都是将计就计，佛爷运用之妙。

碧峰长老领了一个徒弟，又一个徒孙，坐在海潮殿上，高张慧眼，瞧着那个天师那么鬼弄鬼弄，猛然间大发一笑，说道：“喜得我还是一个假死，若是真死，却不被他倒埋了我！”非幻道：“倒埋了却待何如？”长老道：“自古说得好，大丈夫顶天立地，终不然顶地立天。”云谷道：“我和你怎么样儿

处分他？”长老道：“有个甚样儿处他？我和你先到南京，见了圣上，教他个一筹不展，满面羞惭。”好个碧峰长老，金光一耸，带着徒弟徒孙，直冲南京，来见圣上。

张天师还不解其中的缘故，倒埋了碧峰，服了这口气，心上老大的宽快。即时间出了文殊寺，离了五台山，讽起真言，宣动神咒，跨上草龙，云惨惨，雾腾腾，起在半天之中，竟转南京而来。

却说五更三点，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正是：

月转西山回署色，星悬南极动云軿。千年瑞鹤临丹地，五色飞龙绕赭袍。闾阖殿开香气杳，昆仑台接觐声高。面官敬撰中兴颂，济济瑶宫上碧桃。

却说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碧峰长老到了南京，收了金光，把个徒子、徒孙安顿在会同馆里，自家竟到午门外来听宣。只见万岁爷和那文武百官，商议了几宗国事，裁定了许多朝政。黄门官奏道：“前日在云路丹墀里面和张天师赌胜的和尚，戴着瓢帽，穿的染衣，一手钵盂，一手禅杖，站在午门之外，口口称道听宣。”圣旨道：“宣字轻了些。不可说宣他，只可说请他。”当驾官传旨道：“请长老进朝。”那长老照旧时大摇大摆，摆将进朝，见了龙驾，也不行礼，只是打个问讯，把个手儿略节举了一举。朝廷待他比初见时老大不同，着实是十分敬重他了，请到金銮殿上，赐他一个绣墩坐下，称他为国师，说道：“朕有金牌淡墨，差着天师前到国师的大刹禅林，可曾看见么？”长老道：“说起天师来，一言难尽。”万岁爷道：“怎么叫做一言难尽？”长老道：“天师虽则是受了钦差，赍了旨意，捧了金牌，来到贫僧荒寺。这都是万岁爷的钧命，

他也是出于无奈。若还他的本心，到底是个敬德不服老。贫僧深知其心，是贫僧略使了些小手段，教小徒以生作死回了他。他开了贫僧的棺，验了贫僧的尸，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儿，把贫僧倒埋了，才下山来。”万岁爷道：“这个怎么使得！埋人不如埋己。”

道犹未了，黄门官奏道：“张天师在午门外听宣。”长老道，“万岁爷，着臣另坐在那里，且看天师进朝怎的缴旨，怎的回话。”圣旨道：“叫当值的引这个国师到文华殿上打坐，另有旨来相请。”长老去了，方才传下旨意，宣进天师。只见天师头戴的三梁冠，身穿的斩衰服，腰系的草麻绦，脚穿的临江板，做个哭哭啼啼之状，走进朝来。万岁爷明知其情，故意问他说道：“天师，你这重服还是何人的？若论宪纲，除是父母的嫡丧，见朕乞求谕葬，乞求谕祭，方才穿得重服进朝；若是外孝，再没有个戴进朝来之理！”天师道：“小臣的孝服是家师的。”万岁爷道：“怎么师父也有这等的重孝？”天师道：“天地君亲师，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故此小臣为着家师，戴此重孝。”万岁爷道：“是那一位令师？朕闻得卿是家传的本事，并不曾从游着甚么令师。”天师道：“就是前日赌胜的金碧峰家师。”万岁爷道：“你两家誓不两立，岂有个从他为师之理？”天师道：“自从前日赌胜，蒙他饶了臣的六阳首级，是臣望空大拜了四拜，拜他为师。”万岁爷道：“金碧峰是你的师，你戴的是金碧峰的孝，终不然金碧峰有甚么不测之变？”天师道：“金碧峰归到五台山文殊寺，半夜三更西归去了。”万岁爷道：“你去时可曾见他面么？”天师道：“去迟了些，不曾得相见。”万岁爷道：“你怎么样尽个礼儿？”天师道：“小臣说那一切拜哭之礼，俱属虚文。自古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今日碧峰家师已死，臣无以为情，只

得替他傍祖安葬，是小臣和他亲自定的向，点的穴，诛的茅，破的土，筑的坑，砌的圪，安葬了他，然后回转南京，今日见驾。”万岁爷道：“金碧峰和你骤面相识，今日无常，你倒殡葬了他，你如今受了朝廷的高官显爵，享了朝廷的大俸大禄，朕有一日有所不免，你却怎么样儿相待朕来？”天师那晓得万岁爷的意思，只要奉承得万岁爷的喜欢，高声答应道：“万万龙归沧海，即如待师父一同。”万岁爷道：“似这等说起来，连朕也要倒埋了！”天师听知得“倒埋”两个字，把那连烧四十八道飞符的汗，又吓出来了。

万岁爷道：“天师，你也不要吃惊，只有一件，没有了这个和尚，怎么得这个传国玺归朝？”天师道：“没有了这个人，委是难得其玺。”万岁爷道：“是的和尚可去得么？”天师道：“除了金碧峰之外，再没有这等一个僧人。”万岁爷道：“你昨日到五台去了，又新到了一个和尚，也道你不合灭僧，也要与你赌胜。”天师心里想道：“这莫非是我命里犯了和尚星刻度？不是刻度，怎么去了一个，又来一个？”朝着圣上问道：“这新来的和尚，现在那里？”圣上道：“现在文华殿打坐。”天师道：“宣来与臣相见何如？”圣上道：“你再不可又与他赌甚么胜。”天师道：“谨遵明旨，再不敢有违。”

金銮殿上传下一道旨意，径到文华殿宣出一个和尚来。那和尚远远的走将来，这天师远远的就认得了。却认得是个甚么人？原来是天师的家师，已经倒埋了的。天师认得是个金碧峰，羞惭满面，冷汗沾衣，心里想道：“这和尚分分明明是我倒埋了他的，如何又会起来？”长老看见天师，问道：“天师，你这浑身重孝，为着那个来？”天师无言可答，急急的除了梁冠，脱了斩服，解了孝绦，忙忙的簪上道冠，披了法服，围了软带，合着掌，望长老尽礼，也学僧家打个问讯。长老道：“你既是

我的徒弟，你怎么不拜我？”天师道：“弟子低头便是拜。”
长老道：“徒弟倒埋师父，得其何罪？”天师满口只说：“是，不敢，不敢！”长老道：“倒埋还是报德，还是报仇哩？”天师道：“今后弟子再不敢胡为，望乞赦罪。”

圣上道：“国师请坐，朕有一事请问。”长老坐下了，回复道：“愿闻。”圣上道：“国师俗姓金，禅号碧峰，可是哩？”长老道：“是姓金，是号碧峰。”圣上道：“朕常见出家人须发落地，国师何为落发留髻？”碧峰长老道：“贫僧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万岁爷听见他这两句话，心下老大的重他，却就把个下西洋的事央浼他了，说道：“朕请国师进朝，有一事相说。”长老道：“悉凭圣旨。”万岁爷道：“朕有传国玉玺陷在西洋，曾有阴阳官奏朕，说道：‘帝星出现西洋。’这如今要到西洋取其国玺，须烦国师下海去走一遭，国师肯么？”长老道：“须是天师才去得。”天师道：“还是国师才去得哩！若论小臣祖宗传授的，不过是些印剑符水，止可驱神役鬼，斩妖缚邪而已。若是前往西洋，须索是斩将搴旗，登先陷阵，旗开取胜，马到成功，才不羞辱了朝命，小臣怎么去得！”长老道：“贫僧是个软弱法门，就只会看经念佛。况且领兵动众，提刀杀人，却不是个和尚干的勾当。”圣旨道：“怎么要国师领兵统众，提刀杀人？只求国师前去，大做一个主张便足矣。”长老道：“既是只要贫僧做个证明功德，贫僧怎敢有违。只是天师也躲不得个懒。”圣上道：“天师也要他去。”天师道：“小臣去了，龙虎山中没有了人。”长老道：“天师之言差矣！岂不闻‘为国忘家不憚劳’？”只这一句话儿不至紧，把个天师就撑得他哑口无言，只得应声道：“去，去。”圣旨道：“此去西洋有多少路程？”长老道：“十万八千有零。”圣旨道：“此去西洋从旱路便，从水路便？”长老道：“南

朝走到西洋国并没有旱路，只有水路可通。从水路便。”圣旨道：“此去路程，国师可晓得么？”长老道：“略节晓得些。”圣旨道：“国师晓得路程，还是自家走过来？还是书上看见来？”长老道：“贫僧是个游脚僧，四大部洲略节也都是过来。”圣上听见他说四大部洲都已走遍了，心上老大惊异他，说道：“走遍四大部洲有何凭据？”长老道：“有一首律诗为证。”圣旨道：“律诗怎么讲？”长老道：

“踏遍红尘不计程，看山寻水了平生。已经飞锡来南国，又见乘杯渡北溟。花径不知春坐稳，松林未许夜谈清。担头行李无多物，一束诗囊一藏经。”

圣旨道：“国师既是记得这些路程，可略节说来与朕听着。”长老道：“天师也是晓得的，相烦天师说罢。”天师道：“我已曾说过来。”圣旨道：“虽说过来，朕久已忘怀了。”长老道：“口说无凭。贫僧有个小经折儿奉上朝廷龙眼观看。”圣旨道：“接上来。”长老双手举起来，奉上朝廷。

圣上接着，放在九龙金案上，近侍的展开，龙眼观看，只见一个经折儿尽是大青大绿妆成的故事。青的是山，山就有行小字儿，注着某山。绿的是水，水就有行小字儿，注着某水。水小的就是江，江有行小字儿，注着是某江。水大的是海，海有行小字儿，注着某海。一个圈儿是一国，圈儿里面有行小字儿，注着某国。一个圈儿过了，再一个圈儿，一个圈儿里面，一行小字儿，注着某国某国。画儿画得细，字儿写得精。龙颜见之，满心欢喜，说道：“国师多承指教了！万里江山，在吾目中矣！”叫声：“近侍的，你接着这本儿，把路程还念一遍与我听着。”长老道：“还是贫僧来念。”圣上道：“从上船

处就说起。”长老道：“上船处就是下新河洋子江口，转过来就是金山。”圣上道：“这金山的水，就是天下第一泉了？”长老道：“便是。过了金山，就出孟河；过了孟河，前面就是红江口；过了红江口，前面就是白龙江；过了白龙江，前面却都是海。舟船望南行，右手下是万岁的锦绣乾坤浙江、福建一带；左手下是日本扶桑。前面就是大琉球、小琉球。过了日本、琉球，舟船望西走，右手下是两广、云贵地方；左手下是交趾。过了交趾，前面就是个软水洋；过了软水洋，前面就是个吸铁岭。”万岁道：“怎么叫做个吸铁岭？”长老道：“这个岭生于南海之中，约五百余里远，周围都是些顽石坯。那顽石坯见了铁器，就吸将去了，故此名为吸铁岭。”圣旨道：“水底下可有这个吸铁石么？”长老道：“这五百里远近，无分崖上水下，都是这个吸铁石子儿。”圣上道：“明日我和你下西洋，舟船却怎么过去？”长老道：“也曾自有个过的。”圣上道：“多谢国师，但不知那个软水洋还是怎么样儿的？”长老道：“这软水洋约有八百里之远，大凡天下的水都是硬的，水上可以行舟，可以载筏，无论九江八河、五湖四海，皆是一般。惟有这个水，其性软弱，就是一匹毛，一根草，都要着底而沉。”圣上道：“似此软水，明日要下西洋，却怎么得过去？”

却不知这个软水还是过得去，还是过不得去；却不知碧峰长老有担当过这个软水，没有担当过不得这个软水，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碧峰图西洋各国 朝廷选挂印将军

诗曰：

雨足江潮水色新，碧琉璃滑净无尘。潮回万顷铺平靛，风过千层簇细鳞。野鹭沙鸥急出没，红苹红蓼倩精神。个中浩荡无穷趣，都属中流举钓人。

这诗是于忠肃公秋水的诗，见得天下的水，都不似那个软水。

却说圣上听得这个软水，心上也有半分儿不喜，问说道：“似此软水，明日要下西洋，却怎么得过去？”长老道：“贫僧也曾有个过的。”天师忽然抢着说道：“佛门软弱，弱水也是软弱，两个都是一家，故此有个道理。”长老道：“不因软弱，不得倒埋。”天师不觉的赤面通红了，说道：“这又是旧文章来了。”圣旨道：“过了软水洋，前面何如？”长老道：“软水洋以南，还是南膳部洲；软水洋以西去，却是西牛贺洲了。”圣上道：“西牛贺洲是个甚么地方？”长老道：“就却叫做西洋国。”圣上道：“既叫做西洋，就在这里止了。”长老道：“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国是一国，乞龙颜观看这个经折儿，就见明白。”圣上起头一看，才看见这一十

八国，说道：“原来却有这许多国土也。”长老道：“可知哩！第一国，金莲宝象国；第二国，爪哇国；第三国，女儿国；第四国，苏门答刺国；第五国，撒发国；第六国，淄山国；第七国，大葛兰国；第八国，柯枝国；第九国，小葛兰国；第十国，古俚国；第十一国，金眼国；第十二国，吸葛刺国；第十三国，木骨国；第十四国，忽鲁国；第十五国，银眼国；第十六国，阿丹国；第十七国，天方国；第十八国，酆都鬼国。”经折儿已自开得清，长老口里又说得分明。说得个万岁爷心神飞度西洋国，恨不得伸手挝将玉玺来，说道：“国师，西洋的路程，朕已知道了，这个经折儿朕收下。却不知下西洋还用多少官员？还用多少兵卒？你说来与朕听着。”长老道：“下西洋用多少官员，用多少兵卒，贫僧也有一个小经折儿奉上朝廷，龙颜观看。”圣旨道：“好，好，好。原来国师也有个经折儿，快接上来。”长老双手举起来，奉与圣上。

圣上接着，放在九龙金案上，近侍的展开，龙眼观看。只见这个经折儿却没有那大青的颜色，也没有那大绿的妆点，只是素素净净几行字儿。圣上叫声道：“近侍的，按着这个本儿上的字，念一遍与我听着。”近侍的念着，说道：“第一行，‘计开’二字。第二行，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大元帅之印。第三行，副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副元帅之印。第四行，左先锋一员，挂征西左先锋大将军之印。第五行，右先锋一员，挂征西右先锋副将军之印。第六行，五营大都督：中都、左都、右都、坐都、行都，各挂征西大都督之印。第七行，四哨副都督：参将、游击、都事、把总，各挂征西副都督之印。第八行，指挥官一百员。第九行，千户官一百五十员。第十行，百户官五百员。第十一行，管粮草户部官一员。第十二行，观星斗阴阳官十员。第十三行，通译番书教谕官十员。第十四行，通事的舍

人十名。第十五行，打干的余丁十名。第十六行，管医药的医官医士一百三十二名。第十七行，三百六十行匠人，每行二十名。第十八行，雄兵勇士三万名有零。第十九行，神乐观道士二百五十名。第二十行，朝天宫道士二百五十名。”念毕，圣上道：“原来国师是个‘法演三千界，胸藏百万兵。’”万岁爷心上老大的惊异他，说道：“还有天师当任何职？当填注在那行？”长老道：“天师照旧官衔，管理军师事务，不必另加官职，故此不曾填注名姓。”万岁爷道：“国师当任何职？当填注在那行？”长老道：“贫僧只好做个证明功德，故此不曾填注名姓。”万岁爷道：“既是国师与天师不肯填注名字，料应是不敢把个官职相烦，这的朕不相强。只是明日出师之时，斩妖缚邪，在天师身上；扶危济难，在国师身上。彼此都要用心竭力，马到功成，旗开得胜，不负今日倚托之重，才称朕心。”长老道：“贫僧和天师各当效力，不费圣心。”

万岁爷道：“下西洋的路程，有了一个经折了，朕已知道了。下西洋的官员兵卒，又有一个经折儿，朕又知道了。只是国师说道：‘南朝去到西洋并无旱路，只有水路可通。’既是水路，虽则是个船只，还用多少？还是怎么样的制度？国师，你心上可曾料理一番么？”碧峰长老道：“过洋用的多少船只，怎么样儿制度，贫僧也有一个经折儿奉上朝廷，龙眼观看。”圣旨道：“妙，妙，妙。原来也有一个经折儿，快接上来。”长老双手举起来，奉与圣上。

圣上接着，放在九龙金案上，近侍的展开，龙眼观看。只见这个经折儿又是大青大绿的故事。青的画得是山，绿的画得是海，海里画得是船，船又分得有个班数，每班又分得有个号数，不知总是多少班数，每班有多少号数。今番万岁爷一天好事喜中喜，满纸云烟佳更佳，不叫近侍的来观，只是龙眼亲自

观看。只见头一班画的船，约有三十六号，每只船上有九道桅。那小字儿就填着说道：“宝船三十六号，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第二班画的船约有一百八十号，每只船上有五道桅。那小字就填着道：“战船一百八十号，长一十八丈，阔六丈八尺。”第三班画的船只，约有三百号，每只船上有六道桅。那小字儿就填着说道：“坐船三百号，长二十四丈，阔九丈四尺。”第四班画的船，约有七百号，每只船上有八道桅。那小字儿就填着说道：“马船七百号，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第五班画的船，约有二百四十号，每只船上有七道桅。那小字儿就填着说道：“粮船二百四十号，长二十八丈，阔一十二丈。”船五班，共计一千四百五十六号，每一号船中间，有明三暗五的厅堂，有明五暗七的殿宇。每一号船上面，有三层天盘，有一层天盘里面摆着二十四名官军，日上看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

这个经折儿万岁父看了，心上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怎见得一则以喜？因有了这个船只，却就到得西洋；到得西洋，却就取得国玺，这不是个一则以喜？却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才方够用，这不是个一则以惧？万岁爷终是取玺的必胜，不怕他甚么事干得不成。

此时已自是落日衔山，昏鸦逐队，圣旨一道，百官散班，着僧录司迎送国师到于长干上刹，各住持轮流供应；着道录司迎送天师到于朝天宫，各道官轮流供应。万岁爷退回乾静宫，心里有老大的费想。怎么费想？却说这个下西洋的事务重大，用度浩繁，一行一止，都在万岁父的心上经纬。到了九龙绣榻之上，睡不成寐，只见更又末，夜又长，果真是：

秋夜长，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层城绮阁遥相望。川

无梁，北风受节雁南翔，崇兰委质时菊芳。鸣环曳履出长廊，为君秋夜捣衣裳。纤罗对凤凰，丹绮双鸳鸯，调砧乱杵思自伤。征夫万里戍他乡。鹤关音信断，龙门道路长。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万岁父睡不成寐，叫起近侍的来，开了玲珑八窗，卷起珠帘绛箔，只见万里长空一轮明月，果真是：

三五月华流烟光，可怜怀归道路长。逾江越汉津无梁，遥遥思永夜茫茫。昭君失宠辞上宫，蛾眉蝉娟卧毡穹。胡人琵琶弹北风，汉家音信绝南鸿。昭君此时怨画工，可怜明月光朦胧。节既秋兮天向寒，沅有漪兮湘有澜。沅湘纠合渺漫漫，洛阳才子忆长安，可岭明月复团团。逐臣恋主心弥恪，弃妾忘君情不薄。已悲芳岁徒沦落，复恐红颜坐销铄。可怜明月方照灼，向影倾身比葵藿。

一轮明月不至紧，还有一天星斗，灿灿烂烂，果真是：

万物之精为列星，庶民象兮无气英。认绰约兮其櫓枪，瞻瑶光兮其玉绳。歌既称兮列重耀，传尝闻兮还夜明。牵牛服箱兮不以，今夕在户兮识取。辰参主兮为晋商，箕毕分兮见风雨。为张华兮而见拆，感仲尼兮以常聚。中方定兮作楚宫，三五彗兮彼在东。子韦识宋公之德，史墨知吴国之凶。轩辕大电兮绕枢，白帝华渚兮流虹。东井汉祖兮兴起，梁沛曹公兮居止。惊严光兮帝共卧，笑戴逵兮自求死。息夫指之兮获罪，巫马戴之兮出治。灿连贝兮倚莎萝，授人时兮命羲和。二使兮随之入蜀，五老兮观之游河。岁则降灵于方伯，昴则沦精于萧何。清为柳兮浊为毕，乱如雨兮陨如石。天钱瞻兮于北落，老人指兮于南

极，任彼慧光兮竟天，然而圣朝兮妖不胜德。

万岁爷对月有怀，因星有感，龙腹中猛然间想起一桩事来了，急传旨意，宣上印绶监掌印的太监来。这叫做是个“殿上一呼，阶下百诺”，旨意已到，谁敢有违。只见印绶监掌印的太监即时来到，跪着珠帘之外听旨。万岁爷道：“你是印绶监掌印的太监么？”太监道：“奴婢是印绶监掌印的太监。”万岁爷道：“你监里可有余剩的金银印信么？”太监道：“本监并没有个余剩的金印银信。”万岁爷道：“我原日过南京之时，四十八两重的坐龙金印，有若干颗数；五十四两重的站虎银印，有若干颗数；三十六两重的螭虎印、走蛟印、盘蛇印、电髯印，龟纽印、鳌鱼印、虾须印，也不计其数。你职掌印绶，怎么讯得一个没有印？”太监道：“本监职掌印绶，俱是奉爷爷圣旨，礼部关会，篆文旋时，铸成一个印，旋时镌上几个字，这却都是新的，并没有个旧时印信。”万岁爷道：“我这旧时的印信，从那里去了？”太监道：“即是旧时的印信，俱属宝贝，敢在宝藏库里么？”圣旨道：“急宣宝藏库的库官来。”原来宝藏库设立在内殿，掌管的不是个库官，也是个太监。一声有旨，只见宝藏库内太监飞星而来，磕头如捣蒜，连声禀道：“爷唤奴婢有何旨意？”万岁爷道：“你宝藏库里，可有旧时的金、银、铜、铁的印信么？”太监道：“有，有，有。”万岁爷道：“你快把那四十八两重的坐龙金印，取过两颗来；你再把五十四两的站虎银印，取过两颗来；你再把三十六两重的螭虎印，取过五颗来；你再把三十四两重的虬髯印，取过四颗来。”那宝藏库的太监即时取过许多的印来，万岁爷吩咐印绶监太监捧着。

此时正是金鸡三唱，曙色朦胧，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

朝。只见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圣上道：“今日文武百官都会集在这里，朕有旨意，百官细听敷宣。”百官齐声道：“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何旨意，臣等钦承。”圣上道：“朕今日富有四海之内，贵为天子，上承千百代帝王之统绪，下开千百代帝王之将来。所有历代帝王传国玺，陷在西洋，朕甚悯焉，合行命将出师，扫荡西洋，取其国玺。先用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大元帅之印，朕如今取出一颗坐龙金印在这里，那一员官肯去征西，即时出班挂印。”连问了三四声，文官鸦悄不鸣，武班风停草止。

圣上又问了一回，只见班部中闪出四员官来，朝衣朝冠，手执象简，一字儿跪在丹陛之前。圣上心里想道：“这四员官莫非是个挂印的来了？”心里又想道：“这四员官人物鄙萎，未可便就征西。”当驾的问道：“见朝的甚么官员？”那第一员说道：“小臣是钦天监五官灵台郎徐某。第二员说道：“小臣是钦天监五官保章正张某。”第三员说道：“小臣是钦天监五官保章副陈某。”第四员说道：“小臣是钦天监五官絜壶正高某。”圣上道：“你们既是钦天监的官员，有何事进奏？”钦天监齐声道：“臣等夜至三更，仰观乾象，只见‘帅心入斗口，光射尚书垣’，故此冒昧仰奏天庭。”圣上道：“帅心入斗口，敢是五府里面公侯驸马伯马？”钦天监齐声道：“公、侯、驸马、伯应在右弼星上，不是斗口。”圣上道：“莫非六部里面尚书、侍郎么？”钦天监说道：“尚书、侍郎应在左弼星上，不是斗口。”圣上道：“即不是武将，又不是文官，去那里去另寻一个将军挂帅？”钦天监道：“斗口系万岁爷的左右近臣。”圣上道：“左右近臣不过是这些内官、太监，他们那个去征得西洋，挂得帅印？”

只见殿东首班部中，履声咭咭，环珮琤琤，闪出一位青年

侯伯来，垂绅正笏，万岁三呼。万岁爷龙眼观之，只见是个诚意伯刘某。圣上问道：“刘诚意有何奏章？”刘诚意道：“小臣保举一位内臣，征得西，挂得印。”圣上道：“是那一个？”刘诚意道：“现在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姓郑名和。”圣上道：“怎见得他征得西、挂得印？”刘诚意道：“臣观天文，察地理，知人间祸福，通过去未来。臣观此人，若论他的身材，正是下停短兮上停长，必为宰相侍君王；若是庶人生得此，金珠财宝满仓箱。若论他的面部，正是面阔风颐，石崇擅千乘之富；虎头燕颌，班超封万里之侯。又且是河目海口，食禄千钟、铁面剑眉，兵权万里。若论他的气色，红光横自三阳，一生中须知财旺；黄气发从高广，旬日内必定迁官。”圣上道：“只怕司礼监太监老了些。”刘诚意道：“乾姜有枣，越老越好。正是：龟息鹤形，纯阳一梦还仙境；明珠入海，太公八十遇文王。”圣上道：“却怎么又做太监？”刘诚意道：“只犯了些面似橘皮，孤刑有准；印堂太窄，妻子难留。故此在万岁爷的驾下做个太监。”圣上道：“即是司礼监，可就是三宝太监么？”左右近侍的说道：“就是三宝太监。”圣上道：“即是三宝太监下得西洋，挂得帅印，快传旨意，宣他进朝。”即时传下一道旨意。即时三宝太监跑进朝来，磕了头，谢了旨。圣上道：“我今日出师命将，扫荡西洋，取其国玺，要用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大元帅之印。刘诚意保你下得西洋，挂得帅印，你果是下得西洋么？你果是挂得帅印么？”三宝太监道：“奴婢仗着万岁爷的洪福，情愿立功海上，万里扬威。奴婢是下得西洋，奴婢是挂得帅印！”圣旨道：“着印绶监递印与他，着中书科写敕与他。”三宝太监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意投丹墀下去。有诗为证，诗曰：

凤凰池上听鸾笙，司礼趋承旧有名。袍笏满朝朱履暗，弓刀千骑铁衣明。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捻指西番尽稽顙，一杯酒待故人倾。

圣上道：“征取西洋，次用副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副元帅之印，朕还取得有坐龙金印一颗在这里，是那一员肯去征西，出班挂印？”又问了一声，还不见有人答应。圣上道：“适来钦天监照见‘帅星入斗口，光射尚书垣’，司礼监是个斗口了。今番副元帅却应在尚书垣。你们六部中须则着一个出来挂印。”道犹未已，只见右班中内出一位大臣，垂绅正笏，万岁三呼，说道：“臣愿征西，臣愿挂副元帅之印。”圣上把个龙眼观看之时，这一位大臣，身長九尺，腰大十围，面阔口方，肌肥骨重。读书而登进士之第，仕宦而历谏议之郎。九转三迁，践枢陟要。先任三边总制，屹万里之长城；现居六部尚书，校八方之戎籍。参赞机条，为盐为梅；中府协同，乃文乃武。堂堂相貌，说甚么燕颌食肉之资；耿耿心怀，总是些马革裹尸之志。正是：门迎珠履三千客，户纳貔貅百万兵。原来是姓王名某，山东青州府人氏，现任兵部尚书。圣上道：“兵部尚书，你肯征进西洋么？你肯挂副元帅之印么？”王尚书道：“小臣仰仗天威，誓立功异域，万里封侯。小臣愿下西洋，小臣愿挂副元帅之印。”圣旨道：“着印绶监递印与他，着中书科写敕与他。”王尚书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回本班而去。有诗为证，诗曰：

海兵储精胆气豪，班生彤管品虔刀。列星光射龙泉剑，瑞雾香生兽锦袍。威振三边勋业重，官居二品姓名高。今朝再挂征西印，两袖天风拂海涛。

圣上道：“征取西洋，要用左先锋一员，挂征西左先锋大将军之印，朕取得有站虎银印一颗在这里，那一员任左先锋之职，愿挂大将军之印””也一连问了几声，不见有个官员答应。怎么问着个征西，偏再没人肯答应？原来“下海”两个字有些吓怕人，故此文武官员等闲不敢开口。圣上又问上一声，只见殿东首班部中闪出一位老臣来，履声咕咕，环珮琤琤，原来是个英国公张某，直至丹墀之内，三呼万岁，稽首顿首，奏道：“微臣保举两员武官，堪充左右先锋之职。”圣上道：“朕求一个左先锋且不可得，老卿连右先锋都有了，这都是个为国求贤，深得古大臣之体。但老卿保举的还是甚么人？”英国公道：“他两个人都是世胄之家，将门之子。执干戈而卫社，每参盟府之勋；侍孙武以为师，深达戎韬之略。一个虎头燕颌，卷毛鬃，落腮胡，长长大大，攀不倒的猛汉；一个铜肝铁胆，回子鼻，铜铃眼，粗粗蠢蠢，选得上的将军。一个武艺高强，一任他大的钺，小的斧，长的枪，短的剑，件件皆能；一个眼睛溜煞，凭着些远的箭，近的锤，飞的弹，掣的鞭，般般尽会。一个站着，就是李天王降下凡尘，手里只少一把降魔剑；一个坐下，恰如真武爷坐镇北极，面前只少一杆七星旗。一个人如猛虎，马赛飞龙，抹一角明幌幌、电闪旌旗日月高。一个威风动地、杀气腾空，喝一声黑沉沉、雷轰鼙鼓山河震。一个是姓张名计，定远人也，现任羽林左卫都指挥之职；一个姓刘名荫，合肥人也，现任羽林右卫都指挥之职。这两个武官下得西洋，挂得左右先锋之印。”圣上道：“依卿所奏。”即时传下两道圣意，宣上羽林卫两员官来。羽林卫两员官即时宣上金銮殿。万岁爷龙眼看来，果真的不负英国公所举。旨意道：“着印绶监各递一颗站虎银印与他，着中书科各写一道先锋敕与他。”

两员官各挂了印，各受了敕，各谢了恩，各回本卫而去。有诗为证，诗曰：

英杰天生胆气豪，先锋左右岂辞劳。斗牛并射龙泉剑，雨露均沾兽锦袍。九陛每承皇诏宠，双眸惯识阵云高。此回一吸鲸波尽，归向南朝读六韬。

英国公也回本班而去。圣上道：“征取西洋，还用五营五员大都督，各挂征西大都督之印，还用四哨四员副都督，各挂征西副都督之印。印绶监有印在此，你们班部中不论文官武将，但有能征进西洋者，许即时出班挂印。”道犹未了，殿东首班部中又闪出一位老臣来，履声咭咭，环觔琤琤，原来是定国公徐某。他直至丹墀之内，三呼万岁，稽首顿首，奏道：“三军之命，悬于一将，用之者不得不慎。今日征进西洋，事非小可，五营四哨又非一人，依臣所奏，许文武各官保举上来取用。”奉圣旨：“依卿所奏，许百官即推堪任正副都督的几十员来看。”这些文武百官奉了旨意，议举所知五府都都督，说道：“考核将材，本兵官的事。”打一个恭：“请兵部尚书定夺。”兵部尚书说道：“今日此举，时刻有限，未可造次，须是你本官举荐。”打一个恭：“请五府侯伯定夺。”定国公道：“今日选将出征，事务重大，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这如今或是那一员堪任正都督，或是那一员堪任副都督，先许五府侯伯指名推来，次用六部官签名保结，次后本兵官裁定参详，请旨定夺。如此再三，庶几用不失人，前无僨事。”文武百官齐声道：“老总兵言之有理。”即时间府中推出一员，部中签名保结，本兵官裁定参详。一会儿府中又推一员，部中签名保结，本兵官裁定参详。再推一会儿，府中又推一员，部中签名保结，本

兵官裁定参详。再推一会儿，府中又推一员，部中签名保结，本兵官裁定参详。三推四保，五结六详，七裁八定，顷刻里把个长单填遍了。也有推了没保结的，也有有保结过不得本兵官的。又推又保，又过得本兵官的，约有二十多员。百官俯伏丹墀，稽首顿首，奏道：“臣等举保堪任正副都督的官员姓名，开具揭帖，进呈御览，伏乞圣裁。”奉圣旨有点的是文武百官，钦此钦遵。

即时间奉圣旨点了的銜命而来，拜舞丹墀之下。见朝已毕，当驾的说道：“五营五员大都督，站立丹墀中左侧。四哨四员副都督，站立丹墀中右侧。”鸿胪寺唱名，印绶监交印，中书科付敕。只见五营五员大都督，一字儿站着丹墀中左侧，四哨四员副都督，一字儿站着丹墀中右侧。鸿胪寺站在班首唱名，说道：“第一营第一员大都督，姓王名堂。”便应声道：“有！”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第二营第二员大都督，姓黄名栋梁。”便应声道：“有！”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第三营第三员大都督，姓金名天雷。”便应声道：“有！”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第四营第四员大都督，姓王名明。”王明应声道：“有！”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第五营第五员大都督，姓唐名英。”唐英应声道：“有！”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有诗为证，诗曰：

少年乘勇气，五虎过乌孙。力尽军劳苦，功加上将恩。晓风听戍角，残月倚城门。共挂征西印，鲸波漾月痕。

五营五员大都督过了，就到四哨四员副都督。鸿胪寺又唱道：“第一哨第一员，姓黄名全彦。”应声道：“有！”挂了

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第二哨第二员，姓许名以诚。”应声道：“有！”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第三哨第三员，姓张名柏。”应声道：“有！”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第四哨第四员，姓吴名成。”挂了印，领了敕，谢了恩，竟投阶下而去。有诗为证。诗曰：

族亚齐安睦，风高汉武威。营门连月转，戍角逐烟催。青海闻传箭，天山报合围。今朝携剑起，马上疾如飞。

圣上道：征取西洋，还要用指挥官一百员，千户官一百五十员，百户官五百员，着兵部尚书逐一推上来看，以便铸印与他。”

却不知圣上取到这些官有何重用处，却不知兵部尚书取到那些官上来复旨，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兵部官选将练师 教场中招军买马

诗曰：

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汉王。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傍。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侍猎长杨下，承恩更射飞。尘生马影灭，箭落雁行稀。薄雾随天仗，联翩入琐闱。

却说万岁爷道：“征进西洋，还要用指挥官一百员，千户官一百五十员，百户官五百员，着兵部官逐一推来看，铸印与他。”兵部尚书俯伏丹墀，稽首顿首，奏道：“陛下选将征西，事非小可，须则是个智勇具足，文武兼资，马到功成，旗开得胜，方才不辱灭了朝命。似此任大责重，小臣未敢擅便。”圣上道：“卿意何如？”兵部道：“依臣所奏，宽赐钦限，容臣等会同五府侯伯，教场之内严加考校，拔其尤者来复朝命。未审圣意若何？”奉圣旨：“依卿所奏，限三日内回报。”即时御驾转宫，文武百官班散。

兵部尚书归衙，移咨五府，五府侯伯传示各营，示仰各卫指挥，各所千、百户、各备军营器械马匹，俱限明日黎明齐赴大教场内操演武艺，比较胜负。中间武艺高强，韬略娴习，即便疏名进朝，请旨挂印，前往征西。

不觉的月往日来，就是三更五鼓，鸡唱天明。兵部尚书开了棍，搭了桥，竟投大教场而来。那些京营里的将官，人头簇簇、马首相挨，不在话下。还有一班五府公、侯、伯、子、男，貂蝉满座，弁转疑星。只见兵部尚书进了营，各各相见，相见已毕，叙次坐下。各官投参，尚书把个投参的手本查一查，大略约有二千四百余员。尚书心里想道：“今日多中捞摸，想必得个好将官也。”即时上了将台，东首扯起一杆“为国抡材”四个大金字的旗号，西首扯起一杆“钦差选士”四个大金字的旗号。即时传下将令：各官先试弓马，次试弩箭，三试枪，四试刀，五试剑，六试矛，七试盾，八试斧，九试钺，十试戟，十一试鞭，十二试铜，十三试挝，十四试叉，十五试钯，十六试白打，十七试绵绳，十八试套索。一十八般武艺，件件考全。这一考不至紧，把这些将官都考倒了。投参时原有二千四百余员，及至考校已毕，把个纪录簿儿来总一查，恰好的去了一千七百余员，止得七百员。登簿中间，却有张相等一十八名，现任指挥之职；铁楞等三十六名，现任千户、百户之职。这两班儿却是与众不同，一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三略六韬，无不习熟。尚书心下十分欢喜，即时类集，表奏朝廷，只是钦限少了五十名。五府侯伯说道：“千日之长，一日之短。”一个人计上了几个，满了钦限，各官散场。直到明日五鼓，金鸡三唱，曙色朦胧，宫里升殿，百官进朝。正是：

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乳燕翻珠缀，祥鸟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

万岁爷升殿，百官进朝，文武班齐，奏章已毕。兵部尚书出班俯伏，万岁山呼，稽首顿首，奏道：“臣蒙圣恩考选诸将，

考选已毕，今将堪任指挥一百员，堪任千户一百五十员，堪任百户五百员，具有札子上呈。”奉圣旨接上来看。圣旨看了，说道：“各官现在何处？”尚书道：“现在午门外听宣。”奉圣旨宣进来。只见那七百五十员将官奉了圣旨，蜂涌而来，进了朝门，一字儿跪着丹墀之下。黄门官奏道：“介胄之士不拜，各官平身。”各官齐声呼上一声：“万岁，万岁，万万岁！”站将起来。只见：

一个个头戴的烂金盔映日，一个个身穿的锁子甲铺银。一个个扎袖儿半宽半窄，织成五彩文章；一个个绦须儿不短不长，斜拽三春杨柳。一个个挂一把戒手刀，夜静青龙偃月；一个个挎一口防身剑，秋高白虎临门。一个个掩心镜儿明幌幌，照耀乾坤；一个个兽吞头儿黑沉沉，铺堆烟雨。一个个弓衣儿边边，早三弦，昼三弦，晚三弦，弦上摆许多的虎豹；一个个箭壶儿小小，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洞里有无限的神仙。一个个远望处，绀地勾文，虎头连壁，赫奕兮最是英明；一个个近前时，虬龙列象，楼堞成形，炳烂兮越加壮丽。一个个擦掌摩拳，咬牙辣齿，略略绰绰，那里再寻这个混世魔王？一个个横眉竖发，斗角拳毛，伛伛兜兜，就是生成狼的当年太岁！正是：浑身有胆能披难，奋武何人敢敌锋？豺虎阵中驱战马，貔貅队里捉真龙。

奉圣旨：“首事的铸印与他，协同的关防管事。”各各谢恩而退。圣上道：“征进西洋，还用管粮草的官几员，阴阳官几员，通译番书官几员，精通医药的医官几百员，医士几十名，该部知道。”即时户部尚书点本部浙江司郎中某官一员进呈，钦天监点阴阳官某共十员进呈，四夷馆点通译番书某共十员进

呈，太医院点医官一百名、医士三十名进呈。奉圣旨：“各该到任听调。”有诗为证，诗曰：

耀武扬威海上洲，百官济济借前筹。襟据华夏未为远，俯仰堪舆不尽游。任是怪禽呼姓字，何难海鸟佐朋俦。明朝来享来王日，一统车书阙下收。

圣旨道：“征进西洋，还用精兵十万，名马千匹，该部知道。”兵部领了招兵的旨意，太仆寺领了买马的旨意。不旬日之间，兵部招了十万雄兵，每日间在于教场中分班操演，就在长干门外扎了五个大营，分个中左右前后。这个“中”，却不是留守中、武功中、济阳中、武城中、富峪中、大宁中。这个“左”，却不是金吾左、羽林左、府军左、留守左、虎贲左、永清左、武功左、武骧左、腾骧左、潘阳左、神武左。这个“右”，却不是金吾右、羽林右、燕山右、留守右、虎贲右、永清右、武功右、武骧右、义勇右、腾骧右、潘阳右。这个“前”，却不是金吾前、羽林前、府军前、燕山前、留守前、义勇前、忠义前、大宁前。这个“后”，却不是金吾后、府军后、留守后、义勇后、忠义后。他自操自演，自扎自营，只在伺候圣旨调遣。有一阕《从军行》为证，诗曰：

穹庐杂种乱金方，武将神兵下玉堂。天子旌旗过细柳，匈奴运数尽枯杨。关头落月横西裔，塞下凝云断北荒。漠漠边尘飞众鸟，昏昏朔气聚群羊。依稀蜀杖迷新竹，仿佛胡床识故桑。临海旧来闻骠骑，寻河本自有中郎。坐看战壁为平土，近侍军营作破羌。

兵部尚书复了招兵的本，奉圣旨：“该部严加训练，俟征西之日调发。”

却说太仆寺领了买马的旨意，遍寻天下名马，不旬日之间，马已齐备了。这个马却不是等闲的马，尽些些飞龙、赤兔、骏□、骅骝、紫燕、骠驎、啮膝、隃晖、麒麟、山子、白蚁、绝尘浮云、赤电、绝群、逸骠、騄骊、龙子、麟驹、腾霜骢、皎雪骢、凝露骢、照影骢、悬光骢、决波骢、飞霞骢、发电赤、奔虹赤、流金□、照夜白、一丈乌、五花虬、望云骓、忽雷駉、卷毛驹、狮子花、玉骠腰、红赤拨、紫叱拨、金叱拨；就是毛片，也不是等闲的毛片，都是些布汗、论圣、虎喇、合里、乌赭、哑儿爷、屈良、苏卢、枣骝、海骝、栗色、燕色、兔黄、真白、玉面、银鬃、香膊、青花；就是马厰，也不是等闲的马厰，都是些飞虎、翔麟、吉良、龙（马某）、驹駉、駉駉、（马宛）鸾、六群、天花、凤苑、荒参、奔星、内驹、外驹、左飞、右飞、左方、右方、东南内、西南内。这个太仆寺马匹齐集，只是伺候旨意发落。有一阕《天马歌》为证，诗曰：

汉水扬波洗龙骨，房星堕地天马出。四蹄蝶躞若流星，两耳尖流如削竹。天闲十二连青云，生长出入黄金门。鼓鬃振尾恣偃仰，食粟何以酬主恩。岂堪碌碌同凡马，长鸣喷沫奚官怕。入为君王驾鼓车，出为将军静边野。将军与尔同死生，要令四海无战争，千古万古歌太平！

太仆寺复了买马的旨意，奉圣旨：“该本衙门牧养，俟征西之日发落。”明日万岁爷升殿，百官进朝，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一道圣旨，竟往长干寺宣国师进朝。

却说金碧峰在长干寺里领着非幻徒弟、云谷徒弟，更有本

寺钦定上人、古瞻上人、广宣上人、灵聪上人、元叙上人，讲经说法，正果朝元。忽闻得圣旨召，你看他：头戴的瓢儿帽，身穿的染色衣，一手钵盂，一手禅仗，大摇大摆，摆上金銮殿来。万岁爷看见个碧峰长老远来，忙传圣谕，着令当驾的官看下绣墩赐坐。长老见了万岁，打个问讯，把个手儿拱一拱。圣上道：“不见国师，又经旬日。”长老道：“贫僧知得上位连日有事，选将练师，招军买马，故此不敢擅自进朝，恐妨军国重务。”圣上道：“但说起个选将练师，我心上就有许多不宽快处。”长老道：“为何有许多不宽快处？”圣上道：“枉了我朝中九公、十八侯、三十六伯，都是位居一品，禄享千钟，绩纪旂常，盟垂带砺，一个个贪生怕死，不肯征进西洋。”长老道：“怎见得不肯征进西洋？”圣上道：“是我前日当朝廷之上，取了几颗四十八两重的坐龙金印，并没有一个公、侯、伯肯出班挂印征西。”长老道：“这正使合该是司礼监太监，协同合该是兵部尚书。”圣上道：“国师是何高见？”长老道：“贫僧夜观乾象，只见帅星入斗口，光射尚书垣。”圣上道：“钦天监也曾说来，但不知这斗口可是三宝太监么？”长老道：“是谁保举三保太监来？”圣上道：“是刘诚意保举的。”长老道：“钦天监该连升他三级，刘诚意该进爵公侯。”圣上道：“怎见得钦天监该连升他三级，刘诚意该进爵公侯？”长老道：“钦天监阴阳有准，刘诚意天地无私。”圣上道：“钦天监阴阳有准，这个是了，怎见得刘诚意天地无私？”长老道：“满朝文武百官，俱征不得西洋，止有三宝太监下得西洋，征得番，这是个天造地设的。刘诚意直言保举，却不是个天地无私？”圣上道：“怎见得三宝太监下得海，征得番？”长老道：“三宝太监不是凡胎，却是上界天河里一个虾蟆精转世。他的性儿不爱高山，不爱旱路，见了水便是他的家所，故此下得海，征

得番。”圣上道：“怎么兵部尚书去得？”长老道：“兵部尚书也不是个凡胎，却是上界白虎星临凡。有了这个虎将镇压军门，方才个斩将拿旗，摧枯拉朽。”

万岁听见这两个元帅都是天星，心里想道：“世上那里有这许多的天星？只怕明日征西洋有些做话吧。”忙问道：“左右先锋，国师可曾知道？”长老道：“贫僧知道。”圣上道：“国师何事得知道？”长老道：“贫僧都是个未卜先知的。”万岁爷心里想道：“原来这长老未卜先知哩！”问道：“既是国师未卜先知，这两个先锋可去得么？”长老道：“这两个先锋不但只是去得，还是老大吃紧处。”圣上道：“敢是个吃紧的天星么？”长老道：“这两个人虽不是个天星，却是个吃紧处相生相应。”圣上道：“怎叫做个相生相应？”长老道：“三宝太监是个虾蟆精，这个张计号做东塘，这个刘荫号做个西塘。虾蟆见了塘，你说他伏水土不伏水土？况兼有了西塘，就保管得他前往西洋；有了东塘，又保管得他转归东土。这却不是个吃紧处相生相应呵！”万岁爷道：“其余诸将可都是个天星么？”长老道：“一言难尽，天机怕泄，明日征西之后，上位责令钦天监注记某日某星现某方，贫僧到西洋去做证明功德，也立一项文簿，填写着某日某人出阵，某日某人出阵。等待回朝之日，两家登对，便知道某人是某星，龙目观之，才见明白。”圣上道：“这也是国师慎密处，朕不相强。只是眼目下军马俱已齐备，定船的事体，国师上裁。”长老道：“这个宝船事非小可，须则户部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工部委官钦采皇木。却又要顺天之时，因地之利，择一个吉日良时，盖一所宝船官厂，却才用得人官之能，尽得物曲之利。把个三百六十行的匠作选上加选，精上要精，动日成功，刻期完件，这叫做个‘要取骊龙项下珠，先须打点降龙手’。”万岁爷沉思

了半晌，说道：“朕有个处分了。目今盖造皇宫，钱粮木料俱已齐备，权且大工停止，把这钱粮木料都移到宝船厂来，彼此有益，民不知劳。”长老道：“上位言念上民，社稷之福。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此去西洋，百战百胜，都在上位这一念爱民心上得来。”万岁爷听知个百战百胜，满心欢喜，说道：“全仗国师指点。”

即时传下旨意，大工暂止，转将前项钱粮木植，尽赴宝船厂听用。该部知道。又传出一道旨意，竟往朝天宫宣张天师进朝，选择吉日良时，以便起工。又传出一道旨意，着船政分司踏勘宽阔去处，盖造宝船厂一所。又传出一道旨意，着匠作精选三百六十行的匠人，类齐听用。圣旨已出，谁敢有违？只见张天师亲自进朝，具上一个章疏，择取本年九月初六日寅时破木起工。万岁道：“今日已是八月二十日，钦限却快了些。”道犹未了，工部船政分司一本：“为大工事：臣等踏勘，就于下新河三叉口草鞋夹，地形宽阔，盖造宝船官厂一所，工完奏闻。”奉圣旨：“九月初六日开厂兴工。”道犹未了，匠作监一本：“为大工事：臣等考选三百六十行匠人，堪充工作，开具姓名，揭帖具奏。”奉圣旨：“九月初六日宝船厂听用。”户部一本：“为大工事；臣等钦遵旨意，将前项钱粮清查明白，听候宝船厂支用，先此奏闻。”奉圣旨：“工部知道。”工部一本：“为大工事：臣等采取皇木，已经进城的尽行用讫，未用的散在龙潭江天宁洲上。冬月江水归漕，以倒水次穹远，抑且木料长大，一时搬运不便，恐违钦限，先此奏闻。”圣旨看了，说道：“此时水涸岸高，果是上下不便，初六日不论水之大小，起工便罢。”碧峰长老道：“不可，不可！岂不闻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也。起工之日，须得皇木取齐了。”圣上道：“河干水

浅，搬运不便，将如之何？”天师说道：“若是搬运不便，容臣驱下天将来搬运罢！”长老道：“今番另写过四十八道飞符，不可仍前的不应符。”天师但说起个四十八道的飞符，心上就有些吃力。好个万岁爷，生怕惹幸了天师，说道：“但凭国师高见。”长老道：“贫僧袖占一课，初五日寅时，皇木一齐到厂。”天师心里想道：“这和尚说个日期且不可，还又限了个时辰，只当半夜三更发个谶语。”万岁爷心里也有三分儿不准信，心里虽然不准信，面是却在奉承他，说道：“初五日皇木到厂，国师何以知之？”长老道：“天机不可漏泄，到了初五日便见。”议事已毕，万岁爷转宫，文武百官班散，天师去朝天宫，长老又投长干寺而去。

不觉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的就是九月初旬。户部钱粮俱已齐备，宝船厂俱已齐备，管工分司俱已齐备，三百六十行匠作人等俱已齐备，只是不得个皇木到厂。看看的是九月初四日，每日三本进朝，皇木还在洲上，不得下水。万岁爷心里想道：“长老今番也有些谄了。”天师心里想道：“这和尚今番却有些跋嘴了。”到了初四日挨晚上，天宁洲搬运官夫哧哧哇哇，你也说道：“朝里好个国师，初五日皇木到厂。”我也说道：“朝里好个国师，初五日皇木到厂。”一更歇工，二更安寝，三更悄静，四更撮空，五更鸡叫，六更天明。怎么有个六更？却说这些官夫睡到天明，还不曾翻身转折，却不是个六更？及至醒了，撑开眼来，只见白茫茫一江洪浪，赤喇喇万里滔天。睡在簰篷里的，簰随水起，还落得个干净浑身，睡在店房之中，床厅儿都也淹了。淹了床厅倒不至紧，过了工部大堂印信的皇木，大约有几千万多根，一根也没有了。官夫又慌，管工的官又慌，都说道：“这皇木若有差池，粉骨碎身不及也！”有望下流头去找的，也有望上流头去找的。

却说初五日早晨，万岁爷还不曾升殿，只见宝船厂管厂的官已有飞本进朝，说道：“今日洋子江非常潮信，自五鼓起至日出寅时止，潮头约有五十丈多高，宝船厂尽行淹没。臣等站在水中，几乎没顶。须臾之际，只见水面上几千万根顶大木植随潮而来，直至宝船厂下。臣等攀援而上，苟延残喘，即时潮退。臣等细查，原来木植之上，俱有工部大堂印信。臣等未敢擅便，谨此奏闻。”万岁爷龙眼观看，龙腹中就明白了，心里想道：“好个长老，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即时升殿，文武百官进朝，天师、长老一时俱到。万岁爷道：“皇木到厂，多谢国师扶持。”长老道：“万岁爷洪福齐天，鬼神助力，潮从上涌，簾逐潮来，贫僧何敢贪天功为己功乎！”这几句话，说得何等谦卑，百官无不心服。

万岁爷即时传旨，宝船厂动工。万岁爷道：“宝船厂委官虽有几员，还得几员大臣督率才好。”道犹未了，工部马尚书出班奏道：“造船本是该部公干，小臣不憚勤劳，愿时常督率。”万岁爷道：“工程浩大，难以责备一人之身，还要斟酌。”道犹未了，兵部王尚书出班奏道：“造船事务重大，小臣愿时常督率。”万岁爷道：“这才是个敬事后食之臣。”道犹未了，只见司礼监太监出班奏道：“奴婢愿往，协同二位尚书不时督率。”万岁爷道：“百官都是这等不肯偷闲，那怕甚么西洋大海！”即时钦差一员太监、两员尚书，前往宝船厂督率。御驾转宫，百官班散，天师、长老各归旧刹。

这一位内相、二位尚书，搭了桥，开了棍，径投宝船厂而来。进了厂，下了轿，叙了礼，参见了委官，查明了手本，点过了匠作，烧了天地纸马，破了木，动了工，一日三，三日九，事事俱好。只是那个皇木原是深山之中采来的，俱有十抱之围，年深日久，性最坚硬，斧子急忙的砍不进，凿子急忙的锥不进，

鐮子急忙的鋤不进，鋸子急忙的鑿不进，铲子急忙的銑不进，箭子急忙的钉不进，刨子急忙的推不进。动工已经一月有余，工程并不曾看见半点。每日间一个内相、两个尚书，联轳并辔，奔着厂里而来。马尚书道：“似此成功之难，十所也造个宝船不起。”王尚书道：“就是十年也下西洋不成。”三宝太监笑了一笑，说道：“二位老先儿，十年还是一书生。”马尚书心里道：“这宝船终是我工部的事务，这担儿终是我要挑的。”心生一计，瞒了二位同事，独自一个儿径投长干寺中，请教碧峰长老。长老道：“这个土木之工，使不得甚么手法，只广招天下匠人，其中自有妙处。”马尚书得了这两句话儿，就辞却长老而归，心里只是念兹在兹，不得这个工程快捷。

忽一日坐在轿上，猛然间想起个长老那两句话来“‘广招天下匠人，其中自有妙处’，多半这个宝船成就，都在这十二个字里面。”即时写了告示，揭于通衢，广招天下匠人，有功者许赏官职，请旨遵行。天下的匠人听知道有功者许赏官职，不远千里而来，四方云集，匠人日见其多。这多中捞摸，果真的就有个妙处：锯子也铄得快，斧子也砍得快，凿子也锥得快，鐮子也锄得快，铲子也銑得快，箭子也钉得快，刨子也推得快。请下了金碧峰的宝船图样来，依样画葫芦，图上宝船有多少号数，就造成多少号数；图上每号有多少长，就造成多少长；图上每号有多少阔，就造成多少阔；图上每号怎么样的制度，就依他怎么样的制度。只有四号宝船不同，都是万岁爷的旨意，如此如此。

是那个四号宝船不同？第一号是个帅府，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别的书房、公廨等类，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挑檐上都安了铜丝罗网，不许禽鸟秽污。这是征西大元帅之府。第二号也是帅府一样的头

门、仪门、丹墀、滴水，一样的官厅、穿堂、后堂；一样的库司、侧屋；一样的书房、公廨；一样的雕梁画栋，象鼻挑檐；一样的挑檐上铜线罗网。这是征西副元帅之府。第三号是个碧禅寺，一进是个山门，过了山门，就是金刚殿。过了金刚殿，就是天王殿，两边泥塑的金刚，木雕的“风调雨顺”，峻嶒古怪，杀气漫漫。过了天王殿，才到大雄宝殿上。上坐了三尊古佛，两边列着十八尊罗汉。这十八尊罗汉俱是檀香木刻的，约有七尺多高。后而是个毗贞阁，另有方丈，另有个禅堂，中间有一个宝座，尽是黄金叶子做成金莲花一千瓣，团团簇簇，号为千叶莲台。又有一个悬镜台，台高三丈五尺，两边俱是画成的诸天神将，别样的那谟。这是金碧峰受用的。第四号是个天师府，头头、二门，门里有千树仙桃，四时不谢。中间是个三清殿，后面是个玉皇阁。后面又有个聚神台，上面是马、赵、温、关四位天将，两边列的都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另有个真人不老宫，奇花异卉，别是人间一洞天。这是龙虎山张天师受用的。这些宝船用了无万的黄金，费了万岁爷许多圣虑，不及八个月日，大工告完。马尚书会同王尚书、三宝太监连名一本：“宝船告成，乞加恩赏事。”万岁爷见了本，龙颜大怒，急宣文武百官。

却不知龙颜为甚么这个大怒，急宣文武百官有甚么旨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宝船厂鲁班助力 铁锚厂真人施能

诗曰：

大明开鸿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戒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从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幡旗既黑黑。征鼓何铮铮？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和风凝宇宙，遐迩竞呈祥。四时调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用忠良。五三成一德，于昭虞与唐。

却说工部尚书一本，宝船工完，乞加恩赏事。万岁爷看了本，龙颜怒发，急宣文武百官。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万岁爷道：“今日百官在此，工部一本，为宝船工完事。这宝船可是完了么？”马尚书出班奏道：“陛下洪福齐天，不日成之。”王尚书出班奏道：“天地协和，鬼神效力，故此宝船工程易完。”三宝太监出班奏道：“奴婢们星夜督率，委实是工完。”圣上道：“你这厮俱是欺侮我朝廷，岂有恁大的工，不假岁月而成？”文武百官一齐跪下，稽首顿首，奏道：“为臣的谁敢欺侮朝廷。”万岁爷把个龙眼观看，只见班部中独有刘诚意不曾开口，圣上就问道：“刘诚意，你为何不作声？”刘诚意道：“非小臣不言之罪。小臣袖里占课，故此未及奏称。”圣

上道：“你占的课怎么说？”刘诚意道：“小臣袖占一课，这宝船厂里有个天神助力，故此易于成功，陛下不须疑虑。”圣上道：“须则是眼见那个天神，我心才信。”刘诚意道：“要见也不难。”圣上道：“怎么不难？”刘诚意道：“无其诚，则无其神；有其诚，则有其神。”圣上道：“既是这等说，我三日斋，七日戒，亲至宝船厂内，要九张桌子单层起来，果是天神飞身而上，此心才信。”百官齐声说道：“钦此，钦遵。”御驾回宫，百官班散。马尚书迎着刘诚意唱了一个喏，打了几个恭，说道：“圣上要见天神，怎么得个天神与他相见？”刘诚意道：“到了七日上，自有天神下来。”刘诚意虽是这等说，马尚书其实不放心。

不觉的挨到了七日之上，果真的万岁爷排了御驾，文武百官扈从，径往宝船厂来。厂里已是单层了九张金漆桌子，御驾亲临，即时要个天神出现，如无天神，准欺侮朝廷论，官匠尽行处斩。说着个“处斩”二字，那一个不伸头缩颈？那一个不魄散魂飞？那一个是个神仙出来？未久之间，只见厨下一个烧锅的火头，蓬头跣足，走将出来，对众匠人说道：“我在这里无功食禄，过了七个月，今日替众人出这一力罢。只是你们都要吆喝着一声‘天神出现’，助我之兴，我才得象果真的。”众人吆喝一声道：“天神出现哩！”倒是好个火头，翻身就在九张桌子上去了，把个圣上也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莫道天神也是神。”圣上问道：“天神，你叫做甚么名字？”天神道：“我即名，名即我。”万岁爷转头叫声当驾的官，再转头时，其人已自不见了。万岁爷心上十分快活，今日天神助力，明日西洋有功可知。即时叫过众匠人来。众匠人见了个御驾，骨头都是酥的，一字儿跪着。万岁爷道：“这桌子上是个甚么人？”众匠人道：“是个烧锅的火头。”万岁爷道：“他姓甚名何？”

”众匠人道：“只晓得他姓曾，不晓得他的名字。”万岁爷道：“他怎么样儿打扮？”众匠人道：“他终日里蓬头跣足，腰上系的是四个拳头大的数珠儿，左脚上雕成一只虎，虎口里衔一个珠；右脚上雕成一枝牡丹花，花傍有一枝兰草。他食肠最大，每日间剩一盆，他就吃一盆；剩一缸，他就吃一缸。若是没有得剩，三五日也不要吃。”万岁道：“果真是个天神。”发放众匠人起去。又宣刘诚意上来，问道：“卿再袖占一课，看这个天神是甚么名姓。”刘诚意道：“不必占课，众匠人已自明白说了。”圣上道：“他众人说得不晓得他的名字。”刘诚意道：“他说姓曾，腰里系着四个拳头大的数珠儿，曾字腰上加了四点，却不是个‘鲁’字？他左脚下一只虎，虎是兽中之王；右脚下一株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王。老虎口里衔着一个珠，是一点；牡丹傍边一栏兰，是一撇。两个‘王’字中间着一点、一撇，却不是个‘班’字？以此观之，是个鲁班下来助力，故此他说：‘我即名，名即我。’”圣上道：“卿言有理。”即时叫传宣的官，宣碧峰来见驾。长老见了圣驾，微微的笑道：“今日鲁班面见天子。”圣上道：“国师，你怎么得知？”长老道：“是贫僧指点马尚书请来的。”圣上道：“怎么是国师指点马尚书请来的？”长老把马尚书请教的话，细说了一遍。万岁爷老大的敬重长老，老大的敬重刘诚意。一面宣纪录官纪功，叙功重赏；一面御驾临江，观看宝船。好宝船，也有一篇《宝船词》为证，词曰：

刻木为舟利千古，肇自虞（方句）与共鼓。权舆窞木吴艤，
矜夸浮土汉云母。白鱼瑞周以斯归，黄龙感禹而来负。谁
知道济舡艤功，乘风纵火有艤。徐宣凌波其抗厉，邓通持棹
何从容。舡乌江而待项羽，烧赤壁而走曹公。沙棠木兰稀巧丽，

指南常安有奇制。采菱翔凤兮并称。吴（舟周）晋舶兮一类。李郭共泛兮登仙，胡越同心兮共济。涉江求剑兮楚侦，伐晋王官兮在秦。绂纚维兮泛五会，轴轳接兮容万人。飞云见兮知吴国，青翰闻兮为鄂邻。汉武兮汾阳申辨，广德兮便门陈谏。穆满兮乘之乌龙，山松兮望彼鳬雁。伐维江陵兮乔木，习维昆明兮鏖战。翔螭赤马兮三侯。鹄首鸭头兮五楼。苍阜兮先登见号，飞庐兮利涉为谋。泛灵芝兮杜白鹤，浮巨浸兮梁银钩。

却说万岁爷看了宝船，就问长老道：“宝船已是齐备，国师何日起行？”长老道：“宝船虽是齐备，船上还少些铁锚。”圣旨道：“三山街旧内之门里面，曾有几把可借用罢？”长老道：“那个锚小了些，去不得。”圣上道：“既是旧锚去不得，新锚但凭国师上裁。”长老道：“须则是兴工铸造。”圣上道：“文武百官在这里，是那个肯去兴工造锚哩？”道犹未了，班部中又闪出三宝太监来，稽首顿首，奏道：“奴婢愿去兴工造锚。”道犹未了，班部中又闪出工部马尚书来，稽首顿首，奏道：“小臣愿去兴工造锚。”道犹未了，班部中又闪出兵部王尚书来，稽首顿首，奏道：“小臣情愿协同造锚。”圣上见了这原旧三员官，心上老大的宽快，说道：“多生受了列位。”众官齐声道：“这是为臣的理当，怎么说个‘生受’两个字？但不知兴工造锚，锚要多大的？”圣上道：“非朕所知，可宣国师来问他。”长老就站在左壁厢说道：“这个锚忒大了也狼抗用不得，忒小了也浪荡用不得。大约要分上、中、下三号，每号要细分三号：每上号要分个上上号、上中号、上下号，每中号要分个中上号、中中号、中下号，每下号又要分个下上号、下中号、下五号，三三共九号。头一号的锚要七丈三尺长的厅，要三丈二尺长齿，要八尺五寸高的环。第二号的锚，要

五丈三尺长的厅，要二丈二尺长的齿，要五尺五寸高的环。第三号的锚，要四丈三尺长的厅，要一丈二尺长的齿，要三尺五寸高的环，其余的杂号，俱从这个丈尺上乘除加减便是。还要百十根棕缆，每根要吊桶样的粗笨，穿起锚的鼻头来，才归一统。”长老分派已毕，圣驾回朝，文武百官随驾。

所有三宝太监、兵部尚书、工部尚书，面辞了万岁，分了委官，即时到于定淮门外宽阔所在，盖起一所铁锚厂来。即时出了飞票，仰各柴行、炭行、铁行、铜行并三百六十行，凡有支用处，俱限火速赴铁锚厂应用毋违。即时发下了几十面虎头牌票，仰各省直府、州、县、道，凡有该支钱粮，火速解到铁锚厂应用毋违。即时出了飞票，拘到城里城外打熟铁的，铸生铁的，打熟铜的，铸生铜的，火速齐赴铁锚厂听用毋违。即时发下了几十面虎头牌，仰各省直府、州、县、道，招集铁行匠作，星夜前赴铁锚厂应用毋违。这叫做是个“朝里一点墨，侵早起来跑到黑；朝里一张纸，天下百姓忙到死。”不日之间，无论远近，供应的钱粮一应解到；无论远近，铜铁行匠作一应报齐。三宝太监坐了中席，王尚书坐左，马尚书坐右。各项委官逐一报齐，烧了天地甲马，祭了铁锚祖师，开了炉，起了工，动了手。三位总督老爷归了衙。只说“眼观旌旗捷，耳听好消息”。那晓得这些匠作打熟铁的打不成锚，铸生铁的铸不成锚，毛毛糙糙就过了一个月，只铸锚的还铸得有四个爪，打锚的只打得一个环。

却说这三位总督老爷，三日一次下厂，过了一个月，却不是下了十次厂，并不曾见个锚星儿。这一日三位老爷又该下厂，下厂之时，先叫二十四名打熟铁的作头过来。二十四名打熟铁的作头一齐跪下，三宝老爷问道：“你们打的锚怎么样哩？”众作头说道：“俱打成了一个箍。”三宝老爷道：“锚倒不打，

倒打个甚么箍？”叫：“左右的，把这些作头揪下去，每人重责三十板。”众作头吆喝着道，“箍就是锚上用的。”三宝老爷道：“那里锚上有个箍？”众作头吆喝道：“老爷在上，岂不闻锚而不秀者有一箍？”三宝老爷听之大怒，骂说道：“你这狗娘养的，你欺负咱不读书，吃岂不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你怎么敢谎咱‘锚而不秀者有一箍？’坐他一个造作不如法，准违灭圣旨论，该斩罪。”即时请过旨意，尽将二十四名作头押赴直江口，梟首示众。可怜二十四个无头鬼，七魄三魂逐水流。

却说斩了二十四名打熟铁的作头，方才来叫这二十四名铸生铁的作头。这二十四名作头说道：“你我今番去见公公，再不要说书语，只好说个眼面前的方言俗语才是。”及至见了三宝老爷，老爷问道：“你们铸的锚怎么样哩？”众作头说道：“小的们三番两次，还不曾铸得完。”老爷道：“工程不完，也该重责三十板。”叫声：“左右的，踹下去打着。”众作头吆喝道：“小的们禁不得这等打。”三宝老爷道：“怎么禁不得这等打？”众作头道：“小的们是铁铸的鲢鲢，禁不得这等打。”三宝老爷闻之，又发大怒，骂说道：“你这狗娘养的，倒不把铁去铸锚，却把铁来铸你的鲢鲢；坐他一个侵盗官物满贯，该斩罪。”请了旨意，又将这二十四名作头押赴横江口，梟首示众。可怜二十四个鲢鲢鬼，一旦无常万事休。

却说铁锚厂里杀了四十八个作头，另换一班新作头，更兼各省解来的铜匠、铁匠看见这等的赏罚，那一个不提心，那一个不挈胆，那一个不着急，那一个不尽力，那一时不烧纸，那一时不造锚。只是一件，铸的铸不成，打的打不成，不好说得，也不知累死多少人。三位总督老爷见之，也没奈何，欲待宽纵些，钦限又促；欲待严禁些，百姓无辜。三位老爷只是焚香告

天，愿求铁锚早就。

忽一日，三位老爷坐在厂里，正是午牌时分，众匠人都在过午，猛然间作房里啰啰咭咭，泛唇泛舌。三宝老爷最是个计较的，叫声：“左右的，你看作房里甚么人跋嘴？”这正是：猛虎坐羊群，严令肃千军。一霎时拿到了作房里跋嘴的。老爷道：“你们锚便不铸，跋甚么嘴？”那掌作的说道：“小干小的们要跋嘴。缘是街坊上一个钉碗的，他偏生要碗钉，因此上跋起嘴来，非干小的们之事。”老爷道：“钉碗在那里？”那掌作的说道：“现在小的们作房里面。”老爷道：“拿他来见咱。”

左右的即时间拿到了钉碗的。那钉碗的老大的有些惫懒，自由自在，那里把个官府搁在心上？走到老爷的面前，放下了钉碗的家伙，深深儿唱上一个喏。左右的喝声道：“嗒，钉碗的行甚么礼？”那钉碗的说道：“‘礼之用，小大由之’。百官在朝里，万民在乡里，农夫在田里，樵夫在山里，渔翁在水里，就是牧牛的小厮也唱个啰哩，这都是礼。我岂没有个礼？”老爷道：“你既是这等知礼，怎么又钉碗营生？”钉碗的道：“小的钉碗就是个礼。假如今日钉得碗多，就是礼以多为贵，假如今日钉得碗少，就是礼以少为贵。假如今日事繁，就是礼以繁为贵。假如今日事简，就是礼以简为贵。岂谓知礼者不钉碗乎？”老爷道：“既是钉碗的，你钉你碗罢，怎么到咱作房里来？”钉碗的道：“老爷作房里有千万个人吃饭，岂可不打破了几个碗，岂可没有几个碗钉？这叫做个‘一家损有余，一家补不足’。”老爷道：“你既寻碗钉便罢了，怎么在这里高声大气的？”钉碗的道：“小的那里是高声，只是老爷是指日高升。小的那里是大气，只老爷是个君子大器。”三宝老爷道：“原来这个人字义也不明白。”钉碗的道：“字义虽不明白，

手艺却是高强。”老爷道：“你有些甚么手艺？”钉碗的道：“倒也不敢欺嘴说，小人碗也会钉，钵也会钉，锅也会钉，缸也会钉，就是老爷坐的轿，我也会钉，就是老爷你这个厂，我也会钉，就是老爷你这个锚，我也会钉。”三宝老爷平素是个火性的，倒被这个钉碗的吱吱（口奢）（口奢），这一席话儿不至紧，说得他又恼又笑。况兼说个会钉锚，又扞到他的心坎儿上，过了半晌，说道：“你这个人说话也有些胡诌哩！钉碗、钉钵、钉锅、钉缸，这都罢了，就是钉轿，也罢了，只说是钉厂，一个厂怎么钉得？”钉碗的道：“除旧布新，也就是钉。君子不以辞害意可也。”老爷道：“一个锚怎么钉得？”钉碗的道：“造作法，也就是钉。”老爷心里想道：“这莫非是个油嘴？岂有个钉碗的会造锚哩！”沉思半晌，还不曾开口，王尚书在左席晓得老爷的意思，说道：“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等小人之言，何足深信。”马尚书坐在右席，说道：“夫人既有大言，必有大用，岂可以言貌取人！莫非是这些匠人有福，铁锚数合当成。”故此马尚书说出这两句话来，这两句话儿不至紧，把个三宝老爷挑剔得如梦初醒，如醉方醒，猛然间心生一计，说道：“口说无凭，做出来便见。”钉碗的道：“是，做出来便见。”老爷叫声：“左右的，看茶来。”左右的捧上茶来。老爷伸手接着，还不曾到口，举起手来，二十五里只是一拽，把个茶瓯拽得一个粉碎，也不论个块数。老爷道：“你既是会钉碗，就把这个茶瓯儿钉起来，方才见你的本事。”钉碗的道：“钉这等一个茶瓯儿，有何难处！只是一件，天子不差饿兵，功懋懋赏。老爷要小人钉这个碗，须则是饮小人以酒，饱小人以肉，又饱小人以馒首。”老爷道：“你吃是多少哩？”钉碗的道：“须则是猪首一枚，馒首一百，顺家槽房里的原坛酒一坛。”老爷道：“这个不打紧。”即时取酒，取猪首，

取馒头。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取酒的先到，老爷道：“有酒在此，你可饮去。”只见他一手掬将下去，一手拨开泥头，伸起个夺钱伍，不管他甜酸苦涩，只是一（舌沓）。这一（舌沓）不至紧，就（舌沓）干了半坛。左右的主道：“你也等个肴来进酒哩。”钉碗的道：“先进后进，其归一也。”须臾之间，取猪首的取了一枚猪首来，取馒头的取了一百馒头来。你看他三途并用，一会儿都过了作。老爷道：“你今番好钉茶瓯儿了。”钉碗的道：“承老爷尊赐过厚了些，待小人略节歇息一会，就起来钉着。”这一日，三宝老爷且是好个磨赖的性子，说道：“也罢，你且去歇息一会就来。”

老爷也只说是歇息一会就来，那晓得他倒是个陈抟的徒弟，尽有些好睡哩。一会也不起来，二会也不起来，三会也不起来。老爷等得性急，叫声：“左右的，快叫他起来。”左右的就是叫更的一般，他只是个不醒。老爷急将起来，叫声：“左右的，连床抬将他来。”真个是连人连床抬将出来，放在三位老爷面前。好说他是假情，他的鼾响如雷；好说他是真情，没有个人叫不醒的。把个三宝老爷只是急得爆跳，没办法，叫声：“左右的，拿起他的脚夹将起来。”左右的把两个拿起他的脚，把两个拿了夹棍夹起他的脚来，他只是个不醒。只见把个索儿收了一收，把个榔头儿敲了几下，那荡头的长班平空的叫将起来。老爷道：“叫甚么？”长班道：“敲得小的脚疼哩！”老爷道：“敢是敲错了？待咱来看看你敲。”老爷亲眼看着拿榔头的，却又敲了一敲，恰好是第二个长班叫起来，说道：“敲得我的孤拐好疼哩！”老爷道：“再敲！”及至再敲了一敲，第三个长班又叫将起来，说道：“敲得我的孤拐好疼哩！”老爷道：“既是这等，且放了他的夹棍，选粗板子过来。”叫声：“板子。”只是拿板子的雨点儿一般来了。老爷叫声：

“打！”只见头一板子就打了捺头的腿，第二板子就打了捺脚的腿。老爷叫声：“再打！”第三板子就打了行杖的自家腿肚子。老爷道：“这是个寄杖的邪法儿。”王尚书道：“既是邪术，把颗印印在他的腿上，再寄不去了。”三宝老爷就把个总督印信印在他的腿上，叫声：“再打！”再打就寄在印上，打得个印吱吱的响。马尚书道：“不消费这等的事罢，莫若待他自家醒过来，他决有个妙处。”三宝老爷也是没有了法，只得叫声：“各长班且住了。”住了许久，还不见他醒来。老爷道：“抬下去些。”果真的抬到丹墀里面。

看看的金乌要西坠，玉兔要东升，三位总督商议散罢。只见他口儿里“咩”了一声，两只脚缩了一缩，两只手伸了一伸，把个腰儿拱了两拱，一毂碌爬将起来，就站在三位老爷公案之下。老爷道：“你这小人，贪其口腹，有误大事。”钉碗的道：“起迟了些，多钉几个碗罢。”老爷道：“老大的只有一个茶瓯儿在那里，说甚么多钉几个。”钉碗的道：“把瓯儿来。”左右的拾起那个碎瓯儿与他，瓯儿原本是个碎的，左右的恼他，又藏起了两块，要他钉不起来。那晓得他钉碗全不是这等钻眼，全不是这等钉钉，抓了一把碎磁片儿，左手倒在右手，右手倒在左手，口里吐了两口唾沫，倒来倒去，就倒出一个囫囵的瓯儿来，双手递与三宝老爷。老爷见之，心上有些欢喜，还不曾开口，钉碗的道：“再有甚么破家破伙？趁我们手里钉了他，永无碰坏。”老爷叫声：“左右的，可有甚么破败家伙拿来与他钉着？”老爷开了口，那些左右的就不是破的也打破了，拿来与他钉着。一会儿盘儿、碗儿、瓯儿、盏儿、钵儿、盆儿就搬倒了一地。你看他拿出手段来，口里不住的吐唾沫，手里不住的倒过来，一手一个，一手一个，就是宣窑里烧，也没有这等的快捷。一会搬来，一会搬去。

三宝老爷心里想道：“此人非凡，一定在造锚上有个结果。”故意的问他道：“你说是会钉锚，你再钉个锚来我看着。”其人道：“老爷，你有坏了的锚拿来，与我钉着。老爷若没有坏了的锚，我便与你造个新的罢。”老爷道：“你若兴造得锚起来，咱们奏过天廷，大大的赏你一个官，重重的赏你几担禄。”钉碗的道：“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禄，我也不要后面的赏。”老爷道：“你要怎么？”其人道：“我只是头难头难。”老爷道：“怎么个头难头难？”钉碗的道：“就在起手之时，要尽礼于我。”老爷道：“怎么尽礼于你？”钉碗的道：“要立一个台，要拜我为师。要与我一口剑，许我生杀自如。要凭我精造，不许催限。”老爷道：“筑一个台也可，拜你为师也可，与你一口剑也可，许你生杀自如也可，只是不许催限就难。”钉碗的道：“怎么不许催限就难？”老爷道：“却有个钦限，岂由得咱们？”钉碗的道：“钦限多少时候？”老爷道：“钦限一百日。”钉碗的道：“一百日也，还后面日子多哩！”老爷道：“此时已过了四十多个日子。”钉碗的道：“余有六十日还用不尽哩！”老爷道：“既是六十日用不尽，这个就好了。”王尚书道：“就此筑台，拜了他罢。”马尚书道：“还须奏过了朝廷，才方稳便。”三宝老爷道：“马老先儿言之有理，待咱明日早朝，见了万岁爷，奏过了此事，才来筑台拜他为师。”又叫钉碗的来问他道：“你叫做甚么名字？甚么乡贯？咱明日好表奏万岁爷的。”钉碗的道：“小人是莱州府蓬莱县人氏，也没有个姓，也没有个名字。只因自幼儿会钳各色杂扇的钉角儿，人人叫我做个钉角儿。后来我的肩膀上挂了这个葫芦，人人又叫我做葫芦钉角。”三宝老爷道：“今文从省，就叫做个胡钉角罢。”三位老爷一面起身，一面吩咐委官厚待那胡钉角，待明日奏过朝廷，拜他为师。

却不知这三位老爷明日奏过朝廷，有何旨意，又不知这个钉碗的拜了为师。不何德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金銮殿大宴百官 三叉河亲排銮驾

歌曰：

云英英兮出山阜，倏为白衣忽苍狗。月皎皎兮照清澄，波光乱击惊蛇走。浮云飞尽或无踪，明月西沉还自有。云来月去本无心，下有真人胡钉纽，不生不灭不人间，且与天地共长久。为送宝船下西洋，铁锚厂里先下手。

却说三位总督老爷各归本衙歇息。明日五鼓，万岁爷升殿，文武班齐。三宝太监出班奏道：“奴婢奉万岁爷的旨意，前往铁锚厂监造铁锚，怎奈所造之锚异样长大，一时人力难成。昨有山东莱州府蓬莱县人氏姓胡名钉角，自称造锚有法，指日可成。奴婢未敢擅便，奏过万岁爷，乞赐他钦敕一道，宝剑一口，令其便宜从事，俟功成之后，另行请旨定夺。”奉圣旨是写敕与他，着剑与他。三宝老爷得了圣旨，领了敕、剑，即时搭轿，径往铁锚厂来。

原来两个尚书已自先到了厂里，三位老爷彼此相见，叙序坐下，即时吩咐左右的筑起台来。台成，吩咐备办金花一对，彩缎四端，浑猪二口，鲜羊二口，馒首二百，美酒二坛，即时请出胡钉角来，请他登台。三位老爷拜他为师，送上钦敕一道，

宝剑一口，各色礼物。胡钉角受下敕、剑，把个花红礼物尽行散与众匠人。众匠人说道：“钉碗的也行这一步时。”

却说三位老爷进城去了，吩咐委官仔细答应。吩咐已周，胡钉角捧了敕，提了剑，坐在台上，叫声：“众匠人过来。”众匠人看见他有了敕、剑，不敢不来。胡钉角说道：“众匠人跪着。”众匠人不敢不跪，只得跪下。胡钉角说道：“兵随印转，将逐符行。今日三位总督老爷筑了这个台，拜了我一拜；朝廷赐我一道敕，一口剑，我今日忝有一日之长了，你们众人俱要听吾调遣。”众匠人道：“惟命。”胡钉角说道：“我也不是甚么难事调遣，但只是我叫行，你众人就要行；我叫止，你众人就要止。我叫往东，你众人就要东；我叫往西，你众人就要往西；我叫往南，你众人就要往南；我叫往北，你众人就要往北。如违，军法从事，此剑为证。”众人见没有甚么疑难处，齐齐答应一声：“是！”好声“是”，奉承得胡钉角满心欢喜，走下台来，竟往厂门外跑，把个四围的山，把个四围的水，把个四围的地场，细细的看了一遍，转来要酒吃，要肉吃，要馒头吃。委官一一的答应他。歇息了一夜，明日早上起来，也不洗脸，也不梳头，也不要吃，吩咐众匠人要芦席五百领，对面洲上使用。即时芦席俱到。又步了一个丈尺，吩咐搭起篷来，四围俱不用门。即时搭起篷来。将完之时，他坐在里面，安了敕，按了剑，吩咐众匠人在外面封起来，席上又加席，一层又一层。他在里面坐着，百步之内并不许外人啰唆，又不许外人走动，也不许外人叫他，亦不许外人听他，如违，军令施行。众匠人因他的敕、有剑，谁敢执拗他，只得一一的依他的吩咐。竟不知他在里面干的甚么勾当。就是三位总督老爷出来看见他的作用，也自由他。众匠人打的打，铸的铸，工夫各自忙。

日月如梭，不觉的就是一七；光阴似箭，不觉的又是一七去了。二七之久，众匠人俱有些疑惑他，也有说道：“他在里面生法的。”也有说道：“他骗了三位老爷，金蝉脱壳的。”也有说道：“他长睡着在里面的。”只有三位老爷料他是个有作用的，吩咐众匠人再不许近前惊动他。到了二七，只见一拳一脚，把个芦席篷儿掀翻了，叫一声：“众匠人们！”众匠人忙忙的走近前来，他吩咐：“拆了篷罢。”众匠人人多手多，即时把个篷拆了。只是篷中间有一领芦席盖在地上，他指定了说道：“这个中间，是我的敕、剑，都不许动我的。”众人依他吩咐，不敢动他的。他就把那一领芦席做个磨盘心，四周围端了七七四十九个圆圈儿，就象个磨盘的模样，吩咐众匠人一个圈儿上安一座炉。这一座炉却不是小可的，炉周围约有九丈九尺，炉高约有二丈四尺，每座炉上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方位上留下一个小小的风门儿，却于兑位上筑起一个小小的台基儿，设了一个公座，择取次日午时举火起工。即时吩咐各铺行运铁，各匠人运炭，实于各炉之中，以满为度，也不论他千百担斗。到了次日午时，运铁的工完，运炭的炭毕。胡钉角请到三位老爷，献了猪羊，奠了茶酒，烧了纸马，举火动工。三位老爷回马，他便走到台基儿上去坐着，按住个八卦方位，口儿里嗫嗫嚅嚅，手儿里撮撮弄弄。只见那炉上的小门儿风儿又宣，火儿又紧，火趁着风威，风随着火力，无分昼夜，都是这等通明。本然只是一个芦洲子，安了这个七七四十九座无大不大的炉，却就是火焰山也不过如此。

不觉的过了一七，不觉的又过了一七，到了二七之上，把那一个芦洲子方圆有三五十里，莫说是草枯石烂，就是土也通红的；莫说走路的下不得脚，就是鸟雀也是不敢飞的。胡钉角晓得里面的工程完备了，却下了台基儿，来见三位老爷。三宝

老爷连声问道：“锚造得何如了？”胡钉角道：“已经完了，。”老爷道：“完在那里？”胡钉角道：“都在土里。”老爷道：“即在土里，快遣人去取来看看。”胡钉角道：“正在火性头上，还不好取哩！”老爷道：“在几时才取得？”胡钉角道：“今夜亥时有雨，明日丑时才晴，辰时就有锚来复命。”说得个三宝老爷心里就是锚抓，等不得下雨，等不得天晴；又等不得今日天晚，又等不得来日天明。果真的亥时大雨，丑里放晴。辰牌时分，胡钉角请到三位老爷看锚，走到洲上，那地上还是烧脚的。胡钉角走到磨盘心里，掀开那一领芦席来，只见一道敕，一口剑，还是好好的在那里，吓得三位老爷只是把头摇。

却说胡钉角叫声：“人夫们看锹锄来！”一声“锹锄”，只见挖的挖，畚的畚，撇开土来，里面就是个铁锚的窖。三位老爷见之，一天欢喜。胡钉角说道：“禀上三位老爷，收回敕、剑去罢！这铁锚够用了，尽你是多少号数船，每船上尽你放上几根，放到了，取到了，只是不可算数。”三宝老爷道：“怎么不可算数？”还不曾问得了，早已不见了胡钉角。

三位老爷吃了一惊。只见厂里把门报道：“张天师来拜。”三位老爷正在吃惊之处，听见个张天师来拜，即时转身迎候，依次相见。相见已毕，依次坐定。天师道：“连日造锚何如？”三宝老爷就开口，把个胡钉角的始末缘由，细细的说了一遍。天师道：“原来是他！”老爷道：“天师认得这个人么？”天师道：“他不是个凡人，是上界左金童胡定教真人。”王尚书道：“怪得他背了葫芦，原来隐了一个‘胡’字。他又说道‘会钳各色杂扇的钉角儿’，原来藏得是个‘定教’两个字儿。”马尚书道：“他坐在篷里，二七一十四日，这是甚么勾当？”天师道：“他不是坐在篷里，他是学得穿山甲，着地里划成锚样儿。”三宝老爷说道：“多承天师指教了。”王尚书道：“

他临行之时说道：‘锚够用了，只是不宜算数。’陕吩咐取锚的任意取去，每船上凭他任意要多少只，不许算数，如有违令，先斩后奏。”因是“先斩后奏”四个字，故此取锚的不曾敢算数，锚却用得有余。

却说天师先别了三位，三位老爷进朝奏道：“铁锚已经造完，请旨定夺。”奉圣旨叙功，颁赏有差。一面宴赏百官，一面宣请国师下河看锚。碧峰长老晓得是胡定教真人造完铁锚，奉了圣旨，径往宝船上来看锚。只见他头角峥嵘，爪牙张大，真好锚也。有一阕《铁锚歌》为证，歌曰：

浑沌兮一丸未剖，阴阳老少无何有。鹅毛兮点波红炉，亚父鸿门撞玉斗。煅炼功成九转丹，炉锤万物为乌狗。开成千丈黄金莲，结就如船白玉藕。更谁兮头角峥嵘，嗟余兮身材窈窕。艨艟巨舰兮江头，苍隼飞庐兮海口。撼天关兮风浪掀，沉地府兮蛟龙走。岂捕鼠之玳瑁兮，贾余勇而狮子吼。噫嘻乎！宝船兮百千万艘，征西兮功成唾手。三宝兮卮酒为寿，我大明兮天地长久！

却说金碧峰长老看了铁锚，回到朝堂里面，奏知万岁爷。铁锚工程浩大，赏赐不可轻微。奉圣旨：“知道了。”万岁爷即时升殿，文武百官班齐。万岁爷对着长老道：“宝船、铁锚俱已齐备，不知国师几时下洋？”此时已是永乐五年正月十四日。长老道：“明日上元日，就取上元吉兆，烧神福纸马开船。”万岁爷得了长老的日期，即时传下一道旨意，着文武百官散班。天师归朝天宫，长老归长干寺。

万岁爷坐在金殿上，即时传下几道旨意，一宣营缮局掌印太监，一宣织染局掌印太监，一宣印绶监掌印太监，一宣尚衣

监掌印太监，一宣针工局掌印太监。即时五个太监一齐叩头，奏道：“奉圣旨宣奴婢们不知有何使用？”万岁爷道：“宣进你们不为别事，明日征进西洋，各官俱有各官的行头，各官俱有各官的服饰，就是天师有天师的行头，有天师的服饰；只是国师全然不曾打叠。我今日要八宝镶成的毗卢帽一顶，要鱼肚白的直身一件，要鹅黄色的偏衫一件，要四转龙锦襴的袈裟一件，要五指阔的玲珑玉带一条，要龙凤双环的暑袜一双，要二龙戏珠的僧鞋一双，要四条蛟龙盘旋的金牌一面。”又传下几道旨意；着光禄寺备办素斋筵宴，务在洁净，款待国师。另办筵宴，大宴征西官将。着尚宝寺备办金银花朵，红绿彩缎，听候征西官将簪花表里。传宣已毕，万岁爷不曾进宫，坐以待旦。

及至金鸡三唱，曙色朦胧，早已坐在殿上。百官进朝，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万岁爷传下一道旨意，朝天宫宣天师；传下一道旨意，长干寺宣国师。天师、国师俱已进朝。万岁爷道：“今日征进西洋，文武百官俱是峨大冠，拖长绅，前呼后拥，受朕爵禄，享朕富贵，料想他劳而不怨。只是有劳国师远涉，于朕心却是不安，却又无物可表恭敬。”叫声：“内使们何在？”只见五监太监们慌忙的走近前来，奏道：“万岁爷有何旨意？”万岁爷道：“昨日吩咐的礼物，可曾齐备么？”五监太监道：“已经齐备在这里。”又问光禄寺：“筵宴可曾齐备？”光禄寺奏道：“荤素筵宴，俱已齐备。”又问尚宝寺：“花红可曾齐备么？”尚宝寺奏道：“花红已经齐备。”即时吩咐当直官，就在九间金殿上摆开筵宴。中一席素食筵宴，吃一看十，款待国师。左侧一席大荤筵宴，吃一看十，款待天师。右侧两席，俱是吃一看八，一席款待征西大元帅郑太监，一席款待征西副元帅王尚书。文华殿大开筵宴，款待征西官将；武英殿大开筵宴，款待在朝文武百官。这一日筵宴不是小可的，正

是：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紫庭文树满，丹墀袞绂连。九夷簠瑶席，五服列琼筵。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清尊浮绿醕，雅曲韵朱弦。大明君万国，书文混八埏。金瓯保巩固，神圣厉求贤。

却说筵宴已毕，取过八宝装成的毗卢帽，鱼肚白的直身，鹅黄色的偏衫，龙锦襴的袈裟，五指阔的玉带，龙凤双环的暑袜，二龙戏珠的僧鞋，用盘龙盒儿盛了，钦命阁老皇亲，双手递与长老。又取过四条蛟龙盘的金牌一面，万岁爷御笔写着“大明国师金碧峰”七个大字于其上，又用阁老皇亲，双手弟与长老，三番两次，钦赐钦依，长老只是把个嘴儿一挑，吩咐徒孙云谷收入，把个手儿略节的举一举。文武百官站在两傍，都说道：“好大意的和尚，全不象个捧钵盂化斋吃的。”万岁爷又取过金花银花各二十对，红绿彩缎各二十表里，用皇亲递与大元帅郑太监。又取过金花银花各二十对，红绿彩缎各二十表里，用皇亲递与副元帅王尚书。仍各御酒三杯，空头敕三百道，许先斩后奏，体朕亲行。大元帅、副元帅叩头谢恩，历阶而下。万岁爷又取过金银花各十五对，红绿彩缎各十五表里，用尚宝寺递与左先锋张计。又取过金花银花各十五对，红绿彩缎各十五表里，用尚宝寺递与右先锋刘荫。仍各御酒三杯，簪花挂彩。左、左先锋叩头谢恩，历阶而下。万岁爷又取过金花银花各十对，红绿彩缎各十表里，用尚宝寺递与五营正总兵官。又取过金花银花各十对，红绿彩缎各十表里，用尚宝寺递与四哨副总兵官。仍各御酒三杯，簪花挂彩。五营四哨叩头谢恩，历阶而下。万岁爷又传出几道旨意来，一应指挥官，各金花银花四对，

彩缎四表里；一应千户官，各金花银花二对，彩缎二表里；一应百户官，金花银花一对，彩缎各一表里；一应管粮户部官，各金花银花二对，彩缎二表里；一应阴阳官、医官、通事、医士，各银花一对，彩缎一端。分赏已毕，各官叩头谢恩而下。万岁爷又传出一道旨意，着兵部官点齐十万雄兵，每名给赏夏绢四匹，冬布八匹，花银十两；舍人舍丁，每名给赏夏绢八匹，冬布十二匹，花银十两；宝船水手，每名给赏红绿布十匹，花银八两。万岁爷又传出一道旨意，礼部官点齐神乐观道士、乐舞生，朝天宫道官道士，每名给赏夏青布四匹，冬青布四匹，花银五两。一切征西人役无不沾恩，一切沾恩人役无不忻喜。欢声动地，四路讴吟。真个是缥缈天门，晓射黄金之殿；霏微春昼，声歌彻赤羽之旗。

却说九重金殿传出一道旨意，着征西大元帅统领将官，点齐军马，护送国师、天师先上宝船，圣驾即时亲送。圣旨已到，谁敢违延。三宝老爷即时会同王尚书，关会左右先锋、五营四哨一切将官，前往大教场里点齐军马。将台上扯起一面二十丈长的“帅”字旗来。杀猪宰羊，千张甲马，如仪祭赛。二位元帅领头，其余将官各挨班次五拜三叩头。礼生开读祭文，文曰：

维旗风翻鸟隼之文，日薄蚊龙之影。八阵兮婆婆，七星兮炳炳。花明兮越水春，枫落兮吴江冷。蠹彼西洋，师烦东井，跨龙门兮宁谿，吸鲸波兮誓靖。万国兮朝宗，百蛮兮系颈。凯歌兮食封，归第兮朝请。

祭毕，三声炮响，万马齐奔，旗列五方，兵分九队，竟上宝船而去。人归队，马到营，二位元帅上了帅府宝船，国师上了碧峰禅寺的宝船，天师上了天师府的宝船。坐犹未定，蓝旗

官报道：“远远望见銮驾来也。”只见：

王排御驾，帝整銮旌。王排御驾金阙，帝整銮旌出凤城。逐队的千军万马，排班的三公九卿。作对成双的金瓜钺斧，行歌互答的玉笛鸾笙。金声错落，玉响琮琤。雪消千障巧；日出万山明。花径穿双飞之粉蝶，柳堤藏百啭之黄莺。旗内处山摇地动，刀响处鬼哭神惊！头搭兮露挹好花潘岳里；眼前兮风搓细柳亚夫营。

圣驾已到三叉河，倒竖虎须，圆睁龙眼，只见千百号宝船摆列如星。每一号宝船上扯起一杆三丈长的鹅黄旗号，每一杆旗上写着“上国天兵，抚夷取宝”八个大字。万岁爷龙眼细观！只见另有四号宝船与众不同。第一号是个帅府，扯着一杆十丈长的“帅”字旗，船面前挂了几面粉牌，中间牌上写着“大明国统兵招讨大元帅”，左边牌上写着“回避”，右边牌上写着“肃静”。第二号也是个帅府，也扯着一杆十丈长的“帅”字旗，船面前挂了几面粉牌，中间牌上写着“大明国统兵招讨副元帅”，左边牌上写着“回避”，右边牌上写着“肃静”。第三号是个碧峰禅寺，也扯着十丈长的慧日旗，船面前挂了几面粉牌，中间牌上写着“大明国国师行台”，左边牌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右边牌上写着“九天应元天尊”。第四号是个天师府，也扯着十丈长的七星旗，船面前挂了几面粉牌，中间牌上写着“大明国天师行台”，左边牌上写着“天下鬼神免见”，右边牌上写着“四海龙王免朝”。銮驾径排上帅府宝船之上，天师、国师出迎，大元帅、副元帅侍立两边，左右先锋、五营四哨，还有一切将官，挨班次站着。天师俯伏御前，稽首顿首，奏道：“江口开船，须是万岁爷亲自祭江才为稳便。”

奉圣旨：“是。”即时摆下祭礼，翰林院撰下祭文，就于帅府船上设坛祭赛。万岁爷亲自行礼，文武百官依次叩头。礼部官展读祭文，文曰：

维江之渎，维忠之族。惟忠有君，惟朕为肃。用殄鲸鲵，誓清海屋。旌旗蔽空，舳舻相逐。烁彼忠精，所在我福。

祭毕，文武百官保驾回朝。

三宝老爷请过王尚书来，同时坐在帅府厅上，各将官依次参见，听候将令。三宝老爷道：“咱们今日扬旌旆于辕门，捧九重之命令，洗甲兵于海峤，张万里之神威。任属巨肩，事非小可。你众将官听咱传示：每战船一只，捕盗十名，舵工十名，瞭手二十名，扳招十名，上斗十名，碇手二十名，甲长五十名，每甲长一名，管兵十名。每五船为一哨，每二哨为一营，每四营设一指挥官，统领指挥以上旧有职掌。座船、马船、粮船，执事照同。每战船器械，大发贡十门，大佛狼机四十座，碗口銃五十个，喷筒六百个，鸟嘴銃一百把，烟罐一千个，灰罐一千个，弩箭五千枝，药弩一百张，粗火药四千斤，鸟銃火药一千斤，弩药十瓶，大小铅弹三千斤，火箭五千枝，火砖五千块，火炮三百个，钩镰一百把，砍刀一百张，过船钉枪二百根，标枪一千枝，藤牌二百面，铁箭三千枝，大坐旗一面，号带一条，大桅旗十顶，正五方旗五十顶，大铜锣四十面，小锣一百面，大更鼓十面，小鼓四十面，灯笼一百盏，火绳六千根，铁蒺藜五千个。什物器用各船同。每日行船，以四“帅”字号船为中军帐，以宝船三十二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坐船三百号分前、后、左、右四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一百号实其后。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左哨，

列于左，人字一撇，撇开去如鸟舒左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到左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副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开去如鸟舒右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到右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后哨留后，分为二队如燕尾形。马船一百号当其前，以粮船六十号从左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粮船六十号从右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务在前后相维，左右相挽，不致疏虞。敢有故纵违误军情，因而僨事者，即时梟首示众。”

传示已毕，三宝老爷差下马公公，过到国师船上，请问国师那个时辰开船。国师道：“船已开了。”马公回报道：“船已开了。”老爷即时叫过亲随的少监来，问道，“宝船还是几时开了？”少监道：“适才老爷吩咐齐帮的时候，船就开了。”老爷道：“怎么不来禀我？”少监道：“开船之时，因为吊了一根棕缆，左捞右捞捞不上来，故此忙迫，不曾来禀。”老爷道犹未了，只见小内监使儿报道：“张天师过船相拜。”老爷迎着就问道：“今日开船，怎么咱们也不曾知道？”天师道：“老公公休怪，这是贫道撮弄的小术法儿。”老爷道：“怎么是个撮弄的术法哩？”天师道：“为因贫道船上有神乐观里的二百五十名道士、乐舞生，有朝天宫里的二百五十名道士、道童，他都是怕下海的，故此贫道弄了一个手法，把船开了，令其不知，免得他啼哭。”老爷道：“适才开船吊了一根棕缆，这个主何祸福？”天师道：“这个没有甚么祸福，不过是他有些气候，日后成精作怪而已。”道犹未了，外面的小内使儿又来报道：“王老爷过船相拜。”天师看见王尚书过来，即时告

辞而去。王尚书和三宝老爷坐了一会，谈了一会，正在绸缪之处，只听得蓝旗官跪在门外禀道：“江上狂风骤起，白浪翻天，前船不动，左右两哨不行，宝船后船颠颠倒倒，甚在危急之处。”把个两位元帅老爷唬得魂不附体，魄已离身。王尚书道：“快去请教国师，看是甚么缘故。”老爷道：“且先去问声天师来。”王尚书道：“学生去问罢。”老爷道：“老先儿请回船，待咱们亲自过去。”

老爷径过天师宝船之上。天师正在玉皇阁上书写飞符，只见乐舞生报道：“元帅老爷过船相拜。”天师闻之，即时迎到玉皇阁上，分宾主坐下。大师道：“大元帅不在中军驱兵调将，下顾贫道，有何见教？”老爷道：“无事不敢擅造，只因这如今风狂浪大，宝船不行，故此特来相拜。”天师道：“江上风波，此乃常事。”老爷道：“宝船不行，怎么说得个常事？”天师道：“贫道有处。”即时取了一条儿纸，写了两个字，叫声乐舞生来，吩咐他拿这个“免朝”二字，丢在船头之下，看是何如，东舞生拿着“免朝”二字，丢下水。只见水里走出一个老者来，有头没耳，有眼没鼻，有口没须，一尺长的手，二寸长的指头儿，接着个“免朝”二字，轻轻的扯破了，乐舞生问他姓甚么，他说是姓江，问他的名字，不答而去。乐舞生回复道：“丢得‘免朝’二字下水去，只见一个姓江的老者接着，就扯破了。”天师道：“我还有个处。”即时取了一叶儿纸，又写了两个字，叫声乐舞生来，吩咐他拿这个“天将”二字丢在船头之下，看是何如。乐舞生拿着“天将”二字，丢下水。只见水里又走出一个老者来，头上不见肉，眼睛不见皮，须长三五尺，背在弹弓西，接着“天将”二字，也轻轻的捻碎了。乐舞生问他姓甚么，他说是姓夏，问他是甚么名字，不答而去。乐舞生回复道：“丢将‘天将’二字下水，只见一个姓夏的老

者接着，又捻碎。”天师道：“我还有个处。”又取了一叶儿纸，写了两个字，另叫一个乐舞生来，吩咐他拿这个“天兵”二字，丢在船头之下，看是何如。乐舞生拿着“天兵”二字，丢下水。水里又走出一伙娃子来，背儿乌，肚儿白，眼儿光，嘴儿窄，手儿过于膝，尼眼上一把剪刀淬淬黑，他接着“天兵”二字，也轻轻的撚做个纸条儿。乐舞生问他姓甚么，他说是都姓鄢，问他甚么名字，不答而去。乐舞生回复道：“丢将‘天兵’二字下水，只见一伙姓鄢的娃娃接着，撚做纸条儿。”天师道：“是个甚么波神水怪，敢这等无礼？”叫声：“徒弟皎修，拿过符章、宝剑来。”

却不知张天师取了符，取了剑，怎么样的设施，又不知那些精怪见了符，见了剑，怎么样的藏躲，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白鳢精闹红江口 白龙精吵白龙江

诗曰：

北风卷尘沙，左右不相识。飒飒吹万里，昏昏同一色。船烦不敢进，人急未遑食。草木春更悲，天景昼相匿。兵气腾北荒，军声振西极。坐觉威灵远，行看祿氛炽。赖有天师张，符水中道力。

却说天师拿了符章、宝剑，即时写了一道飞符，就叫徒弟皎修拿了这道飞符，丢在船头之下，看他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飞符丢下水去，只见水里走出一个老者，身子矮松松，背上背斗篷，一张大阔口，江上呷西风。他接了这道飞符，一口就吃了。问他姓甚么，他说是姓沙，问他叫甚么名字，也不答而去。徒弟回复道：“丢将下去，只见姓沙的老者一手接着，一口呷了。”天师道：“再写一道符去。”即时写了，又叫过徒弟来，吩咐他拿了这道灵官符，丢在船头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官符，丢下水去，只见水里走出一白面书生，两眼铜铃，光头秃脑，嘴是天庭。他接着这道灵官符，轻轻的袖到袖儿里去了。问他是姓甚么，他说道姓白，问他甚么名字，他不答而去。徒弟回复道：“丢将灵官符下水，只见一个白面书生袖将

去了。”天师道：“连灵官符也不灵了。”又写一道符，又叫几个徒弟过来，吩咐他拿了这道黑煞符，丢在船头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黑煞符，丢了下水。只见水里走出一花子，摇头摆尾，一张寡嘴，近处打一瞧，原来是个大头鬼。他接了这道黑煞符，轻轻的抿了嘴。问他姓甚么，他说是姓口天吴，问他甚么名字，不答而去。徒弟回复道：“丢将黑煞符下水，只见一姓口天吴的花子拿着抿了嘴。”三宝老爷见之，又恼了好笑，说道：“张老先儿，你的符只好吓杀人罢，原来鬼也吓不杀哩！”天师道：“不是那个吓杀。”老爷道：“取笑而已。”天师道：“笑便笑，这些妖精尽有老大的气候，待我再写一道符来。”即时又写了一道符，叫过徒弟来，吩咐他拿了这道雷公符，丢在船头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雷公符，丢了下水。只见水里走出一个老妈妈儿来，毛头毛脑，七撞作倒，腰儿长夭夭，脚儿矮焯焯。他接了这道雷公符，吹上一口气，把个符飞在半天之中去了。问他姓甚么，他说是姓朱，问他甚么名字，不答而去。徒弟回复道：“丢将雷公符下水，只见一个姓朱的老妈妈儿接了符，吹上一口气，吹在半天之中去了。”天师道：“三番四履，有这许多的精怪，连雷公也没奈何哩！”叫过外面听差的圆牌校尉来，他又写了一道急脚符，叫他丢在船头之下，看是何如。那校尉拿了这道急脚符，丢了下水，也只见水里走出两个老者来，一个有须，一个有角，一个身上花髹髹，一个项下鳞索索。须臾之间，又走出一个长子来，一光光似油，一白白如玉，窈窕竹竿身，七弯又八曲。三个老者共接着一道急脚符，叫做是我急他未急，只当个不知。问他姓甚么，也当不知，问他叫做甚么名字，只见长子说道：“水消你左符右符，酒儿要几壶；左问右问，猪头羊肉要几顿。”那校尉回来，把这些事故说了一遍。天师道：“似此要求酒食，

却怎么处置他。”三宝老爷道：“他都是些甚么精怪哩？”天师道：“因为不晓得他是些甚么精怪，故此不好处得。”老爷道：“去请国师来治化他罢！”天师道：“这就倒了我的架子，我还有个调遣。”

好个天师，即时披发仗剑，蹶罡步斗，捻诀念咒。一会儿烧了符，取出令牌来，敲了三响，喝声道：“一击天门开，二击地户裂，三击天神赴坛！”只见令牌响处，吊将一位天神下来。这一位天神也不是小可的，只见他：

天戴银盔金抹额，脸似张飞一样黑。浑身披挂紫霞笼，脚踏风车云外客。

天师问道：“来者何神？”其神道：“小神是敕封正一威灵显化镇守红江口黑风大王。”天师道：“你这里是甚么地方？”大王道：“此处正是红江口。”天师道：“我奉大明国朱皇帝钦差抚夷取宝，宝船行至此间，风浪大作，舟不能行，特请大王赴坛。请问红江口作风浪的，是些甚么妖精？”大王道：“也不是一个哩！”天师道：“一总有多少？”大王道：“一总有十个。”天师道：“是那十个？”大王道：“兵过红江口，铁船也难走。江猪吹白浪，海燕拂云鸟。虾精张大爪，鲨鱼量人斗。白鳍趁波涛，吞舟鱼展首。日里赤蛟争，夜有苍龙吼。苍龙吼，还有个猪婆龙在江边守；江边守，还有个白鳍成精天下少。”

原来姓江的是个江猪。姓鄢的是个海燕，姓夏的是个是精，姓沙的是个鲨鱼，姓白的是个白鳍，姓口天的是个吞舟鱼，姓朱的是个猪婆龙，身上花的是条赤蛟，项下有鳞的是条苍龙，长子是条白鳍。天师谢了天神，骂道：“孽畜敢无礼！”即时

亲自步出船头，披了发，仗了剑，问道：“水族之中何人作吵？”只见江水里面，大精小怪，成群结党，浮的浮，沉的沉，游的游，浪的浪，听见天师问他，他说道：“管山吃山，管水吃水。你的宝船在此经过，岂可只是脱个白罢？”天师道：“不消多话了，我这里祭赛你一坛就是了。”众水怪道：“你既是祭赛，万事皆休。”天师回转玉皇阁，对着三宝老爷说了。老爷转过师府宝船，分付杀猪杀羊，备办香烛纸马，祭物齐备了，方才请到天师。天师带了徒弟，领了小道士，念的念，宣的宣，吹的吹，打的打，设醮一坛。祭祀已毕，那些水神方才欢喜而去。只是一个白鳝神威风凛凛，怪气腾腾，昂然在于宝船头下，不肯退去。天师道：“你另要一坛祭么？”只见他把个头儿摇两摇。天师道：“你要随着我们宝船去么？”只见他又把头儿摇两摇。天师道：“左不是，右不是，还是些甚么意思？”猛然间计上心来，问他道：“你敢是要我们封赠你么？”只见他把个头儿点了两点。天师道：“我这里先与你一道敕，权封你为红江口白鳝大王，待等我们取宝回来，奏过当今圣上，立个庙宇，置个祠堂，叫你永受万年之香火。”只见白鳝精摇头摆尾而去了。这些水怪风戢浪静，宝船自由自在，洋洋而行。

正行得有些意思，三宝老爷叫了一个小内使，过到天师玉皇阁问道：“这如今船进了海也不曾？”天师道：“才到了有名的白龙江。”小内使回复老爷说道：“才到了有名的白龙江。”道犹未了，只见蓝旗官报：“江上狂风大作，白浪掀天，大小宝船尽皆颠危之甚，莫说是行，就是站也站不住哩！”三宝老爷心里想道：“这分明是我的不是，叫起妖精作祸殃。”好个老爷，即时请出王尚书来，同去玉皇阁上拜见天师。行到天师船上，只见：

万里茫然烟水劳，狂风偏自撼征艘。愁添舟楫颠危甚，怕看鱼龙出没高。树叫飘飘归朔塞，家山渺渺极波涛。多君宋玉悲秋泪，雁下芦花猿正号。

却说三宝老爷同了王尚书来见天师，天师正在玉皇阁上说：“这个风浪不妥。”只见乐舞生报道：“二位元帅老爷来拜。”天师倒身相迎，迎到玉皇阁上坐下。天师道：“我劳二位元帅龙步。”三宝老爷道：“特来相候。请问这个白龙江是甚么处所？这等的风狂浪大，宝船不得前行，好忧闷人也。”王尚书道：“这风浪又是个甚么妖精作吵么？”天师道：“贫道适来看见这个风浪，不知其由。是贫道袖占一课，课上带头、带角、带须、带鳞。依贫道愚见，多敢是个惫懒的蛟龙。”王尚书道：“事在危急，既是不知他的端的，怎么好处置他？不免再去请问国师来。”天师道：“言之有理。”

王尚书辞了天师，邀了三宝老爷，同到国师船上。国师已在千叶莲台上打坐。只见徒孙云谷报道：“二位元帅老爷相拜。”国师道：“为着风浪而来。快请他进来。”云谷忙步的出来，请着二位老爷进去。二位元帅竟到千叶莲台之上，长老相见。相见已毕，分宾主坐定。长老道：“有劳二位仙车，未及迎候。”老爷道：“轻造了。”王尚书道：“无事不敢轻造，只因这个风狂浪大，宝船不行，特来请教。”长老道：“这是个白龙江有名的神道。”尚书道：“是个甚么有名的神道？”长老道：“倒也不曾详考他，不知天师晓得么？”尚书道：“适来天师袖占一课，课中带头、带角、带须、带鳞。”长老道：“似此课上就是龙哩！”尚书道：“因是不知他个端的，不好处置他，故此特来请教。”长老道：“此事有何难处！贫僧和二位同到悬镜台，挂起照妖镜来，就见明白。”果真是三位老爷同到悬

镜台上。长老吩咐放下镜来，早有个徒弟非幻、徒孙云谷两个人解开了索，放下那个宝镜来。那个宝镜也不是小可的，那个镜台有三丈多高，这个宝镜方圆就有三丈多大。正是：

月样团圆水样清，不因红粉爱多情。从知物色了无隐，须得人心如此明。试面缁尘私已克，摇光银烛旭初晴。今朝妖怪难逃鉴，风浪何愁不太平。

却说悬镜台上挂起了照妖的宝镜，长老道：“请二位元帅亲自看来。”二位元帅看来，只见是一个老白龙，口里不住的在吃人哩！二位元帅道：“原来真是一个白龙。只是口里要吃人，有些不好处他。”长老道：“此事只凭天师裁处罢。”

二位元帅好费心，也辞了长老，又到玉皇阁来。天师接着，说道：“国师怎么说来？”三宝老爷道：“国师也没有甚么话说，他只是悬镜台上挂起个照妖宝镜来，照得这个孽畜是一条白龙，口里不离的吃人哩，故此相浼天师做个处置。”天师道：“不些不好处置。”尚书道：“怎么不好处置？”天师道：“贫道只说是老龙已去，又是甚么新到的妖魔。若是那个老龙，他原是黄帝荆山铸鼎之时，骑他上天，他在天上贪毒，九天玄女拿着他，送与罗阁尊者。尊者养他在钵盂里，养了千百年，他贪毒的性子灭，走下世来，就吃了张果老的驴，伤了周穆王的八骏。朱泚漫心怀不忿，学就个屠龙法，要下手他。他藏到巴蜀中橘儿里面。那两个着棋的想他做龙脯，他又走到葛陂中来，撞着费长房，打了一棒，忍着疼，奔到华阳洞。那晓得吴淖的斧子又利害些，受了老大的亏苦，头脑子虽不曾破，却失了项下这颗珠，再也上天不得。恨起来，在这个白龙江大肆贪毒。喉咙又深，食肠又大。”尚书道：“怎么叫做喉咙深，食

肠大？”天师道：“他只是要人吃，一吃就要吃五百个，少一个也不算饱，也不心甘。”尚书道：“这等说起来，就是个难剃头的。”三宝老爷道：“天下事有经有权，我和你钦承皇命，征进西洋，还要深入虎穴，探得虎子，岂可就在家门前碍口饰羞，逡巡不进？”天师道：“若要风平浪静，宝船安稳，须得五百名生人祭赛了他，他才心满意足，放我们经过。”老爷道：“五百名也是难的，依我说，只不离他一个‘五’字，就是把五十个生人祭他也罢。”天师道：“这五十名生人从何处得来？”老爷道：“我有个处置。”天师道：“是甚么处？”老爷道：“这两日有许多的军士递病状到我处来，我把这个递病状的叫来，当面审一审，看得他果是病势危急，不可复生，选出五十名来，把他祭了江也罢。”

天师和三宝老爷说了这一席话，王尚书只是一个低头不语。正是：眉头捺上双簧锁，心内平填万斛愁。天师道：“司马大人何不悦？”尚书道：“我思想起来，人命关天，事非小可，我们虽是职掌兵权，生杀所系，却是有罪者杀，无罪者生。这五十名军士跟随我们来下西洋，背井离乡，抛父母、弃妻子，也只指望功成之日，归来受赏，父母妻子还有个团圆之时。岂可今日方才出得门来，就将些无辜的人役祭江，于心何忍！”这王尚书说的话，都是下正正大大的道理。谁无个侧隐之心，把个三宝老爷撑了个嘴，把个天师张真的扫了一树桃。只是老爷门下有个马太监，倒也是个饥餐上将头，渴饮仇人血的。他说道：“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小不忍则乱大谋。掌三军、封万户，岂可这等样儿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咱爷的雄兵几十万，那里少了这五十名害病的囚军。只请他下水便罢！”马太监这一席的话，老爷和天师闻之，心上有些宽快。王尚书闻之，越加愁闷。天师道：“司马大人意下何如！”尚书道：“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况兼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也。五十个人的性命，平白地致他于死，天理人心何安！”天师又听了王尚书一番这等的慈悲说话，也只是一个不开口。三宝老爷说道：“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这如今事在呼吸存亡之顷，那顾得这些。”叫声小内使过来，吩咐他传令各营，凡有害病的军人，许同伍合队者抬来相验。”小内使跑将出去，传了号令，说道：“各营中凡在害病军人，许同伍合队者抬来相验，果是病重，将来祭江。”可怜这一行害病的军人，听说道病军祭江，那一个不挨挨拶拶爬将起来。张也说道，张的病好了；李也说道，李的病好了。这都是个真害病的。还有一等老奸臣滑推假病的，猛然间听知道病军祭江，你看他一个一轂碌掀将起来。也有三五日不曾吃饭的，都爬起来三五碗的饭吃；也有七八日不曾梳洗的，都爬起来梳了头，洗了脸，裹了网巾儿，带了“勇”字大帽。这些军士为着那一件来？岂不闻蝼蚁尚且贪生？岂可一个活活的汉子，就肯无辜一命丧长江？

却说三宝老爷坐在帅府之上，立等着这些病军相验，只见队长、伍长领着一干的军人，跪在老爷跟前，齐来回话。老爷见了这些没病的军人，即时大怒，骂说道：“你这些狗娘养的，没有耳朵听着，也有鼻子闻着。咱这里要害病的军人相验，你怎么领着一干没病的军人到这里来搪抵咱们？那些队长、伍长吓得个屁股震葫芦，都说道：“这一干军人，就是前日害病的。”老爷道：“害病的军人，岂可是这等的精壮？”众军人说道：“小的们前日害病，这两日都好了。”老爷道：“你这些狗娘养的，都到咱们这里胡塞赖，咱们有个话儿对你讲，叫过管册籍的都公来。”只见管册籍的都公连忙的跑将来，跪着说道：“元帅老爷有何事呼唤？”老爷道：“你把前日各营里递来的病状，都拿来咱们看着。”都公道：“病状都在这里。”即时

把个病状都抱在老爷公案之上。老爷自家逐一的指名叫过，逐一的有人答应。答应的都是些精壮汉子，并没有个害病的军人。老爷道：“你们既不害病，怎么到咱们这里乱递病状？”众军人道：“自古说得好，昨日病，今日愈。小的们一则是托赖朝廷的洪福齐天，二则是生受老爷们恩深似海，故此旧病全安，苟延残喘。这都是实情，怎么敢有虚话？”原来人情却是好奉承的，三宝老爷看见这些军士奉承他两句，把个心肠就软了。王尚书看见三宝老爷心上有些不忍处，他就开口道：“有病的军人且犹不可，况兼这如今都是些没病的军人，岂可活活的推他下水。”老爷道：“事在两难，凭老先儿主裁罢。”王尚书道：“也难凭我学生一人之愚见，莫若去请教国师一番来，看他是个怎么处法。”

天师不行，只是两个元帅竟过碧峰宝船上去，直上千叶莲台之上。长老见了两个元帅过来，已知其意，笑一笑道：“阿弥陀佛！做元帅的都会活埋人也。”老爷道：“怎么说个活埋人？只是孽畜使风作浪，没奈何处。”老长道：“二位元帅可曾看过《三国志》么？”二位元帅道：“也曾略节看过来。”长老道：“既是看过《三国志》来，岂不闻诸葛亮祭泸水之事乎？”长老只是这一句话儿不至紧，正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莫说是救了五十个军人的性命，这都是佛爷爷运用之妙，把个二位元帅说得满天欢喜，计上心来，抚掌大笑。三宝老爷又有些瘠气，说道：“只怕算不的哩！”尚书道：“岂不闻梁武帝宗庙以面为牺牲，享帝享亲且可，何况一妖精乎？”老爷说道：“是，是，是！”

二位即时辞了长老，归来本船，叫过得力的圆牌校尉来，附耳低言，教他如此如此。那校尉依计而行。直至黄昏，左侧立了供案，献了生人。天师带了道士、道童，念经拜忏。二位

元帅亲自行香。礼数已毕，把个供案生人一齐推将下水。方才下水，飏地里一阵响风，刮得个风篷乱转，把捉不来。恰好的船艄上篷脚索打一拽，拽将两个军人下水去了。后面马船上流星的搭救，救了一个上来，还有一个不曾救得。蓝旗官报与老爷知道。老爷道：“五十个也要舍得，这一个军人好打紧哩！”原来那长老的计策高强，二位元帅的设施巧妙，圆牌校尉的手段伶俐。怎见得伶俐？那校尉领了二位元帅军令，即时选上些妙手，把个纸来糊在蔑圈儿上，妆做一个军人，却又裹在病军的网巾儿，戴的是病军的帽儿，里面穿得病军的小衣服，外面穿得是病军的海青，脚下穿得是病军的鞋袜。且又一个人肚里安上些猪羊鹅鸭肠肚血脏。祭赛已毕，掀将下去。那白龙精看见是个人，吃的又是血，即时俯首而去，浪静波恬，宝船照直而走。

只是可怜那个军人吊在水里，不曾顾得起来。那个吊在水里的，把册籍来查一查，原来是南京水军右卫一个军士，姓李名海。吊在水里，一连沉了几个没头，吃了好几口水，随波逐浪，淌了有二三百里之遥。天色将晚，忽然一阵潮来，推到一个山脚下。那海口的山都是石头的，年深日久，浪洗沙淘，石头却都是空的。李海推到山脚下石岩之中，权且歇息一会，才醒转来。只见衣服又湿，天色又昏，只是喜得石头岩里暖烘烘的，倒不冷。把些湿衣服脱下来，拧干了水。及至明日早晨，衣服干了，仍旧穿起来。只是孤身独自，不知道那是东西，那是南北，这里还是那个去处。又没有个舟船往来，又没有个人来搭救。起头一望，只见天连水，水连天，正是仰面叫天天不应，翻身入地地无门。昨日下午推到这里，今日又日西，肚子里虽是水灌的饱，心里其实是凄惶。一会儿想起宝船来：“此时风平浪静，稳载而行，不知走到那里了。我如今怎么再得到

他的船上？”一会儿想起南京来：“京城地面花花世界，雨花台踏青儿，文定桥游船儿，我如今怎么得去踏个青、游个船？”一会儿想起家里来：“父母在堂，妻儿老小在房，我如今怎么得见我父母的面？怎么得见我妻子的面？”转思转想，越悲越伤。初然间还啾啾唧唧哭了两声，到其后不觉的放声大哭。放声大哭不至紧，早已惊动了山崖上一位老妈妈。这一位妈妈原是弥罗国王之女，两个歌，一个为王，一个封公。三个弟，一个封伯，一个封子，一个封男。平生好养的是个麻鹊儿。养一个麻鹊儿，过了五百年，能言能语，自去自来。忽一日飞到终南山上要耍子，撞着后羿，一箭射死了他的。他就吃了一恼，竟过中国来告诉周天子。周天子下堂，替他唱个喏。后来秦始皇要谋他做正宫皇后，他又不肯从，走遍天下，只见淮上漂母留他吃饭，冤家便多。韩信又来调戏他，是他狠着，掂一巴掌，把个韩信打疯了。从高祖提着他监禁了，直至三后七贵人来才得脱。他说道：“南膳部洲难过日子，走到东胜神洲花果山上去住。”又着孙行者吵得慌，却才飞进海口，占了这个山头。这个山叫做个封姨山，他在这里住了，倒也有好多年，东钩西扯，养下了有四个孩儿。原来是一只老母猴。生下的四个小孩子，就是四个小猴儿。这一日老猴正在洞中打坐，只听得山岩之下有人啼泣，打动了他的慈悲念头，即时叫声：“小的个都在那里？”只见那四个小猴儿听见老母猴听唤他，一拥而至，问说道：“母亲呼唤孩儿有何吩咐？”老猴道：“山岩下有人啼哭，莫非是个过洋的客人遭了风浪，打破了船只？你与我去看一看来。”那些小孩儿不敢违命，一竟跑到倒挂岩上，跨着一块石磴，扯着一条葛藤，低着头，撑着眼，望着山岩之下打一瞧来。只听得人便是有个啼哭，不曾看见那个人躲在那厢儿。却不知是个甚么人在此山岩之下啼啼哭哭，却不知那些小

猴儿寻着那个啼啼哭哭的怎么样儿搭救他，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李海遭风遇猴精 三宝设坛祭海渎

诗曰：

遭风谁道不心酸，岩洞之中斗样宽。曲颈坐时如鸟宿，屈腰睡处似鳅蟠。拍天浪沸浑身湿，刮地风生彻骨寒。喜有白猿修行满，平施恻隐度云端。

却说四个小猴承了母命，竟望山岩之下打一瞧，只听得有个哭泣之声，却不曾看见是个什样儿的客子。是以这些小猴儿着实吆喝一声，说道：“甚么人啼哭哩？”却说李海在个山岩之下啼哭，猛听得有人问他，他心里想道：“这等大海之滨，终不然有个‘茅屋鸡鸣隈海曲’，终不然有个‘渔翁夜傍江干宿’，怎么岩上有个人声？”心里一则犯疑，二则巴不得有个人来才有个解手，故此收拾了眼泪，闪到洞门外面，抬起头来望上瞧着。那些猴儿看见岩下委果是个生人，连忙的又问道：“君子，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为那一件事故撇在这个岩洞之中？你若是告诉的明白，我这里救你的性命。”李海抬头一看，只见是一班小猴儿，叹上一声气，说道：“运去奴欺主，时乖鬼弄人。我今日遭此大难，谁想一伙猴子也来戏弄我哩！”那山上的猴子听见他叹气，高声大叫：“汉子，你不消叹气

哩！你但从实的说个来踪去迹，我这里搭救你上山来。”李海心里想道：“这些猴儿话语儿轻，喉咙儿清，想必也是有些气候的。我欲待不告诉他来，我也到底是个死的；倒不如告诉他这一段苦情，或者又有个生活处，未可知也。”这叫做是个“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到如今碍口饰羞的事做不得了。没奈何，高声答应道：“我乃是南朝朱皇帝驾下钦差下海取宝的军士，本贯水军右卫先锋，姓李名海的便是。为因宝船行至白龙江下，风浪大作，宝船有颠覆之危。当有我朝国师高登悬镜台，挂起照妖镜，看见江水里面是一条白龙精，因厄一千余载，专一在此颠风作浪，破坏往来舟船，除是生人祭赛，才得平安。众官商议，不忍杀生害命。又是国师远效梁武帝宗庙牺牲，近仿诸葛亮泸水祭品。彼时陈设祝赞，是小人站在宝船艄上，却不知是个祭物不周，又不知是个孽龙贪毒，陡然间一口怪风吹转篷脚，推得小的下水，救援不便，以致飘流此间。你们若是救得我的残生，恩当重报！”那些小猴儿听知他这一席的话，说得好不苦楚哩！即时转身报与母猴知道，把李海的话儿细说了一遍。

老猴听知，掐个爪儿算了一算，早知其事，满心欢喜，不觉的笑一个嘎嘎。小猴说道：“母亲为何如此大笑？敢又是哪个好馒头馅儿来也！”老猴道：“你还想着要吃人哩！你就不记得（骨光）（骨良）头钐了你嗓子的时候。”小猴道：“终不然因噎废食罢？”老猴道：“只你们有这些气淘哩！”小猴道：“不是淘气，只因母亲笑的不是。”老猴道，“我笑，不是要吃人。”小猴道：“既不吃人，笑些甚么？”老猴道：“我适来把个前定数算了算，却算得此人有一条金带之分，且我与他一十八年前世的宿缘，故此发了一笑。”小猴道：“却怎么得他上来？”老猴道：“你到洞里取出那些葛藤来，拣选几根长

大的，又要坚勤的，接续了放将下去，救他上山来，我自有个道理。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与我快去快来。”

那些小猴领了母亲尊命，不敢有违，随即取了藤，接了索，放下山来，高声叫道：“汉子，你休要害怕哩！我奉母亲之命，救你上山来。”李海接着这一根葛藤在手里，心里想道：“上去也是死，不上去也是死，拚着一个死，且上去走一遭来。”硬着个心，拚着个命，把个葛藤拴在腰里，叫声道：“你上面拽着哩！”只见山上四个小猴儿拽了半日，拽上山来。李海心里想道：“人将礼乐为先，树将花果为园。我今日到此，也不知是凶是吉，且把个礼来施它一施。”好个李海，解下了葛藤，抖一抖衣袖，对着四个小猴儿一个人唱上一个诺。那四个小猴儿看见他一个人唱一个诺，好不快活哩！即时领他洞里相见老猴。李海跟着他轻移三两步，便是洞门前。李海提着个胆子，走进洞中，双膝跪下，把个眼儿悄悄瞧着他。原来是一个老猴婆，金睛凹脸，尖嘴索腮，浑身上一片白毛。那白毛长有五六寸，正是：

独自深山学六韬，依稀一片白皮毛。枝头喜共猿奴戏，月下宁同狗党嚎。冠沫已经轻楚客，拜封犹自重齐髦。几回颠倒埋儿戏，为道胡孙醉浊醪。

李海也是没奈何，双膝跪着，口里说道：“小人是南朝朱皇帝御前先锋，姓李名海，下海取宝，不幸遭风被难至此，望乞老爷救命，生死不忘。”那老猴走下座来，双手挽着李海，说道：“请起，请起，你原来是南朝一个将军。李将军，实不相瞒你说，是我在这里打坐，听知你的啼哭之声，是我算你一

算，虽然眼下一惊，日后有条金带之福分，且与我有些夙世姻缘，故此专命小儿接你上山来。你且权住在此，待等你的宝船取得宝来，必然在此经过，我还送你上了宝船，同回京去，岂不是好？”这个老猴话儿虽是说得好，其实相貌儿有些跷蹊，李海心上有些害怕。老猴早已知其中情，说道：“李将军，你不要怕我。我在此中已经修行了有上千百余年，全是人身。你不信我，待我穿起衣服来你看看。”叫声：“小的个，拿衣服来与我穿着。”只见四个小猴儿蜂拥而来，拿衫儿的递了衫儿，拿罗裙的递了罗裙，拿髯髻的递了髯髻，拿钗环的递了钗环，一会儿撮撮弄弄，恰好是一个妇人。正是：

翠翘金凤绝尘埃，画就蛾眉对镜台。携手问郎何处好？绛帷深处玉山颓！

却说老猴变成了一个妇人，又叫声：“小的个，都要穿起衣服来。”只见四个小猴儿跑出跑进，指东话西，一会儿就是四个齐整小厮。正是：

紫衣年少俊儿郎，十指纤纤玉笋长。借问美人何处有？为言赢得内家装。

老猴是个妇人，小猴又是四个小厮，这会儿李海心事才定。老猴又且殷勤，叫声：“小的个，拿仙茶、仙酒、仙桃、仙果之类来，我与李将军压惊。”一时酒果俱到，两个对饮对漉，不觉的天色已晚，老猴精就缠住李海，风枕鸾衾，偎红倚翠。正是：

一线春风透海棠，满身香汗湿罗裳。个中好趣惟心觉，体态惺松意味长。

鱼水相投意味真，不胶不漆自相亲。一团春色融怀抱，谁解猴精变成人？

一个李海，一个猴精，日近日亲，情浓意密，问无不言，言无不尽。李海每日早晨睡在床上，只听得山顶上响声如雷，心上常是疑惑。这一日问着老猴说道：“你这山上可是有个雷公窖么？”老猴道：“那里雷公有个窖之理。”李海道：“不是雷公窖，怎的三日两日，这等狠狠的响？”老猴道：“不是雷响。”李海道：“不是雷响，还是甚么响？”老猴道：“我这山上有一条千尺大蟒，他时常间下山来戏水。下山之时，鳞甲粗笨，尾巴拗折，招动了山上的乱石，故此响声如雷。”李海道：“有这等的异事。”老猴道：“也不是甚么异事。我在这山上，住了有千几百余年，他在这山上，过了有千多年，何足为异。”李海道：“他与你无相妨碍么？”老猴道：“公修公的，婆修婆的，自是不相妨碍。”李海道：“我们要看他看儿，可通得么？”老猴道：“看也通得，只要闪在洞里面，不可露出身子来。”李海紧记在心。

过了几日，山上又在雷响，李海谨守老猴的教诲，闪在洞门里偷眼瞧着他，真是好一条老蟒哩！身上百丈有余，鳞甲斗般的大，一张丧门血口，一对灯笼眼睛。李海看罢回来，问着老猴，说道：“怎么大蟒下山，面前又有一对灯笼照着他来？”老猴道：“不是灯笼，是他两只眼睛。”李海道：“眼睛怎么这等发亮哩！”老猴道：“他项下有一颗夜明珠，珠光射目，越添其明，故此就像一对灯笼照着的。”李海心里想道：“夜明珠乃是无价之宝，若能够取得这颗珠，日后进上朝廷，也强

似下西洋走一次。”又问老猴说道：“大蟒的珠，我要取他的，可通得么？”老猴听知，大笑了一声，说道，“螳臂当车，万无一济。这条大蟒身材长大，力量过人，假饶你千百个将军，近他不得；何况独自一人，如何近得他也。”李海口里答应着是，心里一边就在忖个计策。终是个南朝人物，心巧神聪，眉头一蹙，计上心来。问声道：“这大蟒几日下来戏水一次？”老猴道：“不论阴晴，三日下山一次。”李海又问道：“大蟒下山，还有几条路径？”老猴道：“他走了一千年，只是这一条路。”李海讨实了他的行藏，心中大喜，每日间自家运用，月深日久，计策坚固，瞒着老猴，安排布置。

安排已定，布置已周，心里想道：“明日大蟒遭我手也。”又对老猴说道：“我夜来一梦甚凶，心怀疑虑。是我适来起一个数，原来这个凶梦应在大蟒身上，大蟒数合休囚了。”老猴闻之，吃了一惊，却自家掐着爪儿算他一算，说道：“咳！真个是大蟒数合尽也。李将军，你也晓得数？你既晓得，还是个甚么数哩？”李海道：“我是诸葛孔明马前神数。”老猴道：“你可曾和我起个数哩？”李海道：“也曾起个数来。”老猴道：“数上何如？”李海道：“你的数上千年不朽，万年不坏，积慈成圣，累妙成空，得了朝元正果的。”李海这几句话儿，把个老猴奉承得他欢天喜地。老猴又问道：“我这四个小的，不知他日后何如？”李海道：“我也曾起个数来。”老猴道：“数上何如？”李海道：“他的数上，比你差不得几厘儿。”老猴道：“怎么只差几厘儿？”李海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就只好差得几厘儿。”道犹未了，只听得山上又在响雷。老猴道：“那话儿来了。”李海道：“我和你去看他一眼。”老猴道：“不可造次。”李海道：“数尽之物，畏之何为？”

两个人携手而出。才出得洞门，恰好是那个畜生自山而来。

头先向下，不知怎么样儿，项下吃了些亏。畜生性子又燥，抬起头来，尽着力气，望山下只是一溜，快便是去得快，那晓得身子儿已是劈做了两半个。到得水次之时，三魂逐水，七魄归天。李海急忙的走近前去，把颗夜明珠即时捞在手里了。老猴见之，又惊又爱，心里想道：“南朝人不是好相交的。我这如今事到头来不自由，不如做个君子成人之美罢。”猛然间把只手儿望西一指，说道：“西边又有一条大蟒来也。”李海听知又有一条大蟒，吓得他心神撩乱，抬起头来，望西上去瞧。老猴趁着这个空儿，就把李海的腿肚子一爪，划了一条大口子，一手抢过夜明珠来，就填在那个口子里，吐了一口唾沫，捶上了一个大拳头。及至李海回头之时，一个夜明珠好好的安在自家腿肚子里了。李海道：“这是怎么说来？”老猴道：“夜明珠乃是活的，须得个活血养他。你今日安在腿肚子里，一则是养活了他，二则是便于收藏，三则是免得外人争夺。”李海道：“明日家去，怎么得他出来？”老猴道：“割开皮肉，取他出来，献上明君，岂不得个高官大爵？”李海闻言，心中大喜，说道：“多谢指教了。”

老猴道：“我且问你来。”李海道：“问我甚么事？”老猴道：“这个大蟒虽是合当数尽，怎么样儿身子就劈开了做两半个？”李海不敢瞒他，从直告诉他，说道：“是我用了一个小计。”老猴道：“还是个小计，若是大计，岂不粉骨碎尸。你且把个小计说来与我听着。”李海道：“一言难尽。我和你同去看来就是。”李海携着老猴的手，照原路上打一看，原来路上埋的却都是些铁枪儿。老猴道：“你这一付家伙，是哪里得来的？”李海从直说道：“不是个铁枪，就是你这山上的苦竹，取将来断成数段，一根一根的削成签儿，日晒夜露，月深日久，以致如此。”老猴闻之，心里老大的有些个怕李海。李

海也知其情，每事小心谨慎，毫厘不敢放肆，心里只在等待的宝船转来，带他归朝。

却说宝船自从祭赛之后，风平浪静，照直望前而行。正是船头无浪，舵后生风，不觉的离了江，进了海。只见总兵官传出将令，尽将大小宝船，一切战船、座船、马船、粮船，俱要下篷落锚，一字儿摆着海口上。三宝老爷会了王尚书，会了国师，会了天师，商议已毕，站着船头上一望之时，只见：

今朝入南海，海阔不可临。茫茫失方面，混混如凝阴。云山相出没，天地互浮沉。万里无涯际，云何测广深。潮波自盈缩，安得会虚心。

时备办祭品，陈设已周，两位元帅排班行礼，中军官开读祭文。文曰：

维我大明，祥开戴玉，拓地轴以登皇；道契寝绳，掩天紘而践帝。玄云入户，纂灵瑞于丹陵；绿错升坛，荐祲图于华渚。六合照临之地，候月归琛；大罍覆载之间，占风纳贡。蠢兹遐荒绝壤，自谓负固凭深。祝禽疏三面之思，毒虺肆九头之暴。爰命臣等，谬以散材；飭兹军容，忝专分阃。鲸舟吞沧溟之浪，鲨囊括鄯善之头。呼吸则海岳翻腾，喑哑则乾坤摇荡。横剑锋而电转，疑大火之西流；列旗影以云舒，似长虹之东下。俯僂耳椎髻，誓洞胸而达腹。开远门揭候，坐收西极之狼封；紫薇殿受俘，重睹昆丘之虎绩。嗟尔海渚，祀典攸崇；赫兮天兵，用申诰诰。

祭毕，连天三炮响，万马一齐奔。只见舟行无阻，日间看

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行了几日，中军帐上有几个军士，整日家（目合）（目合）（目盱）（目盱），只是要瞌。原来三宝老爷手下的小内使，也是等（目合）（目合）（目盱）（目盱）要瞌。王尚书船上伏侍的军牌校尉，也是这等（目合）（目合）（目盱）（目盱）要瞌。传令前哨后哨、左队右队，各色军士人等，也都这等（目合）（目合）（目盱）（目盱）要瞌。问及天师船上，天师船上那些道官、道童、乐舞生，也都是这等（目合）（目合）（目盱）（目盱）要瞌。问及国师船上，只有国师船上一个个眉舒目扬，一个个有精有神，细作的报与三宝老爷。老爷道：“其中必有个缘故。”竟往碧峰寺来。

碧峰长老正在千叶莲台上打坐，只见徒孙云谷说道：“元帅来拜。”国师即忙下坐迎接，相见礼毕，分宾主坐下。长老道：“自祭海之后，连日行船何如？”老爷道：“一则朝廷洪福，二则国师法力，颇行得顺遂。只有一件来，是个好中不足。”长老道：“怎么叫做个好中不足？”老爷道：“船便是行得好，只是各船上的军人都要瞌睡，没精少神，却怎么处？”长老道：“这个是一场大利害，事非小可哩！”老爷听知道一场大利害这句话，吓得他早有三分不快，说道：“瞌睡怎么叫做个大利害？敢是个睡魔相侵么？咱有个祛倦鬼的文，将来咒他一咒何如？”长老道：“只是瞌睡，打甚么紧哩！随后还有个大病来。”老爷听知还有个大病来，心下越加慌张了，说道：“怎么还有个大病来？”长老道：“这众人是不伏水土，故此先是瞌睡病来；瞌睡不已，大病就起。”老爷道：“众人上船已是许多时了，怎么到如今方才不伏水土？”长老道：“先前是江里，这如今是海里。自古道：‘海咸河淡’，军人吃了这个咸水，故此脏腑不伏，生出病来。”老爷道：“既是不伏水土，怎么国师船上的军人就伏水土哩？”长老道：“贫僧取水时，

有个道理。”老爷道：“求教这个道理何如？”长老道：“贫僧有一挂数珠儿，取水之时，用他铺在水上，咸水自开，淡水自见，取来食用，各得其宜。”老爷道：“怎么能够普济宝船就好了！”长老道：“这个不难。贫僧这个数珠儿，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数。我和你宝船下洋，共有一千五百余号。贫僧把这个数珠儿散开来，大约以四只船为率，每四只船共一颗珠儿，各教以取水之法，俟回朝之日付还贫僧。”老爷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国师阴功浩大，不尽言矣。”长老道：“这是我出家人的本等，况兼又是钦差元帅严命，敢不奉承。”两家各自回船。各船军人自从得了长老的数珠儿，取水有法，食之有味，精神十倍，光彩异常，船行又顺，那一个不替国师念一声佛，那一个不称国师无量功德。

却说长老正在莲台之上收神默坐，徒孙云谷报道：“王老爷来拜。”长老迎着，就问道：“有甚么事下顾贫僧？”王老爷说道：“连日宝船虽是行动，却被这海风颠荡得不稳便，怎么是好？特来请教国师。”长老道：“便是连日间颶飙不绝，宝船老大的受他亏苦。但不知三宝老爷意下何如？”王尚书道：“他在中军帐上，只是强着要走哩！”长老道：“若不害事，由他也罢。”王尚书道：“我学生连牵三日，亲眼看见日前出船来。只见：

天伐昏正中，渺渺无何路。极岛游长川，严飙起夕雾。海气蒸戎衣，撻金识高戍。卷帘豁双眸，不辨山与树。振衣行已遥，寒涛响孤鹜。嗟哉炎海中，勒征何以故。

昨日出船来，只见：

冥冥不得意，无奈理方艖。涛声裂山石，洪流莫敢东。鱼龙负舟起，冯夷失故宫。日月双蔽亏，寒雾飞蒙蒙。谁是凌云客？布帆饱兹风。而我愧大翼，末由乘之从。

今日出船来，又只见：

颠风来北方，傍午潮未退。高云敛晴光，况乃日为晦。飞廉欻纵横，涛翻六鳌背。挂席奔浪中，辨方竟茫昧。想像问稿师，猥以海怪对。海渚祀典神，胡不恬波待。

学生连日所见如此，以学生之愚见，还求国师法力，止了这个颶飙，更为稳便。”长老道：“既是老总兵吩咐贫僧，贫僧自有个处置。只是相烦老总兵出下个将令，叫三百六十行中，选出那一班彩画匠来。”王尚书道：“要他何用？”长老道：“自有用他之处。”王尚书相别而去，即时传出将令，发下一班彩画匠来。众匠人见了国师，叩了头，禀了话。长老拿出一只僧鞋来，叫徒孙悬在宝船头下做个样儿，令画匠就在萍实中间，依样画了一只僧鞋在上。画匠看了僧鞋，仔细描画。只见僧鞋之中，还写得有四句诗在里面，画匠也不知其由，竟自画了。长老又令众匠人照本船式样，凡是宝船并一切杂色船只，俱在船头上画一只僧鞋。一边画鞋，一边风静；一边画鞋，一边浪息。众匠人画完了僧鞋，只见天清气朗，宝船序次前行。王尚书把这个话儿告诉三宝。三宝老爷道：“有这等通神的手段哩！”叫过匠人来问道：“那国师的鞋是甚么样的？”众画匠道：“就是平常的一只僧鞋，只是里面有四句诗写着在。”老爷道：“你们可记得么？”众匠人道：“也有记得的。”原来众匠人之中，痴呆懵懂的虽多，伶俐聪明的也有。那记得的说

道：“诗说：‘吾本来兹土，传法觉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三宝问王尚书道：“老先儿可解得这诗么？”王尚书道：“学生一时也不解其意，不如请天师来，问他怎么说。”即时请得张天师来，把这四句诗问他。天师倒也博古，说道：“这是达摩祖师东来的诗。”三宝老爷道：“可是真哩？”天师道：“怎么敢欺。”王尚书道：“即是达摩祖师的诗，一定就是达摩祖师的鞋了。”天师道：“敢是碧峰长老适才画的么？”王尚书道：“正是。”天师道：“这是达摩祖师的禅履，不消疑了。”王尚书道：“怎见得？”天师道：“达摩祖师在西天为二十八祖，入东土为初祖。自初祖至弘忍、慧能，共为六祖。经上说道：‘初祖一只履，九年冷坐无人识，五叶花开遍地香。二祖一只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发寒。三祖一罪身，觅之不可得，本自无瑕疵。四祖一只虎，威雄镇十方，声光动寰宇。五祖一株松，不图妆景致，也要壮家风。六祖一只碓，踏破关捩子，方知有与无。’以此观之，这僧鞋却不是达摩的？”两个元帅说道：“还是天师通今博古。”天师道：“这个长老，其实是个有打点的。”道犹未了，只见蓝旗官报道：“国师将令，着各船落篷打锚，不许前进。”两个元帅，一个天师，都不解其意。未及开口，大小宝船，一切诸色船等，俱已落了篷，打了锚，照旧儿摆着。

却不知碧峰长老不放船行，前面还是甚么地面，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软水洋换将硬水 吸铁岭借下天兵

诗曰：

莽莽云空远色愁，呜呜戍角上征楼。吴宫怨思吹双管，楚客悲歌动五侯。万里关河春草暮，一星烽火海云秋。鸟飞天外斜阳尽，弱水无声噎不流。

却说碧峰长老传令，着前后五营四哨船只，尽行落篷下锚，不许前进。适逢得无帅、天师正在议论僧鞋之事，猛听得这个消息，两个元帅俱不解其意。只有天师说道：“这莫非是软水洋来了？”三宝老爷一向耽心的是这个软水洋，一说起“软水洋”三个字，就吓得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连声说道：“来到此间，怎么是好？”王尚书道：“全仗天师道力。”天师道：“当原日碧峰长老见万岁爷，万岁爷问他软水洋的事，他说道：‘也曾自有个过的。’事至于此，岂可自食其言。”王尚书道：“相烦天师同往莲台之上走一遭何如？”天师道：“但去不妨。”三位竟往莲台上去。只见云谷报知长老，长老早知其情，迎着就道：“三公下顾贫僧，莫非软水洋的事么？”三宝老爷道：“正是。当原日承国师亲许万岁爷，担当渡过此水，今日事在眉睫，特来相求。”长老道：“不消三位费心，贫僧自有个道

理。三位请回本船，姑待明日便可过去也。”三位只得回船。天师心里道：“好汉便让他做，且看他做个穿来。”

却说碧峰长老静坐莲台之上，吩咐徒弟、徒孙各自打坐去讷。待至三更时分，将色身撇下，金光一耸，离了宝船，竟撞入龙宫海藏，早已惊动了东海龙王。那个龙王看见了燃灯古佛，忙近前来，绕佛三匝，礼佛八拜，说道：“不知佛爷前来，不曾远接，接待不周，望乞恕罪。”长老道：“你是什么神？”龙王道：“弟子是东海小龙神敖广。”长老道：“我今领了南朝朱皇帝驾下宝船一千五百余号，军马二十余万，前往西洋抚夷取宝。今日到了你这个软水洋，我特来问你，我的宝船怎么过去。”龙王道：“宝船其实难过哩！”长老道：“怎的其实难过？”龙王道：“若是佛爷爷，乃是三千古佛的班头，万代菩萨的领袖，过去何难之有？争奈你宝船上许多军马，都是凡夫，况兼宝船大甚重大，遇此软水，怎么过得？”长老道：“据你所说，我的宝就过去不成了？我这西洋也下不成了？”龙王道：“恰象也有些难处。”长老道：“我且问你，自盘古到如今，可也曾有人过此水么？”龙王道：“盘古到今，岂无一个人曾经过得此水的！”长老道：“怎么又过得？”龙王道：“说起来话又有根。”长老道：“是甚么根？”龙王道：“当原先大唐朝，有个蜀郡成都人，姓袁，道号天罡先生，上察天文，下通地理，知道过去未来，晓得吉凶祸福，每日在十字街头卖卦营生。其日有一个秀才来占课，袁天罡起下课来，说道：‘占课君子，你不是个凡人。’那秀才道：‘我不是个凡人，还是甚么？’袁天罡道：‘你是个水府龙神。’其神大惊，说道：‘先生何以得知在下就是龙神？’袁天罡道：‘不是我夸口说，我这课问无不知，知无不尽，算得天有几万丈高，算得黄河水有几百丈深。大则泄漏天机，小则人间祸福，那一件不知道？’

’其神说道：‘你既是这等神课，你且算一算天曹该我几时行雨，行雨该有几千万点？你若算得我着，我就说你是个神仙。

’袁天罡道：“空算也不见得妙，我和你赌了罢！”其神道：“赌些甚么？”袁天罡道：“我若算不着，我便不来卖卦；我若算得着，你便不要行雨。”其神道：“差池了一点也不算赢。”袁天罡道：“便是。”只见起下课来，袁天罡道：“该你行雨快了。就在三日后，玉皇有旨，差你午牌时分起云，未牌时分下雨，雨有四十八万点。”其神道：“三日后没有敕旨，才来和你讲话哩！”

“过了三日，果真是玉皇传出一道旨意，着金河老龙午时起云，未时行雨，雨有四十八万点。火速毋违。原来这个占课的是金河老龙。金河老龙接了旨意，心下大惊，说道：‘袁天罡的手段这等神哩！我天曹的事故，都把他卖出铜钱来。我有个道理，雨便去行，只是少行几点，却便是我赢的。’只指望少行几点，去赢卖课的先生。那晓得少行几点，违灭了敕旨，玉皇传令该斩，差唐太宗驾下左丞相魏徵监斩。那时节金河老龙慌了，只得反过来拜求袁天罡先生。天罡道：‘你违了上帝敕旨，我是凡人，怎么见得上帝？怎么会救得你？’老龙大哭，拜伏地下，只是一个不起来。天罡道：‘你起来罢，我有一计，可以救得你的性命。’老龙闻之，即时磕了几个头，爬将起来，拱立而听。天罡道：‘我教你一个斩草寻根的法儿。明日斩你的是魏徵丞相，丞相是唐太宗爷的亲臣。你今夜三更时分前，到太宗爷寝殿托一个梦，将此情哀诉与他，烦他转达魏徵，方可救你的性命。’老龙道：‘太宗虽是天子，终是凡人，怎么止得天曹的事？’袁天罡道：‘太宗是个君，魏徵是个臣。君令臣共，何敢不听。’老龙唯唯而去。

“夜至三更，径到寝殿，托梦太宗，哀求他救命，细说苦

情一番。又说是魏徵丞相的事理。原来唐太宗本是个不嗜杀人之君，就是魂梦里也会慈悲，听知老龙这一段苦情，便就说道，‘我救你一命。’老龙又哭哭啼啼说道：‘千万不要误了我的事。’太宗爷道：‘若是误了你之时，一命还一命。’老龙又哭哭啼啼说道：‘只在明日午时三刻，挨过了这个时辰，小神就得了性命。’太宗爷道：‘知道了。’老龙拜谢而去。太宗惊醒回来，原来是个南柯一梦。

“唐太宗心下吃了一惊，却又想道：‘虽是个梦里，我做天子的无戏言，只得救他性命。只是还有一件来，若是明白说了此事，又恐怕泄漏天机。’猛然间心生一计，无任欢喜。早上起来设朝，百官朝罢，圣旨独留丞相魏徵同到文华殿对弈。唐太宗原是借此羁留丞相。魏徵丞相心里想道：‘今日玉帝有旨，差我监斩金河老龙；圣上又有旨，着我文化殿对弈，两下里尽有些妨碍。’一则是不敢泄漏了天机，二则是不敢违灭了当今圣上，终是阳间天子要紧，只得陪着唐王着棋。魏徵丞相着了一会棋，到了午牌时分，只见情思昏昏，精神困倦，不觉的伏在桌子上打一瞌睡。唐太宗心里想道：‘正好不要叫他醒来，捱过了这个午时三刻，龙王之命可救矣！’一会儿丞相醒将回来，看见个太宗皇帝陪他坐着，就吓得他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忙忙的俯伏金阶，奏道：‘臣该万死！臣该万死！非臣敢慢君王，故意的瞌睡，只因玉帝有旨，差臣南天门外斩金河老龙，复旨才回，伏乞我王赦罪。’说了一个‘监斩金河老龙’，唐太宗只是口里叫屈。只是口里叫屈，撇了魏徵丞相，竟转寝宫而来，闷闷的不快活。

“夜至三更，金河老龙直至宫里，拉住唐太宗，要他填命。唐太宗惊惧，巴明不明，盼晓不晓。及至天亮，设聚两班文武，商议龙王索命之事。当有护国公秦叔宝、鄂国公尉迟敬德出班

奏道：‘万岁爷但放心，今晚小臣二人把住宫门，看是甚么龙王敢进？’果真的到了晚上，两个国公把守宫门。龙王又来，抬头一看，左边是个天篷星站着，右边是个黑煞星站着，他那里敢进。龙王没奈何，竟投阎君告下了一纸阴状。阴司拘到唐王。唐王如梦一般，竟赴阴司对理。金河老龙说道：‘你原说过了一命填一命。’唐王没奈何，对了阎君，亲自许他削发出家，前往西天雷音宝刹，面佛求取真经，超度老龙，托生转世。唐太宗又遍游地府，只见尉迟公鞭扫六十四处烟尘，多少士卒一个个困苦阴曹，无钱使用，也都来哀告唐王。唐王无计可施，当得判官崔珏借办了东京城里相老儿寄庄的金银一库，仍许了众鬼魂，超度他一坛。唐太宗回转阳间，如梦初醒。次日早朝聚集满朝文武，当朝堂之上把个阴司地府的事情细说了一遍。即时传旨东京城里，要个相老儿。寻来寻去，止寻得一个贫穷老汉，担水营生，是个相老儿。原来这个相老儿年高八十，子息俱无，恐怕身没之事无人烧化钱纸，每日食用之外，剩得几文钱，尽数儿买了金银纸马，烧化在井泉旁边。有此一段缘故，钦差校尉拿来进见太宗。太宗审实了他的情词，赏他银子，他不要银子；赏他金子，他不要金子；赏他大官，他不愿做官。唐太宗传旨，敕建一座相国寺，奉他万年的香火。到今相国寺尚存。

“却说唐王许下了老龙超度，果真的要削发出家，前往西天雷音古刹，面佛求经。百官上表奏道：‘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既是前言要践，莫若张挂榜文，召集天下僧人，内中拣选个有德行的，代万岁取经，庶为两善。’唐太宗准奏，大张皇榜，召集天下僧人。果真的就有一个僧人，俗姓陈，金山寺长老拾得的，留养成人，法名光蕊，有德有行，竟往长安谒了皇榜，面见太宗。太宗大喜，封为御弟，赐名玄奘，

带了三个徒弟：一个是齐天大圣，一个是淌来僧，一个是朱八戒。师徒们前往西天取经。当得齐天大圣将我海龙王奏过天庭，封奏掌教释伽牟尼佛。故此奉佛牒文，撤去软水，借来硬水，才能过去。这今早晚两潮，有些硬水，间或的过得此水。”长老道：“我便不用你们撤去软水，你待何如？龙王道：“既是佛爷爷不要我们撤去软水，越加省力，小神敢不奉承。”

长老别了龙王，金光一耸，早已又在宝船上来了。只见天色将明，外面已自是元帅、天师都过莲台之上来了。国师心里想道：“你们只晓得来看，那晓得我和龙王磨了这一夜牙来。”心里这等讲，口里一边叫看茶。三宝老爷道：“不消吃茶罢，只求速些过去，就吃水也甜。”国师道：“不必催趲贫僧，你们只管传下将令，着大小船只尽行起锚，以水响为度。但听得船下水响，即忙的扯起篷来，望前径走，再无阻碍。”三位心上也不十分准信。只见将令已出，各船起锚。长老慢腾腾的走出船头上来，三位都跟将出来。长老慢慢的问声道：“各船上起的锚何如？”当有钦差校尉回报道：“各船上起锚已毕。只是船下水还不曾听见他响。”长老道：“你们站开来。”歇了一会，方才伸出手来，又歇了一会，方才溜出个钵盂来。又歇了一会，方才口里啖出两三声来。啖了这等两三声不至紧，天有些云，海有些雾，长老拳了两只脚，驼了一个弹弓背，轻轻的走到船头下，把个钵盂舀起了这等一钵盂儿水。须臾之间，船下的水微微的有些响声，各船上一齐拽起篷来，照前便走，如履平地一般。船上还有一等不知事的。说道：“只说甚么软水洋，鹅毛也载不起，似这等重大宝船也过了。”又有一等略知些事的，说道：“这个船行，都是我朱皇帝的洪福齐天，水神拥护如此。”这叫做是个耳闻是虚。只是三位老爷眼见的是实，眼见国师取了一钵盂儿水，眼见的大小宝船望前而行，

眼见的长老把个钵盂挂在天盘星上，那三位却才辞了长老而去。长老也不曾送他，只是吩咐钦差校尉仔细照管行船，吩咐徒弟非幻、徒孙云谷，同到千叶莲台上打坐。

却说那三位回船，都有些疑虑。三宝老爷说道：“敢是个掩眼法儿。”三宝老爷：“便是个法，却不是个掩眼法。”天师道：“这个法，我也猜详得他的着，不过是个天将天兵虚空撮过的手段。”王尚书道：“他那一钵盂的水，是怎么？”天师道：“那是个例子。常言道：‘十法九例，无例不成法。’”三宝老爷道：“我有个处。”即时差下蓝旗官禀过了国师，明日钵盂里的水，三位老爷还要来面见发放。长老早知其意，传言回道：“俟发放之日，请同三位老爷当面过来。”长老只在莲台上运神定气，听候宝船过洋。却又这个软水洋有八百里之远，急切里走不过去，只是喜得风恬浪静，稳载而行，正是：

征西诸将坐扁舟，晚照风烟万里收。一望海天成四塞，双垂日月浸中流。波翻箫鼓龙知避，水放桃花地共浮。闻道软洋难觅路，也应稳载下西牛。

却说碧峰长老坐在千叶莲台之上，收神运气，俟候宝船过洋。且喜得连日风平浪静，扬帆鼓楫而行。行了几日，长老心里知道软水将过，吩咐徒孙云谷，传命钦差校尉，请过三位来。天师早已知道将过软洋，会同两位元帅。三宝老爷道：“国师有请，不知甚么事因？”王尚书道：“不过是个发放钵盂的事因。”长老见了三位，便说道：“恭喜了！”三宝老爷道：“国师同喜。”长老道：“过了这个软水洋，是我和你下西洋第一个关隘。”老爷道：“多谢国师佛力。”长老道：“朝廷的洪福，贫僧何功？”道犹未了，只见钦差校尉报道：“船间之

下，已是清水泛流。”长老闻知，即时起身而出，到于天盘星上，取下了那一钵盂之水，拿在手里，口儿又是这等啵了两三声。三宝老爷终是有些疯子样儿，看见长老拿了钵盂，他快着口问道：“国师，你这个钵盂里的水，敢是个例子么？”长老轻轻的说道：“阿弥陀佛！元帅在上，不要小觑了这个钵盂。这八百里软水，都在我这一个钵盂之中。”这一句话儿说得不大不小，莫说是两位元帅吃惊，就是天师也老大的荡了些主意。长老轻轻的又啵了两声，把个钵盂里的水放将下去，就是倒泻天河，穿沙激石。放了半日工夫，才放得干净。二位元帅见之，才害怕哩！天师却才是死心倒地，扯着长老，只是磕头。长老道：“天师请尊重！怎么行这等的大礼？”天师道：“老师父佛力无边，伏乞师父指教一番。”长老道：“三位请坐下，容贫僧从直相禀。”

三位坐定。长老道：“这软水洋匹毛枝草，俱是载不起的。是贫僧出乎无奈，夜来撞入龙宫海藏之中，央浼龙王。龙王道：‘亘古至今，只是唐三藏西天取经，仗着齐天大圣，过了一遭。自后早晚两潮，有些硬水，却只容得一叶扁舟，怎么过得这等重大的宝船？果然要过去，也须是奉佛牒文，撤去软水，借来硬水，方才过得。’贫僧讨了他这一个口诀儿，才把钵儿舀起了软水，口儿里念动了真言，借些硬水，以此上才过得来。”天师又打了一个恭，唱了一个喏。王尚书道：“国师的钵盂挂在天盘星上，这是甚么佛法？”国师道：“八百里海水，终不然船上载得起，借着天盘星为因，其实的挂在天柱上。”三宝老爷道：“怎么这等一个钵盂，就盛得这许大的水？”长老道：“老元帅，你不记得水淹兜率宫，浪打灵霄殿的日子了？”天师道：“这就是我学生连烧了四十八道飞符的旧事。”大家反取笑了一场，这会分明取笑得有些意思。

猛然间蓝旗官报道：“前哨的战船险些儿一沉着底，喜得是回舵转篷，天风反旆，方才免了这一场沉溺之苦。”那个海路本等是险，这个报事的官却又凶，吓得三宝老爷一天忧闷，两泪双垂。王尚书道：“老元帅何事这等感伤哩？”老爷道：“咱原日挂印之时，也只图得为朝廷出力，为中国干功，倘得寸劳，或者名垂不朽。那晓得一路上有这些风浪，有这些崎岖，耽这些惊忧，受这些亏苦，终不然咱这一束老肋骨，肯断送在万里外障海之中！”王尚书道：“虽是路途险峻，赖有天师、国师，老元帅当自保重。”天师道：“凡事有国师在前，老元帅不必如此悲切。西来的路程，也只是这一个吸铁岭，过此俱是坦途。”三宝老爷得了这一段的劝解，歇了一会，问说道：“这便是吸铁岭么？”长老道：“便是。”老爷道：“这宝船是铁钉钉的，大小锚俱是铁铸的，刀枪剑戟都是铁打的，却怎么得过去？”长老道：“列位请回，过岭都在贫僧身上。”

即时送过了三位老爷，转到千叶莲台之上，写下了一道牒文，当天烧下。那道牒文，早有个直符使者奏事功曹，一直贡上凌霄宝殿玉帝位下亲投。却又有个左金童胡定教真人接着，问说道：“这牒文是那里来的？干甚么事的？”功曹道：“是南赡部洲朱皇帝驾下金碧峰下西洋，过吸铁岭，特来恳借天兵，搬运铁锚等件。”胡真人听知道“铁锚”二字，恰好又是个“买香囊吊泪，睹物伤情。”怎么叫做个“睹物伤情？”原来这个铁锚，都是他亲手自造。只见胡真人拿了这道牒文，竟自展开，奉上玉帝。玉帝看来，牒曰：

于维大明，三光协顺；暨我皇上，万国来王。帝道光华，宝篆启千年之景运；乾广璀璨，璇台符万寿之昌期。不忍国玺，陷彼西洋；爰命雄师，赫然东出。戈戟散飞蛇之电，鼓鼙掀震

垫之雷。鸣剑伊吾，扬帆海渚。胡吸铁之有岭，嗟破竹之无门。恭荐特性，用申短牒。望彤舆而敬止，祓玉座以绥安。愿假天兵，快兹戎器。庶鲸鲵就戮，见西海之无波；果氛沴顿消，得太阳之普照。无任延结，须牒施行。

玉帝看了牒文，即时准奏，传下一道玉旨，钦差三十六天罡，统领天兵四队，往西洋大海吸铁岭下，搬运宝船上铁锚兵器等项，不得有违。

玉旨已出，谁不遵依？只见三十六天罡领了天兵四队，竟自驾起祥云，望西洋大海而来。见了古佛，领了佛旨，把些宝船上的铁锚兵器，无论大小，无论多寡，一会儿都搬到西洋海子口上去了，各自驾转云回。长老心里又想道：“铁锚兵器虽是搬运去了，这些大小船只，却都是铁钉钉的。我身上的金翅吠琉璃，也要得个好力士，才用的快捷。”好个碧峰长老，念一声佛，佛法一时生，转身写了一个飞票，差了一个夏得海，竟投西海中龙宫海藏而去。只见西海龙王敖顺，接了佛爷爷这一个飞票，票说道：“票仰西海龙王，火速统领犀兕鳄伯一千水兽，前到宝船听候指使毋违。”龙王领了飞票，即时点齐一千水兽，统率前来，见了佛爷爷，禀说道：“适承飞票呼召，不知有何指挥？”长老道：“敬烦列位，替我把这些船只，抬过吸铁岭铁砂河，径往西洋海子口上。须在今夜，不得迟误鸡鸣。”龙王道：“抬便容易抬得，只是尽在今夜，似觉得限期太促了些。”长老道：“我还有你一个宝贝在这里。”龙王道：“正是，正是”若是佛爷爷拿出那个金翅吠琉璃来，照着前面后面，抬的便轻巧了。这五百里路，不消呼吸之间。”长老取出一个宝贝，交付龙王。龙王拿了这个宝贝，亲自领头。后面一千水兽抬了船只，一会的就是西洋海子口上。龙王交还了琉

璃，说道：“佛爷爷，这铁砂河今日经过了，这个宝贝却有十年不生铁，却有十年走得船。”长老道：“要他千万年走船。”

龙王拜辞，领着水兽而去。长老又坐在千叶莲台之上。

却说三宝老爷耽惊受怕，巴不得天明，来看长老的手段。及至天已微明，船上人都嘈嘈杂杂，你也说道：“不见了锚。”我也说道：“不见了锚。”有个说道：“失了的。”有个说道：“走了的。”有个说道：“飞了的。”一会儿战船上军士起来，又啰啰侗侗，你也说道：“不见了枪。”我也说道：“不见了剑。”张也说道：“不见了戟。”李也说道：“不见了刀。”一嚷嚷到三宝老爷耳朵里来。老爷又吃了一惊，说道：“这些锚和这些军器，想都是吸铁石儿吃吊了。”飞星差人报知王爷船上。王爷早已知道了，又飞星差人报知天师。天师早已知道了，又差人报知碧峰长老。只见长老船上的锚，照旧在船头上。校尉还不曾起来，传送官回复三宝老爷道：“某船如此，某船如此。”老爷道：“快请王爷同天师来。”只见王尚书会了天师，天师也不解其意，一同见了老爷。老爷道：“同去问国师就见明白。”长老接了三位老爷，笑了一笑道：“列位都为不见了铁锚军器而来。”老爷道：“敢是吸铁石儿吃吊了？”长老道：“岂有此理！是贫僧受了元帅均旨，费了一夜辛勤。我和我的船已自过了吸铁岭，这如今是西洋海子口上了。”老爷道：“吸铁岭有五百里之遥，如何一夜会过得？”长老把个牒文、飞票两项事，细说了一遍。三位老爷心下老大的吃惊，一齐的打恭，一齐的作揖，那一位不钦敬。老爷又问道：“天兵搬的铁锚在那里？”长老道：“在这西崖百步之内便是。”老爷传下将令，责令各船人夫、各船军士，前往崖上百步之内抬回锚来。这些人夫、军士跑上崖去，百步之内是有无限的锚，只是一个也抬不动。

却不知这个锚怎么样儿抬不动，又不知往后去这个锚怎么样儿抬得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天妃宫夜助天灯 张西塘先排阵势

诗曰：

将军远发凤凰城，日月回看帝座明。岂是仙槎穷异域，将因驷牡急王城。阳当九五飞龙出，甲拥三千跨海行。底事岭呼为吸铁，顽贪当为圣人清。

却说各船上人夫，各船上军士，得了将令，径投西崖之上百步内抬锚。锚便是有无数的在那里，只是一个也抬不起来。即时报与元帅老爷。老爷道：“这个锚抬不起来，也在国师身上。”长老道：“喜得不是驴鞍儿。”叫声云谷近前来，吩咐他：“取过甲马一百张，交与抬锚的，令他一个锚上贴一张甲马，抬了这一回，又将这一百张甲马，贴在那一百个锚上，抬将回来。周而复始，抬完了交付还我。”众人得了长老的甲马，一会儿尽数抬来，还了甲马。船上军人那一个不念声碧峰老爷佛法无边，那一个不念声碧峰老爷无量功德。王尚书道：“只此一事，莫大之功。”

即时拽篷开船。长老吩咐道：“目今已是西洋大海，前哨的务要小心，不得模糊，误事不便。”各船传示已毕。恰好行了这等一二日之间，只见海面宽阔，路径不明，且又是浮云蔽

天，太阳不见。前面了哨的两眼昏花，也不知何为天，也不知何为水，也不知那是东，那是西，也不知那是南，那是北。正是：云暗不知天早晚，眼花难认路高低。前哨的传与中军，中军的禀了元帅。三宝老爷心上又慌了。王尚书道：“老公公不消这等耽烦耽恼，纵有甚么不豁节处，还有国师担当。”道犹未了，只见乌天黑地，浪滚涛翻，正西上一阵狂风刮地而到。正是：

来无踪迹去无形，不辨渠从那处生。费尽宝船多少力，颠南倒北乱蓬瀛。

这一阵风不至紧，把这些前后船只打开了不成队伍，连天师的船也不在帮，连国师的船也不在帮，只是两只中军船还在一帮。三宝老爷却就埋怨王尚书，说道：“王老先儿，你只道是有个国师，今番你去寻个国师来也。”尚书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怎怕得这许多哩！”两位元帅虽强在辩论，风却是狂，浪却又大，船却也有些不豁节处。三宝老爷道：“怎么处哩？”王尚书道：“付之天命而已！”老爷道：“与其付之天命，不如拜天恳求他一番。”尚书道：“这也说得有理。”二位元帅即时跪着，稽首顿首，说道：“信士弟子郑某、王某，恭奉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钦差前往西洋，抚夷取宝，不料海洋之上风狂浪大，宝船将危，望乞天神俯垂护佑，回朝之日，永奉香灯。”祷告已毕，只见半空中划喇一声响，响声里吊下一个天神。天神手里拿着一笼红灯。明明白白听见那个天神喝道：“甚么人作风哩？”又喝声道：“甚么人作浪哩？”那天神却就有些妙处，喝声风，风就不见了风；喝声浪，浪就不见了浪。一会儿风平浪静，大小宝船渐渐的归帮。二位

元帅又跪着说道：“多谢神力扶持，再生之恩，报答不尽。伏望天神通一个名姓，待弟子等回朝之日，表奏朝廷，敕建祠宇，永受万年香火，以表弟子等区区之心。”只听得半空中那位尊神说道：“吾神天妃宫主是也。奉玉帝敕旨，永护大明国宝船。汝等日间瞻视太阳所行，夜来观盾红灯所在，永无疏失，福国庇民。”刚道了几句话儿，却又不见了这个红灯。须臾之间，太阳朗照，大小宝船齐来拢帮。天师、国师重聚。二位元帅叩头伸谢而起。这一节可见的朱皇帝万岁爷是个真命天子，宝船所在，百神护呵。正是：

天开景运，笃有道之曾孙；电绕神枢，受介福于王母。觚棱瑞蔼，闾阖胪传；诞绍洪图，丕承骏命。至仁育物，待秋而万宝来；盛德在躬，居所而众星拱。当立纲陈纪之始，为施仁发政之规。广文王有声之诗，载歌律吕；衍周公无逸之寿，虔祝华嵩。

却说行了数日，只见蓝旗官跪在中军帐下，禀道：“落篷下锚。”三宝老爷只说道：“又是甚么跷蹊险峻？”吃了一惊，也就不会答应。当有王公公在傍，问道：“甚么事落篷下锚？”蓝旗官道：“如今到了一个海口上，口上有许多的民船，岸上有一座石塔，塔下有许多的茅檐草舍，想必是个西洋国土了。故此禀过元帅爷，早早的落篷下锚罢。”老爷听知道到了西洋国土，却才放心，发放了蓝旗官，传下将令。收船之时，仍旧的前后左右四哨，仍旧的中军。即时请到王尚书、天师、国师，大家商议征进之策。尚书道：“须先差人探访一番，才议征进。”天师道：“老总兵之言有理。”老爷道：“似此一掌之地，何用探访他。”长老道：“贫僧适来问到土民了，此处只是个

海口，叫做哈密西关，往来番船舣舶之所。进西南上去，有百里之遥，才是个大国。怎么不要人去探访？”老爷道：“既是如此，差下五十名夜不收去访。”那五十名夜不收，钻天踏地，一会儿去，一会儿来，一齐复命。老爷道：“这是个甚么国？”夜不收道：“这个崖上，中间是一条小汊港儿，两岸上有百十家店房。那店房都是茅草盖的，房檐不过三尺之高，出入的低着头钻出钻入。路头上是一个石头砌的关，关门上写着‘哈密西关’四个大字。从关门而入，望西南上行，还有百十余里路，却才有个城郭。是小的们走到那个城门之下，只见他叠石为城，城下开着一个门，城上是个楼，城楼上挂着一面黑黢黢的牌，牌上粉写‘金莲宝象国’五个大字。是小的们要进城去，那把门的眼儿且是溜煞，就认着是远方来的，盘诘来历。小的们怕泄漏军情，取罪不便，故此就跑将回来。”老爷道：“看起来这是个金莲宝象国了。”即时传令诸将：兵分水陆二营，大张旗帜，昼则擂鼓摇旗，夜则高招挂起，朗唱更筹，务在缜密，比在南朝时倍加严谨，如违，军令施行。诸将得令，五营大都督移兵上崖，扎做一个大营，中军坐着是两位元帅，左先锋另下一营在左，右先锋另下一营在右，为犄角之势。四哨副都督仍旧在船上扎做一个水寨，分前后左右，中军坐着是国师、天师。

却说两位元帅高升中军宝帐，只见：

蓝对白，黑对红，鹅黄对魏紫，绿柳对青葱。角声悲塞月，旗影卷秋风。宝剑横天外，飞枪出海中。干戈横碧落，矛盾贵重瞳。弩箭缠星舍，雕弓失塞鸿。绿巍巍荷叶擎秋露，红灼灼天桃破故丛。一对对紫袍金带南山虎，一个个铁甲银盔北海龙。坐纛辉前，摆列着七十二层回子手；中军帐里，端坐下无天无

地一元戎。

三宝老爷传下将令，说道：“那一位将官敢统领上国天兵，先取金莲宝象国，建立这一阵头功？”道犹未了，帐下闪出一员大将，身長九尺，膀阔三停，黑面髭髯，虎头环眼，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连声说道：“末将不才，愿领天兵，先取金莲宝象国，首报效朝廷。”元帅老爷起头看时，只见是个现任征西左先锋，挂大将军之印，姓张名计，别号西塘，定远人也。原任南京羽林左卫都指挥。他是个将门之子，世胄之家，业擅韬铃，才兼文武。三宝老爷见之，满心欢喜，说道：“兵贵精而不贵多，将在谋而不在勇。丑夷叵测，黠虏难驯，张先锋你此行务在小心，免致疏虞，有伤国体。”张计道：“元帅放心，不劳嘱咐。”三宝老爷递酒三杯，军政司点付京军五百。只见一声炮响，擂鼓三通，扯起一面行军旗号，各哨官各按各方，各竖各方旗帜，吹动了惊天声的喇叭，各军呐喊三声。正是：鼓角连天震，威风动地来。竟奔金莲宝象国哈密西关而进。

却早有个巡关的小番叫做田田。吓得滚下关去，报与巡逻番总兵占的里。占的里正坐在牛皮帐下调遣小西飞，只见小番连声报道：“祸从天降，灾涌地来。”占的里道：“怎叫做‘祸从天降，灾涌地来’？”田田道：“小的职掌巡关，只见沿海一带有宝船千号，名将千员，大军百万，说是甚么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来甚么抚夷取宝。早有一员大将，统领着一彪人马，杀进关来，逼城而近，好怕人也。”占的里也是个晓得世事的，闻着这一场的凶报，沉思了半晌，说道：“没有此理。他南朝和我西番，隔着一个软水洋八百里，又隔着一个吸铁岭五百里，饶他插翅也是难飞。”道犹未了，只见又有一个细作小番叫做区连儿，跪着报道：“是小番去打听来，打

听得南来船上两个大元帅，坐着两号‘帅’字船，就是山么样儿长，就有山来样大，扯着两杆‘帅’字旗号，就有数百丈高，就有数百丈阔。一个元帅叫做个甚么三宝老爷，原是个出入禁闼，近侍龙颜，不当小可的。一个元帅叫做个甚么兵部王尚书，原是个职掌兵权，出生入死，又不是个小可的。”道犹未了，只见又有一个细作小番叫做奴文儿，忙忙的跪着报道：“是小番又去打听来，打听得南来船上还有一个道士，叫做甚么引化真人张天师。那天师虽不曾看见他的本领，只是宝船头上立着两大长牌，左边一面写着：‘天下诸神免见’，右边一面写着‘四海龙王免朝’。这个还不至紧，中间还有一面沉香木雕的鱼尾团牌，牌上写着一行朱砂大字，说道‘值日神将关元帅坛前听令’。”道犹未了，又只见一个细作小番叫做海弟宁儿，忙忙的跑将来，跪着说道：“小番也去打听来，打听得南来船上还有一个和尚。那和尚头上光秃秃，项下毛簇簇，叫做个甚么金碧峰，比道士还利害几十分哩！”占的里说道：“还利害几十分，不过是会吃人罢了！”海弟宁儿说道：“说甚么吃人的话，他有拆天补地之才，他有推山塞海之手，呼风唤雨，役鬼驱神，袖囤乾坤，怀揣日月。他前日出门之时，那南朝朱皇帝亲下龙床，拜他八拜，拜为护国国师。故此他的宝船上有三面大牌，中间牌上写着‘国师行台’，左边牌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右边牌上写着‘九天应元天尊’。”

这四递飞报，把个番总兵唬得魂离壳外，胆失胎中，说道：“无事不敢妄奏，有事不得不传。”连忙的带了茭叶冠，披了笠花布，竟去面奏番王。只见番王听知外面总兵官奏事，即忙戴上三山金花玲珑冠，披上洁白银花手巾布，穿上玳瑁朝履，束上八宝方带，两旁列了美女三四十人，竟坐朝堂之上，宣进总兵官来。番王道：“奏事的是谁？”总兵官道：“小臣是巡

逻番总兵占的里便是。”番王道：“有甚么军情？”占的里道：“小臣钦差巡逻哈密西关，只见沿海一带，平白地到了战船几千号，名将几千员，雄兵几百万，说道是南膳部洲朱皇帝驾下钦差两位大元帅，抚夷取宝。现有一员大将，领兵一枝，擂破了花腔战鼓，斜拽了锦乡狼旗，声声讨战，喊杀连天。故此后奏驾前，伏乞大王定夺。”番王听奏，想了一会，说道：“总兵官差矣，若是南膳部洲，他和我西番相隔了八百里软水洋，五百里吸铁岭，他怎么得这些船只军马过来？”占的里奏道：“所有我国巡哨的小番，三回四转报说道，南朝船上两个元帅，本领高强，十分利害。”番王道：“是个甚么元帅？”占的里奏道：“一个叫做甚么三宝老爷，他原是个出入禁闼，近侍君王的，不当小可。一个叫做甚么兵部王尚书，他原是个职掌兵权，出生入死，又不是个小可的。”番王道：“这也不为甚么高强，不为甚么利害。”占的里道：“还有两个人，本领越高加高强，利害越加十倍。”番王道：“是两个甚么人？”占的里道：“一个是道士，一个和尚。”番王闻知，大笑了一声，说道：“文官把笔安天下，武将持刀定太平。他既是个出家人，已超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有个甚么本领高强？他有个甚么十分利害？”占的里奏道：“那个道士不是个等闲的道士，号为天师。世上只有天大，他还是天的师父，却大也不大？他宝船上有一面大长牌，左边一面写着‘天下诸神免见’，右边一面写着‘四海龙王免朝’，中间一面写着‘值日神将关元帅坛前听令’。那个和尚也不是个等闲和尚，临行之时，南朝天可汗亲下龙床，拜他八拜，拜为护国国师。这个国师有拆天补地之才，有推山塞海之手，呼风唤雨，驾雾腾云，袖围乾坤，怀揣日月。”这一席话儿不至紧，把个番王唬得高山失脚，大海崩洲。高山失脚非为险，大海崩洲好一惊！

番王未及答应，只见守城的番官又来报道：“南朝将官吩咐手下军士，驾起一个甚么湘阳大炮，准备打破城墙也。”番王愈加惊惧，计无所出。当有左丞相李镇龙说道：“写封降表，投降便罢。”右丞相田补龙也说道：“写封降表，投降便罢。”只有三太子补的力站在龙床之下，说道：“俺国是一十八国的班头，西方国王的领袖，终不然是这等袖手而降。就是国中百姓，也不好看哩！”番王道：“若不投降，那里有南朝的雄兵？那里有南朝的大将？”三太子道：“俺国的军马也不是单弱的，俺国的刺仪王父子兵也不是容易的。”番王道，“争奈刺仪王父子又在昆仑山去了。”三太子道：“俺国数不合休，刺仪王父子早晚就回也。”

道犹未了，只见传事的小番报道：“今有刺仪王姜老星忽刺领了姜岱牙、姜代牙，父子们自昆仑山回还，特来见驾。”这一个归来见驾不至紧，有分教：

晴空轰霹雳，聚几群猛虎豺狼；平地滚风波，起无数毒蛇蟒。

番王听知道刺仪王父子见驾，喜不自胜，即时宣进朝来。三太子道：“俺国还是合该兴也。”番王道：“今有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两个元帅，统领战船千号，名将千员，雄兵百万，侵俺社稷。俺欲待写了降表，投降与他，却毁灭了国体。俺欲待擂鼓扬旗，与他争斗，争奈兵微将寡。卿意下何如！”三太子高声说道：“王爷差矣！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君命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俺这里堂堂大国，岂可轻易自损威风。”刺仪王道：“托大王的洪福，凭小臣的本事，只要大王与臣一枝人马，

前往哈密西关与他对阵，管教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旋。”番王道：“内中有一个道士、一个和尚，本领高强，十分利害。”三太子道：“父王好差，单只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刺仪王道：“凭着小臣这一枝画杆方天戟，若生擒了和尚，活捉了道士，若不攻上宝船，扫荡元帅，俺誓不回朝。”番王大喜，即时焚香祭天地，杀牛祭战鬼，点了番兵五千，付与刺仪王。临行时，递了三个裹簍叶的槟榔，赐了三杯咂瓮的佳酿，自送朝门之外。

好个刺仪王，领了五千番兵，一声牛角别力响，竟奔哈密西关而来。只见南朝军马，早已扎成一个阵势在那里。南军看见番兵蜂涌而来，早有左哨千户黄全彦到于中军请令，说道：“番兵行列不齐，行走错乱，道路挤塞，言语喧哗，乘其未定而击之，此以逸待劳之计也。”张先锋说道：“不可。夷人狡诈，信义不明。中国堂堂，恃有此‘信义’二字，若复欺其不见而取之，何以使南人不复反也？”道犹未了，番兵直逼阵前，高声搦战。先锋传令回复道：“今日天晚，各自安营，明早整兵来战。”

到于明早，先下战书，两军对列于旷野之中，各成阵势。南军阵上，旌旗摆列，队伍森严。三通鼓罢，张先锋乘马而出，只见：

凤翅盔缨一撇，鱼鳞甲锁连环。镶金嵌玉带狮蛮，兽面吞头双结。大杆钢刀摇拽，龙驹战马往还。将来头骨任饥餐，一点寒心似铁。

张先锋在中，上手是左哨千户黄全彦，下手是右哨千户许以诚。两个千户押住阵脚，探子马跑出军前，请对阵主番将打

话。只见番阵上门旗开处，两员番将分左右而出，各持兵器，立于两傍。次后将一对对，分列在门旗影里，中央拥出一员主将。只见：

胡帽连檐带日看，扎袖招裘挡雪寒。画杆方天戟，诈输人不识。金龙九口刀，慢说小儿曹。头大浑如斗，逢人开大口。

却说番将拥出中央。对南阵问道：“来将何人？”张先锋勒马近前，应声道：“吾乃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抚夷取宝征西大将军左先锋西塘张计的便是。你是何人？”番将道：“俺是西牛贺洲金莲宝象国占巴的赖御前官封刺仪王姜老星忽刺的便是。”张先锋道：“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承运，迅扫胡元，定鼎金陵，华夏一统，所有元顺帝白象驼玺入于西番，我们奉今万岁爷钦旨，宝船千号，名将千员，雄兵百万，二位元帅，一位天师、国师，远下西洋，一则安抚夷邦，二则探问玉玺，你们奉上通关牒文，献上玉玺，万事皆休。何故兴师动众，敢阻我们去路么？”老星忽刺道：“俺和你地分夷夏，天各一方，两不相干，焉得领兵犯我境界？你这都是生事四夷，非帝王远驭之术。岂不闻汉光武闭关谢西域乎！”张西塘道：“谈甚么今，博甚么古？奉上通关牒文，献上玉玺，万事皆休。若是半声不肯，却教你受我的大杆雁翎刀一场亏苦也。”姜老星道：“你休开这大口，说这大话，只说是偶然间从此经过，借几担粮食，求几担柴草，我这里便把三五担来赏你。若说甚么通关牒文，便要俺主御名签押，便是俺主降书降表一般。俺这国是西洋第一国，岂可无故投降于人？你说你的大杆雁翎刀，你还不认得俺的画杆方天戟。”张西塘道：“你有画杆方天戟，你敢来和我比个手么？”姜老星道：“呆者不来，来者不呆。

岂怕个‘比手’二字。”好番将，即时挺起画戟，直撞而来。张西塘举起雁翎刀，直奔而去。两马相交，两器并举，戟来刀去，刀往戟还，一上手就是五六十回，不分胜负。

只见南阵上鼓响三通，东南角上跑出一员大将来，全装摆甲，勒马相迎，高声叫道：“番狗羯，敢如此无礼么？”抡起一张宣花铜斧，直到番将的六阳狗头。只见番阵上也跑出一个番将来，青年大胆，手舞双刀，叫声道：“抢阵者何人？你岂不认得我姜二公子在这里么？”南将道：“我黄全彦的眼睛大些，那认得你甚么姜二公子！”两个人两骑马，两般武艺，抵手相交。

只见南阵上又是鼓响三通，西南角上又跑出一员大将来，全装摆甲，勒马相迎，高声叫道：“番奴，敢无礼！”掣出一条丈八神枪，直取番官首级。只见番阵上又跑出一个番将来，人强马壮，手架铁鞭，叫声道：“何人敢来抢阵？敢抢我姜三公子么？”南将道：“你是甚么姜三公子，你且来认一认我许以诚来。”两个人两骑马，两般武艺，抵手相交。

这一阵三员南将，三个番将，混杀一场。果是一场好杀也！只见：

人人凶暴，个个粗顽。凶暴的是九里山横死强徒，粗顽的三天门遭刑恶党。枪如急雨，刀似秋霜，刀林里猛然间风生虎啸。戟断残虹，戈横落日，戈戟中忽听得雾涌龙行。斜刺的不离喉管，竖砍的长依颈项，一冲一撞，浑如四鬼急环。这壁厢怒冲斗牛，那壁厢气满胸膛，一架一迎，俨似双龙戏宝。南阵耀武扬威，依行逐队，单的单，对的对，居然刹，子兵机。番夥里张牙舞爪，缩颈伸头，后的后，前的前，管甚么穰苴纪律。鼓声震地，炮响连天，阴沉沉，枉教他天空绝塞闻边雁。白

日昏霾，黄云惨淡，闹闹嚷嚷，直杀得水尽孤村见夜灯。一任的乱军中没头神，催命鬼，提刀仗剑，杀人放火，江豚吹浪夜还风。两家的门旗下斜地煞，直天罡，关星步斗，吸雾吞云，石燕拂衣晴欲雨。正是：城边人倚夕阳楼，城上云凝万古愁。山色不知秦苑废，水声空傍汉宫流。

却说南阵上三员南将，番阵上三个番将，混杀了几百合，不分胜负。斜日渐西，两家子各自鸣金收阵。张先锋道：“莫说此人全没用，也有三分鬼画符。明日须则设个计策儿去拿他。”

只见明日之间，两军对阵，姜老星出马，张西塘道：“为将之道，智力二字。有智斗智，有力斗力，昨日连战百十余合，量汝之力不足为也。汝既无力可施，必定有智足恃。我布下一个阵势，你可识得么？”

却不知张西塘布下的是个甚么阵势，又不知姜老星看见这个阵还认得是个甚么来回，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小王良单战番将 姜老星九口飞刀

诗曰：

大将原从将种生，英雄勇略镇边城。阵师颇牧机尤密，法授孙吴智更精。色动风云驱虎旅，声先雷电拥天兵。西洋一扫天山定，百万军中显姓名。

却说张西塘擂鼓摇旗，布成阵势，问声番将道：“你可认得我的阵么？”姜老星道：“俺夷人不认得甚么阵，全凭着画杆方天戟，杀得你血涌蓝关马不前。”张先锋道：“即是如此，你敢杀进来么？”姜老星掣过方天戟，一直杀过阵来。三公子姜佟牙说道：“杀过阵去，可曾预备着宝贝儿么？”姜老星一边的厮杀，一边的答应道：“齐整，齐整！”须臾之间，南阵上皂旗一层，单摆开两声，只见黑雾障天，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张先锋传下将令，活捉姜老星。姜老星左冲右突，不得脱身，却被南兵活活的捉将来。捉了姜老星，天清气朗。姜老星把个斗大的头来摇了两摇，只见肩膀子上（革各）鞞一声响，响里吊出九口飞刀，一齐奔着南军的身上。这些南军看见个事势不谐，各人奔命，各自逃生，那里又管甚么老星忽刺。恰好的猫儿踏破油瓶盖，一场快活一场空。张先锋

听知道走了番将，恨了几声，问众军道：“他的飞刀从何而来？”

众军道：“只看见他斗大的头摆了两摆，却就肩膀子上（革各）鞞一声响，响里吊出这九口飞刀来，竟奔到小的们身上。”

先锋道：“甚么还不曾伤人？”众人道：“是小的们舍命而跑，跑的快些，故此不曾受他的亏苦。”张先锋道：“怪的临阵之时，他儿子说道预备宝贝，原来就是九口飞刀的宝贝。自今以后，我与他交战，只看见他头摇脖子动，许多鸟銃手、火箭手一齐奔他。他说道是个宝贝，我们偏要坏他的宝贝。”

道犹未了，只见姜老星又来讨战。张先锋勒马相迎，两军对阵，射住阵脚。张先锋道：“为人在世上，既叫做个总兵官，怎么又抱头鼠窜而走？”姜老星道：“今后只是将对将，兵对兵，枪对枪，剑对剑，再不和你打甚么阵势，你看我再走也不走？”张先锋道：“口说无凭，做出便见。”说得个番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条画杆方天戟，杀将过来。张先锋一把大杆雁翎刀，杀将过去。战到四十余合，不分胜败。姜老星心生一计，拨转马头，落坡而走，口里说道：“张先锋，我且让你这一阵罢。”放开马径跑。张先锋心里想道：“要追将下去，怕他九口飞刀，若不追将下去，又不得成功。”为人都是贪名逐利的心胜，顾不得甚么刀，竟自追将下去。这一追，好似三星月下追韩信，九里山前捉霸王。那番将听得后面马铃儿渐渐的响，料是追我者近也，把个头儿摇了一摇。喜的张先锋眼儿溜煞，看见他头摇，拨转马头便走。及至九口飞刀进将出来，张先锋连人连马，不知走到了那里，那里却又是鸟銃、火箭一齐而发。番官叹上一口气，叫一声天，竟自回去。几番讨战，几番诈败，几番飞刀，只是不奈张先锋何。却是张先锋也不及奈何得他哩。一连数日，迄无成功，张先锋道：“似此难赢，怎么下得番，取得宝？不免去见元帅，别选良将，别出奇

兵，才是个道理。”张先锋回船，一面留下将令，不许诸将擅自离营厮杀，如违军令施行。

先锋才去，番将就来讨战，营里虚张旗鼓，并没有个将官出来。姜老星说道：“你们怕的厮杀，不如安稳在南朝罢，却又到俺西番来寻个甚么死哩！”他就来来往往，絮絮叨叨。营里却有一班招募的子弟，人人雄壮，个个英明，听不过他的琐碎，大家说道：“似此番狗奴，敢说这等大话！自古道：‘三拳不及四手，四手不及人多。’我和你拼命杀他一场。”说起一个“杀”字儿来，正叫做是出兵不由将，一涌而出。人多马众，将勇兵强，黄草坡前摇旗呐喊，把那老星忽刺一裹，裹在垓心里面。就是众虎攒羊，那消个张牙露爪；飞虫触火，不过是损灭其身。倒是亏了这个姜老星，困在垓心里面，一匹马横冲四下，一杆戟混战八方。正在危急之时，只听得西南角上一彪人马杀将进来，当先一员番将口里说道：“休得伤俺父亲，还有俺姜岱牙在这里。”道犹未了，东南角上一彪人马杀将进来，当先一员番将，口里说道：“休得伤俺父亲，还有俺姜代牙在这里。”三员番将内外夹攻，方才救得个姜老星出去。

姜老星得了命，出了重围，放开马，望坡下只是一个跑。这些子弟兵却又不肯放他，你也指望拿了姜老星，你是头功，我也指望拿了姜星，我是头功。那晓得姜老星是个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他算计着这些追俺的将次近身，就口里念动真言，宣动密咒，把个头儿略节的摇了一下，只见明晃晃九口飞刀望空而起。这些子弟兵看见九口飞刀望空而起，唬得心旌摇拽，意树昏迷。心旌摇拽随风荡，意树昏迷带雨沉。拨回马便走。一时间那里走得这许多？及到了本营，原是十六个子弟兵赶将去，就只有七个子弟兵没伤，这九个也有砍了盔的，也有砍了甲的，也有伤了指头的，也有伤了膀子的，也有

伤了耳朵的，也有伤了鼻子的，也有伤了枪杆的，也有伤了刀鞘的。这叫做是个有兴而去，没兴而回。

坐犹未定，只见姜老星又在阵前讨战，口里不干不净，说短道长。这十六个子弟兵你也说道去，我也说道去，身子儿却是你也懒丝丝，我也懒丝丝。早已激发了一个金吾前卫指挥王明，他听不过姜老星的闲言碎语，激得他就爆跳如雷。他一条枪，一匹马，竟奔阵外杀去。那姜老星飏地来迎。两个人不通名姓，不叙闲话，只是厮杀。杀到五十合，姜老星力气不加，画戟乱戮。王明越加精神，越加细密，那一条枪相将将是银龙护体，玉蟒遮身，实指望一枪戮透了番奴的肋。那晓得姜老星不是个对头，拨马便走。王明促马相追。走的走得紧，追的追得紧；走的走得忙，追的追得忙。姜老星却又弄了一个术法，只见九口飞刀望空而起。王明不曾预备得，看见九口飞刀一齐奔他，他便勒住了马不走，只凭着这一杆枪，团团转转，就象一面藤牌。那九口飞刀，他就架一个七打八，只有末后一口刀独下得迟，他只说是飞刀尽了，不曾支持，却就吃了这一苦，把只左手伤了一下，虽不为害，终是护疼，举止不便。却说姜老堂看见王明一杆枪架住了九口飞刀，吓得他魂飘天外，魄散九霄，声声说道：“南朝好将官也！饶我们通神会法，也没奈他何。”收了九口飞刀，回阵而去。

这两场厮杀不至紧，早有蓝旗官报上宝船上来。元帅说道：“故违军令，王法无私。”一时间，拿到了一班子弟兵并王明等，限即时枭首示众。刀尚未开，早已帐下闪出一个年小的将，跑将过来，未曾跪下，先自两眼泪抛，鹤唳猿啼，号天大哭，高叫道：“元帅老爷刀下留人！屈情上诉。”元帅道：“你是甚么人，敢在这里号咷大哭？”小将道：“小的是南京金吾前卫指挥王明之子王良。今有杀父之冤，不得不诉。”元帅道：

“你父亲故违军令，理令梟首示众，何得为冤？”王良道：“将以当先为勇，军以克敌为功。方今元帅老爷提兵海外，不憚勤劳，却实指望万里封侯，立功异域。这金莲宝象国不过是一个番国，这姜老星忽刺不过是一个番将，这九口飞刀不过是一个妖术，他敢于如此倔强，阻我去路么？老元帅为九重之股肱，三军之司命，独不思悬重赏，募异材，破拘挛，殄兹凶顽，用彰天伐，而反执小令，守小信，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况且今日之功甚大，败之易，成之难；天之生才有数，杀之易，得之难。伏乞元帅天恩，赦宥诸臣死罪，容其立功异日，自赎前愆，小的不胜战栗待命之至。”三宝老爷道：“赏罚是公事，救父是私情。你话儿虽说得好，也难道以私害公？”王良道：“缙紫一女子且能上书，没身救父，况兼小的是个男儿，略通武艺，岂可坐视父兄之死而不救乎！小的情愿单枪匹马，生擒番将，报父之仇，赎父之罪，伏乞元帅天恩。”三宝老爷道：“将功赎罪的话儿还说得通。”即时传下将令，违令将官免死，应袭王良出马立功。王良即的披挂，绰枪上马，你看他：

生长将门有种，孙吴妙算胸藏。青年武艺实高强，寇贼闻风胆丧。上阵能骑劣马，冲锋惯用长枪。千军万马怎拦当，梓潼帝君模样。

好个王良，浑身披挂，绰枪上马，竟奔前来。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大喝一声：“番将何在？”姜老星早已画戟相迎，说道：“小将军是那里来的？愿通姓名。”王良喝一声道：“（口走）！番狗奴，你岂认得我是南朝总兵官大元帅麾下都指挥王明长公子应袭王良？”姜老星道：“就说是王良便罢，说了这许多根脚怎的？”王良骂道：“我和你南山之竹，节节是

仇；东海之涛，声声是恨！为你这个番狗奴，险些儿丧了我父亲一命。”道犹未了，掣出那一杆嵌银枪，直取姜老星首级。好个姜老星，看见他的枪来，即时举起那杆方天戟，架住了他的枪。王良道：“番狗奴，这一枪是你输了。”番官道：“未曾举手交锋，怎见得是俺输？”王良道：“你既不输，为何双手架住？”姜老星道：“不是俺双手架住，适来看见你年方一十四五岁，口上乳腥尚臭，顶上胎发犹存，我欲待杀了你这个小畜生，肉不中吃，血不中饮。昨日汝父尚然受我一亏，量汝何足道哉！饶汝性命回去，报与总兵官知道，叫他早早退下宝船，招回人马，万事皆休。若说半个不字，俺即时攻上船来，把你这些大小官军，俱为刀下之鬼。”王应袭大怒，喝声道：“哇！你这番狗奴，焉敢小觑于我。”掣过嵌银枪来，照着番官便戮。番官说道：“俺本待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俺道昨日既伤其父，不可今日又伤其子，谁想你这个冤家反要来讨死。”连忙的举起画戟，劈面相迎。两军摇旗擂鼓，呐喊连天，真好一场大杀也。你看他：

响咚咚陈皮鼓打，血淋淋旗磨朱砂。槟榔马上要活拿，就把人参半夏。暗里防风鬼箭，乌头桔梗飞抓。直杀得他父子染黄沙，只为地黄天子驾。

姜老星看见王良年纪虽小，枪法甚精，心里想道：“除非是旧对子，才得这个小冤家下场。”对时拨转马头，诈败下阵而去。王良早已知其情，大喝一声道：“哇！番狗奴，你今日输阵与我了。”番官道：“权且让你这一个头功。”番官一边走马，一连转头，实指望王良赶他下去，中他九口飞。王良只是一个不赶，那怕他飞刀飞不到他身上来。明日又战，番官又诈败，王良又是不赶。

如此者一连两三日，王良心里想道：“这番狗奴只是会飞刀，我若不卖一撇与他看着，他不晓得我的本领高强。”明日两军对敌，番官又诈败而走。王良高声叫道：“番狗奴，你这个诱敌之法，瞒不过我了。我那怕你甚么飞刀，你且站着飞来我看。”番官即时勒转马来，说道：“你既是不怕飞刀，怎么不敢赶俺？”王良道：“赶你便中你之计，觉的我愚；不怕飞刀，是我的本领，见得我好。”番官道：“我飞来与你看着。”王良道：“你且飞来。”番官口里念动真言，宣动密咒，把个斗大的头来摇了两摇，只见九口飞刀望空而起，第四口竟奔到王良身一上来。好王良，那放个飞刀在心上，本是他的眼睛儿快，本领儿高，照着那口刀一枪撇去，一撇撇在二十五里之外，复手来一枪，就在番官身上。番官慌忙的收了刀，画戟相迎。一往一来，一冲一撞。

两个人正在酣战，不分胜负，只听得东南角上鼓声震地，喊杀连天。番官起头一望，早已是南朝一员大将来也：

自小精通武略，从来惯习兵书。状元御笔我先除，赫赫名传紫署。丈八长枪谁抵？穿杨箭发无虚。降龙伏虎有神图，海外立功报主。

姜老星看见南朝添了一员大将，他情知是个好汉不敌两手，丢下了王良，拨转马便走。来将高声叫道：“好番将，你这一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番将听知是个说书的，心上略安稳些，勒住马回头一看，只见门旗影里，军仗森严，四盖八麾，双旌坐纛，中间有一面牙旗，牙旗上写着一行大字，说道“征西后营大都督武状元唐英”。番官心里想道：“即是个武状元，此人必定文武兼资，超群出众的豪杰，今番

不可轻敌也。”再又勒住马看上一回，只见旌旗闪闪，中央坐着个武状元：

戴一顶三叉四缝五瓣六楞，护胸遮头，拦枪抵箭，水磨凤翅银盔。披一领老君炉烧炼成的欺寒冰，餐瑞雪，九吞头，十八扎，柳叶砌成金锁甲。衬一件巧女妆，绣女描，前后獬豸，销金补子，左鸾右凤，双朝日月，剪绒碎锦紫襦袍。系一件茜珠英，攒八宝，嵌珍珠，拖玛瑙，钮扣纽门，倒搭银钩，玲珑剔透喷花带。悬两面照耀乾坤，光辉日月，走妖魔，亲凤侣，左吞头，右吞口，掩心前后镜青铜。围一条满天红，双折摆，左走兽，右飞禽，霜敲玉兔，电闪蟾蜍，两幅战裙双凤舞。右手下，带一张稍不长，靶不短，控金钩，填玉碗，上阵长推九个满，通梢挺直宝雕弓。插几枝剌人心，摘人胆，捻一捻，转千转，射去长行一里半，水银灌杆攒竹箭。右手下，带一根逢人伤，逢虎伤，老伤亡，少伤亡，水磨竹节嵌铜鞭。挎一口嵌七星，沙鱼鞘，砍杀龙，砍杀虎，吹毛利刃丧门剑。正叫做十年前是一书生，仗钺登坛领重兵。葱岭射雕双碛暗，交河牧马阵云明。羽书火速连边塞，露布星驰入汉城。挂印封侯今日事，十年前是一书生。

番官见之，已自有了三分惧怕，高声叫道：“来将何人？愿留名姓。”来将道：“吾乃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抚夷取宝征西后营大都督武状元浪子唐英。”姜老星忽刺心里想道：“此人面如傅粉，唇似抹朱，清清秀秀的人品，却又打着武官的旗号，又说着武官的出身，莫非是个说客？待俺探他一探儿，看是怎么。”思想已定，却才开口问道：“你既是个武状元，来此有何话说？”唐状元道：“你何人？”番官道：

“俺是西牛贺洲金莲宝象国占巴的赖御前官封刺仪王姜老星忽刺的便是。”唐状元道：“你既是个刺仪王，是个天王之称，位居极品，岂不知机？”姜老星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俺岂不知机？”唐状元道：“我天兵西下经过你这小邦，我又不是占你的城池，我又不是灭你的社稷，不过是要你一张通关牒文，问你可有传国玉玺。如有玉玺，献将出来；如无玉玺，你便写下一张降表，亲到宝船见我元帅，我兵再往他国，别作道理。你焉敢执拗抗违，卖弄小术，连日统领兵卒，糜烂小民。你既知机，岂不知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国。我这宝船上谋臣如雨，猛将如云，歼你这个小将，如折柳穿鱼；灭你这个小国，如泰山压卵。只是你他日噬脐，悔之晚矣。你与我作速的退兵进城，送上通关牒文来，还不失知机之智。”姜老星听知这一席的话儿，心里想道：“此人果是个说客。虽是一篇夸诞之词，其实的却有几分道理。但有一件事在中间不当稳便，当原日俺在国王面前夸口说道，要生擒和尚，活捉道士，今日岂可遇着这等一个说客，却自轻易回兵？莫若还与他交战一场，再作区处。”思想已定，喝声道：“你既是个状元，怎么把这个虚词来谎我？我不知机，只晓得厮杀。”道犹未了，一枝画杆方天戟早已刺到唐状元跟前。唐状元举枪架住，骂道：“你这番狗官，我说你是个知彼知己的，原来是一个草木匹夫。我唐状元岂是个怕你的？若不生擒这贼，誓不回兵。”好一个唐状元，掣过那一条带血滚银枪：

左五五右六六，上三下四相遮。扬前抵后没分差，雪片梨花雨打。武艺九边首选，文章四海名夸。孙吴伊吕属吾家，枪法岂在人下。

姜老星看见唐状元这一杆枪，就是泰山一般相似，心里想道：“此人枪法甚精，只在俺上，不在俺下，果是南朝一员名将也。”不敢怠慢，这个画杆方天戟越加用心，一来一往，一架一拦，大战百十余回，不分胜负。唐状元心里想道：“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这番狗奴也有三分鬼画符，不免用个奇计胜他。”眉头一蹙，计上心来。正在大战之时，把根滚银枪虚晃了一晃，放开马下阵而跑。番官看见唐状元败阵下去，心里想道：“此人诈败而去，我若是赶他，不免中他诡计；我若是不赶他，我便怯阵，不见得我的本领高强。还有一件，饶他诡计，不过是个回马枪、回马箭，在意提防他便是。”好番官，放心大胆赶下阵来。唐状元看见番官赶下阵来，心中暗喜，撒下了带血滚银枪，取过那一张通梢挺直宝雕弓，塔上那一枝水银灌杆攒竹箭。正是弓如满月，箭似流星，（革各）鞞一声响，早已射中了番将的心窝儿里面。好番将，卖弄他的手段，把马望左夹一夹，左手就绰住了这一枝箭。唐状元的箭是个百发百中的，他曾在金钱眼里翻筋斗，也曾把半风道士穿胸走，也曾把百步垂杨开大口，也曾把红心队里阴阳剖，何愁有个不中的。方才放马过来，欲待枭了番官的首级，只见番官把那一枝箭捻在手里看哩，唐英大惊失色，心里想道：“岂有我的箭绰在他手里之理？”连忙的取下第二枝箭，只听着声响，早已射将过来。番官把个马往右夹一夹，右手又绰住了这一枝箭。唐状元大怒，说道：“好番奴，敢两手绰住了我两枝箭。”喝一声“看箭”，早已锁喉一箭飞来。原来这个番官又巧显他一个手段，卖弄他一个聪明，也不用左手，也不用右手，尽着那个斗大的头，张开那个狮子口，一口就绰住了那一枝箭。这一枝箭射成一个麋鹿衔花的故事，把个唐状元见之，又恼又好笑。

却说那个番官绰了三枝箭，拿在手里，轻轻的拗做六枝。

唐英见之，越加大怒，骂说道：“番贱奴！敢折我宝贝。不斩此贼，誓不回船。”捻过枪来，直取番官首级。番官挺戟相迎，两家又战了三四十合，不分胜负。番官却又来费手，把个戟虚晃了一晃，竟败阵而走。唐状元心里想道：“这番奴诈败假输，奉承我九口飞刀的术法，这吕太后的筵席好狠哩！只一件来，我不赶他下去，我反不如他了。”好个唐状元，放开马赶他下去。姜老星看见唐状元赶下来，心中暗喜，连忙的口里念动真言，讽动密语，把个头儿摇了一摇，那九口飞刀望空而起。唐状元正然迫下阵来，只听得半空中呼呼的响，料应是九口飞刀下来，即时取弓在手，搭箭当弦。却好的就是第一口刀，他照着那刀，铛的一响，射落在地。番官看见唐状元射落了他的飞刀，心里想道：“我这飞刀自祖宗以来，传流了七八十代，并没有个脱白的，今番却不济事了。连日之间，不曾伤得南朝一个将官。昨日被那小将军打了一枪，今日又被这状元射了一箭，你这飞刀虽有若无了。正在夷狄之有刀，不如诸夏之无也。”眉头一蹙，恨上心来。正待把戟分开，那晓得唐状元猛空一箭。好番官，急忙里闪个空，高声叫道：“似此暗箭伤人，不为高手。”唐状元道：“就凭你说个高手来。”番官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这才是个高手。”唐状元道：“悉凭你说来说是。”番官道：“若依俺说来，两家对面相迎，约去百步之远，勒住马，拽满弓，一递三箭。”唐状元道：“就是对面相迎，就是百步之远，就勒住马，就拽满弓，你就射我三箭起。”番官道：“还不是这等射。”唐英道：“你还要怎么射哩？”番官道：“一不许枪拨，二不许刀拦，三不许剑遮，四不许弓打。正是生铁补锅，看各的人手段。”唐状元道：“你若是输了之时，却不要反悔。”番官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有反悔之理。”唐状元道：“我做个靶子，你射来。”番官

道：“就俺做个靶子，你射来。”

这一番对面比射，却不知谁先谁后，又不知谁胜谁输，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唐状元射杀老星 姜金定囤淹四将

诗曰：

君子雍容揖逊行，射将观德便多争。一枝贯虱诸人美，百步穿杨众口称。后羿仰天乌殒落，薛仁交阵马飞腾。边城今见胡尘静，多感将军手段精。

却说一个唐状元，一个姜老星，两家对阵，取弓在手，搭箭当弦。唐英道：“我做个靶子，你射来。”番将道：“俺做个靶子，你射来。”唐状元道：“恭敬不如从命，恕僭了。”取弓搭箭，对着番官哼嚦嚦一箭过去。番官把个左眼瞪了一瞪，那枝箭望左边地下去了。唐英道：“好跷蹊，我的箭焉得偏左？”急忙的射过第二箭去。那番官把个右眼眨了一眨，那枝箭望右边地下去了。唐状元道：“好古怪，怎么我的箭会偏右？”第三箭看得清，去得轻，多管是结果了番官也。那晓得番官把两只眼齐瞪了一瞪，那枝箭儿竟望马前地下去了。唐英心里想道：“这冤家不是头了。”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只见番官道：“今番该俺射你了。”唐英道：“且慢。”番官道：“你射了俺三箭，应该俺射你三箭，怎么说道且慢？”唐英道：“我南朝人不进军门便罢，若进了军门，从三岁五岁就学个复箭法起。

”番官道：“怎么叫做个复箭法？”唐管道：“是你方才眼瞪左，箭落左，眼瞪右，箭落右；眼双瞪，箭落马前。这却不是个复箭之法？”番官道：“原来你也晓得些。”唐英道：“此等何足为奇。”番官道：“还有甚么奇的？”唐英道：“我南朝还有三枝箭，莫说是你眼不曾见，就是你耳也不曾闻。”番官道：“好胡谰哩！有个甚么三枝箭，眼不曾见，耳不曾闻？”唐英道：“我南朝这三箭，非是我夸口所说，头一箭射天，就射得天叫；第二箭射山，就射得山崩；第三箭射石头，就射得石头粉烂。”番官听知，大笑了一声，说道：“好胡谰！自古到今，那里有个天会射得叫哩？”唐英道：“口说无凭，做出来便见。”番官道：“既是做出来便见，俺也不要你射山，俺也不要你射石头，你只把个天射得叫来与俺听着。若是射得天叫，俺即时下马投降，举国降书降表，送上宝船，不费你丝毫之力。若是射不得天叫，你却下马投降于我。军中却无戏言。”唐英道：“你不要走，待我射来与你看着。”番将道：“怎么我走？正要看你射天。只怕你射天天不叫，教你入地地无门。”原来军伍中随身有三绷箭，第一绷是狼牙枣子箭，第二绷是一寸二分阔的铲马箭，第三绷是响扑头箭。唐状元心聪计巧，叫一声：“我射的天叫，你看来。”此时正是西南风，他却把马勒在东北上，望空着力一射。扑头箭原是响的，迎着风越加声响，只听得半空中呼呼的好响哩。那姜老星到底是个番国里的人，有三分雅气，听得声响，只说真个射得天叫，抬起头来瞧着上面。那晓得唐状元闹中夺趣，暗里偷情，急忙的取出第二绷一寸二分阔的铲马箭，照着番官锁喉一箭，把个斗大的头就是切葫芦的样子，一铲铲将下去。唐状元掉了这个番头，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早已有个蓝族官报与宝船上总兵官知道。唐状元算下西洋第一功，喜酒彩旗，金花色缎，南船上欢

声动地。

却可怜小西番报了番王说道：“祸事临门，一来不小。”番王唬得魂不附体，问道：“怎么祸来不小？”小番道：“刺仪王出马，却被南朝一个甚么唐状元砍了头去，五千名番兵尽为齑粉。”左丞相李镇龙笑了一笑，说道：“砍了姜老星，今番又多个大头鬼了。”番王道：“好丞相，国事通不知，只晓得鬼打钹。俺如今江山不稳，社稷不牢，早知有此灾祸，当初只是写一道降书降表，万事皆休。”却又是三太子在傍说道：“胜败兵家之常。伯王百战百胜，一败而失天下，汉王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岂可以此小挫，顿失大事？伏乞父王宽解。”番王道：“既如此，作急传下旨意，责令各总兵官，谁敢领兵前去与朕分忧？”道犹未了，只见班部中闪出一位青年小将，年方二十，约长八尺，眼横秋水，头戴金盔，身着皂袍，腰垂玉带，啼啼哭哭，跪伏金阶奏道：“俺王在上，末将不才，愿领一支番兵，前退南朝人马，活捉唐英，碎尸万段，以报父仇。”番王起头看来，乃姜老星忽刺二公子姜儆牙。番王素知他父子们本领高强，心中大喜，递酒三杯，少壮行色。临行又叮嘱道：“南人文武全才，智勇双备，你务在小心。”姜儆牙道：“不斩南将，誓不回朝。”

即时点齐军马；奔出关来，黄草坡前摆开阵势，高叫道：“你们巡船小校，探事儿郎，早早报与总兵官知道，教那甚么唐状元出来受死。”唐英知道，一马一枪，离船相敌。姜儆牙道：“来将何人？通名与俺。”唐英道：“你岂不知我唐状元的大名，如雷灌耳。你这黄口稚子，从何而来？”番将道：“俺是姜总兵二公子姜儆牙的便是。甘罗十二为丞相，岂不是稚子乎？”唐英道：“稚子乳臭，来此何干？”姜儆牙道：“亲父之仇，不得不报。”声犹未绝，一张金湛斧飞来，直到唐英。

好唐状元，掣枪急架，两下交锋三十余合，不分胜负，番将心生毒计，把个金湛斧晃了一晃，败阵而去。唐英仗了破竹之威，那里把这个小伙儿放在心上？撇开马竟追下去。姜儆牙看见唐英追他下阵，心中暗喜，连忙的褪了头上金盔，抖乱了青丝细发，念动真言，宣动密语，喝声道：“疾风不到，等待何时！”只见西南上狂风大作，四面八方飞砂走石，乱打将来。起初只有石子儿大，次后就有鸡卵般粗，就把个唐状元披头散发，甲卸盔歪，竟投宝船而去。

坐犹未稳，小番将又来讨战。中军帐传出将令：“谁敢领兵出战？”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原来是征西副将军右先锋刘荫，跨刀上马；只见班部中又闪出一员大将，原来是征西中营大都督王堂，绰枪上马：

两员将将似金刚，两顶盔盔攒凤翅，两领甲甲挂龙鳞，两件袍袍腥血染，两条带带束玲珑，两张弓弓弯秋月，两绷箭箭插流星；两匹马翻江搅海，两般兵器取命摄魂。

那番将须则是小小的年纪，仗了些妖兵，倚着些邪术，那怕甚么南朝的将军。正叫是初生兔儿不识虎。看见两个将官下来，他便举斧相迎，口里说道：“适来唐状元且大败而去，何惧于汝乎！”刘荫道：“这等一个小番，胡敢放开这大口，敢说这大话？”王堂道：“秤锤虽小压千斤，我和你也要提防他些。”刘荫道：“甚么提防？只是蛮杀他下去。”那一个小番胡，怎么当得这两个大将，一上手就是走。二将赶下去，他便褪下了金箍，抖散了头发，念动真言，讽动密咒，喝声“风”，就是风，果然的就是飞砂走石，劈面抓头。

却说这两个将军又比唐状元不同，偏不怕风，偏不怕砂灰，

偏不怕石子儿，迎着风，顶着砂灰、石子儿，只是一个杀，把个姜儆牙直杀得没有个存身之地，只得望前而走。走了这等一会儿，风清气朗，两员大将却又一并砍杀将去。姜儆牙杀慌了，却又褪下金箍，抖散头发，念动真言，宣动密咒，喝声“风”，又是一阵风，飞砂走石，劈面抓头。这两个将军又迎着风，又顶着砂灰、石子儿厮杀，杀得个姜儆牙没有存身之地，又只得望前而走。三回四转，杀的杀得转精转神，只是金箍得烦琐了，头发抖得烦琐了，咒语念得烦琐了，神通都不灵验，口嘴都不准信。姜儆牙慌了，落草坡而走。

这两位将军尽力赶将前去，看看的赶上，约有一跃之地，王堂伸长了手，狠着是还他一枪，实指望结果了小番胡。那晓得斜刺里又有一个小番胡横刀跃马而出，举刀架住长枪，王堂道：“来者何人？”小番道：“俺乃姜总兵三公子姜代牙的便是。你南朝人好心歹哩！前日既伤俺父，今日又欲致伤俺兄，这冤家不可结尽罢！”王堂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我天兵西下，你何敢谋动干戈，挡吾去路！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刘荫道：“那听他的胡言，我和你只晓得杀。”一枪一刀，这个姜代牙也不挡手，连战了两回，拨转马便走。赶上去一枪，姜代牙把个旗儿望左闪，一枪戮一个空。赶上去一刀，姜代牙把个旗儿望右闪，一刀砍一个空。刘荫道：“小番奴，你既是这等会撮空，你站着不走，我就说你是个好汉。”姜代牙道：“站着不走，有何难处！俺便站着，看你何如俺哩！”好个姜代牙，即时站着。刘荫对面站着偏左，王堂对面站着偏右，站成一个品字的模样，王堂先试一枪，姜代牙旗儿左闪，一枪戮一个空。刘荫再砍一刀，姜代牙旗儿右闪，一刀砍一个空。一枪空，百枪空；一刀空，百刀空。姜代牙心里想道：“似俺有如此撮空之法，那怕他南朝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其奈我何！”

那晓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猛空里一个黑面阎罗王举起一把狼牙棒，照着顶阳骨上簪一声响，早已打得个脑盖天灵俱粉碎。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姜代牙又在面前褪箍念咒，他跑着念就好，却又是站着念，早被这个黑面阎罗王举起那根狼牙棒，照着鼻梁骨上簪一声响，早已打得个乌珠凹骨尽分开。原来这个黑面阎罗王现任征西前哨副都督，姓张名柏，按上方黑煞神临凡。九尺之躯，千斤之力，面如涂漆，声若巨雷，铁作幞头，朱红抹额，乌牛角带，深皂罗袍。手中使的狼牙棒，本是铁梨木做的杆子，周围有八十四根狼牙钉，故此叫做狼牙棒。就有八十四斤多重。他正在勒马巡河，闻说道番将费嘴，故此怒发雷霆，前来助阵，一棒一个，打发了两个番官过作。刘荫、王堂称羡不尽，一齐金镫响，都唱凯歌归。

却说小西番又报上番王说道：“祸事又来了，祸事又来了！”番王又吃了一惊，说道：“甚么祸事又来了？”小番道：“所有姜二公子姜儆牙，姜三公子姜代牙，却被南朝带来的黑面阎罗王一捶一个，俱已捶成肉泥了。”番王道：“好闷死人也。若是早写降书降表，怎至于此。”正是：闷似湘江水，涓涓不断流。番王叫声：“三太子在那里？”三太子应声道：“有！”番王道：“今朝祸事临门，你与俺去解着。”三太子道：“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做孩儿的便行，何惧之有！”一边装束，一边上马。

只见一个小女子浑身挂孝，两泪如麻，跪着三太子的马前，奏道：“不劳太子大驾亲征，婢妾不才，情愿领兵出阵，上报国家大恩，下报父兄之仇。”番王道：“你是个甚么人？”女人道：“婢妾是刺仪王姜老星忽刺之女，二公子姜儆牙、三公子姜代牙之妹，叫做姜金定是也。妾父兄俱丧于南将之手，誓不共戴天，望乞我王怜察。”番王道：“你是个女子之身，三

把梳头，两截穿衣，怎么会抡枪舞剑，上阵杀人？”姜金定说道：“木兰女代父征西，岂不是个女子？姜自幼跟随父兄，身亲戎马，武艺熟娴，韬略尽晓。更遇神师传授，通天达地，出幽入冥。”番王道：“也自要小心些。”姜金定道：“若不生擒僧人，活捉道士，若不拿住唐英、张柏，火烧宝船，誓不回朝。”即时领兵前去搦战。

早已有个蓝旗官报上宝船，说道：“西洋一夷女声声讨战，不提别人，坐名武状元唐英、前哨里张柏出马，定夺输赢。”三宝老爷听知夷女讨战，笑了一笑，说道：“这个番王是个朽木不可雕也。”王尚书道：“怎见得是个朽木不可雕也？”三宝老爷道：“有妇人焉，朽人而已。”尚书道：“到不要取笑。只一个女子敢口口声声要战我南朝两员名将，也未可轻觑于他。”传下将令：“谁敢领兵战退西洋夷女。”道犹未了，班部中一连闪出四员大将来：第一名武状元唐英，第二名正千户张柏，第三名右先锋刘荫，第四名应袭王良。三宝老爷道：“割鸡焉用牛刀，一个女人那里用得这四号名将？”王爷道：“他既坐名要此唐、张二将，只着此二将出马便罢。”军令已出，谁敢再违？唐状元单枪出马，远远望见门旗开处，端坐着一员女将：

面如满月，貌似莲花，身材洁白修长，语言清冷明朗。举动时威风出众，号令处法度森严。密拴细甲，岂同绣袄罗襦；紧带鍔刀，不比金貂玉珮。上阵柳眉倒竖，交锋星眼圆睁。惯骑战马，凤头鞋宝镫斜蹬；善使钢刀，乌云髻金簪束定。包藏斩将搴旗志，撒下朝云暮雨情。

果好一员女将也。他看见南朝大将勒马而来，他便问道：

“来将留名！”唐英道：“你岂不闻我唐状元的大名，如雷灌耳？你这女将还是何人？”姜金定道：“吾乃姜总兵之女姜金定是也。”唐状元高声骂道：“你这泼贱婢，焉敢阵前指名厮杀！”捻一捻手中枪，飞过去，直取姜金定。只见姜金定柳眉直竖，凤眼圆睁，斜撇着樱桃小口，恨一声说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兄之仇，不共日月。我怎么与你干休！”掣过那日月双刀，摆了一摆，竟奔唐状元身上而去。两家大杀一场，有一篇《花赋》为证：

山花子野露蔷薇，一丈莲蛾眉绵绉。玉簪金盏肯干休，劈破粉团别走。水仙花旗展千番，风仙花马前赌斗。只杀得地堂萱草隔江愁，金菊空房独守。

两家大战多时，不分胜负。

姜金定要报父兄之仇，心生巧计，把个双刀空地里一撇，败阵而走。唐英喝道：“好贱婢，那里走！”把马一夹，追下阵去。那女将见唐英追下阵去，按住了双刀，怀袖取出一尺二寸长的黄旗来，望着地上一索，勒马在黄旗之下转了三转，竟往西走了。唐英笑了一笑道：“此为惑军之计。偏你转的，我就转不得？”勒住马，也望着黄旗转了三转。转了三转不至紧，就把个唐状元捆缚得定定的：带马往东，东边是一座尖削的高山阻住；带马往南，南边是一座陡绝的悬岚阻住；带马往西，西边是一座突兀的层岚阻住；带马往北，北边是一座险峨的峭壁阻住。四面八方，俱无去路。唐英心里想道：“这桩事好古怪！怎么一行交战，一行撞到山窝里来了？这决是些妖邪术法。不免取过降魔伏鬼的鞭来赏他一鞭，看是何如。”却就尽着力奉承他一鞭。只见忽喇一声响，响里面有斗大的青石头吊将下

来。唐英道：“似此青石头，真个是山了。我总兵官又不知我在这里受窘。”正叫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心中惊慎，奈何又是一鞭。

却说姜金定在于云头之上，看见这个唐英左一鞭，右一鞭，说道：“似这等打坏了我的山，怎么好还我的祖师老爷去？”连忙讽动真言，宣动密咒，只见唐英一鞭打将去，那石头的线缝里面都爆出火来。唐英大惊，心里想道：“四面俱是高山，又无出路，倘或烧将起来，倒不是个藤甲军的故事？”

这唐英吃惊还不至紧，早有蓝旗官报上宝船来，说道：“武状元唐英与夷女姜金定交战多时，姜金定败阵，唐英赶下阵去，只见热烘烘一股黄气升空，唐状元不知下落。”此时姜金定呐喊摇旗，又来讨战。三宝老爷道：“有此异事！刀便刀劈了，枪便枪刺了，捉便活捉了，怎么一个人不知下落？此必是个妖邪术法。快差那员将官出阵，擒此妖妇，救取唐状元。”

道犹未了，班部中闪出狼牙棒张柏来，提捧出马，誓擒妖妇，救取唐状元。姜金定看见宝船上另是一员将官出来，他即时勒马迎敌，问道：“来将留名！”张千户那有个心肠和他通名道姓，只是一片狼牙钉凿翻他。姜金定一则是力气不加，二则是武艺不高，三则是要佯输诈败，好弄邪法，做此荡不得手。你看狼牙棒张千户大展神威，有一篇《花赋》为证：

一丈葱晒红日，十样锦剪春罗。金梅银杏奈他何，凤尾鸡冠笑我。红芍药红灼灼，佛见笑笑呵呵。菖蒲虎刺念弥陀，夜落金钱散伙。

只一交马，姜金定便自败阵而走。张柏自料我双臂有千斤之力，坐下马有千里之能，这一根狼牙棒有百斤之重，假饶他

强兵猛将，也须让我三分，何况一女子乎！实指望赶他下去，一狼牙棒结束了他的终生。那晓得这一个妖妇袖儿里取出一杆一尺二寸长的白旗来，望地上一索，勒马在白旗之下转了三转，望北而去。张柏大骂道：“泼贱婢那里走！”放开马赶来，只在白旗之下打一转。这一转却不是有心跟随他转，只为赶他下阵，却就转了这一转。猛听得忽喇一声响，把个千里马陷住了，不能前进。张千户起头一看，只见天连水，水连天、四面八方都是这等白茫茫的。张千户心里想道：“好古怪，一行厮杀，一行陷在水里，这却不是个水淹七军么？”把个张千户只是激得爆跳如雷。

南阵上早有个蓝旗官报上宝船上来，说道：“千户张柏与夷女交战多时，夷女败阵，张千户赶下阵去，只见白澄澄一股白气腾空，张千户不知下落。”此时姜金定呐喊摇旗，又来讨战。三宝老爷道：“这都是个术法，一个人错误，第二个人岂容再误。快差那一员将官出阵，擒此夷女，救取两员大将来。”

道犹未了，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回子鼻，铜铃眼，威风抖抖，杀气漫漫，全装摆甲，绰衣上马，竟奔阵前，要捉夷女姜金定，救取南朝两员大将。姜金定对着马便问道：“来将何人？”大将应声道：“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威武副将军征西右先锋刘荫的便是。你是何人？”夷女道：“我是刺仪王姜老星忽刺之女，姜焮烬牙、姜代牙之妹姜金定便是。”刘荫道：“汝何等尤物，敢播弄妖邪，陷我南朝大将？”姜金定道：“败兵之将各自逃生，他与我何干！”刘荫道：“胡讲，趁早把我南朝二将送上船来，万事皆休，若说半个‘不’字，教你碎尸万段，立地身亡。”姜金定大怒，掣过日月双刀，分顶就砍。刘先锋举起绣凤雁翎刀一杆，劈手相迎。砍的砍得快，迎

的迎得凶，到也一场好杀。有一篇《花赋》为证：

大将军芭蕉叶，西夷女洛阳花。绣球团儿挂着花木瓜，攀枝孩儿当耍。火石榴张的口，锦荔枝劈的牙。浓桃郁李漫交加，撇却荼糜满架。

大战多时，姜金定败阵而走。刘先锋杀得性如烈火，况兼坐下一匹五明马急走如飞，不觉的跑下阵去。猛然问想起夷女邪术之事，好一个刘先锋，知己知彼，知进知退，勒住马折转回来。那姜金定念动真言，宣动密咒，取出一杆一尺二寸长的青旗，照着刘先锋的脑后一撇撇将来。颺地里一阵狂风，乌天黑地，走石扬沙，就刮得刘先锋双目紧闭，不敢睁开。及至风平灰静，睁开眼打一看时，只见四面八方都是些酸枣茨树，周周围围，重重叠叠，不知所出，刘先锋心里暗想道：“分明是这个妖妇的术法，我这等英雄好汉，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举起那一杆绣风雁翎刀，照着那酸枣茨蓬儿着地一扫。那茨蓬里无万的毒蛇排头而出，都要奔着这个先锋身上来。刘先锋道：“与其惹火烧身，不如静以待动。”没奈何，只得息怒停威，再作区处。

却说应袭王良看见刘先锋不见回阵，早知其计，绰短枪，披细甲，放马前去，见了姜金定，高声骂道：“泼贱婢！你既没个堂堂六尺之躯，又没个三略六韬之妙，但凭着些旁门小术，敢淹禁我们上国大将军，我教你刚骨碎尸，叠为齑粉。”姜金定道：“小将军不须怒发，且看你手段何如？”王良骂道：“泼贱婢！你岂不晓得我应袭王良百战百姓。”姜金定道：“口说无凭，做出来便见。”王良喝一声道：“照枪！”喝声未绝，一枪早已刺到姜金定面前。姜金定急忙里举起日月双刀，左遮

右架。一个一杆枪，一个两口刀，枪来刀往，刀送枪迎，好一场杀。有一篇《花赋》为证：

滴滴金摇不落，月月红来的多。芙蓉香露湿干戈，铁线莲蓬踢破。挂金灯照不着，水晶葱白不过。绣球双滚快如梭，十姊妹中惟我。

两家大战二十多回，不分胜负。姜金定又是诡计而行，败阵下去。王良料他是计，不去赶他。姜金定看见王良不赶他，说道：“今番是小将军输了。”王良道：“你败阵而走，怎么算是我输？”姜金定道：“你不赶我，便是怯阵，却不是你输么？”王良道：“你今番一尺二寸的法儿行不得了。”姜金定道：“一个一杆枪，一个两面刀，凭着手段厮杀，说甚么一尺二寸长的法儿。”王良道：“你只在阵上厮杀；不许假意的丢身，便见你的手段。”姜金定道：“你既是要当面硬杀，你看刀来。”唿通一声响，日月双刀早已飞在王良的面前。王良连忙的举枪相架，两下里又战了二十多合，不分胜负。姜金定把个双刀晃了一晃，却又败阵而走。王良勒住了马，又不去赶他。姜金定看见王良不赶，他诡计又行不得，却又跑马上阵来。王良骂道：“泼贱婢输了两阵，有何面目又上阵来？”姜金定道：“虽是我输，你却不敢赶我，终是怯阵，也算不得赢。”王良道：“你既是本领高强，再和我对面硬杀几十合。”姜金安道：“对战的本事，我已自看见了，莫若你先丢身败阵，待我赶来。”王良道：“我便败阵，任你赶来。”

不知王良怎么败阵，姜金定怎么赶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张天师计擒金定 姜金定水围逃生

诗曰：

截海戈船飞浪中，金莲宝象即蛟宫。水纹万叠飞难渡，鱼丽千峰阵自雄。映日旌旗悬蜃气，震天桴鼓吼鼉风，饶他夷女多妖术，敢望扶桑一挂弓。

夷女姜金定诡计不行，说道：“俺败阵而去，你不敢赶来；莫若你先败阵，待我赶来何如？”王良心里想道：“趁着他教我败阵，不免将计就计，奉承他一枪。”应声道：“我便败阵而走，待你赶来。”好个应袭王良，说声：“走”，真个是状元归去马如飞。姜金定一马赶来，王良拖了一杆丈八神枪，只见姜金定看看的赶近身来，他扭转身子，飏地里一枪，把个姜金定吓得魂不附体，魄不归身，一时间措手不及，只得把个衣袖儿一展。王良急地掣回枪来，早已把个衣袖儿扯做了两半个。衣袖儿扯做了两半个不至紧，中间吊出一面小红旗来，只听得忽喇一声响，如天崩地塌一般。亏了王良，连人带马就跌下一个十余丈的深坑底下，上面红光相照，火焰滔天。将欲往上而行，正叫是上天无路；将欲策马而走，却又是四壁无门。好闷人也！

姜金定又得了胜，又来讨战。二位元帅问道：“怎么夷女又来讨战？”蓝旗官说道：“右先锋刘荫出马，一道青烟烛天，不知下落。应袭王良出马，一道红烟烛天，不知下落。”王爷道：“似此说来，却不陷了我南朝四员将官了！”蓝旗官道：“是四员将官了，第一员是武状元唐英，第二员是狼牙棒张柏，第三员是铜铃眼刘荫，第四员是应袭王良。”三宝老爷道：“罢了，罢了！似此一国，左战右战，战不胜他；左杀右杀，杀不赢他。不如传下将令，席卷回京，还不失知难而退之智。”王尚书道：“老公公请宽怀抱，自古道：‘虎项金铃谁去解？解铃还得系铃人。’我们当初那知得甚么西洋，那知得甚么取宝，都是天师、国师二人所奏。今日我兵不利，夷女猖狂，不免还在天师、国师身上。”三宝老爷道：“目今夷女讨战，天师、国师怎么得及？”王爷道：“今日天晚，且抬将免战牌出去，再作道理。”果然抬将免战牌出去，夷女见之，竟回本国，报上番王。番王大喜，说道：“朕的江山社稷，全仗卿家父子兵，不料卿之父、兄俱丧于南军之手。今日江山牢固，社稷不移，此以贤卿贻我也。待事平之日，卿当与国同休，同享富贵。”姜金定奏道：“今日仰仗我王洪福，小臣本领，困住了南朝四将。明日出战之时，定要生擒长老，活捉天师，烧了宝船，杀了元帅，才称心也。”此时天色已晚，番王退朝，姜金定回去。正是：

玉漏银壶底事催，铁关金锁几时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呼童不酒来？

却说姜金定执妖邪之术，指望全胜南军，盼不得天明，又来讨战。二位元帅正在议事，蓝旗官报道：“夷女讨战。”王

爷请三宝老爷同过天师船上请计。马太监道：“俺们今日也去拜天师一拜。”王爷道：“既如此，请便同行。”三位竟到玉皇阁上，天师相见坐定。马太监起头一瞧，只见玉皇阁上面坐着是上清、玉清、太清三位元君，左右两边列着都是些天神天将。这天神天将都是些三头六臂，青脸獠牙，朱须绛发。马公道：“二位总兵在上，天师在前，似此两边摆列着天神天将，当原日丑陋不堪如此，倒反以为神，不知何以为其正果？这如今的人生得眉清目秀，博带峨冠，聪俊如此，倒反不能为神，何以堕落轮劫？”王爷道：“老公公有所不知，当初古人是兽面人心，故此尽得为神，成其正果。这如今的人，都是人面兽心，故此不得为神，堕落轮劫。”马公道：“老总兵言之有理。”

马公又起头看来，只见两边神案之下，斜曳着有几面大枷。马公心里想道：“譬如南京三法司，上、江两县，五城兵马，理刑衙门，才有这个枷锁刑具，怎么天师是个玄门中人，用这等的刑具？若是俺当初在内守备的时节，不免动他一本，是个擅用官刑。”仔细一看，只见枷面上还有许多洗不曾净的封皮，封皮上还有许多看得见的字迹，马公起身看时，原来是广西甚么急脚神，又是潮阳洞甚么大头鬼。马公又问道：“二位总兵在上，天师在前，似此两边供案之下，摆列着这几面大枷，还是那里用的？”天师道：“老公公有所不知，天下有一等狂神恶鬼，扰害良民；有一等鬼怪妖精，为灾作祟。这都是贫道该管的，故此这左一边的枷，俱枷号的是急脚神、游手鬼、游食鬼、大头鬼、靛面鬼，杨梅鬼，一千神鬼；右一边枷，俱枷号的是鸡精、狗精、猪精、驴精、马精、骡子精、门拴精、扫帚精、扁担精、马子精，一千妖精。”马公道：“天师如此神威，俺们今日何幸得亲侍左右。”天师道：“承过奖了。”马公道：

“假如这海外妖邪，俱服老天师管辖么？”天师道：“通天达地，出幽入冥，岂有海外不服管之理。”马公道：“连日金莲宝象国女将姜金定妖邪术法，陷我南朝四员大将，不知生死存亡，天师可也管得他么？”天师道：“老公岂不闻假不能以胜真，邪不能以胜正？既是女将姜金定有甚么妖邪术法，贫道不才，愿效犬马之力，生擒妖妇，救取四将，远报朝廷之德，近张元帅之威。”二位元帅道：“多谢了。”

天师即时出马，左右列着两杆飞龙旗：左边飞龙旗下，二十四个神乐观的乐舞生，细吃细打；右边飞龙旗下，二十名朝天宫的道士，执符捧水。中间一面坐纛，坐纛上写着“江西龙虎山引化真人张天师”十二个大字，门旗影影，一匹青鬃马，马上坐着一个天师，你看他

如意冠玉簪翡翠，云鹤氅两袖扒裳。火溜珠履映桃花，环珮玎珰斜挂。背上雌雄宝剑，龙符虎牒交加。大红旗展半天霞，引化真人出马。

却说姜金定又来讨战，只见南阵上两面飞龙旗，两边列的是些道童、道士；中间一杆皂纛，皂纛之下坐着一个穿法衣的，恰象个道官样儿。姜金定笑了笑，说道：“南朝杀不过俺们，叫道士来解魔哩！不是解魔，就是打醮，祈祷保佑昨日四个将军。”道犹未了，只见天师传令，摇旗擂鼓，喊杀连天。姜金定吃了一惊，说道：“南朝有个甚么道士，此来莫非就是他了？”好个姜金定，即时摆开人马，抖擞精神，高叫道：“来的敢是牛鼻子道士么？”天师把个七星宝剑摆了一摆，把个青鬃马前了一前，果见是西洋一个女将，喝一声道：“小妖精，早早的下马受死，免污了我这宝刀。”姜金定道：“俺把你这个大

胆的道士！俺闻你的大名如轰雷灌耳，俺慕你的大德如皓月当空。我只说你三个头，六个臂，七个手，八个脚，旋的天，泼的地，转的人，原来也只是这等一个纺车头、蚱蜢腿的道士么？这正是闻名不如面见，面见胜似闻名。你今日到此何干？莫非是自送其死？”天师大怒，把个七星宝剑就是一剑砍来。姜金定把个日月双刀急忙的架住。天师道：“你把些旁门小术，淹禁了我四员大将，是何道理？还敢架住我的宝剑么？”姜金定道：“两军对敌，一输一赢。俺赢了唱声凯歌，他输了落草而走，不知走在那里，与我何干？”天师道：“好油嘴贱婢，还不早早的献上四将出来，免你刮骨熬油之罪。”姜金定道：“不消多讲话了。你说俺淹禁你四员大将，你如今算一算，算得你四员大将在何处，你便称得过一个真人；若是算不出来，不如早早下马，受我一条绳索。”

张天师闻言，心里想道：“今番倒被这个小妖精难住了我。”眉头一蹙，计上心来，说道：“站开，待我算来，说与你听着。”好天师，连忙掣起宝剑，对着日光晃了一晃，那宝剑喷出火来。又连忙的取出一道飞符，放在火焰上烧了，叫声：“朝天宫的道士，把个朱砂的香几儿拿来。”怎么有个朱砂的香几儿俟候？原来天师的令牌，都是些天神天将的名姓，若还敲在马鞍桥上，却不亵渎了圣贤？故此早先办下了这个香几儿，以尊圣贤。天师把个令牌放在香几儿上，击了三下，叫声道：“一击天门开，二击地户裂，三击天将赴坛。”道犹未了，只见云生西北，雾长东南，东南上万道金光，西北上千条瑞气，半空中云头里面吊将一位天将下来，长似金刚，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拿的是青龙偃月刀，骑的是赤兔胭脂马。天师道：“来者是那一位天将？”天将道：“小神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现今职掌南天门的关元帅。不知天师呼唤小神，有何

道令？”天师道：“今有西番出一妖妇，擅用旁门，困我四员大将。不知困在那一方，你与我仔细看来。”

关圣贤得了道令，一驾祥云，腾空而起，拨开云头，往下看，只见南朝四将各在一方，好凶险也！圣贤即时转到马前，回复道：“南朝四员大将，被西洋妖妇将石囤、水囤、木囤、火囤四囤，囤在东、西、南、北四方上。天师若不救他，明日午时三刻，化成血水矣。”天师道：“就烦圣贤，与我破了他的囤法罢。”圣贤驾起云来，飞向前去。正南上一拳，打破了火囤，正东上一脚，踢破了木囤，正北上一刀，挑破了水囤，正西上一鞭，只见这个囤是一座石山，任你一鞭，兀然不动。圣贤发起怒来，打一拳也不动，踢一脚也不动，挑一刀也不动。关圣贤仔细看来，原来是羊角山羊角道德真君的石井圈儿。这一个圈儿不至紧，有老大的行藏。是个甚么老大的行藏？原来未有天地，先有这块石头。自从盘古分天分地，这块石头才自发生，平白地响了一声，中间就爆出这个羊角道德真君出来。他出来时，头上就有两个羊角，人人叫他做羊角真君。后来修心炼性，有道有德，人人叫他做个羊角道德真君。这羊角道德真君坐在这个石头里面，长在这个石头里面，饥餐这个石头上的皮，渴饮这石头上的水。女娲借一块补了天，秦始皇得一块塞了海。这石圈儿有精有灵，能大能小，年深日久，羊角道德真君带在身上，做个宝贝。却是姜金定拜羊角道德真君为师，依着师弟之情，借他的来困住了武状元唐英。关圣贤仔细看来，才知其情。没奈何，放下了偃月刀，伸出了拿云手，把这一座山提将起来，才放得武状元唐英出去。关圣贤回了话，腾云去了。

天师高叫道：“小妖婢何在？”姜金定说道：“有理不在高声，何事这等的吆喝？”天师道：“小妖婢！你有多大的神通，

敢把金、木、水、火四围，围住了我的将官。”姜金定道：“现在何处？”天师道：“你敢来瞞我哩！现在东、西、南、北四方上。”姜金定看见天师扞实了他，他把嘴儿咂了两咂，把个头儿摇了两摇，心里想道：“天师大德，名下无虚。”拨回马便走。天师高叫道：“小妖婢那里走！饶你走上焰摩天，我脚下腾云追着你。”放开青鬃马，赶近前去，把个七星宝剑就是一剑。姜金定急忙的闪开，急忙的怀袖里取出那一杆一尺二寸长的白旗来，望地上一索，勒着马照白旗之下转三转，指望围住天师。那晓得天师是个斩妖缚邪的都元帅，只看见他取出白旗来，早已知道了他的诡计，把个指甲对着他指一指儿，那杆白旗蹙簌一声响，化阵白烟而去。

姜金定看见围法不行，只得掣过日月双刀来，强支持几下。天师的七星宝剑雨点的下来，一来一往，一架一迎。一个是南朝得道的老天师，一个是西番保驾的姜金定；一个是扶持大皇帝安天下，一个保守西番王做上邦。两家这一场杀也，好一场大杀。有几句俗语儿说得好，是个甚么俗话儿说得好？俗语说道：江南一块铜，一马两分鬃，一块铸成锣一面，一块铸成一口钟。钟响僧上殿，锣响将交锋。一般俱是铜，善恶不相同。这一阵杀，是天师要心服姜金定，不肯轻易下手他。

姜金定自知他不是天师的对子，放开马望正西上逃生。才走不过一箭之路，猛听得前面一枝兵摇旗擂鼓，喊杀连天，当先一员大将喝声道：“泼妖妇那里走！早早的下马荡枪。”姜金定抬头看时，原来是一个烂银盔、金锁甲、花玉带、剪绒裙、通文会武的武状元浪子唐英。姜金定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他是俺师父的石井圈儿圈着的，怎么轻易的得到此间？”姜金定情知是冤家路窄，更不打话，拨转马望正北上逃生。才走不过一箭之路，猛听得前面一枝兵摇旗擂鼓，喊杀连天，当先一

员大将喝声道：“泼贱妇那里走！早早的下马，受我一顿狼牙钉。”姜金定抬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铁幞头、银抹额、皂罗袍、牛角带、骑乌锥马、使狼牙棒的千户张柏。姜金定又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个人是俺水囤里的人，怎么轻易的得到此间？”姜金定情知是个仇人相见，分外眼睁，更不打话，拨转马望正东上逃生。才走不过一箭之路，猛听得前面又有一枝兵摇旗擂鼓，喊杀连天，当先一员大将喝声道：“泼妖妇那里走？早早的下马，荡我一刀。”姜金定抬头看时，原来是个身长十尺、腰大十围、回子鼻、铜铃眼、骑一匹五明马，使一杆绣凤雁翎刀的威武副将军刘荫。姜金定又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个人是俺木囤囤着的，怎么囤法都不灵，反惹他到来杀俺？”姜金定情知是个好汉不敌两，好事不过三，更不打话，拨转马望正南上逃生。才不过一箭之路，猛听得前面又是一枝兵摇旗擂鼓，喊杀连天，当先一员大将喝声道：“贱妖婢那里走？早早的下马，受我一枪。”姜金定抬头看时，原来是个青年小将，束发冠、兜罗袖、练光拖、狮蛮带、聪聪俊俊、袅袅婷婷、骑一匹流金（马瓜）千里马、使一杆张飞丈八神枪的金吾前卫长公子应袭王良。姜金定一连看见这四员大将，吓得他心惊胆战，骨悚毛酥，心里想道：“这些囤法想都是张天师破了我的，教我四顾无门，多应是死也！”

只见天师提了一张七星宝剑在于中央，四面是四员大将，四枝天兵，一片只是鼓响，一片只是杀声，把个姜金定围得铁桶一般相似。好个姜金定，手里拿了一枝簪棒儿，望地上一刺，早已连人带马刺到地上不见了。张天师连忙的走向前来，把个七星宝剑一指拚住了。姜金定却又走不脱，地下里一毂碌爆将出来。天师又是一剑。好个姜金定，手里丢下一段红罗，连人带马就站在红罗上，一朵红云腾空而起。天师即时撇过了青髯

马，跨上草龙，一直赶到云头里面，高叫道：“贱妖妇那里走！你会腾云，偏我不会腾云么？”姜金定说道：“天师差矣！赶人不过百步。你在阵上，围得我四面八方铁桶似的，我欲待入地，你又要我入地无门。我只得上天，还幸得上天有路，你怎么又追赶我来！”天师道：“直待拿住了你碎尸万段，才报得你淹禁我四将之罪。”姜金定说道：“四将已自出去了，怎么又说是俺们淹禁？”天师道：“是你放他出去的？是我老张打破了你的圈法，方才得出。”姜金定说道：“既往不咎，何必苦苦见罪。”天师道：“那听你这个花猫巧嘴。”照头就是一剑砍去。姜金定只得举刀相架，两个人在云头里面战了多时。

姜金定却又心生巧计，一只手抢刀相架；一只手取出那家传的九口飞刀来，念动真言，宣动密咒，望空一撇，实指望取到天师首级。天师看见他明晃晃九口飞刀望空而起，反笑了一笑，说道：“你的飞刀焉能近我？”道犹未了，那九口飞刀看见天师，齐齐的望后一触。原来天师是个正一法门，百邪逃避，故此九口飞刀看见他，便自望后一触，早已四漫散了。天师骂道：“你这贱妖婢，敢在我跟前使甚么飞刀之计，我叫你飞蛾扑火，自损其身。”连忙的取出一道飞符，放在宝剑头上烧了。烧了之时，望空一撇，只见四面八方，天神天将一涌而来。姜金定唬得心惊胆战，骨悚毛酥，欲待驾云而去，却又四壁无门；欲待不去，只怕住会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那时悔之晚矣！姜金定无心恋战，挨挨拶拶，只要寻个出路。张天师看见他挨挨拶拶，要寻出路，恐有疏虞，空费了这一番精力，连忙的取出一方九龙神帕，望空一撇，罩将下来。这个九龙神帕，原是太上老君受生的胎衣儿，斗方如寿帕之状，纹成九道飞龙。若是罩将下来，任你就是天神天将也不能逃，莫说是个凡夫俗子。故此天师将帕收取姜金定。姜金定眼儿又巧，看见天师丢下宝

贝儿来，他就随着宝贝儿望下一响。天师只说是他在宝贝儿里面，那晓得这个姜金定连人带马撇却云头，吊将下来，一吊吊在荒草坡下。

却说南朝四员大将看见天师跨上草龙，竟往云头之上追杀夷女，都说道：“我们暂归宝船，禀过元帅，另调兵马前来策应。”唐状元说道：“不可，不可！我们若不是天师神通，焉能脱此大难？岂可天师厮杀，我们私自回营？”众将道：“悉凭唐状元发挥。”唐英道：“依我学生之愚见，扎立军营，在此伺候。”众将道：“伺候便罢，何必扎营？”唐状元道：“列位先生有所不知，胜负兵家之常。果是天师得胜，那贱妖婢必定落将下来，倘或天师不胜，天师一定落将下来。我和你扎营在此，天师下来，便于救应；那贱婢下来，便于擒拿，岂不两利而俱存？”众将道：“状元高见，学生辈远拜下风。”

道犹未了，只听得鸾箫一声响，吊将一个姜金定下来。你看那四员南将就如猛虎攢羊一般，一个人使一样兵器，各样兵器一齐杀将下来，把个姜金定杀做了一块肉泥，一堆肉酱。唐状元说道：“是我珠缨闪闪滚银枪杀的。”张千户道：“是我八十四斤重的狼牙棒打的。”刘先锋道：“是我绣风雁翎刀砍的。”王应袭道：“是我张飞丈八神枪刺的。”一并卸下马来，争他的首级。只见都是些烂盔烂甲，旧衣旧裳，盖着的是一泓清水，约有几杓之多，何曾有个姜金定在那里？南朝四员大将，你也说道：“眼见鬼。”我也说道：“眼见鬼。”你也说道：“摸了一场空。”我也说道：“摸了一场空。”原来天师收了九龙神帕，也摸了一场空。

天师早知其意，即时谢了天神天将，卸下草龙，竟到荒草坡前，只见四员南将正在猜疑。天师道：“那妖婢吊将下来，到那里去了？”四将道：“正吊在这个荒草坡前，是我们一齐

攢着他，你一枪，我一刀，你一捶，我一棒，实指望结果了他的性命，取了他的首级，献上天师。及至下马之时，都是些烂盔烂甲，破衣破裳，排开来打一看，却又盖着一泓清水，约有一杓之多。小将们正在这里猜详未定，忽然天师下来，有失迎接，望乞恕罪。”天师道：“说那里话，只是便饶了这个贱婢子。这一泓水，他就是水围去了。也罢，阎王法定三更死，并不留人到五更。想是这个贱婢子命不当绝，待等明日擒他未迟。吩咐军中，与我掌上得胜鼓，大家齐唱凯歌声。”

回上宝船，见了二位元帅。二位元帅听知天师得胜，又看见四员大将逐队而来，满心欢喜，各各相见。三宝老爷道：“这四员将官连日陷在何处？”天师道：“唐状元被他石围，围在正西方上。张狼牙被他水围，围在正北方上。刘先锋被他木围，围在正东方上。王应袭被他火围，围在正南方上。”三宝老爷道：“何以得脱？”天师道：“是贫道请下关元帅，打破了围法，方才救得他们出来。”三宝老爷道：“这女将现在何处？”天师道：“是贫道要拿他，他走上天，贫道就赶他上天；他走下地，贫道又赶他下地；他适来又是水围而去，想必是远走高飞去了。”王尚书道：“那女将方才又在这里讨战，口口声声说道，要与天师赌胜。又说他明日有个师父下山来，他神通广大，变化无穷。还有许多不逊之言。”天师道：“这泼妖妇果是无理，我贫道若不生擒妖妇，碎骨粉尸，誓不回船。”

不知天师往后怎么样儿拿住这个妖妇，且听下回分解。